

繡像
三寶大監下西洋通俗演義

商務印書館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009B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

讚曰 猛獸野心

反噬非久 出柙遺害

咎歸典守

上林清風 奮夫緘口

破樊脫檻

率墮以走 鬪生棄野

猛虎飼之

匪虎飼之 惟神賜之

為鬼為魅

又曷使之 妖不勝德

正直恥之

却說番王看見國師一杖就指出兩隻虎天師一道飛符就吊下一個天神心上好怕人嚇得只是抖戰又敢把來下酒元帥道來人中焉得有虎大是怪事國王道列位有所不知這是我本國西山上生長的元帥道怎麼又是一個人國王道他在山裏坐着是隻虎他到地上來走着就變做一個人洪公公口又快接着說道這個虎我們本國極多馮公公道在那裏洪公公道你還說在那裏滿南京城裏到少了座山虎到少了市虎馮公公道名色雖是如此也還不十分這等狠麼洪公公道那吃人不見血的只

怕還狠些國王道小國海邊上還有一等龜龍約有三四尺高兩個獠牙四隻脚滿身鱗甲甲縫裏又生出刺來不時出沒大凡人遇着他的便遭他一口甚是為害元帥道也求天師天師道軍中無以進酒請以斬龍為令可乎二位元帥道此令極佳天師道請列位同出船外見條龍奉列位一杯酒衆位道領命天師畫了一道符用了印咒了神丟下水去只見一會兒一條龍口裏啣着一道符伸着個頭在水面上如引頸受刀之狀天師指一指那條龍分為兩段一股鮮紅的血水溜將上來天師道列位請酒衆位各領一盃一會兒又一條龍口裏啣着一道符伸着個頭在水面上天師指他一指即時兩段一股鮮紅血水溜將上來天師道列位又該一盃酒衆位又飲一盃一會兒又一條龍口裏啣着一道符伸着個頭在水面上天師指一指即時兩段一股鮮血溜將上來天師道列位又該一盃酒衆位又飲一盃國王道海裏的龍多卑末的量少請別出一令罷天師道既是酒量不加貧道不敢相強只請看斬龍罷一會兒一條龍啣着道符上來一會兒一指兩段一會兒一條龍啣着道符上來一會兒一指兩段站着就有百十條過手國師老爺看得不過意說道天師在

上看貧僧薄面皮饒他兩條罷。天師道：但憑國師老爺尊意。國師把個鉢盂擺一擺，就擺上三五條龍在裏面。國師道：列位請登席。貧僧也勸一盃。衆位道：領命。國師道：照着貧僧的鉢盂有一條龍。列位奉一盃酒。衆位道：就是。只見國師一手托定了鉢盂，一手一條龍一條飛上天。說道：列位請酒。衆位領了一盃。國師又一手一條龍一條飛上天。說道：列位請酒。衆位又飲一盃。國師又一手一條龍一條飛上天。說道：列位請酒。衆位又飲一盃。酒番王領了二盃，不敢多飲。國師道：貧僧也不多勸了。把個鉢盂望上一拱，還有十數多條一齊飛上天去了。番王辭謝而去。到了朝門，見了許多的頭目，都問道：南朝人物何如？番王道：再不要提起他來。衆人道：怎麼不要提起他來？番王道：且莫講他人物，出衆本領高強，只講他眼見的兩三件兒。他把天神天將只當個小郎，堂上一呼，塔下百諾。把我們西山黑虎只當個貓兒，呼之即來，殺之即死。把我們海裏的龜龍只當個曲鱗，要他死，他不敢生；要他生，他不敢死。嚇得那些人都搖一搖頭，擺一擺腦，都說道：本然中朝是個佛國，我們明日同他的寶船去朝貢他一番，也不枉了爲人在世上進了宮門，見了許多的妃子，都問道：南朝人物何

如？番王又把個天將黑虎龜龍三件事，又說了一遍。妃子道：本然中朝佛國豈是偶然？我們明日同他的寶船親自去朝貢一番，也是爲人在世上。番王道：你們言之有理。過了兩日，番王又來參見元帥，稟說道：卑末願同元帥的寶船親自去朝貢你大明皇帝，你心下何如？元帥道：此舉甚好，只是我們還要進西洋裏面去，一時不得回朝。番王道：卑末等候就是。元帥要行，番王又道：進西洋裏面還有許多的路程，還有許多的兇險，這如今船上的現在寶貝現在貨物，豈可復置之危地？依卑末愚見，莫若權且屯場在小國，後日再來取齊回京。王爺道：此言似亦有理。元帥即時傳令，仰征西中營大都督王堂統領本營兵卒，就於滿刺伽國豎立排柵城垣，仍舊有四門，仍舊有鐘樓，仍舊有鼓樓，裏面又立一重排柵小城，蓋造庫藏倉廩，一應寶貨錢糧，頓放在內。晝則番直提防，夜則提鈴巡警。安頓已畢，寶船前行，行了四晝夜，遊擊將軍馬如龍傳送虎頭牌傳到一個國，叫做啞魯國，地方徧小，民以耕漁爲業。國王看見虎頭牌，不勝之喜，說道：二十年前，我們曾來進貢，荷蒙天恩，感激無盡。今日何幸，又得見大元帥軍容寶船一到，馬遊擊回話，國王帶領兩員頭目親自迎接，參見元帥，遞

上降表元帥接着吩咐中軍官安奉又遞上一封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阿魯國國王麻黑若賴謹再拜奉書于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天下之義當混爲一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有伐用彰無遠弗屆蠢茲阿魯叢爾遐荒已幸當年肅聆文教詎期今日載見武功六師傳雷電之威八面寒窮廬之胆敬伸短牘用表微忱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元帥看書已畢番王又遞上一張進貢草單元帥道國小民貧此不必受又遞上一張犒賞士卒的禮單元帥道公禮且不受何況私禮乎一例不受各人賞賜他一番使之歸國船行一日經過一個九州山異香撲鼻一陣一陣的隨風飄蕩清味愛人馬游擊帶領些兵番上山去採香就得了六株長香徑有八九尺長有六七丈黑花細紋嫩如脂膩進上元帥元帥大喜重賞馬游擊又行了一日馬游擊又領了一個番王迎接元帥元帥道你是那一國番王道小國叫做阿魯國適來看見元帥老爺的頭行牌纔曉得寶船從此經過故此特來迎接元帥與他相見他也遞上一封降表元帥接着分付中軍官安奉又遞上一封降

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阿魯國國王速刺蘇刺麻謹再拜奉書於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天討有罪兵義者王夷必賓華理屈斯罰維茲阿魯國敢外鈞陶仰中國之聖人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大纛欽承節制之尊敬以丹誠寓之湘簡獲依巨庇不盡顯延元帥甚喜番王又有進貢元帥不受又有禮物愈加不受反厚賞賜與他番王感謝而去元帥道這虎頭牌的功績都是王老先兒的王爺道但願前去都是如此舟行無阻彼此有功又行了四五日夜馬游擊回話說道前面是我朝敕封的蘇門答刺國只是這如今國王有難正在危急之際聽知道元帥提兵而來不勝之喜二位元帥道是個甚麼事故馬游擊道此國先前的國王名字叫做行勒和孤兒國花面王廝殺中藥箭身死子幼不能復仇其妻出下一道榜文招賢納士說道有能爲我報復夫仇得全國土情願以身事之以國與之只見三日之後有一個撒網的漁翁揭了招賢榜文高叫道我能爲國報仇全復國王國王之妻給與他鞍馬披掛兵器等項又與他一枝軍馬果然的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聲一刀就殺了個花面王

國王的妻。不負前約，就與他配合，尊敬他做個老王。家寶地賦，悉憑他掌管。後來年深日久，前面國王的兒子，名字叫做宰奴里阿必丁，長大成人，心裏有些忿得這個漁翁背後說道：「此我父之仇，一日帶了些部曲，把個漁父也是一刀復了自家的位，管了自家的國，尊母為老母，老不管事。漁翁的兒子，名字叫做蘇幹刺，如今統了軍馬，齎了糧食，在這個國中，要和父王報仇，每日問廝殺不了。」元帥道：「兩家勝負如何？」馬游擊道：「敵兵常勝，本國的兵常輸。」元帥道：「濟弱扶危，在此一舉。」差左右先鋒前去接應他，寶船不日就到。左右先鋒得了將令，各領一枝人馬，乘小舸而去。去到蘇門答刺國，只見兩家子正在廝殺。左先鋒道：「此時日向未西，我和你借着他的因頭兒，就殺他一陣。」右先鋒道：「言之有理，他們正在人困馬乏之時，怎禁得加這一楔三通鼓響，吶喊一聲，南陣上湧出兩員大將，左一邊將官老虎頭，雙環眼，捲毛鬚，絡腮鬚，騎一疋銀鬃馬，使一桿豹頭刀，高叫道：「那個是蘇幹刺？」早下馬受降。右一邊將官長丈身，大脰膊，回子鼻，銅鈴眼，騎一疋五明馬，使一桿鷹翎刀，高叫道：「那個是蘇幹刺？」早下馬受降。蘇幹刺心裏吃了一驚，想道：「這兩員將官，又不是本國，又不是我。」

西洋是那裏來的生主兒，怎麼就叫我的名字，連宰奴里阿必丁，一時也不覺的問左右道：「這兩員大將是那裏來的，和我助陣哩？」左右道：「就是南朝元帥差來的。」國王道：「何如此神速？」蓋天助我也，越加打起精神來，廝殺自古道：「寡不敵衆，弱不敵強。」三個人殺一個，殺甚麼殺，況南朝兩員先鋒，俱有萬夫不當之勇，怎麼叫蘇幹刺不敗？這一陣就一敗塗地，棄甲曳兵，直退到三五十里之外，方纔收拾些殘兵敗卒，歸了舊營。國王得左右先鋒之力，大勝這一陣，感謝不盡，即時安排筵宴，耐勞二位先鋒。張先鋒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還晝夜趕去。」劉先鋒道：「兵法又云：窮寇莫追，這是怎麼說？」張先鋒道：「蘇幹刺不為窮寇，他每日得勝，其氣甚驕，雖有此敗，彼必然說道：『這是偶然耳。』豈又防備我們追他？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劉先鋒道：「既如此，願聞大教。」張先鋒道：「只是路徑兒還不熟些。」國王道：「小國路徑極是好認，怎麼好認？」西北兩邊都是海，東南兩邊都是山，適纔蘇幹刺的窠巢，却在正南上，正南上前去，又有兩條路，一條靠溪，溪澗屈曲，難以走馬；一條靠山，山路抄直，到了羅訶嶺，兩邊都是陡崖，止容一人一騎。張先鋒道：「此狹處有多少路程？」國王道：「有三五里之遠。」張先鋒對着劉

先鋒細細的說道：如此如此。劉先鋒先去。國王道：沒有飲得酒。劉先鋒道：明日再來領受。張先鋒又叫過一個年長的隊長，對他細細的說道：如此如此。到了一更之後，喇叭勒馬逐陣而行，行了半夜纔到牛皮帳邊。一聲砲響，吶喊連天。張先鋒領了頭後面都是些雄兵健卒，馬壯人強，一齊殺進牛皮帳內去。嚇得個蘇幹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奈何，帶着頭望前跑。跑了一會，蘇幹刺說道：找溪邊的大路而走，好上船去。起頭一望，只見溪邊上有許多的燈火，原來是張先鋒差下的隊長埋伏在那裏。虛張燈火，嚇他不敢走那條路。左右說道：溪邊先有追兵，去不得哩。蘇幹刺就奔山路而行，到羅訶嶺下，蘇幹刺勒住了馬。左右說道：事在危急，存亡之頃，還勒住個馬，有何高見。蘇幹刺道：這個嶺兩邊都是陡崖，中間止容得一人一騎，萬一有變，吾即死也。左右道：將軍今日何故自怯。宰奴兒敢有這等大的擔當，那兩個生主兒，豈可就曉得這個路徑走一步得一步，只管走哩。道猶未了，後面喊殺連天，鼓聲震地。蘇幹刺沒奈何，抱着個頭，只是走剛剛的過了大半心裏道：到了這裏，想也沒事。那曉得一聲砲響，前面的火銃、火炮、火箭、火鎗、雨點一般來，又有一樣湘陽大砲，就是

震天雷，搜地虎，也不過如此。當頭一員大將，橫刀立馬，高叫道：蘇幹刺那裏走。早下馬投降，免得受我刀兵之苦。原來劉先鋒已自攔住了路口，火器一切齊備，再走到那裏去罷。將欲退後，後面又是一員大將，橫刀立馬，高叫道：蘇幹刺那裏走。早下馬投降，免受我刀兵之苦。這正是張先鋒的兵馬追趕將來，前不得後不得，正在兩難之處。一聲梆響，兩崖上一齊的鐵鉤鐵抓飛將下來，把個蘇幹刺任是威風無處使，假饒雙翅不能飛，活活的捉將過來。到了天亮，國王接着元帥說道：多勞二位先鋒，夜來大戰，道猶未了，先鋒已自解上。蘇幹刺來，元帥吩咐國王把蘇幹刺監候在這裏，俟寶船回日，再行定奪。國王唯唯奉承，遞上降表。元帥接着吩咐中軍官安奉，又遞上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蘇門答刺國國王宰奴阿里必丁謹再拜奉書於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竊聞大國天之所設，天子天之所生，德風翔乎河源，武節瞻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啓行，用廣威光，克嚴討罰。維茲小國，夙荷洪恩，彩幣兼全，煥斗文之璀璨，銀童紫誥，儼天語之叮嚀。顧維何人，幸叨寵渥，矧於戎幕，復荷生

全拜賜俯僕流汗交并仰瞻行在統誓指揮

降書已畢又獻上進貢草單元帥展開來一看計開

金麥三十斛 銀米三十斛 水珠一雙 行軍乏水

置土中水自出 螺子黛十顆 寶也每顆價千金

琉璃瓶十副 象牙十枝 長八九尺 烏卵一雙

其大如瓊 鳩鵲一雙 形高七尺能解人語 活禱

蛇十條 狀類鼠色正青能入穴取鼠無遺 名馬十

疋 馬與龍交所生者俱龍種也 胡羊五十隻 尾

大如扇 春月剖腹取其膏數十筋以藥線縫合之 羊如

故不割即死 竹雞二百隻 略煮即爛味美 五色

番錦百端 紅絲千斤 駝毛褥五十床 花簾五十

床 錦襪百幅 金飾壽帶五十條 鈿帶五十條

連環臂 鈎五十副 薔薇水五十瓶 用之洒衣香氣

經歲不散 棟香 白龍腦 白砂糖 白越諾 乳

香 無名異膻肭臍 龍涎香 龍鬬則涎出 國人計

取之香極奇 乳香 各數十石 尋枝瓜極大 十人

方可共噉一枚 偏桃 其形偏如石子味佳 千年

棗 石榴 重六七斤一個 臭果 其長八九寸開

之甚臭內有大酥白肉十四五片甜美可食 酸子

大如梨其味香冽 蒲桃 大如雞子味極美 美菜

異種所生長六七尺 以上果品各百担

元帥吩咐內貯官收拾進貢禮物國王又獻上禮物犒賞

三軍元帥接單視之自蔬果柴米之外一毫不受國王款

待元帥元帥赴宴只見國王宮殿甚是齊整怎見得宮殿

齊整瑪瑙做柱料綠甘做四壁水晶做瓦碌石做磚活石

做灰雖是韓幙之類都是百花爛錦五色輝煌兩邊列着

左右丞相太尉大保門下又擺着驍勇兵卒壯健軍丁二

位元帥甚歡而住了數日又有各國來降隣國有故臨

國人黑如漆善戰鬪好為寇盜國王聞寶船在蘇門答刺

進上

駭雞犀一對 即通天犀用以成米喂雞雞啄之至輒

驚去 龍腦香二箱 狀類雲母色如冰雪香可聞十

里

有默伽國其先是個曠野之地因為大食國有個祖師叫

做蒲羅啤徙居其地娶妻生一子名字叫做司麻烟生下

地來呱呱的哭了兩三日就把隻脚照地上一頓一頓不

至緊就湧出一股清泉來日日長流流成一個大井井又

有些靈驗甚麼靈驗但凡飄洋的舟船遇着大風把這個

井水略洒幾點其風即止國王聞中國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金鋼指環一對 摩勒金環一對

有孤兒國即花面王國地方不廣人民止千餘家田少不出稻米多以漁為業風俗淳厚男子俱從小時用墨刺面為花獸之狀獠頭赤着身子止用單布圍腰婦女圍花布披手巾椎髻腦後却不盜不驕頗知禮義國王聞中國有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稍割牛一頭 角長四尺十日一割不割即死人飲其

血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龍腦香一箱

其屬國有勿斯里國其地多旱經八九十年纔見天雨一次國中有一江神最靈驗怎麼靈驗每二三年有一老者頭鬢盡白從江中間挺然獨立國中人都來拜問他吉凶禍福老者笑則年歲豐稔百事稱意老者愁則年歲飢疫百事不如意國中有一個塔又靈驗怎見得靈驗塔頂有一面神鏡無論遠近但有刀兵之禍先前照見國王聞中國有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火蠶綿一百斤 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炎蒸之氣人不可當

有勿斯離國國最小民以捕魚為業有天生樹其果名曰蒲蘆採食之次年復生名曰蘇茶澤三年再生名曰沒石子國人多以為食國王聞中國有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奄摩勒十盤（其味香醜佳甚）波羅蜜五盤
斗味佳
有吉慈尼國其地極寒春雪不消產雪蛆狀如瓠子其味甚美人有熱疾者啖之即愈如神國王聞中國有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龍涎香五十斤

有麻離板國其國地小富足貴人用金線挑花的錦帕纏

頭貧民亦用花帕婦人耳墜手鑿有中國風國王聞中國

有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兜羅錦十疋 濶四五尺厚五分背面毳絨番名慕黑

慕勒 雜花番錦十疋 細布五十疋（長者五六丈

闊四尺多中五六樣貴賤不同）

有黎伐國其國亦小國民僅二三千家自推一人做頭目

會附蘇門答刺進貢則中國寶船在此進上

白砂糖五担 吉貝一箱 寶鐵十担

有白達國國雖小多出珍寶人食酥酪餅肉多以白布纏

頭人最獷悍，號強兵，四鄰不敢侵犯。國王聞中國有寶船，在蘇門答刺進上。

金錢二千，銀錢五千，俱無孔，而鑿彌勒佛於其上。背

鑿國王之名。五色玉各五端，青、黃、赤、白、黑，俱有。

夜光璧五片，可照二十餘丈。白光琉璃鞍一副，放在

暗室中，可照十餘丈。

二位元帥見了這些小國都來進貢，萬千之喜。國王懇勸留住，元帥分遣左右先鋒前往西洋經畧各國，約有十日

多些。先鋒劉蔭領了南淳里國國王親來迎接，獻上降

表，又獻上降書。書曰：

南淳里國國王卜失陀納墓再拜奉書于

大明國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天啟聖期，神

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卜僻處夷荒，敢行悖亂，願

頹雷霆之下，潛身化育之中。氛沴盡消，仰太陽之普照。

鯨鯢不作，見大海之無波。瞻戀之深，千百斯福。忭躍之

至倍萬恆情。

降書已畢，又獻上

狡狴一隻。生七日未開目，則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

難矣。

進貢中國元帥受之不勝之喜，賞宴國王極其歡洽。酒猶未散，只見左先鋒張計有一干親隨左右披頭撒髮，忙忙的稟元帥道：「禍事臨門，怎生是好？不知是個甚麼禍事臨門，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先鋒出陣吊了魂，王明取得隱身草

詩曰：上將秉神略，至兵無猛威。三軍當嚴冬，

一撫勝重衣。霜劍奪衆景，夜星失長輝。

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天關，

河橋紐地機。大軍奚以安，守此稱者稀。

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試登山岳高，

方見草木微。山岳恩既廣，草木心皆歸。

却說先鋒的左右忙忙的報道：「禍事臨門，此來不小。」二位

元帥吃了一驚，問道：「怎麼禍事臨門，此來不小？」左右的跑

慌了，說不出口來，只是把個胸脯前槌了幾下。元帥道：「你

將軍吃了甚麼？」左右的點兩下頭。元帥道：「是個甚麼國？」左

右道：「還說不出來，把個頭髮打着，擺了幾下。」元帥道：「敢

是散髮國？」左右的又點兩下頭。王爺道：「你們且去坐定

了，再來回話。」左右的定了神息了喘，却來回話。元帥道：「是

個甚麼國？」左右的道：「叫做甚麼撒髮國。」元帥道：「你將軍怎

麼吃了苦。左右道：俺將軍活活的被番官捉將去了。元帥道：怎麼失機。左右道：非俺將軍失機，只是撞得對頭不巧。元帥道：怎麼不巧。左右道：撒髮國出一個番官，叫做甚麼圓眼帖木兒，並不會交戰，並不會舉刀，只是手裏敲個甚麼東西，恰像銅鈴兒的聲氣，響了三下。俺將軍就是一個倒栽葱，掀下馬來，被他活活的捉了去。王爺道：這又是個邪術。三寶老爺道：撒髮國離此多少路程。左右道：去了有七八日，纔得到那裏。王爺道：也不論他路程多遠，就要整兵前去，不可遲疑。開了寶船，也行了七八日，果是一個國。那個國邊海處有一個關，叫做鳳磐關。關裏有一座城池，城裏城外都是些居民，百姓渾身黑炭，頭髮血紅。王爺道：這也不是人類，怎麼走到這裏來。王爺道：這如今只得將錯就錯，說得個不來的話。元帥道：人不是個人，鬼不是個鬼，戰又不是個戰，你教怎麼樣兒處。他王爺道：雖然如此，也要殺他一陣，看是如何。元帥傳令着諸將領兵馬，一連三日，一連輸了三員大將。先一日，征西游擊將軍黃懷德出馬，只聽得番將馬上敲了三下。黃將軍落馬被擒。第二日，右先鋒劉蔭出馬，也又聽得番將馬上敲了三下。劉先鋒落馬被擒。第三日，狼牙棒張伯出馬，也又聽得番將

馬上敲的響，張狼牙曉得他的毛病，剛剛的敲得一下，已自跑馬而回，饒他跑的快，也吊了一頂盔。元帥十分憂悶。王爺道：這樁事，少不得去求國師。老爺道：且求天師，看他怎麼。王爺道：連輸了幾陣事，在眉毛上，還着要國師出來。二位元帥專請國師。國師道：善哉，善哉，這是推不去的事。體心裏想道：夜來仰觀乾象，却是獍頭大掃星出現。這寶船上，又該添出一個好漢來，功成受賞，纔應得這個星去。却不知道是那個。沉思了一會，不會開口。二位元帥只說：國師是這等養神息氣，那曉得他心上，老大的費尋思，却又催促國師妙計。國師道：元帥請出一枝令箭來，借貧僧一用。元帥不敢怠慢，即時取過一枝令箭來，奉與國師。國師接了，叫過藍旗官，把個令箭交與他，叫他傳示軍營裏，面有能識得百鳥聲音的，帶箭來回話去了。不多一會，只見一個軍士，手裏拿着一枝令箭，帳下磕頭。國師道：你姓甚麼，名字叫做甚麼。現當得是那一個衛的軍。那軍士說道：小的姓王，名字叫做王明，原是南京龍江左衛巡邏的小軍。國師道：你現在那個部下。王明道：現在前營大都督王應襲部下。國師抬起頭來看一看，只見王明生得燕項虎鬚，身長九尺，面如滿月，眼似流星。國師心下想道：此人果

好一個漢子高張慧眼，果真此人是個獍頭大掃星，下界心上有老大的歡喜。過了一會，又問道：「你可認得百鳥的聲音麼？」王明道：「小的認得，不是小的在列位老爺面前誇口，自古至今，識鳥音的，只有兩個。」元帥道：「是那兩個？」王明道：「古時節，孔夫子門下，公冶長一個，這如今元帥麾下，小的一個。」元帥道：「怎麼公冶長也識鳥音？」王明道：「公冶長善識鳥音，他有一場識鳥音的事故，是個甚麼事故？」一日，公冶長和南宮适兩姨夫坐着閒磕牙兒說話，只聽得一個鳥兒嘴裏吱吱喳喳，公冶長說道：「姨夫，你坐着，我去取過羊來，下些羊肉麪，你吃了去。」果真的一會兒拖了一隻肥羊，一會兒下出羊肉麪，兩姨夫自由自在吃了一餐。姨夫道：「公姐夫，你這羊是那裏來的？」公冶長道：「是方纔那個鳥兒叫我拖來的。」姨夫道：「怎麼是鳥兒叫你拖來的？」公冶長道：「那個鳥兒口裏吱吱喳喳，叫說是公冶長，公冶長南山腳下一隻羊，你吃肉，我吃腸，這却不是鳥兒叫我拖來的？」姨夫道：「有甚奇事，原來你善識鳥音，兩家子又講了一會兒話，纔去。」只是那個鳥兒不會討得腸吃，懷恨在心，一日又來叫道：「公冶長，公冶長，北山腳下一隻羊，你吃肉，我吃腸。」公冶長前日甜慣了的，嘴連忙的跑到北山之下，左

看右看，那裏有個羊，只見一個人被人殺死了，在那裏。公冶長轉過身來，地方上人說是公冶長殺死人命，告到官司，把公冶長坐了三年多牢。故此孔夫子說道：「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飛其罪。」孔子說這個「飛」字，說是鳥兒，要他是天上飛下來的罪。這公冶長事故，却不是識鳥音的。元帥道：「你比公冶長何如？」王明道：「小的識鳥音，只在公冶長之上，不在公冶長之下。」元帥道：「怎見得你在他上？」王明道：「不做個宗政哭羊。」王爺道：「你便說得好，只是字義上有些不明。」王明道：「字義雖不明，聲音却辨得。」國師道：「口說無憑，做出來便見。」你既是善識鳥音，我這裏要鳳凰生下來的兩個卵，又要一個雄，一個雌。你若認得真，取得快，我這裏重重的賞你。」王明心裏想道：「鳳凰是個百鳥之王，已自是個難尋的，怎麼又要尋他的卵？鳳凰的卵已自是個難尋的，怎麼又要一個雄，一個雌？心裏想便是難，口裏只得說着易。」說道：「鳳凰是小的認得，只是鳳凰的卵，怕一時難尋些。」望老爺寬限幾日。」國師道：「我要這卵在緊急之處，怎麼寬限得些？」王明道：「只怕這個國不出鳳凰。」國師道：「你不看見那個關叫做鳳磐關？既是不出鳳凰，焉得有此名？」

字王明道。只怕一時尋不出來，誤了老爺的大事。國師道還有一件，若是鳳凰的卵尋不出來，就是老鸛窩裏的也罷。王明心裏想道：「若只是老鸛的卵，還不打緊，應一聲是連忙的拜辭而去，拈開臂膊，賣開大步，掂臂似蛟龍出水，賣步似猛虎歸山，相行數里，遠遠望見一座高山，走近前去，只見山脚下有一石碑，碑上刻着鳳凰山三個大字。王明就喜之不盡，心裏想道：「朝廷洪福，國師妙用，這山叫做鳳凰山，必定是出鳳凰的抬頭一望，果好一座山，有詩爲證。」

詩曰

鳳去空山歲月深，

偶來春色趁登臨。

孤根天造分南北，

絕壁潮生自古今。

便欲振衣凌蜃閣，

將因搔首借鸞簪。

他鄉愁見天連水，

不盡蒼茫故國心。

王明看了一會，只見山頂上有一顆樹，生得就有些古怪，怎麼古怪？圍有三五尺高，有幾十丈身子，挺挺的直上，就像一桿鎗頂上婆婆的許多枝葉，就像一把雨蓋當空，也不偏也不邪，端端正正，就有一個窩巢，做在上面。王明又看一會，說道：「這顆樹生得這等奇異，這個窩巢做得這等方正，想必是個鳳凰窠了。若是鳳凰窠無寶不成窩，又不

但只是有卵，還該有個寶貝。我曉得此行不當小可，一則是國師的口靈，二則是我王明的時運來了，待我扒上去看一看，就當作不是也，再作道理。連忙的找起單甲，脫下了鞵鞋，揀定了樹，顯儘着平生的膂力，一竟扒上樹去，扒到樹梢上，窠巢便是有一個，却沒有個甚麼鳥雀在那裏，不知是鳳凰窠也不是，却又沒有個卵在那裏，空費了這一番心。王明扒了這一會，扒得手酸脚軟，權且坐在樹枝上歇息一番。這一番歇息不至緊，只見那個窠裏有些甚麼閃閃的亮一般，看來又不見在那裏。王明想說：「敢是一個寶貝兒發亮。」待我把個窠兒拆了他的，看是何如。左一理，右一理，左拆一根，右拆一根，左丟一根，右丟一根，丟去理來，理去理出一根燈草來，只有二尺少些長，却是亮淨得可愛。王明拿在手裏，看一看，轉看轉愛人，把個手去扯一扯，轉扯轉結實。王明說道：「到像我南京的牛筋草，到好把來拴頭盔上的纓子，又放在頭上去拴一拴。」王明只說是根草，拿在手裏，顛之倒之，那曉得樹下一個樵夫在那裏砍柴，猛然間抬起頭來看一看，只見樹上坐着一個人，一會兒看見一會兒，又不看見。樵夫低頭一想，說道：「這顆樹光溜溜的，怎麼一個人上去得？既是個人在

上面怎麼一會兒看見一會兒又不看見我曉得了鳳凰山原是神仙出沒之所。今日是我的緣分滿了。這決是那一位真人下界有此機會肯放過他。那樵夫放下鐮刀低着頭只是拜拜了四拜磕了四個頭口裏叫道：樹上是那一位大仙望乞指教弟子。一個明白王明看見個樵夫磕頭禮拜只說是個風子落後聽見他說道是那一位大仙却纔曉得樵夫錯認了我是個神仙。手裏拿着個燈心草兒指他指說道：我不是甚麼仙人。那樵夫就不看見個王明又吆喝道：大仙你怎麼就不見了。敢是弟子緣分薄麼。王明放下了燈心草兒。那樵夫又磕個頭說道：大仙你又出來了。還是弟子有緣。王明也低了頭想一想說道：我拿起草來他就吆喝我不見了。放下了草他就吆喝我又出來了。却不是這根草有些作怪待我再試他一試。看是怎麼。却又拿起草來。那樵夫又不看見。放下了草。樵夫又看見王明。心裏明白曉得這根草是個寶貝。却没有個名字。心裏又想道：這本是一根草。却能藏隱我的身子。不如就叫做隱身草罷。道猶未了。樹下的樵夫又叫說道：你是那一位大仙指教弟子。一個明白王明心生巧計。就認做個神仙。衝他一下高叫道：你那中生吆喝甚麼。樵夫道我

不認得你是那一位神仙。王明道：你有所不知。我是兜羅天上大樂天仙。今日有些小事。纔得到你的名山。樵夫道：你做神仙的人。又有甚麼事。哩。王明越加將計就計說道：我因為要取兩個鳳凰蛋獻上玉皇。前赴蟠桃大宴。故此來此山中。樵夫却也有些湊巧。說道：我這個山叫做鳳凰山。我這個山上就是鳳凰的窟窿。若說鳳凰的蛋。要一就有十。要十就有百。要百就有千。要千就有萬。何難之有。王明大喜說道：今日之行。一舉兩得。撲簌一聲響。一跳跳將下來。那樵夫只說真是一個神仙。連忙的磕頭連忙的禮拜。王明道：你起來罷。你今日撞遇着我。也是你的緣分。樵夫聽知說他有緣分。喜之不盡。說道：大仙老爺在上。弟子去取過鳳凰蛋來奉獻。聊表微忱。王明道：既如此。我和你同行。樵夫領路。王明跟定了他。原來這個鳳凰不在樹上。又不在草裏。王明走了一會。不見個着落。問道：那中生你不要吊謊哩。樵夫道：弟子今日幸遇大仙。怎麼又敢吊個謊。招大仙的怪。王明道：還在那裏。樵夫道：就在這裏。這又叫做個月穴峯。這個梧桐樹下。就是王明道：你去取來。樵夫滿口應承。伸出兩隻手。到個大石頭的縫兒裏面。左掏右掏。掏了半日。掏出一個來。又掏了半日。又掏出一個來。

王明接着看一看。只見那兩個蛋。五色花紋。霞光閃閃。愛殺人也。心裏想道。鳳凰蛋便有了。只是這個人。磕了這許多的頭。費了這許多的力。得了他這一雙蛋。怎麼白白的打發他去。低頭一想。計上心來。說道。那中生你過來。我和你講話。樵夫又跪着。說道。大仙有何吩咐。王明道。你今日緣分是有了。只是福分還少些。樵夫道。怎見得弟子的福分還少些。王明道。我今日爲了這鳳凰蛋。來得倉卒。不曾帶得我仙家的寶貝果品之類。在身傍。沒有甚麼謝你。故此說你福分還少些。樵夫低頭一想。說是千難萬難。遇着一個神仙。怎麼就叫我空空的回去。起眼一瞧。只見滿山上有的。是七大八小的亂石頭。他就儘着平生的蠻氣力。勸起一塊。到有八九十斤多重的青菱菱的石頭。放在王明的面前。說道。大仙。我也不要你甚麼謝禮。我聞得你做神仙的。專一會點石爲金。你只把這塊石頭。點做一塊金子。送了我罷。再不然。就的做七八成的淡金子也罷。王明心上到吃了一驚。莫說這等是一塊大石頭。就是一厘一毫。也是難的。此事怎麼是好。也只因他福至心靈。隨口就扯出一個謊來。說道。那中生。你還有所不知。當原先的神仙。都肯幹這等的勾當。近日的神仙。都收了心。不幹這等

的勾當。樵夫道。怎麼的。近日神仙又不同些。王明道。不是不同。只因洞賓老祖。在岳陽樓上吃酒。少下了許多酒錢。看見地上一塊青石頭。他就到葫蘆裏面。取出棗豆大的。一粒金丹。點在青石之上。一會兒。點成一塊黃澄澄的金子。還了酒錢。卻是三醉岳陽人。不識。朗然飛過洞庭湖。飛在湖中間。洞庭君主。邀他吃茶。君主問道。適來祖師的金子。日後可變麼。老祖道。五百年後。還是一塊石頭。君主道。祖師也祖師。你只圖眼前的富貴。豈不誤了五百年以後的衆生。洞賓祖師聽了。誤了衆生的話。就吃了一驚。說道。多承指教。就在洞庭湖上。憑了洞庭君主。做個證明功德。發一個大大的誓願。說道。今後再不點石爲金。君主道。老祖不要學近日的神仙。養家咒哩。老祖道。近日的神仙。是我的孫兒。若再有那個點石爲金。教他即時墜落塵緣。永世不得遷轉。因是洞賓老祖。發了大誓願。故此以後的神仙。都不幹這等勾當。樵夫道。大仙。你不點石爲金。也須念弟子是相逢一次。王明又扯個謊。說道。你明日。還到這裏來。我却帶下一粒長生不老丹。來送你罷。樵夫只說是真心裏想道。金子是個死寶。假饒他點成了送我。我若是分淺緣慳。到日後也還消受他不起。莫若還是一粒仙丹。

吃在肚裏轉老還童髮白轉黑千年不死萬年無休豈不美哉。滿心歡喜說道：「既蒙賜金丹，愈加是好。只是大仙不要失信於弟子。」王明又故意的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莫說我們上界天仙，豈可失信於你？你豈不知黃石公圮橋之故事乎？只是你要早些來，不要耍我。牢等你樵夫那曉得他是個脫身之計，歡天喜地口裏唱著山歌兒一逕回去。」王明脫了樵夫得了寶貝，取了鳳凰蛋，愈加不勝之喜。心裏只在想說道：「拿了這蛋回復國師，國師怎麼重賞我們？怎麼受用？拿了這個隱身草去斬將立功，功成之日，怎麼做官？怎麼維持？怎麼封父母？怎麼蔭妻子？滿心都是快活。」那裏曉得天是多早晚，日影是多少高，那曉得脚是怎麼動，路是怎麼行。起一下頭來，只見日色無光，陰雲四起。王明慌了，站着看。一會兒天又曉得來了，四下裏又沒個安宿路頭，只得往前再挨兩步，挨了幾步，却看見遠遠的有一頭店房。王明說道：「喜得還有個宿處，在這裏不免躡行幾步。」又行了一會，睜開眼來，原來那裏是個店房，兩脚牌房前廳後堂，週圍側屋，恰是一所廟宇。廟門前掛着一塊牌牌上橫寫着「義勇武安王五個大字」。廟堂上坐着一個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鬚似長楊的關

聖賢。王明道：「關老爺你好顯應，也就是西洋美狄也曉得祀奉你也。真個是眼觀十萬里，日赴九千壇。我今日不免在老爺的廟裏借宿一宵罷。」連忙的雙膝跪下，磕上幾個頭，說道：「小人是南朝大明國朱皇帝欽差征西大元帥麾下，一個小軍名字叫做王明，為因國師差遣來此山中取鳳凰蛋的，不覺得天色已晚，前去無門，只得到老爺廟裏來借宿一夜，恐有番兵番將夜來到此，小人獨力難撐，望乞老爺大顯威靈保護一二。」禱告已畢，把塊大石板撐了大門，跌倒個身子就睡在廟裏。睡了之後，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三更時候，王明正在睡夢中間，只見關聖賢喝聲道：「是那個在這裏穢污我的廟堂？」周倉回復道：「是個獍頭大掃星在這裏。」關爺道：「他為何到此？」周倉道：「他爲了取鳳凰的蛋，纔得到此。」關爺道：「他身上是個甚麼東西發亮？」周倉道：「是個隱身草。」關爺道：「既有此寶貝，西洋的事功大半在他身上，只是他出身微賤，膂力不加，刀法不熟。」周倉你過來。」周倉道：「老爺有何吩咐？」關爺道：「把那兩臂之力借與他，去把我的刀法傳與他去。」周倉應聲道：「理會得。」即時牽起王明來，把他兩邊膀子上一邊鎚了他三拳，喝聲道：「照刀把個關老爺的刀遞在他手裏，扶着他的手。」

輪了幾回輪到末後，照頭一刀把個王明砍得往地下一跌，恰好有神案上一轂轆往地下裏一跌，跌醒之時原來是南柯一夢。睜開眼來，已是東方發白。王明說道：「怎麼說個獍頭大掃星，這個夢真有些古怪！」扒起來，看一看，只見關老爺左邊架上有一張鋼鐵打的刀，就依着原日的青龍偃月刀之樣，刀上又鑿着八十四斤重五個字。王明說道：「關老爺把力氣借我，我且把這口刀試一試。」走近前去，一手就綽將起來。王明道：「這等一張刀不是神力，怎麼拿得他起來？」既是拿得動，把夢裏的刀法演一演，扭轉身子，上三四下，四五五六撒花蓋頂枯樹盤根，遠腰穿頂，使了一會，就比夢裏舞的半點不差。王明曉得是關老爺超度他，連忙的放下刀來，雙膝跪下，說道：「小人蒙聖賢老爺錯愛，借我力氣教我刀法，往後倘得前進子子孫孫，永侍香火，收了隱身草，拿了鳳凰蛋，逕奔寶船上來，見了元帥元帥道：「你怎麼去了兩日？」王明道：「爲因一時尋不見，故此稽遲。」元帥道：「可曾取得鳳凰蛋來？」王明道：「取得來了。」元帥道：「你去交付國師。」國師吩咐軍政司收了，說道：「取這一國的功勞，都在這個卵上。」馬太監說道：「既是功勞在這一一個卵上，也是王明離鄉背井，拋父母，別妻子，下西洋一場叫軍

政司與他記在功勞簿上。軍政司不敢怠慢，展開功勞簿來，墨磨得濃，筆銛得飽，寫了南京龍江左衛巡邏軍士王明寫到個卵字上，不好寫得跑去稟明元帥，說道：「小的軍政司職掌紀錄功勞，比如某將取某國，或取某關，或斬某人，首級小的，一一記簿。今日王明只取得兩個卵，小的不好下筆，故此來稟過元帥老爺。」老爺道：「這廝沒用，就寫着某日取鳳凰卵兩個，就是軍政司得了元帥軍令，纔來下筆。」王明又走向前，一把扯住，說道：「且慢些落筆，也來稟明元帥。」說道：「小的王明多蒙列位老爺抬愛，這個功勞不消記簿。」老爺道：「怎麼不消記簿？」王明道：「久後得了一官半職，回京之時，不好講話。」老爺道：「怎麼不好講話？」王明道：「南京人的口不好假如小的們在街上走，他就在廊底下罵，說道：「好日的貨，你下西洋一個卵功，就傳到小人的子子孫孫，人還罵道：「好日的貨，你祖宗下西洋到有一個卵功，那知事的還曉得是個取鳳凰的卵，那不知事的聽得人說，是一個卵功，只說是沒有些功，這個官却不是冒認得的，以此不好講話。」故此不消記簿，也罷。」王爺笑一笑，說道：「你這蠢儕，豈不聞二卵棄干城之將，留名青史，竹簡騰輝，怎麼有個不好記簿的？」王明不敢違拗，軍政司記了簿書。

國師叫聲王明道。你記簿的事還小。你過來我問你。王明道。國師老爺有何吩咐。國師道。這個卵在那裏取來的。王明道。鳳凰是個羽蟲之長百鳥之靈。王者之瑞。出在月穴山上。非梧桐不棲。非竹葉不食。小的在月穴山上梧桐之下。青石縫裏取將來的。國師道。你怎麼曉得。王明道。只說國師也是尋常的僧家。他就扯個謊。說道。初然沒去尋處。後來聽見兩個麻鵝兒嘴裏喳喳的說道。鳳哥哥。鳳哥哥。你的石頭縫裏好做窩。兩個卵笑呵呵的得了這個消息。却纔找到那裏取得卵來。國師道。你還撞過個甚麼人。沒有。王明道。只是小人隻身獨自。並不會撞遇着甚麼人。國師道。你還看見個甚麼窠巢。沒有。王明道。小的曉得。鳳凰不在樹上。故此不會去找尋別的窠巢。國師道。你還取得有甚麼寶貝。沒有。王明道。路遠心忙。那裏又有閒工夫去尋寶貝。國師把頭點了兩點。畢竟不知點了兩點頭。有個甚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王明計進番總府 王明計取番天書

詩曰：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溼溪。

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雲梯。
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回看萬國低。

謔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
笑殺王明無遠見，迷邦懷寶不堪提。

却說國師老爺點兩點頭。心裏想道。中生好度人。難度寧度中生。莫度人。王明這廝上山不打緊。騙了樵夫。得了寶貝。見了關聖。賈借了力氣。學了刀法。他只是說謊。不肯承認。不免再問他幾聲。看他怎麼。又問道。王明。你昨夜在那裏安歇。來。王明道。不覺的天色昏黑。就在草地上權歇一宵。國師道。你睡在草裏。做個好夢麼。王明看見國師問得有些古怪。半會兒不敢開言。國師又趕他一句。說道。你今日早上舞的好刀。麼。王明只見扞實了他。連忙的跪着。磕上兩個頭。纔不敢說。講把昨日一日的實事。昨夜一夜的實事。細說了一遍。國師道。你的草在那裏。王明雙手遞上來。國師看了一看。說道。你好意收了。這是你防身的寶貝。我告訴你罷。你成家立業。顯祖榮宗。封妻蔭子。改換門閥。一條金帶。都在這根草上。王明聽見國師許他一條金帶。他心中暗喜。說道。若只是條蒙金帶。是副千戶。吃他三担八斗米。正千戶。吃他四石二斗米。若還是條光金帶。就是指揮僉事。吃他五石八斗米。轉一個指揮同知。就吃他六石二斗米。若是天地可憐。見掙了一條起花金帶。在腰裏。

就是指揮使就吃他八石四斗米。若還該我的時運到了。指揮有功就陞一個游擊游擊有功就陞一個參將參將有功就陞一個副總兵副總兵有功就陞一個掛印的正總兵到了正總兵上去就易了若是福分雙齊一轉就是都督都督一轉就是伯伯一轉就是侯侯一轉就做國公做了國公擺開頭踏來撐起大傘來抬起四人轎來好不維持也。心下正在歡喜國師老爺又叫軍政司取過酒來賞王明三盃酒還不會到手只見藍旗官報道番將討戰國師道王明你敢去出陣立功麼王明道小的去得只有一件不敢去國師道怎麼去得又有一件不敢去王明道小人的本領是去得只因沒有披掛這一件不敢去國師請元帥給他披掛元帥道披掛是將官的威風怎麼少得連忙的取一副披掛與他王明頂盔貫甲披簡懸鞭自古道人是衣裝佛是金裝王明裝束起來出一馬就是九里山前楚霸王喝一聲就是灞陵橋上張翼德那一個不說好一員將官國師道王明你還飲過了那三盃酒王明舉起杯來想了一想說道小人去不得了元帥道軍中無戲言怎麼一會說去得一會又說去不得王明道元帥在上豈不聞單絲不線獨木不林小的一個人怎麼去得元

帥道我這裏少不得與你一枝人馬放三個大礮吶喊三聲助你的威風要你像個指揮把總行事王明道二位元帥老爺固是拾愛小的只是這一千軍士都是小人的班輩他豈肯聽小人調遣萬一威令不行亂了軍法連小人的性命也難保了反不失了元帥的大機老爺心裏想道此人雖是一名小軍到有幾分機見不可小覷於他說道王明我這裏欲待築壇拜你爲將沒有工夫欲待實授你一個官銜猶恐人心不服連忙的把一口寶劍響一聲抽出鞘來真好一口劍

昆吾鐵冶飛炎烟

紅光紫氣俱赫然

良工鍛鍊凡幾年

鑄得寶劍名龍泉

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歎奇絕

琉璃玉匣吐蓮花

錯鏤金環生明月

老爺提起個劍來說道這口劍是萬歲爺親賜我先斬後奏的我如今權時交付與你倘有一名軍士不聽你調遣者一劍就撒下他的腦蓋骨來自古道朝中天子三宣闕外將軍一令但得一朝權在手等閒便把令來行王明得了寶劍領了一枝人馬一聲信礮吶喊三聲一直殺將前去番官看見南陣上湧出一彪人馬門旂下坐著一員將

官就高叫道：「來將留名。」王明心裏到好笑，只是這來將留名四個字，就羞殺我也。怎麼好？自古道：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金鐘撒碎聲。王明一會兒福至心靈，應聲道：「吾乃大明國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鄭爺麾下大將王明，說了這一聲不至緊，連衆人都服了他，都說道：莫錯認了王克新，儘好拆洩哩。」都督也是大將，元帥也是大將，都司參將也是大將，這如今長官也是大將，王克新却不是好拆洩哩。王明高叫道：「你是何人？」番將道：「吾乃撒髮國國王駕下總兵官圓眼帖木兒的便是。」王明道：「生擒我南朝三員大將，可是你麼？」帖木兒道：「然也。」王明大怒，罵說道：「番狗奴，敢如此無禮，舉起刀來分頂就砍。」帖木兒手裏一張大斧，急架相迎，兩家大戰，殺做一堆，砍做一處。南陣上軍士那一個不說道：「王克新好一段本領。」那一個不說道：「王克新不是國師薦他，卻不埋沒了英雄。」豪傑帖木兒也看見王克新，新刀法利害，無心戀戰，虛幌了一斧子，竟敗陣而走。王明連忙的趕下陣去，左右都說道：「此人專用妖邪術法，我們不要趕他趕，他不要緊，怕吃了他虧。」王明一者是個初生兔兒，不識虎；二者是個乘勝長驅，不用鞭，不聽左右勸解，一任的趕他下去。可的帖木兒又拿出一個甚麼寶貝，

來敲了三下，王明頂陽骨上一會兒就走了真魂，翻下馬來。番陣上一聲梆響，一夥番兵番卒蜂擁而來。王明看見不是頭勢，拿出隱身草，就不見了。王明帖木兒說道：「可怪，一行看見吊下人來，怎麼一行就沒去尋處。」南朝軍士見王明落馬，看見番兵番卒蜂擁而來，只說是拿得王明去了，都來報上元帥。元帥道：「原就不該趕他。」洪公公道：「王明到不至緊，只是去了元帥的寶劍。」王爺道：「王明還有些妙處，決然拿不住他。」衆軍士道：「小的們看得仔細，分明是拿了他去。」道猶未了，王明走上帳前，說道：「衆人還不曾看得十分仔細，你衆人還不曾看得十分分明。這兩句話兒，雖是說得輕，就把這些軍士嚇得魂不附體，魄不歸身。」王爺道：「我說王明還有些妙處。」元帥道：「你果是落下馬來，麼？」王明道：「非干小的武藝不精，不能取勝，只因他手裏拿着一個甚麼寶貝，敲了一響，小的頂陽骨上就走了真魂，就吊下馬來。」元帥道：「既是吊下馬來，怎麼又不曾捉得去？」王明道：「不敢相瞞，二位元帥老爺說，小的身上也有一個寶貝，故此他捉小的不住。」元帥道：「你的寶貝也敲一下，也吊下他的魂，也教他落下馬來，却不是好？」王明道：「各人的不同，小人的寶貝，只可防得自身，不能勾要他人落馬。」

元帥道可恨這一班邪術把我三員將官坑陷得在他國中不知吉凶禍福還是怎麼王明道小的明日還要出陣和他厮殺元帥道你只聽見他敲得響你就早早抽身而回王明道稟過元帥小的明日要他拿得去纔好就中取事只是衆軍人敗陣而回元帥老爺不要吃他驚嚇元帥道你也須要小心不可誤事王明道不是小的誇口所說料他粘一粘小的也不能勾到了明日圓眼帖木兒又來吆喝王明道一客不犯二主飛身上馬而去一聲礮響南朝人馬一字兒排開帖木兒看見門旂下還是昨日的王明心中大怒罵說道我把你這個賊你是何邪術敢來煽惑軍心王明道你那番狗奴一團邪術還敢開大口說別人帖木兒更不打話取出那個寶貝就敲王明勒住了馬憑他敲敲了三下王明又是衝下馬來番兵來拿又不見了個王明在那裏帖木兒說道這個賊多半不是人是個甚麼精靈鬼怪竟是領兵回去王明說道這等一個寶貝敲三下拿住我一個將官敲三十下却不拿住我十員將官敲三百下却不拿住我百員將官寶船上去了一百員將官那裏還有來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我也趁看這個寶貝跟他進城看他是個甚麼動靜好下手時須下手

得欺人處且欺人却說圓眼帖木兒回到教場裏坐着牛皮帳上吩咐大小番官說道南朝今番出一個鬼將叫做王明再也拿他不住你們大小官員却要謹守城池盤詰奸細怕他驀進城來或有不測你們另撥五十名軍士到我府中看守我的寶貝衆人說道曉得了吩咐已畢帖木兒回進府中帖木兒也只好這等仔細那曉得王明就跟着定了在他身邊一句句的聽得明明白白說道有了五十名軍士就是我的路頭只見那五十名番兵都到總兵官府裏來進頭門王明也跟進頭門進二門王明也跟進二門進第三門王明也跟進第三門到了寶藏庫前却有一個番官坐在那裏查點花名手本把兩扇庫門關著一扇掩着一扇只捱得一個人進去點一個放一個點兩個放兩個你捱我我捱你魚貫而入沒有一個空兒進得身子王明站着在側邊眼睜睜沒奈何一會兒就點到四十八名上王明心裏想道再點了這兩名却不枉費了這一番心可的天假良緣人逢其巧第四十九名番軍是個兒子替老子年貌不同番官和他剝嘴不肯放他進去捱了一會却不是個空缺王明早已閃將進去進到裏面四下裏搜尋一番不見個甚麼寶貝只見那五十名番兵走將

既

進來，周周圍圍看一池清水。王明心有些不明。到了定更時分，却假裝一個番兵的聲喚，嘆一口氣說道：「這一池的清水，怎麼要個人來看他？內中就有一個口快的說道：『這一池的水，終不然要你看他老爺的寶貝在裏頭。』王明却曉得是個寶貝，在水裏雖然曉得是個寶貝，怎奈這五十名番兵，眼也不澁，盹也不打，怎麼下得手哩？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又假裝一個番兵的聲喚，說道：『一夜筵趕不得一夜眠，我們坐得這一夜過哩。』內中又有一個說道：『寶貝兒要緊，怕你坐不過麼？』王明又故意的說道：『我們衆人也好獸哩。』五十名軍士分做兩班，二十五名看上半夜，二十五名看下半夜，豈不省些辛苦，兩利俱存？內中就有一班要睡的番兵，都說道：『言之有理，我們分做兩班，那班不要睡的，坐在池邊，那班要睡的，就走到東邊房簷低下去，放倒頭就是一覺。』王明說道：『中了我的機關，看一看，只見二十五名都在南柯夢裏，他就平添中夜恨，頓起殺人心，把那二十五名睡着的番兵，一個一刀，就像砍瓜切菜一樣。』王明道：『殺得我好快活也。』卻又來殺那二十五個坐的，只見那叫更的說道：『噫，這如今已是二更半了，你們睡的好起來，替我們也。』王明就充一個睡的朦朦朧朧，說

道：『我們起來了，你們睡去罷。』那些人只說是這二十五名軍士起來了，都一個個的走到了西邊房簷低下去，放倒頭，也是一覺。王明道：『斬草不除根，不如不動手。』看一看，只見這二十五名也是南柯夢裏。王明也是一個一刀，又結果了這二十五個，卻不乾淨了五十名看寶貝的番兵。王明自由自在，掀過一池水來，看着只見水底下有一個池，池裏面却有兩件寶貝，那兩件寶貝原來一件有三寸圍圓的一個鐘兒，一件有一尺圍圓的一個磬兒。王明拿起他的來到燈光底下打一看，只見一件寶貝上有一行字，鐘兒上鑿着『喻魂鐘』三個字，磬兒上鑿着『遺魂磬』三個字。王明看了吃了一驚，說道：『原來這兩件寶貝取了人的真魂，怎叫我南朝將官不受他生擒活捉也罷。我明日拿他的寶貝也還他一個席兒，心裏又想道：『這西番的人最是奸巧，這兩件寶貝果是真的，便就好哩。』萬一是個假的，又沒奈何，反惹得元帥見怪也罷。那裏去尋個人來試驗一試驗，起看又不見個人。漸漸的東方發白，王明走出庫門外來，只見庫門外又有一班外巡在那裏。王明拿出寶貝來敲了三敲，那班外巡一個一轂轆都跌翻在地上。王明說道：『這個是真的了，竟歸寶船上來。』元帥道：『王

明你昨日出馬今日方回這一夜在那裏安身哩王明道元帥爺在上是小的走進撒髮國總兵官府裏面找尋他的寶貝來元帥道可曾找尋着他的沒有王明道是小的找尋着了元帥道是個甚麼寶貝王明道原來他有兩件寶貝一個叫做噲魂鐘一個叫做追魂鑿敲了三下就把人的真魂取將去了怕你是甚麼潑天關的本領搖地府的神通也要吊下馬來元帥道怪不得那三員大將都吃了他虧馬公公又沒鞞鞍說道既是這等寶貝不得贏他不如回轉南京去罷後來再作道理王明道寶貝雖是利害却被小的騙得他的來了二位元帥大喜說道妙哉妙哉有此寶貝又何愁於他你拿出來我們看一看王明拿出寶貝來元帥老爺接着都看了一看都說道這等一件東西怎麼這等利害又問王明這兩件寶貝怎麼敲哩王明道眼看着那個就敲着那個馬公公道王明你敲一個我們看王明也是弄鼻子的就看着馬公公敲了三下馬公公是個忠厚的那裏曉得把他試驗不知不覺的揪他一交又好吃惱又不好認真扒將起來說道二位元帥在上好利害寶貝哩元帥道王明也是你費了這一場心機你明日拿出陣去擒下番將見你的功勞那番將看見殺

了他五十名軍士偷了他的寶貝惱了一日不會出門到了第二日恨得牙齒乾叮乾叮的響跑出陣來高叫道王明你這個賊你殺了我五十名軍士還自可你怎麼偷得我的寶貝來你好好的頂在頭上送來還我你若說半個不字我教你這些大小官軍一個個都死在我這海裏王明稟過元帥竟自出馬又叮囑左右道你們多帶些鈎耙繩索來說帖木兒看見個王明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高叫道你這個賊你怎麼殺了我五十名軍士你怎麼又偷了我的寶貝你敢來生擒我麼王明再不開口衣袖裏就溜出一個噲魂鐘來敲上一下一下也還不會響得住帖木兒手裏把個扇子搖一搖就把王明身邊的寶貝一陣響風都招過去了王明看見去了寶貝只氣得眼瞪瞪的不曉得怎麼個緣故帖木兒得了自家寶貝連敲三下把王明又揪將下來叫聲小卒綁了他却又不見了形影帖木兒雖然不會拿得住王明却得了寶貝躍馬而去王明心裏想道番官又不曾拿得寶貝的又去了怎麼好回覆元帥老爺一不做二不休我不如跟他進城看他招寶貝又是個甚麼待我一繳過兒結果了他豈不爲美連忙的一手拿了隱身草一手提了一張刀跟定了番官回

去却說番官到了府門，下了馬，卸了盔甲，敲了三下雲板，竟進內房裏面。王明早已跟到內房裏面，只見四個丫頭一個夫人遠遠的迎接，接着問道：連日廝殺勝負如何？帖木兒說道：夫人不好告訴你的。夫人道：勝敗兵家之常，怎麼不好告訴我的？帖木兒道：南朝出一個甚麼王明來，那個賊儘有些利害。王明站在背後，只好笑哩。心裏想說：這個番官真慳懶，千賊萬賊的罵人哩。夫人道：怎麼一個王明利害？帖木兒道：若論他本領，還不打緊些，只是一行吊下馬來，一行就尋他不着。夫人道：既是尋他不着，得放手時須放手罷。帖木兒道：他却又不放我。夫人道：怎麼不放？帖木兒道：他前日個晚上，竊進了我的寶藏庫來，殺了我五十名軍士，偷了我的寶貝，並不曾有人看見。若不是我的寶貝兒多，今日我的性命却不送在此人之手。夫人道：偷了你甚麼寶貝？帖木兒道：偷了我喻魂鐘、追魂馨、兩件寶貝。夫人道：你今日又是個甚麼寶貝，招他回來？帖木兒道：是個寶母兒。夫人道：怎麼做個寶母兒？帖木兒道：凡是寶貝見了他，一招就來，故此叫做個寶母兒。夫人道：是個甚麼樣子？帖木兒道：就是一把扇兒。王明站在背後，心裏想道：原來是一把扇兒，這個不打緊，也好偷他的。夫人

道：我每常看見你這把扇兒，也只說是個尋常之扇，那曉得有這許多的妙用。只是還有一件來，是那一件？這等的寶貝不可造次。萬一有失連那兩件寶貝，也不能保他日悔之噬臍無及。帖木兒道：我也還了懼他，我還有一卷天書，還有些好處，念動了那些真言，宣動了那些密呪，憑你寶貝在那裏，都要招將你的來。莫說只是我西牛賀洲，假饒就是東勝神州、南瞻部洲、北俱盧洲，一霎時就都歸了我的手。王明站在背後，吃了一驚，心裏想道：是這番官好利害也。原來還是個甚麼天書，却不曉得他的天書放在那裏，就有隱身草，沒處會他的來。只見夫人道：相公那天書放在那裏？帖木兒道：放在小花園之內書房裏面。夫人道：那裏却謹慎？這三件寶貝也送到那裏去罷。帖木兒叫道：小童們來，把這三件寶貝送到後面書房裏去。夫人道：相公差矣。這等幾件寶貝，豈可假手於人？我陪你自家送將進去罷。帖木兒道：多謝夫人厚愛。一個前一個後，竟往後面書房裏跑。王明十分之喜，心裏想道：是多得夫人領路，悄悄的跟定了他。只見左一灣，右一角，左一穿，右一抹，直到後面，却一個小小的書房兒。夫人道：天書在那裏？帖木兒道：就在這個硃砂匣兒裏面。夫人道：你開來看他一

看怕有甚麼疎虞。帖木兒開了鎖，取出來看了一回。王明也站在側邊些看了一回，只是不認得是個甚麼字。帖木兒拿起了天書，放上那三件寶貝。夫人道：「天書怎麼又不放在裏面？」帖木兒道：「王明那個賊，我恨入骨髓，我明日不用這三件寶貝，單把這個天書去拿他，故此不放在裏面。」夫人道：「天書只好招寶貝，終不然也會拿人哩。」帖木兒道：「夫人，你還有所不知。這天書我念動他的真言，諷動他的密呪，把一條網妖繩，望空一撒，莫說只是一個王明，就是十個王明，也走不脫半個。王明也在背後心裏想說：是你這傷公道的明日，斫殺今日苦苦的算計於我。你那裏曉得我也算計你麼？」帖木兒把個寶貝袖着，夫人安排酒來，對歌對酌，酒至半酣，卸了衣服，丟在一邊，吃一會酒，耍一路拳，吃一會酒，又舞一會刀，吃一會酒，又使一會鎗。王明看見他衣服丟在一邊，早已到袖兒裏面，撈將來了。竟到寶船。元帥道：「你今日又跌下馬來，寶貝往那裏去了？」王明道：「小人出馬指望拿住個番官，那曉得陰魂鎖兒還不會敲得一下。那番官又有個甚麼寶貝，扇兒拿在手裏，招一招，就把那兩件寶貝都招將去了。」元帥道：「可惜去了那兩件寶貝。」王明道：「小人不得已，却又跟他進城，指望偷他的。」

扇來，那曉得他還有一本天書，念動他的真言，宣動他的密呪，那三件寶貝一霎眼，却就在面前。二位元帥又吃了一驚，說道：「此等天書，怎麼得他的到手？」王明道：「元帥老爺寬懷小的，自有處置。」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處置，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陣總兵 天師戰金毛道長

詩曰：五月濤聲走白沙，沙邊石氣盡雲霞。

峯陰寒積何年雪，瘴雨香生古樹花。

獨立南荒成絕域，每憑北斗問京華。

王明不盡英雄膽，萬古爭傳漢使槎。

却說二位元帥道：「王明，你有個甚麼處置？」王明跪着稟說道：「不瞞二位元帥老爺，這個天書小的已是偷得他的來了。」三寶老爺是個內官，姓兒一聽見說道：「偷得來了，撲起巴掌來，哈哈的大笑，叫聲：『王明我兒，你就是取西洋的頭一功了。』這如今在那裏拿我衆人看看。」王明雙手遞上個天書，二位元帥，你也看我也看看，看便看了一會，只是不認得上面是個甚麼字跡，是個甚麼書句。老爺道：「這個書不認得他，怎麼是好？」王爺道：「去請天師，或是國師，畢竟有個認得的。」道猶未了，可的國師走過船來，老爺迎着就

新果 神行 道

講天書這一段緣故。國師道在那裏見教貧僧一弄老爺又雙手遞上去。國師從頭徹尾看了一遍說道：「阿彌善哉。王明你好不當家哩。老爺道：『怎麼王明好不當家哩。』國師道：『拿了這書好不當人子。你要他何用？你怎麼幹得這等不公不法的事？』依貧僧所言，快些兒送還他去罷。」王明道：「老爺在上，小的挨虎穴，募龍門，萬死一生，纔能勾取得他這一本書來。小的又肯輕輕的送還他去。」國師道：「書上都是些傷公道的話兒。」王明故意的說道：「小的夜來也聽着那番官在念哩，也不見甚麼苦苦的傷公道。」國師道：「你不信待貧僧念來你聽着。」展開書來，從頭兒念了一遍，念了末了，只見半空中呼一陣響風來，把那喻魂的鐘，遺魂的鑿寶，母兒扇，三件寶貝一齊的刮將來，一齊的吊在中軍帳下，就喜得二位元帥杏臉桃腮，大小將官那個不喝聲采，都說道：「王明我兒，你是取西洋的頭一功，咱要你在咱門下做一個乾兒子，你意下如何？」王明道：「好便好，只是老公公的尊姓姓得有些秀氣，不敢奉承。」馬公公道：「你怕人罵你做馬日的麼？假如那個罵驢日的，不過假如那個罵驢子日的，不過侯公公道：『你在咱門下做個乾兒子罷。』王明道：『老公公的尊姓聲音有些不好，不敢奉承。』侯公公

道：『你怕人罵你做山猴子日的麼？』洪公道：『你在咱門下做個乾兒子罷。』王明道：『不敢奉承。』洪公道：『你怎麼不肯？又是咱的姓，姓得有些不好麼？』王明道：『非干姓事，只是公無子教我一個單絲不線，孤掌難鳴。』王公公道：『王明，咱和你同是一姓，你在咱門下做個乾兒子罷。』王明道：『不敢奉承。』王公公道：『你怎麼又不肯？又是咱沒有兒子，咱有七個兒，數到你的是第八。』王明道：『乾兒子好做，只是王八嫌當道猶未了，只見圓眼帖木兒不見了天書，又招了他三件寶貝，却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披掛整齊，扳鞍上馬，高叫道：『王明，你這個賊，你敢偷我的天書，你敢招我的寶貝。』王明道：『便是我，你敢怎麼樣兒於我。』帖木兒更不打話，一手掀開了頂上的番盔，一手掀散了頭上的捲毛頭，鬚口兒裏念上兩聲，一口吐沫，望西一噴，喝一聲疾，又喝一聲快，只見正西上狂風大作，走石飛沙，那石子沙子兒都望我南陣上刮將來，亂刮將來，還不至緊，番陣上又走出二三百隻懶象來，那些象身如火炭，口似血盆，鼻似捲簾，牙如鋼劍，好利害，也有賦爲證。

賦曰：南方之美者，南山之犀象焉。周澄上言，可洗之而療疾，蒼舒有智，亦稱之而刻船，則有束刃於鼻。

繫燧於尾。雖質大於牛，而目不逾稀。初一乳而三年，卒焚身而以齒。若乃放於荆山之陽，養之皋澤之中。雖稟精於瑤光，終見制於越臺。至若出伊水之長洲，生乾陀之異域。膽隨月轉，鼻爲口設。遇獅子而必奔，顧脫牙而尚惜。見皮而泣，爭鼻而食。臨刑既聞於泣，血喪雌亦至於漣。洎出九真於日南，耕蒼梧及會稽。入彼夢思，既見炎於能茂，俾之率舞，亦歸功於賀齊。那一羣象，趁着這一陣風，竟奔過南陣上來，把我南陣上的人馬，一鼻子捲一個，兩鼻子捲一雙。王明看見不是料，一口啣了隱身草，兩隻手勸着一張刀，照着個象，只是砍。千砍萬砍，那象只當不知。王明看見砍他不動，沒奈何，又拿起刀來，把他的門牙亂打這一打，却打得有些功勞。怎麼有些功勞，原來象的牙長根淺，禁不得十分鎚敲。一會兒，把些牙齒都敲得吊將下來。象本性是個愛惜門牙的，却又敲得他疼，他就滿地上亂跑亂捲，幸喜得天上轉了一陣東風，王明叫衆軍士上風頭，放起火礮，火銃，火箭之類，風又大火又大，那些象，那裏又敢向前來，倒往本陣上跑。這一跑，不至緊把自己的番兵都跑倒了一大半。帖木兒纍纍然如喪家之狗，乾乾的如漏網之魚，大敗去了。王

明吩咐衆軍士拾起那些象牙來，竟到寶船之上。元帥見他有功，心中大喜，說道：「番官今日又是甚麼寶貝來？」王明道：「番官真乃利害，沒有寶貝，赤手空拳，就呼出一陣無大不大的風來，又趕出一羣二三百隻的象來。那些象儘是懶懶，把我南陣上人馬，一鼻子捲一個，兩鼻子捲一雙，看我的捲了我人馬一大半。」元帥道：「你怎麼處？」王明道：「是小的沒奈何，拿起刀來砍他，却又砍他不透，又沒奈何，把他的牙齒來敲，纔敲了他許多牙齒。上風頭又是火礮，火銃，火箭之類，各樣的生法，却纔贏得他來。」元帥道：「可拾得有象牙來？」王明道：「即時獻上。」象牙侯公公走向前去，數了一數，說道：「虧了王明，打壞了八十多隻象哩。」元帥道：「怎麼就曉得是八十多隻？」侯公公道：「這象牙是一百六十根，一隻象兩根牙，却不打壞了八十多隻。」元帥道：「也有一象四根牙的，也有全然沒齒的。」侯公公道：「那沒齒的全不象了。」學生的數也，只是大略而已。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番總兵又來討戰。」原來番官大敗而歸，先說了兩話，不好去見番王，竟自歸到府院裏面，低頭不語，默默無言。番王又着人來相請番官，愈加不是個心事。夫人道：「相公，你做將官的人，何故這等吃惱？」番官道：「誰想南朝出下王明，

這一個賊就是我的冤家。前日的寶貝被他騙了，今日的象陣被他破了。你教我何計可施？夫人道：相公差矣。你胸中有的，是真材實料，何懼於他？你何不拿出那迷魂陣，定身法來怕他？甚麼王明拿他不住？這正是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這兩句話兒，不至緊把個帖木兒就提得醒的。滿心歡喜，頓起精神，即時點齊人馬，殺出鳳盤關來。高叫道：王明的賊，我今番不拿住了！你碎尸萬段，誓不回兵。王明聽知藍旗官報道，番官討戰，即時跪着稟元帥道：小的今番不用旗鼓，不用人馬，隻身獨自要去砍下番將的頭來，獻上中軍寶帳。元帥應聲道：好！此去立馬成功。王明起身去上馬。侯公公又把他肩背上拍一下，說道：好！你就是征西洋的第一功。這兩句話，就不知長了王明多少威風。兩列將官，你也說道：你有一條金帶在腰裏，到不如一個小軍。我也說道：我有一條金帶在腰裏，到不如一個小軍。王明跑出陣去，心生一計，說道：打人先下手，後下手遭殃。我與他比甚麼手，排甚麼陣，不如閃在他背後，取了他的首級，萬事皆休。一手拿着隱身草，一手提着一口刀，悄悄的跑到帖木兒的背後。帖木兒在那裏氣滿胸膛，高聲大叫：左也！王明的賊，右也！王明的賊，左也！若不拿住王

明，誓不回陣。右也！若不拿住王明，碎尸萬段，誓不為人。那曉得王明已自站在他背後，雙手提起刀來，儘着力氣，還他一刀。可憐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一刀就把個圓眼帖木兒立地時刻劈做了四架。把些番兵番卒，嚇得一個個的獐頭鹿目，鼠竄狼嘶，都說道：又不曾看見個人在那裏提刀來，又不曾看見個刀在那裏砍下來，怎麼就會劈做了四塊？道猶未了，只見你頭上一刀，我頭上一刀，一行走路，一行就砍了頭。一行說話，一行就削了嘴。可憐這一班番兵番卒，叫苦連天，都說是天殺我也，天殺我也。抱着頭的縮着頸的，各自逃生。也有奔到皇城裏去的，王明也跟進皇城裏去。也有奔到午門裏去的，王明也跟進午門裏去。王明進了午門之內，就提起那一片殺人心來，就要把個番王來啗。嗚呼！番王那裏曉得其中的，就裏只管問道：總兵官怎麼會做四塊？那些番兵番卒，又不曉得個下落。一個說道：自己殺的一個。說道：天殺的。番王道：都胡說。豈有個天就殺人的？豈有個人就肯自殺的？王明眼睜睜的要下手，只是不得一些空隙。只見殿東首閃出一個道士來。

龐眉皓髮鬢如絲，
遺興相忘一局棋。
松柏滿林春不老，
高風千載付君知。

那道士朝着金階五拜三叩頭揚塵舞蹈。番王道：階下見朝的是誰？道士道：小臣乃親王駕下護國軍師金毛道長的便是。番王道：道長有何事見朝？道長道：現今朝堂之上有一個南朝刺客在這裏要傷我王，故此冒死來奏。番王大笑三聲說道：先生差矣。既有刺客在我朝堂之上，我豈不看見我一個不看見罷？這等滿朝的文武豈可都不看見？道長道：此人只是貧道看見。番王道：先生須要着他出來與寡人看見纔好。道長道：要我王看見不難，這幾句話不至緊，把個王明嚇得毛骨悚然，心裏想道：怎麼這個道士認得我哩？敢是這個草今日不靈麼？我不如趁早些走了罷。又想一想，千難萬難來到這裏，且看他怎麼樣兒。又怕他是騙我也未可知。只見那道士站將起來，站着金階之上，懷裏取出一個紅羅袋兒來，袋裏取出一個小小的鏡兒來。番王道：先生那是個甚麼鏡兒？道長道：世上有三面鏡兒出名：第一面叫做軒轅鏡，第二面叫做鍊魔鏡，第三面叫做照妖鏡。番王道：要他用道長道：取他出來就照見南朝刺客是個甚麼樣子？是個甚麼人？番王道：好好，好！聲站階的力士在那裏兩個力士走近前來，答應一聲，有雙手接着個鏡兒放在丹墀裏面。文武百官仔細定

睛，果是南朝一個軍士頭戴的梳子盔，身披的黃罩甲，腰繫的皮挺帶，腳穿的綁腿鞵鞋，左手一根草，右手一張刀。王明終是個小軍，儘着地的一寵性兒，偏說是照妖鏡，他偏然不怕照，偏然不肯走。偏百官都認得他是個南人，他偏藏了隱身草，偏認做他自家是個南人。一聲梆響，一千番兵一齊湧上來，繩穿索綁，把個王明拏住了。來見番王，他直挺挺站着。番王道：你爲何不跪？王明道：砍頭就砍頭，割頸就割頸，甚麼人跪你？番王大怒罵說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賊，你累累的犯我邊疆，殺我軍卒，偷我寶貝，害我總兵官，今日焉敢又來攬入我朝堂上？我想着拿你就是攢冰零取水，押沙子要油一般。誰想你自己送其死，你這却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叫過刀斧手來，梟了他的首級。王明想一想，一個人的頭既割了，怎麼又會長出來，不免要做一個脫身之法。他那裏一邊拿出刀來，我這裏一邊慢慢地裏說道：殺便殺了我，還有許多殺不盡的。在那裏他明日一總兒和你算帳哩。番王聽見說道：還有許多殺不盡的，在那裏就連忙的叫他放轉來。說道：你一身做事，一身的當殺了，你就是甚麼？又還有殺不盡的，在那裏？王明又慢慢的說道：我爲人還有幾分忠厚，我船上還有一千沒眷

骨的還有好些的話來。和你講哩。番王道有些甚麼沒脊骨的。王明故意的道。我有一班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鄉同里同師同門同手段同術法同一樣會殺人同一樣捉不住。共是七、七、四、十九人。你今日只殺得我一個。我那四十八個肯與你干休。番王道。你這個人還是有幾分忠厚。你既是這等忠厚。你索性說穿了頭罷。王明又故意的道。我把那四十八個的真名真姓都說了與你。你今後好隄防他。番王道。我取紙筆來你寫着罷。王明分明是要騙他寫字。好解繩索。偏故意的說道。我只口說罷。番王道。你說的快。我這裏那裏記得這些。王明又騙他一騙。說道。狗奴沒有些見識。你叫四十八個人過來。一個人記一個名字。却就記得去了。番王只說是真情。說道。這個人果是有幾分忠厚。你還把個筆硯兒來寫着罷。即時間取過文房四寶來。放在丹墀裏。王明心裏想道。是瞎了。你想自古以來可有個綁着寫字的。連忙的放開了。王明手一個番官挨墨。一個番官拂紙。一個番官奉筆。王明伸出手來。又把個左手去接筆。番王道。原來你是個左撇子。王明道。我是左右手。一邊左手抹筆。一邊右手取出隱身草來。一下子取出隱身草來。只是一溜烟。再那裏去尋個王明。番王歎了

兩口氣。說道。南朝人說老實還不老實。番王道。喜得是老實。還會走。若是不老實。還會飛哩。金毛道長奏道。我王不必憂心。貧道看此等人如同蜻蜓螻蛄。草芥糞土。何足掛齒。貧道不才。願借番兵一枝出陣前去。若不生擒王明。副骨萬段。誓不爲人。番王道。先生此言只好說得中聽。權時解朕之憂。你不要小覷了王明。一行拿住他。一行就不見他。就是通天達地的游神出幽入冥的活鬼。也不過如此。他曾斬死了我五十名軍士。他曾陷害了我一員總兵官。這等一個人。豈是容易拿得的。道長道。且莫說這一個王明。就連他那些寶船上。一干的性命。都要提在我手裏。番王道。先生這句話。又講差了。總兵官會奏過寡人來。說他船上有一個道士。官封引化真人。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又有一個僧家。官封護國國師。能懷揣日月。袖藏乾坤。你看得他們忒容易了些。金毛道長道。我王好差。專一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貧道出馬。若不生擒道士。活捉和尚。貧道情願把自己的六陽首級。獻上我王面前。番王看見他威風凜凜。銳氣稜稜。心上到也有老大的懼怯。他連忙的陪他一個情。說道。全仗真人大展奇才。救寡人社稷。奏凱回來。奉辭鶴駕不錢。却又遞酒三杯。壯他行色。金毛道

長竟到教場裏面點齊了一枝番兵竟往鳳磐關來心裏想道：「纔纔我王說是南朝道士會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我也是個道士，我豈可不會騰雲？既要如此，似這等一班頭踏怎麼騰雲？似這等一個脚力怎麼騰雲？想了一會，就有個道理，即時拿起個斬妖劍來，照着正東上攪了幾攪口裏念了幾聲，喝聲：『照！』只見正東之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的神道，光頭光腦，藍面藍嘴，朝着道長行個禮，說道：「法師呼喚小神，有些甚麼事故？」道長道：「你是何神？」其神道小神按甲乙寅卯木是個青龍神，道長道：「你既是青龍神，你據着東方青陵九炁旗，與我打着頭踏應了一聲。」又拿起個斬妖劍來，照着正南上攪了幾攪口裏念了幾聲，喝聲：『照！』只見正南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長的神道，紅頭紅腦，尖面尖嘴，朝着道長行個禮，說道：「法師呼喚小神，有何使令？」道長道：「你是何神？」其神道小神按丙丁己午火是個朱雀神，道長道：「你既是朱雀神，你據着南方丹陵三炁旗，與我打着頭踏應了一聲。」又拿起個斬妖劍來，照着正西上攪了幾攪口裏念了幾聲，喝聲：『照！』只見正西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長的神道，毛頭毛腦，白面白嘴，朝着道長行個禮，說道：「法師呼喚小神，有何使令？」道長道：「你是何神？」其

神道小神按庚辛申酉金是個白虎神，道長道：「你既是白虎神，你據着西方皎陵五炁旗，與我打着頭踏應了一聲。」又拿起個斬妖劍來，照着正北上攪了幾攪口裏念了幾聲，喝聲：『照！』只見正北上走出一個三丈四尺長的神道，長頭長腦，皂面皂嘴，朝着道長行個禮，說道：「法師呼喚小神，有何使令？」道長道：「你是何神？」其神道小神按壬癸亥子水是個玄武神，道長說道：「你既是個玄武神，你據着北方玄陵七炁旗，與我打着頭踏應了一聲。」又拿起個斬妖劍，照着山上攪了幾攪口裏念了幾聲，只見山上跑出三個三丈八尺長的狐狸精來，毛手毛脚，凹嘴凹鼻，見了法師，跪着，道長道：「孽畜，過來一個，擋着一面豹尾旗，孽畜，你知道麼？」兵法曰：「無天於上，無地於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只此旗之謂，你可知道麼？」兩個狐狸精磕個頭，應聲，又把個斬妖劍望海裏攪了幾攪口裏念了幾聲，只見水底下走出一個三丈八尺長的碧水魚來，紅鱗紅甲，大頭大尾，見了法師，雙膝跪着，道長道：「魚兒，你過來我騎你出陣，你可曉得麼？」上天下地，駕霧騰雲，都在你的身上，碧水魚磕個頭，應聲。是個金毛道長，就領了一枝人馬，前面有許多凶神惡煞，擺了頭踏坐一個碧水神魚，做了脚力。

這個道士也是少有一路裏擺出鳳磐關，却說王明得了總兵官的首級，獻上中軍。元帥大喜，重賞王明。元帥問道：你殺了總兵官，怎麼又跟進城去？王明道：是我閃進番王的殿上，要唵哆番王的首級。元帥道：可會取得他的首級？王明道：一樁事兒做得好好的，就吃虧了一個甚麼金毛道長，看破了，若不是小人本領多端，險些兒就矮了一尺。元帥道：怎麼就矮了一尺？王明道：連盔帶頭，只有一尺。砍了頭，却不矮了一尺。元帥道：既如此，叫軍政司取過一瓶酒來，與王明壓驚。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道：番王又差下一個道士，領了一枝人馬，前面盡是些兇神惡鬼，打頭踏坐下，又有一個長長大大的神魚，做脚力，自稱金毛道長，坐名要戰天師國師。王明道：小人還願出馬擒此妖道。元帥道：驕兵者敗，欺敵者亡。你還不可去。他既坐名要戰天師國師，且待他兩個出一陣，看是何如。王公道：來的是個道士，天師是個真人，兩個道士出馬，豈不爲美？不如去請天師。請到天師，無不奉命。即時三通鼓響，吶喊三聲，湧出一枝人馬去。金毛道長起眼一瞧，原來南陣上兩邊列着，都是些道士道童，中間一桿皂纛，皂纛之上，寫着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十二個大字。皂纛之下，坐

着一個清清秀秀的將官，九梁巾，雲鶴氅，七星劍，青鬃馬，心裏想道：來者就是我國王說的騰雲駕霧，役鬼驅神的主兒。且待我叫他一聲，看他怎麼答應。高叫道：來者莫非南朝天師乎？天師道：吾乃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的便是。你是何人？金毛道長笑了，笑道：天師，你不要小覷於我，我乃撒髮國國王御前官封護國真人金毛道長的便是。天師道：天下的真人，惟有我，家是自漢以來，祖代傳流的麒麟殿上無雙士，龍虎山中第一家。你這金毛道長，却不聞名。金毛道長大怒，罵說道：我把你這個生事擾民的賊，焉敢無故侵犯我的國土，縱容無名的末將，陷害我的總兵官。今番叫你吃我苦也。照頭就是一劍。來！天師看一看，想一想，說道：道論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此人就是正一玄門。若論他那兩個狐狸精，一個碧水魚，此人是個妖道，拆拽來的，怎敢這等無禮。我祖代天師的人，肯放鬆了他，起手就還他一劍。你一劍我一劍，你一來我一往，你一上我一下，殺做一堆，砍做一處。天師想說道：我們出家人，怎麼在刀頭上討勝，何不坐地成功。連忙的收過劍來，照着日光擺了三擺，劍頭上呼一聲響，爆出一塊火來，燒了一道飛符。金毛道長還不曉得天師的

妙用說道：天師你劍頭上出火，不知你心下怎麼樣兒火燒哩。天師道：你可曉得，除却心頭火，點起佛前燈，道猶未了，只見劍頭上跳出一個青臉獠牙的鬼來，畢竟不知這一個鬼是甚麼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峯勸化道長 金碧峯遍查天宮

詩曰：將軍關轅門，耿介當風立。請將欲言事，

逡巡不敢入。劍氣射雲天，鼓聲振原隰。

黃塵塞路起，走馬追兵急。彎弓從此去，

飛箭如雨集。截圍一百種，斬首五千級。

番馬流血死，番人抱鞍泣。古來養甲兵，

萬里當時襲。乘此廟堂算，坐使干戈戢。

佇看獻凱歸，天師何翁習。

却說天師劍頭上跳出一個青素素的毛頭鬼來，天師起手一指，那毛頭鬼颯地裏一聲響，把個青龍神一扯兩半邊。一會兒一道飛符一會兒一個紅通通的毛頭鬼把個朱雀神一扯兩半邊。一會兒一道飛符一會兒一個白漫漫的毛頭鬼把個白虎神一扯兩半邊。一會兒一道飛符一會兒一個黑刺刺的毛頭鬼把個玄武神一扯兩半邊。金毛道長慌了，左一劍右一劍，左一劍也殺鬼不退，右一

劍也不奈鬼，一會兒去了四個打頭踏的正神。天師心裏道：只剩得個狐狸精，却就好處。颯地裏一聲響，就飛過一張七星劍去，把兩個狐狸精就砍做了四個。怎麼就砍做了四個，一個兩段，却不是四個。金毛道長愈加慌了，取出一個寶貝來，望空一撇，撇將起去，復身下來。照天師頭上一下，天師看見他來的不善，閃在一邊，劈頭就還他一個掌心雷，也照着他的頭上一下。兩家子同時鑼響，同時收兵到了明日。金毛道長又來，天師道：棋差一着，便爲輸。今番再不可與他衍文。望見金毛道長來，就是一個雷。金毛道長措手不及，只得轉身而去。一連三日，一連三個雷。天師又想此人儘有些本領哩，這等的雷公再打他不着，只是虛延歲月，却不是個結果。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叫金毛道長又來，天師早早的燒下了四道飛符，遣下了四位天將。金毛道長睜開眼來，看見四面八方都是些天神。天將他不曉得是天師的道，令說道：這些神將敢是看見我來，遞個甚麼腳色，手本麼待我，叫他一聲，看是何如。叫聲道：四聖莫非是馬趙溫關麼？四位天神大怒說道：我這馬趙溫關四個字，有好些難稱哩，除非是玉皇大帝纔敢這等稱呼。這廝是那個也，敢叫我馬趙溫關四個字。馬

元帥就一磚。趙元帥就一鞭。溫元帥就一棒。關元帥就一刀。把個金毛道長嚇了一跳。說道：「怎麼今日天神天將都變個臉來連忙的取出寶貝來望空一撒。撒在半空裏面。一個天將照頭一下子恰好四大元帥張開眼仔細一瞧。都說道：「原來是那話兒馬元帥收了磚。趙元帥收了鞭。溫元帥收了棒。關元帥收了刀。叫一聲：「天師小神們顧不得你了。」一駕祥雲而去。張天師看見四位天神不奈他何。心裏着實吃力。眼瞪瞪的不得個好妙計。正在躊躇之間。那曉得金毛道長一下寶貝打將來。張天師也措手不及。只得撒了青鬃馬。跨上草龍而歸。元帥道：「連日多勞天師。天師道：「勞而無功。不勝汗顏之至。」元帥道：「西洋地面原來如此難征難服。天師道：「多了他都是甚麼妖魔鬼怪。沒名沒姓。手裏都拿着甚麼寶貝。沒頭沒緒。急忙的不好下手。他侯公公道：「此後怎麼處治他。」天師道：「且去請教國師看他怎處。」一位元帥去請國師。告訴他。自到撒髮國以來。就吃苦了他甚麼總兵官。幸而王明一刀劈了他做四塊。不期今日又出個甚麼道士。自稱金毛道長。又拿了一個甚麼寶貝。一撒撒在半天。哩一會兒吊將下來。就會打人。這都是個沒頭緒的事。教人怎麼好處。他國師道：「西洋夷虜之

地不比我們中國。是這等一個樣兒。元帥道：「天師尊意。要請國師出馬。不知國師意下何如。」國師道：「善哉善哉。貧僧是個出家人。佛門中弟子。怎麼說得個出馬殺人的話。」元帥道：「國師不肯見愛。這樁事兒就有些毛巴子樣哩。」國師道：「且待貧僧去勸一番。看是如何。」元帥道：「但憑國師尊意。勸解得一個和也是好的。你看國師把圓帽旋一旋。把染衣抖一抖。把僧鞋撥一撥。把鬚鬚抹一抹。一手鉢盂。一手禪杖。大搖大擺而去。金毛道長看見說道：「我西洋地面沒有和尚來者。莫非就是南朝金碧峯待我。叫他一聲。看他怎麼大叫一聲。道來者莫非就是南朝金碧峯長老麼。」道長這一聲。就如轟雷灌耳。國師却低低的答應一聲。說道：「貧僧便是。」金毛道長又高叫道：「金碧峯。我只說你是個活天神。生地鬼。橫堆八馬。倒拽九牛。原來你也只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你怎麼敢領兵來下西洋。侵我的疆界。你今番認得我麼。你不要走。教你好好的吃我一刀。照頭就是一刀。國師道：「善哉善哉。貧僧一個光葫蘆頭。怎禁得這一刀。却不分做了兩個。瓢哩口便是這等說。心裏又想。把個禪杖去招駕他的。又恐怕犯了殺戒。又恐怕動了瞋心。不把禪杖去招駕他的。又禁不得這一刀。只得把個禪

杖望草地下一划。這一划不至緊就嚇得那個碧水神魚倒退了三十步。那一刀却不失了一個空。金毛道長道：「我這腳力怎麼看見他來，反倒走了幾步？我曉得了，敢是他的禪杖上有個甚麼響聲，嚇了他，却又把個碧水魚來夾雨夾，又是一劍來。」國師又把個禪杖一划，那個魚又倒退了三十步。金毛道長大怒，說道：「好和尚，你敢虎嚇我的腳力，麼連忙的念動真言，宣動呪語，喝聲未絕，只見正北上狂風大作，走石飛沙，那石子兒雨點相似。初然間，還是個麻鵝兒卵，住會子就是雞卵，就是鴨卵，就是鵝卵，就是天鵝卵，雨點的打到國師身上來。」國師看見笑了一笑，說道：「這個石頭兒好來，得利害，若是個凡夫俗子，却不打做了一塊肉泥，不慌不忙，除了圓帽，露出個光頭來，過了一時三刻，四面八方堆了無數的亂石頭兒。那道長只說是打死了金碧峯，看了一會，恰好老爺的頭皮兒，也不會紅一紅。金毛道長吃了大驚，說道：「這個和尚果真有些本事，比那道士老大的不同，連忙的手裏燒了一道符口裏念了一會呪，喝聲未絕，只見正西上閃出無萬的天神地鬼，土庶星宗，石魍山魃，花神木魅，一千的魍魎，又騎着的無萬的龍蛇虎豹犀象獅彪，一千的孽畜一齊的攢着

國師身上來。國師看見笑了一笑，說道：「只誇口所說，自認仙家原來盡是一干邪術，這成個甚麼勾當，不慌不忙，取出一粒黃芽來，放在口裏，咬做個黃芽兒，望正南上一噴。南方火德星君看見佛爺號令，不敢怠慢，即時發下火鴉火馬火龍火蛇火鎗火箭，一湧而來，把那一千魍魎一千孽畜一個個燒得披衣落角，露出本相來，是個甚麼本相。原來魍魎都是些紙的孽畜，都是些草的。金毛道長看見破了他的術法，心中大怒，說道：「好和尚，你破了我的法，我就饒你罷。」連忙的念念有詞，一口法水，望正東上一噴，傾刻間，烏雲四塞，黑霧漫天，伸手不見掌，起眼不見人。老爺看見又笑了一笑，說道：「你這個掩日法，只好去降外夷兒，怎麼來嚇我當家的。」不慌不忙，袖兒裏面取出銅錢大的一塊紅紙來，望西邊一吹，用手一指，喝聲道：「浮雲不散，等待何時，即時間浮雲盡掃。」一輪紅日斜西。金毛道長看見自家術法，節節不通，大驚失色，將欲收兵回陣，又在番王面前說大了話，將欲不收兵回陣，急忙裏又沒個甚麼大贏手，心裏正在尋思，老爺早知其意，說道：「午後不交兵，你且回去，明日再來罷。」金毛道長趁着這個空兒，說道：「今日饒你，明日再來，叫你認得我哩。」明日又來，只望見國師更

不打話連忙的念動真言宣動密呪把個寶劍望海裏頭一擲即時間海水上流平白地就有幾百丈水一浪掀一浪一潮趕一潮老爺看着又笑了一笑說道偏你會倒海偏我就不會移山不慌不忙一道信香竟到靈山會上掌教釋伽牟尼佛處借過阿難山一座來鎮在海邊上自古道主尅水水來土掩何況又是佛門中一座名山愁個甚麼水再會上流哩國師心裏想道這個道士鋪設了他許多的手段賣弄了他許大的神通貧僧豈可只是這等袖手旁觀怎麼得這一國過去又想一想說道我出家人第一難做狠起心來算他就動了嗔嫌伸起手去拿他就犯了五戒沒奈何叫一聲韋馱何在韋馱應聲有老爺道這一個金毛道長不知他真假何如你可因在半天之上把個降魔杵落將下來他若果是一個甚麼祖師真人他自有神通自然招駕得你的杵住他若是一個甚麼妖邪鬼怪見了你這個降魔杵打下來不怕他不現出本相不怕他不遠走高飛韋馱道若是個凡夫肉體却不打做了一堆肉泥又傷了佛爺爺殺戒之心老爺道此人有老大的神通決不是個凡夫肉體你放心去了來韋馱尊天得了佛旨一駕祥雲而起撥開雲頭往下一看只見那個道士頂

陽骨上一道金光直冲着北天門韋馱想道這個真人不是凡夫肉體也還不是鬼怪妖精却一件來佛爺有令不敢有違即時提起那十萬八千斤的降魔杵來照着金毛道長頂陽骨上狠着實一遞打將下來金毛道長的眼有神早已就看見了心裏說道韋馱尊天今日也變了臉哩連忙的懷裏取出一件寶貝來一撇上半天裏去韋馱的降魔杵望下來金毛道長的寶貝望上去一上一下狹路上相逢只聽得撞得轟天割地一聲響這一響不至緊金光萬道紫霧千條連韋馱尊天站在雲裏也幌了七八十幌還幌不住哩韋馱回了佛爺爺的話那根杵還像老君爐裏旋燒出來的挨也挨不得老爺心上也吃了一驚此時天色已晚明日又來老爺心裏想道這個道士除非是借下天兵纔擒得他任不慌不忙除了個帽頂陽骨上露出一道金天直透南天門裏玉皇大帝接了信香即時聚神鼓響會集大小天神左輔右弼左天蓬右黑煞左班三十六天罡右班七十二地煞還有二十八宿九曜星君還有馬趙溫關鄧辛張陶龐劉苟畢還有風雷電雨森羅萬象還有諸天諸聖清淨彌摩一齊都到玉帝吩咐道今有燃燈佛爺領了大明國寶船人馬征取西洋現今阻住撒

變國纔有一道信香來。借天兵一枝要擒住甚麼金毛道長。你們那一個敢掛領兵元帥印。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天神。身長三丈四尺。一手黃金塔。一手火尖鎗。躬身俯伏。奏道。小神不才願掛領兵元帥的印。玉帝看見是個托塔李天王。吩咐交印與他。又問道。那一個敢掛先鋒印。應道。猶未了。班部中閃出一位天神來。身高三丈六尺。三個頭。六個臂。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一隻手裏一般兵器。躬身伏奏道。小神不才願掛先鋒印。玉帝看見是個哪吒三太子。心中大喜。說道。上陣無如父子兵。今日必然拿住了。妖道快交印與他。一個正印。一個先鋒。一枝天兵。出南天門。金光閃閃。紫霧騰騰。到了半空中。神風大作。攪海翻江。金毛道長看見四面八方都是天神。天將。天兵。天卒。密密層層的。老大的慌張。心裏想道。這個和尚儘認得我天上好兩個。人哩。又想道。若不是這一行寶貝。今番却就糊了。村連忙取出寶貝來。望空一撇。那個寶貝。金光萬道。紫霧千條。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轟天劃地的打將來。打得個李天王也願不得塔。哪吒三太子也不見了。三個頭。一千天兵。天卒。走得無影無蹤。枉費了這一日的功勞。全然不曾得用。各自散了。到了晚上。老爺說道。只一個道

士。怎麼這等利害。不如我自家出去看他看來。怎麼要自家去看。原來人有三等好看。若是仙家。頂陽骨上有一道白氣。升空。若是妖怪。頂陽骨上有一道黑氣。升空。若只是凡夫身體。頂陽骨上只有三尺火光。故此老爺要自家去看。一看。老爺撇了色身。現了真體。一道金光。聳在半天之上。高張慧眼。只見這個金毛道長。頂陽骨上有一道白氣。正冲着北天門。那白氣之內。却又照出一道金光。那金光之內。却又現出一個真體。怎麼樣的真體。原來有三丈四尺多高。圓眼紫髯。身穿皂袍。腰繫玉帶。髮似廣膠。一般黏住在一處。戴一頂小小的束髮金冠。老爺道。此人不是凡夫。不消說了。却又不是妖魔。却又不是甚麼仙家。却又不。是甚麼祖師。仔細看着。還是那一位護法的天神。這等一個天神。怎麼千難萬難。拿他不住。我想當年間。大鵬金翅鳥。發下了一個狠誓。說道。要吃盡了中生的腦蓋骨。這等凶神。也不會出得我的扣子。怎麼今日反不奈一個小神。何。到了明日。金毛道長又來。國師老爺又去。金毛道長也。不管甚麼三七廿一。就把寶貝。掀在半空中。照着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老爺看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只念得一聲佛。頭頂上就現出一朵千葉蓮花來。那千葉蓮

花筆聿的直上照着寶貝就托在半天雲裏。那蓮花瓣兒看看的要收拾起來。金毛道長恐怕收了他的寶貝。劃刺一聲響收回去了。金毛道長說道：這和尚是有些來歷。怎麼一個光頭就長出一朶千葉蓮花來。不如再奉承他一下。那寶貝一聲響。又望着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老爺又看見。又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又只念得一聲佛。袖兒裏就跑出一個白盈盈的象來。那象一長。就長在半雲裏。便撐着個寶貝。撐了一會。象鼻兒漸漸的捲起寶貝來。金毛道長生怕收了他的寶貝。劃刺一聲響。却又收回去了。金毛道長說道：這個和尚越發古怪。怎麼袖兒裏就走出一隻象來。不如再奉承他一下。看是何如。那寶貝一聲響。又望着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老爺又看見。又說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又只念得這一聲佛。腳底下就走出一個青萎萎的獅子來。那獅子一長。也長在半天雲裏。便撐着個寶貝。撐了一會。獅子又漸漸的長將起來。金毛道長怕帶了他的寶貝去。劃刺一聲響。却又收回去了。老爺道：只是這等搬門。却不是個長法。况兼此人不知止足。不如也是閃他一個空。閃他家去坐兩日。待我自由自在。細細的查他一番。怎麼閃他一個空。原來把個色

身以生作死。閃他一個空快活。果然的金毛道長不知足。那寶貝一聲響。又望着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老爺照水一指。水面上。金毛道長只說道：打壞了老爺。不勝之喜。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聲。回見番王。鋪展他這一段大功。番王安排素宴。款待道長。一連兩三日。還不出門。那曉得國師水圍而歸。見了元帥。把前項的寶貝。細說了一遍。元帥道：多勞國師。怎麼得他停帖。國師道：元帥可標下幾條封條。把貧僧的佛堂封起來。許明日辰時三刻開封。貧僧還有個處治。元帥一面奉承老爺。走進佛堂裏面。入定坐下。外面貼了封皮。一道金光。竟到靈山會上。見了釋伽牟尼佛。說道：撒髮國出下一個真人。自稱金毛道長。約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身穿皂羅袍。腰橫玉帶。頭戴束髮小金冠。不知佛門中走了那一位護法天神。牟尼佛唯唯諾諾。細查了一番。玄門中並不會走了一個甚麼護法天神。一道金光。竟到東天門。火雲宮裏。見三清老祖。說道：撒髮國出下一個真人。自稱金毛道長。約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身穿皂羅袍。腰橫玉帶。頭戴束髮小金冠。不知玄門中走了那一位護法天神。三清老祖唯唯諾諾。細查了一番。玄門中並不會走了一個甚麼護法天神。一道金光。

竟到南天門靈霄殿上見了玉皇大天尊。說道：撒髮國出下一個真人，自稱金毛道長，約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身穿皂羅袍，腰橫玉帶，頭戴束髮金冠。不知天門中走了那位護法天神，玉皇大帝唯唯諾諾，細查了一番。天門中並不會走了一個甚麼護法天神。這三處中間，怎見得就都沒有走了一個原來佛爺認定了身材面貌，服飾彼此身材相同的，面貌不相同，面貌相同的身材不相同，身材面貌不同的，却又有服飾不相同，服飾相同的，却又有身材面貌不同的。故此三處中間，都曉得沒有走了一個佛爺想道：敢是一個甚麼惡鬼麼？一道金光竟到幽府冥地，森羅殿上見了十帝閻君，說道：撒髮國出下一個真人，自稱金毛道長，約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身穿皂羅袍，腰橫玉帶，頭戴束髮小金冠。不知是你地府中走了一個甚麼惡鬼？十帝閻君唯唯諾諾，細查了一番。地府中並不會有個甚麼惡鬼。臨凡佛爺道：敢是甚麼水神麼？一道金光竟到四海龍宮海藏裏面，見了四海龍王敖家一干兄弟，說道：撒髮國出下一個真人，自稱金毛道長，約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身穿皂羅袍，腰橫玉帶，頭戴束髮小金冠。不知是你海藏中走了一個甚麼水神？四海龍王唯唯諾諾，細查了一

番海藏中，並不會有個甚麼水神。思凡龍王道：依了佛爺的話語，還像個天神，不是我們地下裏的佛爺道：還是一個甚麼天神？想了一想，一道金光竟到大羅天上，八景宮中見了三官大帝，說道：撒髮國出下一個真人，自稱金毛道長，約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身穿皂羅袍，腰橫玉帶，頭戴束髮小金冠。不知是你大羅天上走了一個甚麼天神？三官大帝唯唯諾諾，細查了一番。大羅天上並沒有個甚麼天神。思凡佛爺道：豈可一個天神就沒處查他？只見三官老爺供桌下面一個小小神祇，說道：既是天神，愁尋他不着。佛爺道：那供桌之下說話的是個甚麼神祇？三官大帝說道：是小神護法的神奶兒。佛爺道：叫他出來，我看着神奶兒聽見叫他，不敢怠慢，扒將出來。遠佛三匝，禮佛八拜。佛爺看見神奶兒，初然問：只是核桃兒，大次二就長得有桃子，大次三就長得有癩葡萄，大再長一長，就有黃瓜，大再長一長，就有菜瓜，大再長一長，就只有菜瓜，大不滿一尺之長。佛爺道：你這些小神祇，怎麼也來饒舌？神奶兒道：佛爺在上，不是小神誇口，所說小神終不然生地下地來，就是這等矮小。只因水府老爺收捨得這等矮小，若論當原先的時節，夜來不敢長伸脚，恐怕蹬翻忉利天。佛爺道：原

來你也有幾分利害哩。神奶兒道：小神出身還有許多的話。佛爺道：是個甚麼話？神奶兒道：小神的父是天上的一條龍，小神的母是山下一隻虎。那一日龍虎相交，却生下小神來。故此小神這如今還是龍的頭，虎的身子。龍的鬚虎的爪，三分像龍，其實又不像龍；七分像虎，其實又不像虎。父親看見小神有三分像他，和小神取個名字，叫做混江郎。母親看見小神有七分像他，和小神取個名字，叫做下山子。父母兩下裏相爭起來，把小神丟在一條無深不深的溝澗裏面。一個歸天去了，一個歸山去了。小神坐在深澗裏，身上又寒，肚裏又飢，自小兒就不學好，專一的攔住路上要人，把個來往經商老少客旅，就吃得他一二不休。漸漸的路絕人稀，骷髏骨堆得有山般大。又有一個甚麼人敢來麼？沒得吃，把地下的走獸也吃個乾淨。又把天上的飛禽也吃將起來。過一個吃一個，過兩個吃一雙，連天上飛的老鷹，身上沒有肉，也要拔他幾根毛。故此這個澗就叫做鷹愁澗，又叫做骷髏澗。這叫做是個老虎不吃人，壞了名色。在那裏有些甚麼咬嚼罷？一日有一個老者來，此經過鬚鬢雪白，皓齒童顏，分明是個好老者。小神餓得狠，那裏管他甚麼好，扯着他就要吃他。原來那

老者有個五圓三出之法，一下子土圓去了，畢竟不知這
個老者是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十二

第五十六回

詩曰

護法神奶兒揚威
濯纓歌詠絕纖塵

和合二仙童發聖
渭水泱泱認未真

萬古乾坤盈尺地

一竿風月滿懷春

寒波不動魚綸舊

秋雪寧添鶴髮新

自是飛熊驚夢底

磐彝奠鼎識周臣

却說那老者上圖而去到了明日老者又來小神還不認得他還要吃他那老者就一聲喝早已喝下一位馬元帥來把塊金磚丟在鷹愁澗裏你說這老者是那個原來渭河裏釣魚八十歲遇文王開周家八百年天下萬神之祖姜子牙是也那塊金磚即時間煎乾了澗水小神沒處安身只得隨著姜子牙走上天去去了一向他又

經看見他的白氣逕冲北天門上可的神奶兒又說北天門上去查佛爺心裏有了主意一道金光逕轉北天門上只見北天門上主將離了天門其餘的副將都是懶懶散散的佛爺就不會開口佛爺心裏想道挖樹尋根一道金光又轉到南天門上靈霄寶殿相見玉皇大天尊說道貧僧查遍了天宮地府並不會查著毛金道長都說道還是天神以此貧僧又來相煩取煩天尊把東西南北四門上把門的天將查點一番玉皇大天尊不敢怠慢即時查點四門天將獨是北門上的四個天將來得遲佛爺仔細一看只見著底下跪著一個恰是身長三丈四尺圓眼紫髯恰是身穿皂袍腰橫玉帶頭戴金冠佛爺看得真說道那班後面跪著的却不是下界的金毛道長麼這正叫是做賊的膽下虛他只聽見佛爺叫聲金毛道長他就一朵祥雲一齊兒竟轉北天門上去了佛爺竟趕到北天門上問說道走回來是甚麼天神當有值年值月值日值時四位功曹回奏道走回來的是玄帝位下守把北天門的水火四神佛爺道那穿皂袍的是那個功曹奏道是玄帝位下捧劍的治世無當大元帥佛爺道擒此小神何足為慮一道金光逕射進北天門裏無當大元帥到有些慌張衆

人都說道：我和你如今騎在老虎背上，怎麼騎在老虎背上不順佛門？本然有罪，就是順了佛門，也是有罪。不如興起玄門，滅了佛教，也得聞名天上。計議已定，各顯神通，只一聲響，把個北天門就撞倒了大半。佛爺道：阿彌善哉！好四聖，却就動了殺戒之心。只有一件，我在這裏拿他，覺得是個上門欺負人。明日玄帝回來，不好借問，不如還到撒髮國去拿他。收轉金光，早已到了寶船之上。去時節，已自黃昏，戌時回來，時纔交子時一刻。天堂地府都走了一週。這正叫做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這都是佛爺爺的妙用。到了辰時三刻，金毛道長又來。佛爺爺想一想，說道：我是個佛，他是個神。若是威逼住他，却損了我佛門中德行。也罷，不如把我丈六紫金身現將出來，看他歸順何如。若不歸順，又作道理。正往前行，金毛道長就高聲叫道：和尚，你不會死麼？你雖不會死，却也爛了一身皮。你可曉得我利害麼？何不早早的退了寶船，萬事皆休。若說半個不字，我教你只在眼目下，就是喪了殘生。國師老爺慢慢的說道：阿彌善哉！仙家，我豈不知你的根脚？你也須趁早些返本還原，求歸正果。若只是這等迷了真心，只怕你墮落塵凡，空到玄門中走這一次。金毛道長大怒罵說道：賊禿奴焉

敢在我面前，詩云：子曰：連忙的取出寶貝來，照國師頂陽骨上，就是一下。這一下就打得佛爺爺金光萬丈，現出丈六紫金身。左有阿難，右有釋伽，前有揭諦，後有韋馱。金毛道長看見是個古佛，現身上心，慌了。即時傳一道信香，上冲北闕。只見半空中雷聲霹靂，紫電輝煌。一時間，吊一位神祇，身長三十六丈，渾身上鱗甲峻嶒。高叫道：佛菩薩不得無禮！你豈不認得我丹陵聖火大元帥麼？道猶未了一時間，又吊下一位神祇，身長一十二丈，渾身上九宮八卦高叫道：佛爺爺不得欺人！你豈不認得我皎凌聖水大元帥麼？三個天神各顯神通，把個佛爺爺圍在中央，圍得定定的。佛爺爺看見他們動了殺戒之心，只得收轉金光。只見後面又吊下一位天神，身長三十四丈，面如黑漆，眼似明星，怒髮冲冠，咬牙嚼齒，高叫道：佛爺，你不認得我黑臉兜鬚大元帥！你莫走，且待我換了世界罷。怎麼一個世界會換得原來？玄天上帝的七星旗，有好些利害。一魔神將落馬，一魔神佛爺爺也要墜雲。一魔神連乾坤日月都要化成黃水。國師老爺是個慈悲方寸，聽見說道：要換世界，他就生怕坑陷了四大部洲的衆生。一道金光方起，金毛道長又是一寶貝，打將來。國師就落下金光來，主意落

到寶船上不知不覺就落在西洋大海中去了。雷火大元帥一直趕到海裏來，口口聲聲說道：煎乾了海罷。海裏面大小水神都吃他一嚇，鬧吵了一場，早已驚動了水官老爺供桌底下的護法神奶兒。只見水裏割喇一聲響，就如天崩地塌一般。佛爺道：莫不是那裏倒了半邊天麼？不然怎麼這等響哩？起眼一瞧，原來是個神奶兒在那西洋大海現出原身來，現出渾身來，就把個西洋海塞一個滿現出脊梁骨來，就比個鳳凰山差不多高。佛爺看見心上也吃了一驚，說道：怪得他開口講大話，原來有這等大哩！自古道：雲從龍，風從虎。他原是龍虎所住，只見他現了本身，立地時刻海裏面狂風大作，白浪翻天，好一陣大風也。

無形無影亦無面，冷冷颼颼天地變。鑽窗透戶損雕梁，揭瓦掀磚拋格扇。捲簾放出燕飛鷗，入樹吹殘花落片。沙迷彭澤柳當門，浪滾河陽紅滿縣。大樹倒栽葱，小樹針穿綫。九江八河徹底渾，五湖四海瓊珠濺。南山鳥斷北山飛，東湖水向西湖流。稍子柏手叫皇天，商人許下猪羊獻。漁翁不敢開船頭，活魚煮酒生難噉。

下方刮倒水晶宮，上方刮倒靈霄殿。二郎不見灌州城，王母難赴蟠桃宴。鎮天真武不見了龜和蛇，龍虎天師不見了雷刮電。老君推倒了煉丹爐，梓童失却了文昌院。一刮刮倒了普陀巖，直見觀音菩薩在磨麵。鸚哥兒哭著紫竹林，龍女兒愁著黃金釧。一刮刮倒了地獄門，直看見閻王菩薩在勸善。宿娼飲酒的打陰山，吃齋把素的一疋絹。一刮刮倒了南天門，直看見玉皇大帝在進膳。三十六天罡永無蹤，七十二地煞尋不見。正是漢將曾分銅柱標，唐臣早定天山箭。從來日月也藏神，大抵乾坤都是顛。風過處神奶兒張牙露爪，弄火撮煙，手裏提著一件兵器。是一個杓的流星鎚，原來是銀錠筭做成的。上秤稱不起，曾經找起鷹架來。稱上天車，約有八萬四千二百六十五斤四兩三錢重。他喊一聲，就像雷公菩薩一叫，那流星鎚雨點一般，打將去。那捧劍的無當大元帥高叫道：你是何神，敢來撩陣神奶兒道：吾乃水官大帝位下護法神奶兒是也。奉佛爺牒文，特來擒汝。原來這水火四聖都曉得水官大帝的神奶兒，有些利害，未敢擅便，急忙裏背上閃出

一位聖火大元帥來，原是眞武老爺面前的赤煉花蛇，後來受封爲將，長有三十六丈，渾身上鱗甲峻嶒，高叫道：哥，怕甚麼神奶兒？吾神在此，道猶未了，背後又閃出一位聖水大元帥來，原來是眞武老爺的面前的花腳烏龜，後來受封爲將，長有一十二丈，渾身上九宮八卦，高叫道：哥，怕甚麼神奶兒？吾神在此。一邊是一個鬪三個，一邊是三個鬪一個，直殺得天昏地慘，日色無光，鬼哭神號，水族都嚇得抖抖的，戰一個的越殺越精神，三個的到差不多兒，要敗下去，只見斜曳裏又閃出一位黑臉兇鬚大元帥來，身長三十四丈，面如黑漆，眼似流星，抗著一面七星旗，高叫道：你們殺得好哩，我也不管你三七廿一，我只是魔旗換了世界就罷，道猶未了，拿起個七星旂就要壓著佛爺道：我做了一世的佛，到今日反把個德行來壞，微開善口說道：阿彌陀佛，神奶兒你回去罷，神奶兒領了佛旨，不敢怠慢，只得收拾回來，回便回來，心上有老大的不服，扭轉頭去，大喝聲道：你們一夥烏龜，不是我怕你，只因佛爺爺有旨，不敢有違，你今番再來，也佛爺道：這樁事不好處得，不如再去央挽玉皇大天尊，一道金光，直到靈霄寶殿，天尊道：佛爺爺一連下顧了三次，遭番不得久，談佛爺道：因爲

撒髮國那個金毛道長，原來是玄天上帝的捧劍天神，這如今水火四聖，結成一幫，適纔神奶兒也擒他不住，相煩天尊和貧僧做個處置罷，天尊道：是我適來查究他們來，原來偷了玄天上帝三件寶貝，一時擒他不住，佛爺爺卽時起身，只見玉塔底下有兩個小小的仙童，一般樣兒，長一般樣兒，大一般樣兒，頭髮披肩，一般樣兒，嘻嘻的笑，佛爺道：這兩個仙童，叫做甚麼名字？天尊道：一個姓千名和，一個姓萬名合，佛爺道：他兩人怎麼這等笑得好？天尊道：他兩人是這等笑慣了的，佛爺道：言笑各有其時，怎麼笑得慣哩？天尊道：你兩個過來參見佛爺爺，兩位仙童看見是個佛爺爺，不敢怠慢，雙雙的走近前來，遞佛三匝，禮佛八拜，一邊拜一邊還抵著個嘴兒笑，不住哩，佛爺道：你兩人這等好笑，你告訴我一個緣故，兩個仙童雙雙的跪著，說道：小童兄弟二人，自少兒走江湖上，做些賣買，一本十利，別人拆本，我兄弟二人轉錢，一轉十轉，百轉千千，轉萬，但憑著意思買些甚麼，就是轉錢的，是我兄弟二人商議道：今番偏要做個拆本生意，看是何如？却一遭子六月三伏天，買了一船帽套，走到那個地頭，可呵的鄒衍繁，獄六月降霜，一個人要一個帽套，六月間，那有第二家賣

帽套的拿定了班賣却不是一本十利。又一遭子臘月數九天買了一船青陽扇兒。走到那個地頭。可兒彌勒爺治世臘月回陽就熱了一個多月。一個人要一把扇子。臘月間那有第二家賣扇子的。也拿定了班賣。却也是一本十利。又一遭子在船上遇著一個朋友。他的船來。我的船去。是我叫他聲問道。你來處有個甚麼貨賣得快哩。船走得忙。他答應不及。只是伸起一隻手來。做個樣兒。原來伸起手來的意思。却是取笑我們。說是世上只有手快。我兄弟二人錯認了。說一隻手是五個指頭。敢是五倍子快連忙的買了一船五倍子。到那地頭。可的朝廷有布縷之征。排家排戶都要青布解京。正缺了五倍子。我們拿定了班賣。又是一本十利。又有一遭子。我兄弟二人騎在馬上。我們的馬去。又有一夥騎馬的來。只聽見那邊馬上的人說道。糴菜。菜。糴菜。菜。原來那些人是取笑我們兄弟二人。做小夥兒。我兄弟二人又錯認了。只說是這裏菜菜買得快。後來買得一船菜菜來。到了地頭。只見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絕沒有糧食賣。我們拿定了班。却又是一本十利。不瞞佛爺爺說。每番是這等做賣。每番是這等轉錢。每番是這等笑。却笑慣了。望乞佛爺爺恕罪。佛爺道。你兩

個人到是個手到功成的。可有些神通麼。二仙道。不瞞佛爺爺說。我兩個也有些神通。佛爺道。假如玄天上帝門下的水火四聖。你可鬪得他過麼。二仙道。放他在心上。佛爺道。他有多大的神通。你不可小覷於他。二仙道。他莫過是偷了玄帝三個寶。便就放膽維持。不敢欺嘴說。我兄弟二人。一手招他一個。兩手招他一雙。三手招三個。招回了他的寶貝。教他化子死了。蛇沒甚麼弄得佛爺爺把個頭點了一點。說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這一場功勞。却在這兩個仙童身上。又叮囑道。明日早來。玉皇天尊說道。佛爺放心。明日就著他早來。一道金光。竟轉到寶船之上。到了明日。金毛道長抖抖的威風。看見國師就高叫道。那和尚你還不曉得我的本領利害麼。國師道。阿彌善哉。你也少說些罷。金毛道長把個寶貝照上。就是一撇撇。在半天裏實指望吊下來。就打碎了國師的頂陽骨。那曉得和合二聖笑倒了。在雲裏起手一招。把個寶貝招在手裏。一駕祥雲落將下來。遞與佛爺爺。佛爺爺接過手來看。一看吃了一驚。說道。原來是這個寶貝。諸神焉得不迴避。是個甚麼寶貝。却是玄天上帝鎮天的金印。印到如同親臨。故此諸神都要迴避。却說金毛道長看見

頭一個寶貝不下來，連忙把第二個寶貝。又是一掀。掀在半天裏，實指望吊將下來，要打碎了國師的頂陽骨。那曉得和合二聖笑倒了，在雲裏起手一招，把個寶貝招在手裏。一駕祥雲，落將下來，又遞與佛爺爺。佛爺爺接過手來，看一看，又吃了一驚，說道：「原來又是這個寶貝，怎麼叫諸神做他的對頭？」這又是個甚麼寶貝？却又是玄天上帝斬妖縛邪的神劍。此劍一揮，百神退位，故此諸神做不得他的對頭。金毛道長看見去了兩件寶貝，連忙的一道信香，所過早已吊下那個黑臉兇鬚的大元帥來，高叫道：「去了那寶貝，何足爲慮！只待我換了他的世界，我就罷道猶未了。」就要魔旛剛剛的拿著個七星旗，還不會魔動恰好的和合二聖就在半天雲裏把手招。這一招，招早了些，旗到不會招得上去，却被魔旛的看見了，說道：「哎，我說是怎麼寶貝兒會不下來，原來是你兩個小孽精躲在雲裏招我的一駕祥雲，竟自趕上去就要拿他。」和合二聖看見不是對頭，抽身就走。這二聖年紀兒小，人物兒別巧，駕得雲快，魔旛的有一把年紀人兒，又生得痴蠢，駕得雲慢，快的去了慢的，只得轉回來，叫做「桑樹上射箭，谷樹上出膿」，無奈和合二聖何只得尋思。國師老爺高叫道：「好和尚，你又請

下和合二聖來招我的寶貝，我也不替你理論，只是換了你的世界，看你怎麼佛爺爺慈悲方寸，生怕抗陷了大千世界的衆生，只得收轉金光，回到寶船來了。」三位元帥道：「國師連日多勞了。」國師道：「說甚麼多勞，只是這個金毛道長不好處治。」元帥道：「怎麼不好處治他？」國師道：「他原身是玄天上帝面前一個捧劍的治世無當大元帥，因爲玄帝思凡，他就偷了他的寶貝下來作此。」元帥道：「是個甚麼寶貝？」國師道：「一者是顯金印，二者是把神劍，三者是桿七星旗。」元帥道：「這都是玄天上帝常用之物，怎叫做寶貝？」國師道：「元帥有所不知，那顯印是鎮北天門的把本兒，印到如同玄帝親臨，諸神都要迴避，天上有幾顆這等的印，却不是個寶貝兒。」元帥道：「這個也還可處。」國師道：「那把劍是個斬妖縛邪的神劍，此劍一揮，百神退位，三舍。天上有幾把這等的劍，却不是個寶貝兒。」元帥道：「這個也還可處。」國師道：「那七星旗越發不好說得。」魔一魔大凡神將都要下馬，魔兩魔任你佛爺爺也要墜雲，若魔三魔連天地日月山川社稷都要化成黃水，重新又要生出一個盤古來，分天分地，分陰分陽，纔有世界。只這幾句話，就嚇得二位元帥一個也不開口，就嚇得衆將官個個都伸出舌頭來。」

帥道若是這等利害。這個撒髮國終久是走不過去的。國師道也難說走不過去。這如今就是上梯子的法兒。十層梯子上上九層也。只有一層不會上得。元帥道怎麼只有一層不會上得。國師道三件寶貝已經得了他兩件。只剩得一件在他處。却不是只有一層梯子不會上得。元帥道剩得那一件不是七星旗麼。國師道就是七星旗。元帥道若是七星旗。却還是九層梯子不會上得。只好上得一層罷了。國師道不是貧僧打謊語。貧僧有一個計較在這裏。元帥道只是一桿七星旗。何不叫黃鳳仙去偷了他的罷。國師道元帥你看得世事這等輕哩。這一桿旗不打緊有許多。的天兵天卒守護著他。等閒就把你偷了。元帥道偷不得他。却没有甚麼良策。國師道還求元帥的封條。把貧僧的佛堂門封起來。却要一七之後。纔許人開。只一件來若是開早了一日。你們的陽壽都有些損折。元帥道國師一言之下。誰敢有違。國師上了千葉蓮臺之上。元帥外面貼了封條。非幻雲谷各人打坐。都不曉得國師是個甚麼主意。却說國師入了定。出了性。叫聲揭諦神何在。只見金頭揭諦銀頭揭諦波羅揭諦摩訶揭諦四位揭諦一齊兒跪著說道。佛爺爺呼喚小神。那壁廂使用。佛爺道我今

要往南朝應天府去。你四將和我看守了這四大色身。倘有疎失。取罪不輕。四神道既蒙佛旨。敢不遵依。佛爺吩咐已畢。一道金光。竟轉南瞻部洲金陵應天府地面。落下在雨花臺步入長干寺。

秦淮河上長干寺 松柏蕭蕭雲日鮮。

故塚尚存銅雀瓦 斷碑猶載晉朝年。

石壇墀影風吹動 葦路碑花雨滴穿。

惟有長廊舊時月 幾回缺後幾回圓。

佛爺爺進了長干寺。早有個都城隍接著。遠佛三匝。禮佛八拜。佛爺道。怎麼朱皇帝萬歲爺不在南京城裏坐著。城隍道。萬歲爺遷都北平城裏。號為北京。佛爺心裏想道。萬歲爺是真武臨凡。到底是喜歡北上。又問道。南京城裏自從萬歲爺遷都以後。可曾出幾個好人。城隍道。這一年裏出了一個仙家。佛爺道。那仙家叫甚麼名字。城隍道。那仙家的名字叫做張守成。道號張三峯。混名叫做張躡蹠。佛爺道。這如今仙家在那裏。城隍道。在揚州府瓊花觀裏。佛爺道。你怎麼曉得他在那裏。城隍道。他昨日在瓊花觀裏題詩說道。

瑤枝瓊樹屬仙家 未識人間有此花。

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長帶古煙霞。

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

幾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惜靈槎。

以此題詩便曉得他在揚州城裏佛爺道。你去請他來見

我都城隍不敢怠慢，一駕祥雲到了揚州府瓊花觀裏請

過張三峯來。張三峯聽見佛爺爺在長干寺裏一湧而來

整頓道袍，遠佛三匝，禮佛八拜。佛爺一雙慧眼看見此人

已得了地仙之分，却問他道：仙長高姓大名，原籍何處？張

守成道弟子是句容縣的板籍良民，姓張名守成。佛爺道

你是自幼兒出家，還是半路上出家？張守成道：弟子是半

路上出家。佛爺說道：怎麼樣兒半路上出家？張守成道：弟

子自幼兒習讀經書，有心科舉，後因五穀不熟，不如草稗

却到我本縣去納一個前程，是個甚麼前程？是個辦事的

農民，漸漸的當該漸漸的承行，當該承行不至緊，就看見

公門中有許多不公不法的事，是弟子發下心願，棄職而

去。去到朝天宮西山道院出家，這却不是半路上出家的

佛爺道：你既是個出家人，為何身體這等污穢，不求潔淨

張守成道：臭皮袋子苦丟他，不開佛爺道：你丟不開皮袋

子，怎麼去朝元正果？張守成道：我仙家有五等，不知是那

五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峯轉南京城

詩曰：以汝真高士，

規中調氣化，

宇宙為傳舍，

丹砂授祖炁。

張三峯見萬歲爺

相從意氣溫。

動處見天根。

乾坤是易門。

同上謁軒轅。

張守成道：我仙家有五等那五等？原來是天地人神鬼，惟

有天地最難，彼此道高行全得了正果，上方注了仙籍，却

又要下方人王帝主金書玉篆，敕封過他，方纔成得天仙。

方纔起得蟠桃大宴，若縱然得道，沒有人王敕封，終久上

不得天，只是個地仙而已。佛爺心裏想說：此人只說天仙

地仙，不說人仙、神仙、鬼仙，可見他只是個地仙。却待我來

度他一度，說道：張大仙，我如今要邀你同往北京，參見萬

歲爺人王帝主，討過金書玉篆的敕封來，送你到天仙會

上去。你意下如何？張守成道：若得佛爺慈悲方便，真乃

千載奇逢，萬年勝遇，連忙的拜了四拜，權謝佛爺。佛爺

爺道：我和你起身罷。道猶未了一道金光，一個佛爺一個

大仙，逕到北京城黃金臺舊基上，有一篇金臺賦為證。

賦曰：春秋之世，戰國之燕，爰自召公啓土於前傳

世至今已多歷年。慕唐虞之高風，思揖讓於政權。援子之以倒持，流齊宣之三涇。昭王嗣世，發憤求賢。築崇臺於此地，致千金於其巔。以招夫卓犖奇特之士，與之共國而雪冤。於是始至郭隗，終延鄒劇。或盈糧景，從於青齊之阪，或聞命星馳於趙魏之邑。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儲積殷富，士卒樂懌。結援四國，報仇強敵。笑談取勝，長驅逐北。寶器轉於臨淄，遺種還於莒墨。汝涅植於薊丘，故鼎返於歷野。內以據先世之宿憤，外以撼強齊之戰魄。使常常大燕之勢重，九鼎而安磐石。乃知士爲國之金寶，金乃世之常物。將士重於圭璋，視金輕於沙礫。惟昭王之賢，稱重千載。猶一日是宜。當時見之而歌羨，後世聞之而歎息。居者被其耿光，過者想其遺跡。因酌古而寓情，惜臺平而事熄。

此時已自有二更天氣。佛爺道：張大仙，你這北京城裏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大小衙門，你可認得那一位麼？張守成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佛爺道：張大仙，你還是有相識的，你還是有知心的。張守成道：相識的不消講，他只說知心的，到有一位佛爺道是那一位。張守成道：是禮

部的胡尙書老爺。佛爺道：你怎麼與他知心？張守成道：是他少年時節，弟子曾將金丹一粒度化他來的。佛爺道：既是這等，正用著他。張守成道：佛爺有何事用他？何不見教佛爺道：是貧僧領了萬歲爺欽旨，征取西洋兵，至撒髮國遇著一個金毛道長，神通廣大，變化無窮，手裏拿著一桿旂，只要應動來，變換世界。張守成道：豈不是七星旂麼？佛爺道：張大仙，你也曉得這桿旂的利害。張守成道：弟子曾聞師父們說道：玄帝爺有一桿七星旂，一麾任你甚麼天將都要落馬，一麾任你你是佛爺爺，也要墜雲。一麾連天地日月山川社稷都要化成黃水，改換世界。故此弟子知道他的利害。佛爺道：正是這個冤家。張守成道：金毛道長是個甚麼人，敢弄動玄天上帝的旂？佛爺道：因是玄天上帝臨凡，故此水火四將弄出這個誼來。張守成道：當今萬歲爺按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仁威上帝，何不到這裏尋個贏手？佛爺道：看見張守成說的話，正合他的意思，滿心歡喜，說道：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不與彈。我正是爲著這些纜相煩。大仙到此，張守成道：但憑佛爺吩咐，弟子無不奉行。佛爺道：也沒別的緣故，只要你去見了萬歲爺，取他的真性，前去收服四將。張守成道：弟子自去見萬

歲爺就是佛爺怎麼又說道用著禮部尙書老爺佛爺道：張大仙差矣。你豈不聞古人說得好，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張守成心上明白了，把個頭連點幾點，說道曉得了。曉得了，好個張躡躡，駕雲而起，竟落到禮部門前來。此時正是二更將盡，三鼓初傳，張守成睜開了兩隻眼，瞧一瞧兒，只見禮部大門裏，共有二十四名巡更的更夫，睡的坐的坐，吆喝的吆喝，走的走。張守成穿的是一領簑衣，背的是一個斗篷，走到大門外，鋪著簑衣，枕著斗篷，鼾鼾的就是。一覺那鼾又不是小可的，其響如雷，自古道：臥榻邊豈容鼾睡。一個禮部衙門前，豈當耍子打更的都說道：是那個這等鼾響，却不怕驚動了裏面爺爺。你說道：是我，我說道：是你，你說道：不是我，我說道：不是我，大家胡廝賴一場。內中有個知事的說道：都不要吵，我們逐名的查點一過，就曉得是個甚麼人。一查一點，全全的二十四名，那裏有個打鼾的。仔細聽一聽，原來是大門外一個人打鼾，連忙的開了大門，只見是個道士。一包臭燒酒，吐得滿身，身上又都是些爛瘡爛疥。那一股惡氣，越發當不得鼻頭。衆人都說道：這等一個道士，吃了這等一包酒，睡到這等一個衙門前來，你也不想禮部祠祭司，連天下的僧道，都管

得著哩。內中有個說道：明日稟了爺，發到城上，教他吃頓苦楚。問他一個罪名，遞解他還鄉。內中又有個說道：哥，公門渡口好修行。況且自古道：天子門下避醉人。這個道士也不知他是那個府州縣道，拋父棄母，背井離鄉，搶到這裏，若是拿他到官問罪，遞解豈不傷了我們的天良。不如饒他罷休。內中又有個說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咱們愚見，不如捨手，抬起他來，抬到御道上，等他酒醒之時，自家去了罷。若只睡在這裏，到底明日不當穩便。衆人都說道：說得有理。內中就走出一個人去，架起他來，一個架不起，添了兩個，兩個也架不起，添了三個，三個也架不起，三個添到九個，九個也架不起，九個添到十二個，十二個也架不起，十二個添到二十四個，二十四個都架不起。衆人一齊的惱起來，都說道：好意抬舉他，他越發撒起哪兒來。內中一個說道：抽過門拴來，著實的溜他兩下。看他撒哪兒。內中就有一個果真的抽出門拴來，照頭就托。張躡躡心裏到好笑，想說是這等一門拴，到不斷送了我這個臭皮袋子。輕輕的把個指頭指著門拴彈一彈。這一彈不至緊一門拴，就打著那個抽門拴的仇人身上。那個有仇的人，眼也是見不得，怎麼禁得溜他一門拴。他却不得

是張大仙的妙用。只說是那個人故意的溜他。公報私仇。復手把個門拴一掣。就掣將過來。撲擊的就丟到二十五里遠去了。這個抽門拴的原出於無意。不會隄防。可的吃他一掌。就打出一個泰山壓頂來。這個手裏也曉得幾下。就還一個神仙蹤影。溜過他的。這個說道。你怎麼打起我來。那個說道。我打你。你到壁頭子溜我。一門拴。一則是兩個人有些宿氣。二則是黑地裏分不出甚麼高低。那個一拳打個喜雀爭巢。這個一拳打個烏鴉撲食。那個一拳打個滿面花。這個一拳打個笨地錦。那個一拳打個金雞獨立。這個一拳打個伏虎側身。那個一拳打個高四平。這個一拳打個中四平。那個一拳打個井欄四。這個一拳打個確白四。那個一拳打個虎抱頭。這個一拳打個龍獻爪。那個一拳打個順鸞肘。這個一拳打個拗鶯肘。那個一拳打個當頭抱。這個一拳打個側身挨。那個一拳打個閃弱生強。這個一拳打個截長補短。那個一拳打個一條鞭。這個一拳打個七星劍。那個一拳打個鬼蹴脚。這個一拳打個破連珠。那個一拳打個下插。這個一拳打個上驚下。那個一拳打個探脚虛。這個一拳打個探馬快。那個一拳打個滿天星。這個一拳打個抓地虎。那個一拳打個

火焰攢心。這個一拳打個撒花蓋頂。到其後。你閃我一個空。我閃你一個空。你揪我一揪。我蹴你一蹴。揪做一堆。蹴做一處。衆人只說是打道士。都說道。不當人子。那曉得道士。斯斯安穩睡。自家人打自家人。吵了一夜。吵到五更三點。宅子裏三聲梆響。開了中門。尙書胡爺出到堂上。正要云。侵曉入金門。待宴龍樓下。只聽見人聲嘈雜。喧嚷一天。尙書老爺吩咐。拿過那些喧嚷的。來拿將過來。原來是二十四名巡夜的。更夫老爺道。你們巡夜的。更夫怎敢在我這門前喧嚷。衆更夫却把個道士的事細訴了一遍。老爺道。既是個醜酒糊塗的。採他過去。就是衆人道。因是支架他不起。故此小的們纔喧嚷。冒犯了老爺。胡爺道。再著幾個人架起他去。又添了七八個跟轎的。又架不起去。老爺道。既是架他不起去。著更夫看著他。待我早朝回來。審問他一個來歷。自古道。大臣不管簾下事。丙吉不問殺人。一竟就出門來。要去張三峯心裏想道。放過了這位老爺。怎麼能勾見得萬歲。你看他。一轂轆扒將起來。把個臉皮兒抹一抹。把個身子兒抖兩抖。衆更夫都說道。原來一個標標致致。香香噴噴的。道士好奇怪也。那張三峯纔拿出一個仙家的體格來。甚麼體格。大凡做仙家的。睡如弓。立如

回來

松行如風聲如鐘他就三步兩步走到尚書老爺面前高叫道胡老爺小道張守成在這裏叩首哩老爺一時還想不起他又叫道小道是張三峯混名張躡躑曾經奉上一粒丸藥孝順老爺來這道士把一席的話撮攏來做一句說了胡爺就兜的上心來說道原來是張三峯高士為甚麼這老爺認得他就叫他一聲高士當原日老爺未進費門之先得了一個半身不遂百藥無功吃了老大的驚嚇後來之時遇著這個張三峯張三峯認得老爺是個天上星宿不敢差池奉上一粒金丹一服而愈老爺道多虧你妙劑無物可酬張三峯說道目今不用酬謝直到相公明日做了當朝宰相紫閣明公那時節叫一聲我張三峯我貧道就榮於華袞老爺彼時節就說道貧賤之交不可忘怎麼說個只叫你一聲老爺是個盛德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故此說出個張三峯來他就肯認他就叫他聲高士張三峯說道自從老爺榮任以來已經三二十載貧道不曾敢來混擾今日特地來到京師磕老爺一個頭老爺道我如今要去早朝高士你且坐在廂房裏面待我請教張三峯道實不相瞞老爺說貧道正要去見萬歲爺老爺肯替貧道先奏一聲麼老爺道我去就奏老爺一邊行著

一邊吩咐看馬來張三峯騎著老爺走進朝去只見

百靈侍軒后

萬國會塗山

豈如今容哲

邁古獨光前

聖教溢四海

朝宗引百川

鏘洋鳴玉珮

灼爍輝金蟬

淑景輝雕輦

高旌揭翠烟

庭實起王會

廣樂盛鈞天

既欣東戶日

復味南風簫

願奉光華慶

從茲萬億年

詩

五

老爺進了朝百官表奏已畢老爺獨自奏道臣啓萬歲朝門外有一位大羅天仙口稱願見聖駕小臣未敢擅便特請聖旨定奪施行萬歲爺一則是重胡爺平素為人言不妄發二則說是大羅天仙也是難見的龍顏大悅即時傳下一道旨意宣他進朝張三峯聽見宣他進朝整頓衣衫來見萬歲萬歲爺看見他鶴髮童顏自有一種仙風道骨飄飄然有超世之表昂昂然有出塵之姿聖心歡喜張三峯照依五拜三叩頭連稱三聲萬歲萬歲爺金口玉言叫上一聲道大羅天仙張三峯在下面連忙的叩頭謝恩為甚的就叩頭謝恩書上說得好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綽。萬歲爺金口御言，叫了他一聲大羅天仙，就是敕封了他做大羅天仙。張三峯就實受了大羅天仙之職。故此叩頭謝恩。這都是佛爺爺的妙用。張三峯無任之喜。萬歲爺道：仙家何不深藏名利，煉性修真。今日來到金鑾，有何仙旨？張三峯道：貧道聞得萬歲爺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此特來恭叩天顏。萬歲爺聽見他說出這兩句書來，心裏想道：這道士原來是個三教弟子，心上添加歡喜，說道：朕深居九重，民隱未悉，不知閭閻之下，有多少啼飢號寒的，焉得不視之如傷？張三峯道：堯仁如天，舜德好生，萬世之下，誰不欽誦。今日萬歲言念及此，社稷蒼生之福，卽堯舜再生，不過如此。萬歲爺道：人生在天地之間，怎麼能勾脫離得這些苦難？就是好的，張三峯道：樂因樂果，苦因苦果。這些人都是些苦因苦果。萬歲爺道：假如你出家人，何如？張三峯道：貧道這些出家人，都是些樂因樂果。萬歲爺道：你說你們出家人的樂，來與朕聽著。張三峯道：貧道出家人，心不溷濁，迹不彰顯。朝暮間黃梁一盂，首蓿一盤，既適且安。有時而披鶴氅衣，誦黃庭經，蝸篆鳥跡，心曠神怡。有時而凝坐，存心太和，出入杳冥。有時而爲九衢十二陌之遊，水邊林下，逍遙徜徉，或觸景，或自况，或

寫懷，或偶成，出其真素，以摠幽懷。與風月爲侶，不亦樂乎？萬歲爺道：你說他們衆人苦，約與朕聽著。張三峯道：農蠶的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這不是苦讀書的三更燈火，五更雞，鐵硯磨穿，沒了期，這不是苦百工的費盡工夫，作淫巧，算來全不濟飢寒，這不是苦商旅的戴月披星，臥涉水登山，過這不是苦爲官的，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尙嫌遲，這不是苦就是萬歲爺爲國而晚眠，念民而早起，豈不是苦萬歲爺道：這些話兒，也都說得是，却怎麼就能勾免得這苦？張三峯道：爲人要知止知足，有一曲滿江紅的詞兒說得好：

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受黃金屋，誰不羨千鐘粟。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轉。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蓬萊，但寡慾。又有一曲冰調歌，頭說得好，說道：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鷗夷子，散髮弄扁舟。鷗夷子成霸業，有餘謀。致身千



向

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明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閒事。吾道付滄洲。

似此知止的便不恥。似此知足的便不辱。萬歲爺道：「這個知足的事也是難的。」張三峯道：「若不知足就是萬歲爺也難免著。一旦無常。」萬歲爺道：「也難道就一旦無常？」張三峯道：「萬歲爺今日轉進宮中之時，有膳進不得，有袞龍穿不得，也就是一個小無常。」萬歲爺聽見他說出這兩句話來，龍顏大怒，著錦衣衛校尉把這個道士打將出去。龍袍一展，望駕回宮。此時張三峯已是得了萬歲的真性，掣身回來，取出一個小小的藥葫蘆兒，付與佛爺爺。佛爺爺得了，不勝之喜。一道金光竟到西洋撒髮國寶船之上。却說寶船上看見國師老爺封了門，入了定。這些內相都心有些疑惑，都說道：「這國師敵不過道士，沒有面目見人，故此封了門，包羞忍恥去了。」有個說道：「雖則是包羞忍恥，却不餓壞了人。」又有一個說道：「女人家禁得三日餓，男子漢禁得一七餓，那裏就會餓壞了。」他內中只有馬公公口又快氣又歹，就認是真，說道：「國師若有些甚麼不測，我和你轉南朝的事就都假了。不如趁著這個時候請出他來，做個長處還好。」侯公公道：「既是如此，我和你搶門而進，有何不

可。這正叫做內官性兒一窩蜂。一聲搶門，果真的蜂擁而去，把個佛堂上的封條先揭了，又把個禪堂上的封條後揭了。四個公公剛跨得一隻腳進去，只見裏面站著四個七長八大的漢子，都一樣的三個頭，都一樣的六隻臂，都一樣的青面獠牙，硃砂頭髮，都一樣的口似血盆，牙似削拐，齊聲喝道：「是甚麼人敢進這裏來？」這一喝，不至緊把四個公公一個一劬斗，跌翻在禪堂裏面。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茫茫赴九泉。虧了非幻禪師看見四個公公跌翻在地上，連忙的走近前來，飛上一道還魂錄，送上一口受生丹，却纔醒了一個，又一個醒了一個，又一個都說道：「怎麼就錯走了路頭，走到陰司鬼國裏面來了？」那神頭鬼臉的好怕人也。非幻禪師說道：「列位公公爲何到此？」馬公公却把個猜疑的事細說了一遍。禪師道：「列位差矣。俺師父自從見了萬歲爺之後，顯了多少神通，俺師父自從寶船離京之後，經了多少兇險，饒他就是王神姑七十二變也脫不得俺師父的手。莫說只是這等一個道士，豈可奈何他？就封上門，包羞忍恥去了。」衆公公道：「是我們一時之錯，非幻道，你們請出去罷。」衆公公離了禪堂，走到佛堂門外。馬公公說道：「禪師老爺，你千萬指引咱們一條陽路。」

咱們還要到陽間過得幾年哩。切不可指我到陰路上行。就壞了你家人的陰騭。非幻說道：阿彌陀佛。人不欺心。終得命。不消半晌便還魂。列位公公只管放心前去。道猶未了。只見趨面一個人喝聲道：「這一聲喝不至緊。就把四個公公嚇得魂飛天外。魄散雲中。只說又是那個三頭六臂青臉獠牙的鬼打將來。看了一會。原來是征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四個公公認真了。却纔放下心來。馬公道：「金將軍。你來此何幹？」金天雷說道：「奉元帥軍令。特來問候國師。馬公道：「怎麼今日就來問候國師？」金天雷說道：「國師封門。今朝已經七日圓滿了。馬公道：「咱們只在禪堂裏面跌得一跌。就是七日哩。」金天雷道：「老公公。你豈不聞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之事乎？」馬公道：「咱們纔在禪堂裏面出來。並不會看見個國師的模樣。非幻說道：「你們說是不會看見家師。這如今也嘍囉念經的是那個？」金天雷是個莽撞將軍。一逕跪到禪堂裏面。只見遍真的是個國師老爺。坐在那裏念經。金天雷看見國師老爺的金面。又不敢進去。又不好回來。只得雙膝跪下。稟道：「末將金天雷奉元帥鈞令。特來問候國師老爺。國師道：「連日軍務何如？」金天雷道：「連日金毛道長百般討戰。元帥專候國師。」

未敢擅便。國師道：「金將軍。你去拜上元帥。作速點齊五十名鈞索手。今日要立馬成功。」金天雷道：「既承國師老爺吩咐。莫說只是五十名。就是五百名。五千名。五萬名。都是有國師道。也不須許多。你先回去。貧僧即時就來。」金天雷回話恰好的。金毛道長又來討戰。國師旋一旋圓帽。抖一抖染衣。搖搖擺擺走出陣去。那金毛道長一見了國師。就高叫道：「好僧家。你還不退兵。你還不知道我的利害麼？」國師道：「阿彌陀佛。說個甚麼利害不利害。各人收拾些罷。」金毛道長大怒說道：「你又把個大言牌來捱我麼？我也不和你閑講。只是魔旛。道猶未了。一手拿起個旛來。就魔畢。竟不知這個旗魔得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國師收金毛道長 國師度碧水神魚

詩曰：千葉蓮臺上 畫門為掩關。

偶同靜者來 正值高雲稠。
寂爾方丈內 瑩然虛白開。
千燈智慧心 片玉清羸顏。
黛色落深井 濤聲寒陰山。
金毛稱道長 立地絕塵寰。

却說金毛道長。一手拿過旗來。說聲：「起手就魔佛爺爺。」

紅石

更不多話，輕輕的捧出個紫金藥葫蘆來，旋開了頂蓋，一道金光直射北天門上。金毛道長纔在動手，猛聽得半天上，一個人叫道：「那個敢擅自麾旗哩？」金毛道長起頭一看，你說是那一個，原來是個披髮仗龍泉，掃蕩人間妖孽化，身坐金闕，護持天下生靈。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仁威上帝，這正叫做國有王家有主。金毛道長見了真武爺，再敢胡亂，只得據了旗，飛身而起，金光射處，早已現出一個黑臉兜鬚大元帥來。一會兒又現出一個丹陵勝火大元帥來，一會兒又現出一個皎陵聖水大元帥來。真武爺道：「你們四將，怎敢擅離天門，下方作亂？」四將道：「小將們有罪，總乞仁慈。」真武爺喝了一聲，即時化出四朵白雲，一個神將站在一朵白雲之上。真武爺念動真言，宣動密咒，只見那四朵白雲就變成了四座冰山，把四位神聖收拾得連聲叫苦。真武爺說道：「你有甚麼本領，假充甚麼護國軍師，假稱甚麼金毛道長，你們衆人怎麼又敢助他爲虐，怎麼又敢欺侮佛爺，叫聲陰山鬼判在那裏？」陰山鬼判答應一聲，有真武爺道：「我這水火四聖，不遵玉皇爺聖意，擅離天門，下方作亂，你與我把他都打到陰山之地，教他永世不得翻身。陰山鬼判舉起手來，就行不善。佛爺早知其事，一

道金光逕到北天門上，見了真武爺，說道：「看貧僧薄面，饒了這四位大聖罷。」真武爺道：「這厮都不守我令旨，擅離天門，擅自吵亂下方世界，情理難容。佛爺道：「差了，是貧僧相請你來，你若眨他到陰山之地，却不壞了我佛門中德行。」真武爺聽知道壞了佛門中德行，即時依允。四座冰山，仍舊是四朵白雲，四朵白雲，仍舊是水火四聖。怎麼真武爺聽知壞了佛門中德行，即時依允，原來真武爺由玄門中出身，歸佛門中正果，你不看他道號南無無量壽佛，因歸佛門，故此怕壞了佛門中德行，即時依允。水火四聖磕頭禮拜，各歸方位。佛爺爺又拿起個紫金藥葫蘆來，收了真武爺的真性，一道金光，又轉到南瞻部州北京城上。張守成看見佛爺來，不敢怠慢，遶佛三匝，禮佛八拜。佛爺道：「萬歲爺，龍體何如？」張守成道：「自從真性轉北天門，龍體漸覺遠和。」佛爺道：「你快捧這個紫金葫蘆兒去。」張守成雙手捧着，戴着斗篷，披着蓑衣，逕落到長安街上，搖搖擺擺，風又不像風，醉又不像醉。早有一個番兒手說道：「這戴斗篷的，道士却不是那個張躑躅麼？」這一聲張躑躅，不至緊就鬧動了九門民快。五城兵番漫街寒巷的人，都擁住了個張躑躅，一擁擁到演象所。張躑躅說道：「你們都擁着我，做甚？」

麼衆人齊聲道。你還敢說道做甚麼。你是個欽依犯人。禮部大堂老爺出得有榜文在外面。拿住你的官。給賞銀百兩。張躡道。怎麼我是個欽依犯人。我有何罪。出下榜文。拿我衆人。道。自從你這個躡道。士驚動了。當今萬歲爺。萬歲爺龍顏不展。減膳徹樂。連累禮部尚書老爺。費盡了。多少心機。就盡了多少驚恐。正沒處拿你。你還敢在這裏。大搖大擺。開口說大話。欺負人不曉得你。麼張躡道。你們不消囉唆。只拿我去見禮部老爺。就是衆人擁他到禮部堂上。禮部堂上帶他到朝門外。聽候旨意。發落朝裏。傳出一道旨意來。道。士着錦衣衛監候。張躡道。不消。監候只消貧道看了萬歲爺的龍脈。即時病愈。萬壽無疆。傳奏官傳進宮闈裏面。却又有一道旨意。着滿朝文武百官。誰肯保舉張道士看脈。又是禮部尚書老爺。出班保奏。保奏既畢。尚書老爺說道。龍脈還是怎麼樣。看張躡道。貧道是個方外人。萬歲爺是個當今帝主。誰敢把個手去看脈。你叫過一個宮內老公公來。教他拿了一根大紅絲線。却要百丈之長。裏面那一頭。放在萬歲爺的脈上。外面這一頭。遞與貧道。不是貧道誇嘴。可以包看包愈。萬壽無疆。尚書老爺依他所言。逐一奏過。即時准。進忙喚了一

個老公公。遞出一根大紅絲來。張躡接在萬歲爺的脈上。撫摩九重宮裏龍顏大喜。百病消除。怎麼這個道士竟醫得病。原來紫金葫蘆兒裏面的真性。借着這根大紅線兒。透到了心竅。因號脈只是個衍文。故此傳流到今。都說道。太醫院號脈是紅線脈。這正叫做以訛傳訛。世上的俗說如此。這佛爺的運用妙不妙。張三峯的過付高不高。却說萬歲爺。蹙眉轉彩。舜目重明。頃刻裏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萬歲。爺陞殿。只見

秋風闐闐九門開
天上鳴鞘步輦來
萬樂管絃流紫府
千官簪佩集鈞臺
華胥雲霧凝仙仗
南極星辰入壽盃
既醉太平均五福
明良廣載詠康哉

萬歲爺陞殿。兩班文武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不勝之喜。聖旨一道。宣上禮部尚書老爺。欽賞彩幣金花。特進宮保。尚書老爺叩頭謝恩。又有聖旨一道。宣道士張守成。都說道。這道士今番時來運來。受用不盡。那曉得這個道士。先前去了。滿朝內外。那裏去尋個張守成。就是滿城內外。也沒處去尋個張守成。聖旨一道。勅封大羅天仙。仍着兩京十三省大小衙門。如遇張三峯到處。許指實奏聞。以便宣召。

下本末。果真有

得... 摩...

張守成只作不知。跳在半天之上，回復了佛爺爺的話。歸到名山洞府。佛爺爺一道金光，又來到西洋撒髮國寶船之上，見了元帥。元帥說道：「昨日承國師尊命五十名鐵甲軍，拿住那個金毛道長，那曉得那個道長，又是一個王神姑。國師道：怎麼又是一個王神姑？」元帥道：「只得一副披掛，皂羅袍，白玉帶，束髮冠，那裏有個道長皮兒罷，却不是又是一個王神姑。國師老爺却把個先轉南朝取真武爺的真性收服了這個金毛道長，後轉南朝送真武爺的真性，勅封了張三峯各件的事，故細說了一遍。這一說不至緊把二位元帥吃了老大的，一驚都說道：「有這等的事。」國師老爺有這等的神通。馬公公道：「終不然南京移在北京去了，却不知北城城裏比南京還是如何。」洪公公道：「北京城裏不知同禮監做得如何。」侯公公道：「北京城裏不知我們內相府做得如何。」王公公道：「北京城裏不知可有南京的燒鵝，燒鴨，燒雞，燒蹄子，麼？」可有南京的罈酒，細酒，壁清酒，三白酒，靠櫃酒，麼？」三寶老爺道：「你們有這些閒講，只說這個金毛道長，怎麼不見了形影。」國師道：「比如得道的神仙，尸解一般。」元帥道：「既如此，這道長再不來了。」國師道：「貧僧費盡了這許多心事，怎麼他又會來。」元帥道：「既如此，差那一

員將官進城去，取下降書降表，倒換通關牒文，再往前去罷。」國師道：「且拿過那碧水神魚來，我裏問他左右的解上碧水神魚來。」國師道：「你是個甚麼魚？」神魚道：「小的是個碧水神魚。」國師道：「你原是個甚麼出身？」神魚道：「小的原是一條曲鱗，修行了有千百多年，成了一條龍，成龍之後，却又錯行了雨，玉皇大帝見責，貶小的做個碧水神魚。」國師道：「你當初爲龍，怎麼今日又爲魚？」神魚道：「連小的自己也不知道，就像魯牛哀得疾，七日化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兇將入權而食之，當其爲人，不知將爲虎，當其爲虎，不知將爲人。」國師道：「你這千百年修行，分明也到好處，那曉一旦成空？」神魚道：「小的正是習上千日不足，習下一日有餘。」國師道：「你還歸海去罷。」神魚道：「小的幸遇佛爺爺，望乞佛爺爺超度。」國師道：「你拿出手來，我與你一個字兒去罷。」碧水神魚伸出手來，接了佛爺爺一個字，叩頭而去。元帥道：「國師在上，怎麼得這個國王的降書降表？」國師道：「既沒有了金毛道長，但憑元帥高裁。」元帥即時傳下將令，着前後左右四營大都督各領兵一枝，攻拔四門，務在旦夕，不得有違。又傳一道將令，着左右先鋒各領兵一枝，左右策應將令已出，各將官領兵前去。未久之時，藍旗官報道

左營大都督黃棟梁敗陣而歸。鬼愁的疾雷鎗都不濟事。道猶未了。又有一個報道。右營大都督金天雷敗陣而歸。神見哭的任君鏢也不怎麼道。猶未了。又一個報道。前營大都督應襲王良敗陣而歸。喜得流金馱千里馬。還跑得快些。道猶未了。又一個報道。後營大都督武狀元唐英敗陣而歸。險些兒爛銀盔都丟了。道猶未了。四營大都督敗陣而歸。若不是個左右先鋒。先後策應。就一敗塗地。無了無休。二位元帥方纔捉了金毛道長。討一個喜聞着這一場凶報。又添了一憂。老爺道。敢是金毛道長不會死麼。王爺道。國師之言。豈有虛誑。只問這些敗兵之將。便曉得是個甚麼緣由。道猶未了。四營大都督一齊回話。元帥道。怎麼你四個將官一齊敗陣。四將道。非干末將們不才。敗陣爭奈四門上四個將官都是個天神。天將統領的都是些天兵。天卒。末將們不是他的對頭。故此敗陣。元帥道。是個甚麼天神。天將四將道。東門上一員大將。自稱青毛道長。南門上一員大將。自稱紅毛道長。西門上一員大將。自稱白毛道長。北門上一員大將。自稱黑毛道長。都有三十多丈長。只是面貌服飾不同。一個噴火。一個就弄烟。一個呼風。一個就喚雨。任你。有萬夫不當之勇。沒去用處。故

此末將們大敗而回。元帥道。還請國師來看他怎麼處治。王爺道。連日難爲國師。不如去請天師來罷。即時請到天師。天師不敢怠慢。收拾出馬。那四員番將看見天師。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齊吆喝道。你做天師的人。怎麼枉刀殺人。天師不知其情。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遣下一員天將。天將還不會看見來。在那裏東門上。青毛道長。一聲呼。只見青天白日。一個響雷。

三用

萬壑千峯起暮雲。乾坤倒影鑄氤氳。飄飄人世聞鈞樂。霹靂天門謁帝君。雷響還不會收聲。北門上。黑毛道長。一聲呼。只見陰雲四塞。黑霧漫天。

山川迷舊迹。雷電發先機。
冉冉谷中起。遲遲雨後歸。
挂林初作陣。披石忽成衣。
豈是無心出。從龍願不違。
濃雲深處南門上。紅毛道長。狼是一聲呼。只見割喇一聲。爆出萬萬丈的火光。

赫赫炎炎祇自猜。祝融飛下讀書臺。
圓淵千里傳焦石。武陣雙旌失舊銳。

王心公道長，又通有些躊躇。二十七任心公道。

火光萬道正在炎威猛烈之處，西門上白毛道長狼是一聲呼，只見番天覆地的雨倒將下來。

陰雲特地鎖重城 寒雨通宵又徹明

茅屋人家烟火冷 梨花院落夢魂驚

雷又響，火又燒，雲又黑，雨又大，四下子一齊來。天師到也

好笑，只得撇却青鬃馬，跨上草龍而起，歸到寶船上見了

元帥。元帥道：天師出馬，功展何如？天師道：「巨耐四個道長

又是有些蹩蹩，馬公公道：「這些道長，敢是金毛道長的師

弟麼？不是師弟，怎麼同着毛道長三個字？洪公公道：「喜得

還是個毛道長，若是個鬍子道長，還有些蹩蹩哩。」元帥道：

「既是這些道長蹩蹩，還去請教國師罷。」天師道：「不消國師

貧道還有個處治。」了明日，天師預先躡罡步斗，呪劍書

符，收定了元神，輪迴了神將，却纔出馬。四位道長看見個

天師，就一湧而到。天師道：「你們站着，各顯神通，不許仍前

這等撮烟弄火。」四將道：「我們就站着在這裏，你待何如？」天

師起眼一瞧，只見前面站着一個大將，自稱紅毛道長，身

長三丈四尺，紅頭紅臉，紅盔紅甲，紅袍紅袖，後面站着一

個大將，自稱黑毛道長，身長三丈四尺，黑頭黑臉，黑盔黑

丈四尺，青頭青臉，青盔青甲，青袍青袖，右邊站着一個大將，自稱白毛道長，身長三丈四尺，白頭白臉，白盔白甲，白袍白袖。天師拿出手段來，照着前面的道長，分頂一劍劈下來。這一劈，就劈做兩個紅毛道長，都是一般樣兒。長一般樣兒，紅頭紅臉，紅盔紅甲，紅袍紅袖。天師掣個劍來，攔腰又一劍。這一劍，就攔做四個紅毛道長，都是一般樣兒。長一般樣兒，紅頭紅臉，紅盔紅甲，紅袍紅袖。天師喝聲道：「哇，你把這分身法來，謊我麼？道猶未了，後面的黑毛道長高叫道：「你這牛鼻子道士，曉得甚麼分身法哩。」天師轉過手來，也是劈頭一劍。這一劍，却劈得巧，一劈劈做兩個，一邊一隻眼，一半鼻子，一半口，一隻手，一隻脚。眼會看，鼻子會動，口會叫，手會輪鎗，脚會跑路。天師掣過劍來，也是攔腰一劍。那一劍，又攔得巧，攔得上一段兩邊頭，兩邊膊，兩邊手，都懸在半天之上，下一段兩邊腰，兩邊脚，孤拐都跑在草地之上，頭也會搖，脰膊也會動，手也會舞，腰眼骨也會擺，脚也會走。天師喝聲道：「你這妖邪術法，敢在我天師面前賣弄也。」道猶未了，左邊的青毛道長高叫道：「你這牛鼻子道士，何不早早的投降，免得受我一刀之苦。」天師惱起來，掃脚就是一劍。這一劍，掃得又有些巧。

處掃出一道青烟從地而起。起在半天雲裏烟頭上坐着一個青毛道長。青頭青臉。青盔青甲。青袍青袖。笑嘻嘻的。叫道：「好牛鼻子道士，好狠劍也。」天師也不答應。他又足掃脚一劍。這一劍青烟就高一丈。又一劍又高一丈。一直高在天頂上去了。那裏又有下手他處。天師道：「你也只是這等的本領。」青毛道長道：「我怎麼沒有本領？」天師道：「你既是有些本領，怎麼跑出一溜烟來？」道猶未了，右邊白毛道長高叫道：「你這牛鼻子道士，說甚麼人跑出一溜烟來？」天師道：「你可吃得我這一劍起。」麼劈頭就是一劍。這一劍去得兇，分頂就是兩道白氣。冲天兩道白氣上，就頂着兩個白毛道長。天師又是一劍，就是四道白氣。冲天四道白氣上，就站着四個白毛道長。天師又是一劍，就是八道白氣。冲天八道白氣上，就站着八個白毛道長。天師看見他來得兇，跨上草龍，竟赶到雲頭上。只見四面八方都是些道長，也有長的，也有矮的，也有圓圈的，也有半邊的，也有兩架的，也有四架的，蜂湧而來。天師左一劍，右邊又湧將來。右一劍，左邊又湧將來。前一劍後邊又湧得來，後一劍前邊又湧得來。正叫做寡不敵衆，一不敵兩。天師沒奈何，只得騰空而起，歸了寶船，到了明日。天師心裏想道：「這些毛

道長，分明是個邪門小戶，怎麼不奈他何？我今番不免拿出個寶貝來，耍他一耍，看是如何。」大帥出馬，四個道長又是一湧而來。天師更不打話，袖兒裏撇出九龍神帕來。漫天一撇。天師心裏想道：「任你是個甚麼毛不毛道長，不道長，想也難脫我這個地網天羅。」把個九龍神帕收將回來。原來這些毛道長，有好些弄嘴，怎麼好些弄嘴。一個在帕上一個在帕下，一個在帕前，一個在帕後，一收收將回來。這正叫做「夜淨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那裏有個甚麼道長。天師道：「看這些毛道長，不出儘有些本領哩。」沒奈何，只得拜求國師。國師道：「一個金毛道長，費了許多事，怎麼又有四個道長待貧僧看？他看見看是個甚麼出處，即時高張慧眼，看了一回，只見四個道長頂陽骨上，俱有一道白氣。」國師道：「這又是個甚麼天神？天將真費力也。」立地時刻，叫過王明來，吩咐他拿了虎頭牌在手裏，驀進城去。且看國王何如。王明得令，一手拿了隱身草，一手拿了虎頭牌，進了城門，又進了朝門，一直走到番王殿上。番王正在坐朝，兩邊番文番武番官番吏都在那裏叩頭禮拜。王明心裏想道：「今番到好唵，哆番王取他首級，爭奈不會帶得刀來。」想了一會，心裏說道：「罷，我有個道理，就要取

出張刀張開個大口放出聲氣來。嘎嘎的大笑三聲。哭了三聲。把兩隻手左一掏。掏不着個刀。右一摸。摸不着個刀。心裏又說道。人人都說是笑裏藏刀。我笑了三聲。偏不見個刀在那裏。這是自己心裏說話。還不至緊。只見個虎頭牌也。講起話來。說道。王明哥。王明哥。你滿口裏都是些苦味。怎麼取得個刀出來。王明說道。怪哉。怪哉。一個虎頭牌也會講話。也罷。我問你。怎麼我口裏苦。就取不出個刀來。虎頭說道。你就不會看過胡三通艦。胡艦上說道。口裏腹劍。你口裏沒有蜜。怎麼肚裏會有個刀。王明道。這個也講得有理。只有一件。你不過是個畫成的老虎頭。怎麼鬚會搖。口會講話。虎頭說道。王明哥。你是個笑裏藏刀。我是個毛裏開口。說得好笑。又笑了三聲。這一會兒。笑了又說。說了又笑。自家到不覺得。却把個番王番官。都吃了好一嚇。都說道。那裏這等笑得好。那裏這等說得好。番王心上就疑起來。說道。這個笑的。只怕是南朝那個王明。麼衆人聽見說是王明兩個字。你也把隻手去摩一摩頭。我也把隻手去抹一抹腦。你說道。還好哩。你的頭在哩。我說道。還好哩。我的腦在哩。王明說道。一不做。二不休。今番要賣弄一個手段。把他看看。道猶未了一手放下隱身草。只

見真是一個王明。直挺挺的站在堂上。番王起眼看見是個王明。嚇得魂不附體。一轂驟扒起來。望後宮裏面。只是一跑。一邊跑着。一邊口裏叫。值殿將軍。拿住王明。值殿將軍又說得好。說道。你的頭。說是頭。生怕王明砍哩。我們的頭。便不是頭。便不怕王明砍麼。一聲吆喝。一湧而去。一座殿上。只剩得一個王明。王明說道。老虎不吃人。只是壞了名色。這些人都不來相見。怎麼轉去回復國師也罷。不如與他講個和罷。叫聲道。國王。你出來。我有話和你講哩。番王在裏面答應道。我出不來。你會殺人哩。王明道。我刀也沒有。怎麼會殺人。番王道。我曉得殺人不用刀哩。王明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我說了不殺人。怎麼又幹這個勾當。番王道。你既是真不殺人。先叫我們的文武百官出來。我隨後就出來也。王明又叫到文武百官。那滿朝的文武百官。都怕的是王明。都說道。你南朝人說老實。還不老實。前日走的有。個樣在那裏。王明說道。我今番是真老實哩。百官道。你手裏拿着一個老虎。要吃人哩。還是說老實。王明道。你錯認了我拿的。不是老虎。是個虎頭牌。衆官道。虎頭牌是做甚麼的。王明道。是我元帥的頭行牌。上面寫着是下西洋的緣故。衆官道。既是寫着下西洋的緣故。

你可念來我們聽着你們就好出來。王明道：「既如此，我念來你們聽着。」念說道：

大明國宋皇帝駕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某，爲撫夷取寶事。照得天朝歷代帝王，傳國有璽，歷千百年，遞相授受。奈被元順帝白象馱入西番，我大明皇帝盛德，既膺天眷，宗器豈容久虛？爲此欽差我等統領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來下西洋，安撫夷邦，探問玉璽等因。奉此牌仰各國國王及諸將領知悉，如遇寶船到口，許從實呈揭玉璽，有無消息，此外別無事端。不許各國因緣爲奸，另生議論，致起爭端。敢有故違一體，征勦不貸。須至牌者。

衆官道：「你們戰將千員，敢是連着那道士和尚數麼？」王明道：「出家人怎麼算做個戰將？」衆官道：「你可在裏面麼？」王明道：「我們不過是個小卒，只可算在雄兵百萬裏面。」衆官聽知王明這幾句話，嚇得魂不附體，心裏想道：「這等的道士僧家，還不算做個將官，不知那戰將千員，還是怎麼狠哩。這等一個王明，只算做兵雄百萬，却不就有一百萬個。王明又不知如何狠哩，我們撒髮國怎麼做得他的對頭，却一齊跑出來，一齊磕上幾個頭，都說道：『王將軍饒命罷。』」

這一陣子爭鬥，非干我們之事，都是總兵官和金毛道長的主意。王明道：「已前之事俱罷了，只如今四門上四個道長，又是那裏來的？」衆官說道：「並不干本國之事，俱不知道他是那裏來的。」畢竟不知道這四個道長是那裏來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國師收服撒髮國 元帥兵執錫蘭王

詩曰：劍客不誇貌，玉人知此心。

但營織毫義，肯計千萬金。

勇發看鷲擊，憤來聽虎吟。

平生志報國，料敵無幽深。

王明道：「你們豈可不知道他們是那裏來的？」衆官道：「現有國王在上，我們衆人怎麼敢來吊謊？」王明道：「你叫國王出來，國王看見王明是個慷慨丈夫，又聽見虎頭牌上行移，都說得是些正大道理，却纔放了心，出朝相見。」王明道：「我們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來下西洋，也只爲安撫外邦，探問玉璽，有無消息。你們怎敢這等倔強無禮？國王道：『非干我們之事。第一來是總兵官不是？第二來是金毛道長不是？故此得罪將軍，望乞恕罪。』」王明道：「既往不咎，只這如今又有甚麼四個道長，却都是那裏來的？」國王道：

這四個道長有些蹊蹺。王明道怎麼蹊蹺？國王道自從金毛道長去後，就添出四個人來，自稱道長，把守城門。連我國中百姓，都是吃他虧的。王明道怎麼吃他的虧？國王道：「四個道長，一個撮火，一個就弄煙，一個扇風，一個就刮雨。城裏住的，不得到城外，面去城外住的，却又不得進城裏面來。這却不是吃他的虧？」王明道：「你們不要吊謊哩。國王道：「敢有半個字兒涉虛，教我舉國君臣盡爲齏粉。」王明道：「既然如此，待我去瞧他來。」好個王明，一手拿起隱身草來，却就不見了他在那裏。國王又有些害慌，說道：「你們仔細些，只怕他又竊進我們宮裏面去。」衆人道：「宮裏面到還可得，且看我們的頭何在？」王明也不答應，只是要笑。慢騰騰地走出朝來，到了城門上。王明心裏想道：「千難萬難，難得走到這裏，不如走上城去，咬他一個頭來，却不是又是一個功績？」王明也只說是容易，走上城去，恰好是個東門。東門上是個青毛道長，恰好青毛道長又在磕睡。王明看見青毛道長呼呼的磕睡，他就喜之不勝，心裏想道：「磕困就撞着個枕頭，却不是天使我成其大功？只是一件，沒有帶得刀來，怎麼是好？」恰好的起眼一看，刀架上插着一張白茫茫的快刀。王明說道：「今番却做出個借刀殺人的事。」

來了也，顧不得這些，一手綽過刀來，就要行事。那曉得那張刀呼的一聲響響了，這一聲不至緊，早已驚醒了個青毛道長。喝聲道：「是那個人在這裏弄我的刀？」哩，喝聲長，那張刀就長有三五十丈，三五十丈長，還由自可。王明黏在刀頭上，不得下來。青毛道長又喝聲：「長，又長有三五百丈，恰像個白虹貫日的一般樣兒。」王明掣在刀頭上，越發不得脫哩。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今番却死在這個刀尖上也。心裏又說是也罷，人生自古誰無死，我今日死在這裏也，死得有個名節，不如緊緊的閉着兩隻眼，免得心上就憂一閉閉上了眼。虛幌幌的幌上幌下，幌東幌西，只說是不知死在那裏，一會兒猛聽見那裏嚷也嚷的念經哩，分分明明聽見念說道：「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生揭諦，菩提薩婆訶。」王明說道：「這分明是我國師老爺的聲喚，却也古怪，連忙的開了兩隻眼來看一看，那裏見個甚麼道長？那裏見個甚麼刀？原來掛着在千葉蓮臺的抓風攢上。」王明說道：「見鬼見鬼，斃殺人也。」撲通一聲響，跳將下來。國師道：「外面甚麼響？」王明不敢怠慢，逕自走到佛堂上，雙膝跪下，却把個番王殿上始末緣由，青毛道長來蹤去跡，逐一的細說了一遍。國師道：「這是這幾個道長，不僧不。」

俗不好處他。王明是個伶俐乖巧的人，却便就乘機架上一個謊，說道：「國師老爺在上，這幾個道長，不但只是我，和你吃他的虧，越是撒髮國，還要吃他的大虧。」老爺道：「怎麼撒髮國越發吃他的大虧？」王明道：「這四個道長殺得性起，這如今發下了誓願，說道：『若不奈南朝，何就要殺盡了撒髮國一國的人民，不拘男婦老少寸草不存。』」明這一席話，却是信口說的那裏曉得福至心靈，天湊其巧，怎麼叫做福至心靈，天湊其巧？原來國師老爺連日高張慧眼，看見撒髮國君民人等，無論男婦老幼，俱有三年大難。正在替他們害愁恰好的，王明說個謊，說道：「四個道長要殺盡了他的國中不留寸草，却不正門着老爺的慈悲方寸，故此叫做福至心靈，天湊其巧。」國師老爺說道：「這撒髮國君民有難，無處解釋，怎麼是好？」王明又湊上一句，說道：「老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和他解釋一番，就是大幸。」老爺道：「也罷，連這四個道長，一齊請他坐一坐罷。」王明道：「既如此，公私兩利，彼此雙全。」阿彌陀佛，無量功德。王明這幾句話，又說得老爺滿心歡喜。老爺即時吩咐非幻禪師到軍政司取過前日的鳳凰蛋來，非幻禪師不敢怠慢，即時叫過時政司，即時奉上一雙鳳凰蛋。老爺道：「只用一個，拿着這一

個在手裏，口兒裏念上幾聲，手兒裏捻上幾下，把個九環錫杖照着地平板上撲地的響一聲，閉了眼，入了定。一會兒轉過來，說道：「王明，你去請元帥開船罷。」王明心裏想道：「一個撒髮國，費了兩年多工夫，不會得他的降書，降表不會得他的進貢禮物，怎麼就開船心裏雖然這等想，面上却不敢有違報上元帥。元帥也不十分准信，竟來請問國師。」國師道：「元帥在上，實不相瞞，這個撒髮國君民人等，俱有三年大難，是貧僧把他們都收在鳳凰蛋裏。」元帥道：「怎麼一個鳳凰蛋就收得一國的君民人等？」國師道：「元帥豈不聞乾坤又袋之事乎？一個又袋放了四大部洲衆生弟子人等，只滿得一個小小角兒，何況這等一個大蛋，止收得這等一個小國，何難之有？」元帥道：「幾時放他出來？」國師道：「三年之後，放他出來。」元帥道：「三年之後，不知我們的寶船走到那裏，却怎麼放他出來？」國師道：「心到就手到，不管在那裏。」元帥道：「假如遲早些，河如國師道：『早一日死一日遲一日，受一日福，遲一年受一年福。』元帥道：『遲十年受十年福，遲百千萬年，却不受百千萬年福。』國師道：『各人福分不同，也難到十年之上。』元帥道：『那四個道長，何如？』國師道：『貧僧也主意連他們都坐一坐，退下他些火性，添上他些

真元不想他分淺緣慳，又不在此裏面。元帥道：「既然他不在裏面，只怕他又來攔阻。」國師道：「連國中的君民人等都沒有了，他怎麼又好來攔阻？」元帥道：「君辱臣死，不見了個國王，他四個人肯就是這等干休罷了？」國師道：「這四個人都是些盪來僧，不是本國的文官武弁，他有些甚麼君辱臣死？」元帥道：「國師老爺怎麼曉得？」國師道：「是貧僧差王明進去打探來，故此曉得。」元帥道：「他既是個盪來僧，卻又不盪到前面去，終久不是個好相識。」國師道：「貧僧也曾料度他來，故此請元帥發令開船，開船之後，容貧僧到靈霄殿上去查他，一查看是怎麼，却好處他。」元帥道：「既是如此，敢不奉命。」即時轉過中軍帳上，傳令開船，只見五十名夜不收稟說道：「國師老爺大顯神通，把個撒髮國盡行抄沒了。」元帥故意的說道：「豈可就沒一個人剩下來？」夜不收道：「連雞犬都沒有了。」南朝五員大將回來，一齊稟說道：「國師老爺大顯神通，把個撒髮國的君民人等盡行抄沒了。」元帥也故意的說道：「國師是個出家人，慈悲方便，豈可抄沒人？」國衆官道：「元帥不准信之時，乞親自進城踏看，滿城之中連雞犬都不見了。」元帥心裏想道：「佛力無邊，今果然也。」又故意的說道：「既是國師抄沒了他的國土，我和你只得開船。」

罷，稍待遲延，恐生他變。衆官唯唯而退。即時開船，到了三更時分，却說國師老爺撇了色身，一道金光，逕上南天門靈霄殿，上見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看見佛爺爺致恭敬，敬佛爺爺告訴道：「貧僧領兵來下西洋，怎奈一個撒髮國從古到今典籍所不載之國。玉皇道：「國小易於處分，這好的佛爺爺道：「國雖小，却有許多的兜塔。」玉皇道：「怎見得兜塔？」佛爺爺道：「先前出一個金毛道長，十分利害，是貧僧請到鎮妖真武回來，却纔收服他去。其後又添出四個道長，一個叫做青毛道長，一個叫做紅毛道長，一個叫做黑毛道長，一個叫做白毛道長，又是十分利害，戰他不過。他昨日又要殺盡了撒髮國一國君民人等，貧僧不忍於他，把他一國的中生都收在極樂天宮裏面，免得受他熬煎。」玉皇道：「那四個道長，何如？」佛爺爺道：「貧僧初意也要請他坐一坐兒，歸他一個正果，那曉得他分淺緣慳，早又不在此裏面。」玉皇大帝笑了一笑，說道：「佛爺爺，你說這四個道長，是那一個佛爺爺道：「正爲不曉得他是那個，特來相拜。」玉皇道：「佛爺爺，你有所不知，這四個道長，就是金毛道長打頭踏的，四個佛爺爺道：「那打頭踏的是青龍朱雀玄武白虎四個神道。」玉皇道：「却不是他怎的？」佛爺爺道：「既是他們。」

四個神道敢這等無禮。玉皇道：他們因你的天師枉刀殺他，到我這裏告狀，是我依律批判，許他取命填還。故此纔敢大膽猖獗。佛爺爺道：他起先不合助桀爲虐，怎麼說天師枉刀殺他。玉皇道：今番憑佛爺爺收了他罷。我這裏再不顧他。佛爺爺謝了玉皇大帝一道金光，轉到寶船之上。寶船正值順風，布颿無恙，望西洋前進。國師老爺坐在佛堂上，叫過武狀元唐英來，說道：貧僧有一事相煩。狀元可肯麼？唐狀元道：國師之命，誰敢有違？國師道：昨日四個道長原來就是金毛道長打頭踏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唐狀元道：他這如今怎麼？國師道：只因他到玉皇大帝位下，告說道：天師枉刀殺人。玉帝依律批判，說道：准取命填還。故此就到下方來，無端猖獗。唐狀元道：這如今國師有何佛旨？國師道：貧僧料他不肯干休，一定還到前面的國中，生災作耗。故此有事相煩。唐狀元道：憑國師吩咐下來，就是國師道：黃鳳仙頗精圃法，貧僧意下要相煩他先去打探一番。看前面還是甚麼國？這四個神祇又是甚麼出身？打探一個詳細，回貧僧的話。貧僧還有個處治。唐狀元道：謹依國師尊命。即時轉過本營，請出黃鳳仙來，把國師的話告訴他一遍。黃鳳仙道：敢不遵依。即時吩咐取過一張

新床來，取過一付新帳幔來，取過一盆淨水來，取過七七四十九盞燈來，鋪了床，安了帳幔，一盆水放在牀底下，中間水裏面放了一個燈盞，四週圍畫了九宮八卦。九宮八卦上擺着四十九個燈盞，收拾已畢，自己坐床上，叫唐狀元封了門。此時已是戌時三刻，直到子時三刻，纔許開門。唐狀元不敢怠慢，封鎖周密，重重層層，却說黃鳳仙水圍而出一處到一處，一事見一事，分分明明，仔仔細細，到了子時三刻，唐狀元開了門，問道：夫人可曾回來？黃鳳仙道：回來了。唐狀元道：你可曾到過那個國來？黃鳳仙道：到了好幾個國。唐狀元道：可曾看見甚麼人來？黃鳳仙道：看見好幾個人來。唐狀元道：你先說一說。黃鳳仙道：所言私言之所言，公公言之，不曾復命。國師老爺怎麼先對你說？唐狀元到吃他幾句話兒，攆得不住的，曉日東升，即時回話。國師道：黃鳳仙你可曾到那個國來？黃鳳仙道：小的從此前去，先到一個帽山。帽山下有好珊瑚樹，帽山前去到一個翠藍山。山下居民都是些巢居穴處，不分男女，身上都沒有寸紗，只是編緝些樹葉兒，遮着前後。國師道：黃鳳仙，你可曉得他們這段緣故麼？黃鳳仙道：小的只是看見却不曉得是個甚麼緣故。國師道：當原先釋伽佛在那

裏經過脫了袈裟下水裏去洗澡。却就是那土人不是把佛爺的袈裟偷將去了。佛爺沒奈何發下了個誓愿。說道：這的中生都是人面獸心。今後再不許他穿衣服。如有穿衣服者。即時爛其皮肉。因此上傳到如今。男婦都穿不得衣服。黃鳳仙道：前去有一個鸚哥嘴山。又前去有一個佛堂山。又前去到一個國叫做錫蘭國。國師道：這是一個小小的國兒。黃鳳仙道：是個小國兒。國師道：雖是個小國。却有許多古跡。你可曉得麼？黃鳳仙道：別羅里有一座佛寺。寺裏有釋伽佛的原身。側着睡在那裏。萬萬年不朽。那些龕堂都是沈香木頭雕刻成的。又且鑲嵌許多寶石。製極精巧。又且有兩個佛牙齒。又且有許多活舍利子。這可就是個古跡。國師道：這是釋伽佛涅槃之處。別羅里還有一個腳跡在石上。是釋伽佛踏的。約有二尺長。五寸深。中間有一泓清水。四季不乾。大凡過往的人。蘸些來洗眼。一生不害眼。蘸些來洗面。一生不糟面。北十里有一座山。叫做梭篤山。山下有兩個右腳跡在石上。是人祖阿聘聖人踏的。約有八九尺長。二尺深。中間也有一泓清水。國人用以占候年歲。每年正月望日來看。假如其水清淺。則其年多旱。其水混濁。則其年多澇。試無不驗。國人敬之如神。

這兩處豈不是個古跡麼？黃鳳仙道：小的不會細看。又此不知國師道。可會看見甚麼異人麼？黃鳳仙道：地方褊小。容不得甚麼異人。前去又到一個國叫做溜山國。國師道：你可曉得這個國怎麼叫做溜山國？黃鳳仙道：小的愚頑。却也不解其意。國師道：山在海中。天空的三个石門。如城關之樣。其水各溜。故此叫做溜山。且溜山有八大處。第一叫做沙溜。第二叫做人不知溜。第三叫做處來溜。第四叫做麻里奇溜。第五叫做加半年溜。第六叫做加加溜。第七叫做安都里溜。第八叫做官鴨溜。八溜外還有一個半。窄溜。約有三千餘里。正是西洋弱水。三千這是第三層弱水。黃鳳仙道：國師老爺這等精細。正是眼觀十萬里。腳轉八千輪。國師道：前面又是那裏？黃鳳仙道：前去又到一個國叫做大葛蘭國。前去又到一個國叫做小葛蘭國。前去又到一個國叫做阿板國。國師道：這三個國也是個小國。黃鳳仙道：前去又到一個國。這個國却有些古怪。國師道：是個大國。還是個小國？黃鳳仙道：是個西洋頂大的國。國師道：既是大國。叫做古俚國。若只是個小國。就叫做狼奴兒國了。黃鳳仙道：古俚國是真的。國師道：這古俚國可有幾個異樣的人麼？黃鳳仙道：委是有四個全真在那裏。國師

道。這如今在那裏幹甚麼事。黃鳳仙道。他前日初來之時。一個穿青。一個穿紅。一個穿白。一個穿黑。齊齊的要見國王。國王與他相見。問他從那裏而來。他說道。從上八洞而來。問他有甚麼事。下。願他說道。要化一萬兩金子。十萬兩銀子。問他有何所用。他說道。要蓋佛殿一座。要鑄佛像一尊。問他何所祈求。他說道。你國中不日有大災大難。造下這佛殿。鑄下這佛像。和你做個鎮國大毗盧。問他甚麼大災大難。他說道。主有刀兵之變。君民人等十死八九。剩下一個。或半個。還要帶箭帶鎗。問他在幾時。他說道。只在目下。不出百日之外。問他佛殿怎麼就蓋得起。佛像怎麼就鑄得成。他說道。只要你拿出金子銀子來。發了心。出了手。我們師兄弟保管你舉國平安。問他還是暗消了這個災難。還是明消了。這個災難。他說道。憑他甚麼刀兵來。只憑我們師兄弟。要殺得他隻鎗不見。片甲無蹤。恰好的國王。這幾時正有些心驚肉顫。深信他的言語。即時拜他爲師。供養他在淨兒寺裏。每日間練兵。選將舞劍弄鎗。這四個全真。却不是個異樣的。國師道。這些畜牲。又在古俚國作吵哩。貧僧還有個處分。即時去拜元帥。告訴他。黃鳳仙這一段的來蹤去跡。元帥道。似此作吵。將如之何。國師

道。四個神將。都在貧僧身上。只是前面五個小國。古哩一個大國。調兵遣將。都在元帥尊裁。元帥道。既是四個神將。在國師身上。其餘的事。咱學生有處。國師拜辭而去。三寶老爺請出王尙書來。計議一番。王爺道。西方僻夷。強梗冥頑。不知王化久矣。今無故以兵加之。彼必不服。況我等初到此處。路逕未熟。不如遣幾個得力的將軍。遊說他一番。倘彼倔強。再作道理。三寶老爺說道。王老先兒言之有理。即時傳令。叫過四個公公來。又叫過四哨四個副都督來。吩咐每個公公充做正使。傳送虎頭牌。每個副都督統領二十五名鐵甲軍。充做跟隨。小郎各披暗甲。各誇快刀。如遇國王誠心歸附。便以禮相待。中間有等奸細。即便擒拿。以張天討。四個公公。四個副都督。得了將令。各人領下鐵甲軍。各人駕上海鯨船。各人分頭而去。衆官已去。老爺又傳將令。叫過王明來。吩咐他隻身獨自領一封書。逕覓着古哩國。見了國王。投遞與他。使他知道個禍福。以便趨避。王明道。古哩國却有四個道長。在那裏。只怕國王不聽。老爺道。四個道長。在國師身上。你們不消掛心。王明唯唯。諾。駕了海鯨船。一逕而去。却說寶船行了數日。到帽山山下。得珊瑚樹高四五尺者。十二枝。又行了三日。到翠藍山

只見山脚之下，赤身裸體的一陣又一陣，每陣約有三五十個。國師老爺看見，說道：「阿彌陀佛，佛是金裝，人是衣裳，怎麼一個人都穿不得衣服，莫若也學衆人下身圍條花布手巾罷。」佛爺爺開了這句口，不至緊，以後這些赤身裸體的都圍着一條手巾，傳到如今，這也是燃燈佛一場功德。寶船又行了七八日，到鸚哥嘴山，只見滿山下都是些沒枝沒葉的精光樹，光樹上都是些五色鸚哥，青的、青紅的、紅白的、白黑的、黑黃的、黃毛色兒，愛殺人也。三寶老爺說道：「這一夥鸚哥，到好些毛片，怎麼都站着在那光樹上？」王爺笑一笑，說道：「要上光棍的串子，全靠這些毛片兒。」須臾之間，一夥鸚哥兒，吱吱喳喳，嚷做一團。國師沈吟了一會，點一點頭，三寶老爺說道：「國師爲甚麼事，沈吟了這一會？」又點一點頭，國師道：「這些鸚哥兒，叫得有些不吉。」老爺道：「鵲噪非爲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吉凶事，不在鳥音中。我和你提師海外，誓在立功，怎麼說得個不吉的話？」國師慢慢的說道：「不是貧僧要說個不吉的話，是這些鸚哥兒，嘴裏說道：『眼下一凶，老爺道：『怎麼說道：『眼下一凶，國師道：『那鸚哥兒，叫道：『碧峯金碧峯，一戰成功，戰成功，戰成功，眼下一凶，眼下一凶，眼下一凶，蝎子蜈蚣，這鸚哥兒，」

却不是明明的說道：「眼下一凶，老爺道：「這一凶，却不知在那裏？」國師道：「多在錫蘭國。」老爺道：「只怕還是古俚國。」國師道：「有眼下一凶，還不是古俚國。」道又未了，寶船又到佛堂山。國師道：「難得到這個山上，二位元帥請先行，貧僧在這裏念幾日經，做一場功果，然後就來。」老爺道：「既是國師在這裏看經念佛，咱們也在這裏相陪，住了船，扎了寨，一連念了七日經，設孤施食，呪水放燈，莫說這各色經卷，就只是阿彌陀佛，把來裝載也，設一千船哩。七日之後，做了圓滿，國師把根禪杖，放在佛堂中間，筆聿直豎着。二位元帥不知其情，連天師也不解其意。元帥道：「念經已畢，請開船罷。」國師道：「明日早開，走了兩三日，藍旗官報道：「前面就是錫蘭國，相去不過三五十里之遙。」先有一個鐵甲軍，在這裏報事。元帥吩咐鐵甲軍進來，問道：「你是那一個公公名下的軍人？」道：「小的姓馬，公公名下的。」元帥道：「這前面是個甚麼國？」軍人道：「是個錫蘭國。」元帥道：「馬公公在那裏？」軍人道：「馬公公現在錫蘭國。」元帥道：「你來報甚麼事？」軍人道：「小的奉馬公公差遣，特來報元帥得知，這個錫蘭國王，立心奸險，行事乖張，初然接着公公們，看見虎頭牌，不勝之喜，誠心誠意，歸附天朝，公公們住了一日，聞說道：「有個甚」

麼番總兵在那裏歸來。就教國王以不善意。欲謀害我師。這兩日國王意思。却便有始無終。公公們料度寶船不日就到。未敢擅便。特來稟知元帥。請元帥上裁。元帥道。番總兵現在那裏。做甚麼。軍人道。番總兵現在統領兵卒。把守潑皮關。元帥道。關在那裏。軍人道。就是我和你進去的路。上元帥道。可有城池。軍人道。沒有城池。就是這個潑皮關。是其要害。元帥吩咐軍人先去歸見公公。叫他晝夜伺候。以礮響為號。准備廝殺。違者軍法從事。軍人去了。元帥又叫過五名夜不收來。教他假扮着番人。每人帶着連珠礮十管。閃入關內。晝夜伺候。以關外礮響為號。許放礮。吶喊。違者軍法從事。夜不收去了。三寶老爺請出王爺來。問道。錫蘭國反復不常。意欲謀害我師。明學生意思。說道。與其病後能服藥。莫若病前能自防。寶船到了他國中。他得以為備。莫如就在今夜收住了寶船。遣兩員上將領幾百精兵。兼程而進。乘其不備而攻拔之。不知可否。王爺道。兵法有云。兵之情貴速。老公公兼程而進。是也。兵法又云。攻其所不戒。老公公乘其不備而攻拔之。是已。老公公動與孫子相符。何患甚麼。西洋不服。王爺說得好。三寶老爺大喜。即時叫過遊擊將軍胡應鳳。遊擊將軍黃懷德兩員。

遊擊一齊來到帳前。元帥分付道。此去三十里之外。有一個國叫做錫蘭國。正東上有一個關叫做潑皮關。關上有一個把關的官。是個番總兵。頗有些利害。你兩個各領精兵五百。分為二隊。一前一後。首尾相應。腳枚捲甲兼道而行。到關先放一個號。礮裏面礮響。許并力攻關。進關之後。乘勝直搗王居。務要生擒國王。不可疎虞。慢事。如違治以軍法。二位遊擊應聲而去。元帥又叫過遊擊將軍黃彪來。吩咐道。前面是個錫蘭國。正北上是個哈牛關。關上把守的是個番總兵。也有些利害。你可領兵五百。盡今夜腳枚捲甲兼道而行。以東關上礮響為號。許放礮。吶喊。悉力攻關。進關之後。直搗王居。務要生擒國王。不可遲違。慢事。如違治以軍法。黃彪應聲而去。元帥又叫過遊擊將軍馬如龍來。吩咐道。前面是個錫蘭國。正南上是民房錯雜。沒有甚麼關隘。你可領精兵五百。盡今夜腳枚捲甲兼道而行。以東關上礮聲為號。許放礮。吶喊。一湧而進。直搗王居。務要生擒國王。不可遲違。慢事。如違治以軍法。馬如龍應聲而去。王爺道。正西上差那一員將官去。元帥道。正西上邊海不消遣將去罷。畢竟不知這些將官前去。功展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兵過溜山大葛蘭

兵過柯枝小葛蘭

詩曰：

漢使乘槎出海濱

紫泥頒處動星辰

風雷威息魚龍夜

雨露恩深草木春

去國元戎金咄苦

還家義士錦袍新

遠人重譯來朝日

共着衣裳作舜民

却說胡遊擊黃遊擊二位將軍領了元帥軍令各帶精兵

五百名喇枚捲甲兼道而行行到潑皮關已是夜半關外

面一聲礮響這一響還不至緊關裏面連珠礮就礮響連

天殺聲震地番總兵正在睡夢之中一驚驚醒過來說道

關外都是南兵還自可得怎麼關裏面都是南兵內外夾

攻背腹受敵教我怎麼抵當得住沒奈何只得雜在番兵

之內各自逃生去了走了番總兵餘兵皆散夜不收關了

關進了二位遊擊一直殺進國王宮殿裏去正北上一聲

礮響殺進一彪軍馬去當頭一員大將是征西遊擊大將

軍黃彪正南上一聲礮響殺進一彪軍馬去當頭一員大

將是征西遊擊大將軍胡應鳳二路軍馬自外而入狼牙

棒張柏領了五十名鐵甲軍自內而出把個番王只當籠

中之鳥檻內之獸活活的捉將出來到了明日寶船收到

馬頭上這馬頭地名叫做別羅里却遠遠的望見水面上

有許多的泡沫浮沈元帥道水中必有緣故道猶未了左

手下閃出一員水軍都督解應彪來順手就是八枝賽犀

飛飛下水去須臾之間血水望上一湧一湧湧出八個尸

首來元帥說道水底頭還有好細解都督又是八枝賽犀

飛飛下水去須臾之間又湧出三四個尸首上來元帥道

水底頭人已自驚散了許諸將各人用計擒拿一聲將令

一個將官一樣計較十個將官十樣計較百個將官百樣

計較一會兒就拿了一百多個番兵出水也有死的也有

活的死的鼻首活的解上帳來元帥道你們都是那裏來

的番兵道小的們都是本國的水軍元帥道誰叫你伏在

水裏番兵道是俺總兵官的號令小的們不敢有違元帥

道是那個總兵官番兵道就是把守東門的元帥道你們

伏在水裏怎麼安得身番兵道小的們自小兒善水伏在

水底頭可以七日不食七日不死元帥道你總兵官教你

們伏在水裏做甚麼番兵道總兵官叫小的們伏在水裏

用錐鑽鑿通老爺的寶船元帥道你們一總有多少人番

兵道小的們一總有二百五十個人元帥道衆人都到那

裏去了番兵道因見老爺們兵器下來得凶各自奔到海

中間去了元帥大怒說道這等的番王敢如此詭詐道猶

未了，馬公同了這一干將官，解上番王來聽元帥處治。元帥正在怒頭上，罵說道：番狗奴，你敢如此詭詐！你不聽見我的頭行牌上，說道：從實呈揭，玉璽有無消息。此外別無事端。我以誠心待你，你反敢以詭詐欺我。叫刀斧手過來，梟了他的首級。番王只是嚇得抖衣而戰，口裏乾乾，鞞鞞說不出話來，情愿受死。却是國師老爺替他方便，走近前來，說道：阿彌陀佛，看貧僧的薄面，饒了他罷。元帥再三不肯，國師再三討饒。元帥終是奉承國師，就饒了番王。這一死番王，連忙的磕頭禮拜他。這禮拜又有些不同，兩手直舒於前，兩腿直伸於後，胸腹皆着地而拜。元帥道：你叫做甚麼名字？番王道：小的叫做亞烈若奈兒。元帥道：你那把守東門的總兵官，叫做甚麼名字？番王道：叫做乃奈塗。元帥道：他原是那裏人？番王道：原是瑣里人氏。到小的國中來討官做，小的看見他有些勇略，故此陞他做個總兵官。不想昨日爲他所悞。元帥道：他如今在那裏去了？番王道：昨日在把守潑皮關，今日關門失守，不知他的生死存亡。元帥道：這不過是個纖芥之事，何足介意。吩咐左右的這番王，既是饒了他的死，豈可空放他回討一條鐵索來，穿了他的琵琶骨，眼帶他到前面去。明日回朝之時，獻

上我萬歲爺，請旨定奪。番王唯唯受鎖。誰敢開言。元帥正欲擇吉開船，到了明日，只見正西上一彪番兵，番卒騎了三五十隻高而且大的象，蜂湧而來。元帥出令，誰敢出馬擒此番奴？道猶未了，帳下閃出一員大將來，長身偉貌，聲響若雷，打一個恭稟，說道：末將不才，願擒此番賊。元帥起頭視之，原來是征西遊擊將軍劉天爵。王爺道：劉將軍英勇過人，正好他去。老爺道：多了他是個象戰，也不可輕視於他。劉天爵道：末將自有斟酌，不敢差池。王爺遞他一杯酒，與他壯行。三通鼓響，劉將軍領兵出陣，高叫道：番狗奴，敢如此無禮！你可認得我劉冬麼？番總兵道：你是南朝，我是西洋，你和我甚麼相干？你何故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偏你會欺負人，偏我們怕人麼？舉起番刀，照頭就砍。劉將軍一槍長有丈八，急架相迎，戰不上三合，番總兵那裏盪得手，劉將軍咬牙嚼齒，主意要活捉番官，爭奈他牛角喇叭一聲響，一羣三五十隻高象齊湧將來，那象本身是高，本身是大，經了那番官的鞭策，只曉得向前，那肯退後。若只是打不在話下，饒你戳上一槍，抽出槍來，就沒有了槍眼。饒你砍上一刀，收回刀來，就沒有了刀口。劉將軍看見事勢不諧，只得收兵而退。元帥道：今日功展何如？劉將軍道：

一則象勢高大二則不怕刀槍故此不會得功。容末將明日收服他獻上元帥。元帥道：你有了破敵之策，沒有劉將軍道：有策。王爺道：老公公有何高見？老爺道：咱學生只一個字，就是破敵之策。王爺先兒：你有何高見？王爺道：我學生只兩個字，就是破敵之策。不知劉將軍：你有幾個字？纔是破敵之策。劉將軍道：末將有三個字，纔是破敵之策。王爺道：我和你都不許說破，各人寫下各人的字，封印了放在這裏。到明日敵破之後，拆開來看，中者賞，不中者罰。劉將軍道：可許相同麼？王爺道：只要破得敵，取得勝，那管他同與不同。三寶老爺說道：言之有理。即時叫過左右，取過文房四寶來，各人寫了，各人封號了，收在元帥印箱裏面。到了明日，劉將軍出陣，兵分三隊，前面兩隊都是火礮火銃、火箭之類，後一隊一人手裏一條賽星飛，怎麼叫做賽星飛？原來是個一條鞭的樣子，約有八尺多長，中有八節，能收能放，可捲可舒，中間都是火藥，都是鉛彈子，隨手一伸，其火自出，疾如流星，故此叫做賽星飛。番兵只說還是昨日的樣子，乘輿而出一聲牛角喇叭響，一羣大象蜂擁而來。劉將軍吩咐左右說道：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耻者一隊必盡誅，俱以哪叭響為

號。一聲哪叭響，頭二隊火礮、火銃、火箭，一齊連放，象還不退，又是一聲哪叭響，第二隊火礮、火銃、火箭，又是一齊連放，象還不退，又是一聲哪叭響，第三隊賽星飛，一齊連發，星流烟飛，雷聲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都是震動的。任你個甚麼象，還敢向前來。一齊奔回本陣，滿身上都是箭，都是火傷，死的爬的爬。劉將軍借着這個勢兒，挺鎗當頭，後面三隊軍馬一齊奔來，一會兒那些番兵番卒殺的殺了去，捉的捉將來，止剩得一個總兵官，藏躲不及，劉將軍走向前去，很是一鎗，這一鎗不至緊，從背上截起，就戳通了，到胸脯前，直出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旋見了元帥，獻上首級。元帥大喜，吩咐左右：印箱裏面取出昨日的字來，當面拆開，只見三寶老爺一個字，是個火字；王爺兩個字，是赤壁兩個字；劉將軍三個字，是賽星飛三個字。彼此都大笑了一場，都說道：智謀之士，所見略同。三寶老爺道：前日解都督一個賽星飛，今日劉將軍一個賽星飛，怎麼有這兩樣好兵器？王爺道：解都督的是個袖箭的樣子，利於水，故此叫做賽星飛；劉將軍的是個流星樣兒，利於火，故此叫做賽星飛。水火不同，成功則一。老爺道：俱該受賞。即時頒賞上下將官兵卒，俱各有差。劉將軍稟道：這些

首級怎麼發放。元帥道：俱要把個繩兒穿起來，各人的首級還是各人看守。明日開船行了七八日，却到溜山國。早有個鐵甲軍上船報事。元帥道：這裏是個甚麼國軍人道？這裏是個溜山國。老爺道：是那個公公在這裏？軍人道：是洪公公在這裏。元帥道：是那個副都督在這裏？軍人道：是後哨吳爺在這裏。元帥道：你來報甚麼事？軍人道：小的領了洪公公差遣報元帥老爺得知，這個溜山國王看見虎頭牌，不勝之喜，寫下了降書，降表備辦了進貢禮物，當一等候元帥寶船親自來叩頭禮拜。只是這幾日中間，有兩個頭目，心上有些不服，煽惑番王，教他不善。故此洪公公差小的先來迎接，稟知這一段情由。望元帥老爺也要在意提防他一二。元帥道：我自有個道理。即時吩咐左右帶過錫蘭王來，琵琶骨上一條鐵索，坐着一個囚籠。囚籠上豎一面白牌，白牌上寫說道：各國國王敢有負固不賓者，罪與此同。又吩咐劉遊擊隊裏原斬來的首級，逐一過掛將起來。首級外豎一面白牌，白牌上寫說道：各國頭目敢有倔強無禮者，罪與此同。只消這兩面白牌，這叫做先聲足以奪人之氣。探聽的小番們看見這個番王坐在囚籠裏面，看見這些首級掛在竿子上面，看見兩面白牌

上寫着兩行大字，逐一的報上番王。番王叫過左右頭目來說道：你教我負固不賓，你就作與我進囚籠裏去。左右聽見小番這一報，也說道：我們的頭也是要緊的，怎麼又敢倔強？即時同着洪公公迎到寶船之上，進上降表。元帥吩咐中軍官安奉，又奉上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溜山國國王八兒向打刺，謹再拜致書於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竊惟麾下提貔虎以震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撼國憤，永貽宗社之休。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某等遐陬路阻，窺管見迷，仰斧鉞之輝煌，識師干之布列，願言慶林，倍異等倫。伏冀包涵，不勝銘刻。書畢，又獻上禮物進貢。元帥接過單來，展開來一看，只見單上計開：

銀錢一萬個，海貳二十石（其國堆積如山，候肉爛時淘洗潔淨，轉賣於他國），紅鴉呼十枚（寶石也，其色微紅，故名），青鴉呼十枚（寶石也，其色微青，故名），青葉藍十枚（藍色寶石，面有青柳葉紋），昔刺泥十枚，窟沒藍十枚（俱寶石，番名如此），降真香十石，龍涎香十石（其香最佳，價與銀同），椰子杯一百

副以椰子壳靴作酒鐘，鑲以金銀花梨做脚，用番漆塗口極標致。絲嵌手巾一百條，細密最勝他處。織金手帕一百方，其製絕精，富家男子以之纏頭，每幅價值五兩。鮫魚乾一百石，一名溜魚，成塊淡乾味佳。

元帥受其禮物，分付內貯官收下，回敬國王以冠帶袍笏之類，叫過左右頭目來，吩咐他道：你做頭目的，只曉得教國王以不善，你可曉得天命有德，天討有罪，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你可曾看見錫蘭王坐在囚籠裏面麼？你可曾看見錫蘭國的總兵官掛起頭來麼？左右頭目只是磕頭禮拜，哀求說道：總望元帥老爺饒命罷。元帥道：你們之惡尚未形，我這裏也不深究，你不坐罪於你，只是你自今以後，要曉得有我天朝在南，年年進貢，歲歲稱臣，纔是個道理。左右頭目又磕上幾個頭，說道：小的們知道了，再不敢爲非。元帥吩咐軍政司賞他酒穀之類，國王謝了賞，兩個頭目也謝了賞，俱各自回國去了。寶船又開行兩三日，到了大葛蘭國。侯公公同着左哨黃金彥領了大葛蘭國國王利思多，磕頭迎接。侯公公道：這個國王甚通大義，接着虎頭牌聽見說道：此外別無事端，這一句，他就有萬千之喜。

對着牌，他就拜上八拜，儘有個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意。只是小國民頑，都不習詩書，不知文字，故此沒有降書降表，也沒有通關牒文，只是儘着他的土產進貢天朝。元帥道：既是他有分誠意，不可恭一一受他的，就是只見擺下禮物，苦無奇異的。

- 金錢一百文
- 綵緞五十疋
- 花布二百疋
- 青白花磁十石
- 胡椒十石
- 椰子二十擔
- 溜魚五千斤
- 檳榔五千斤

元帥受了他的禮物，賞賜他巾服袍笏，教他升降揖遜，禮樂雍容。國王感謝而去。寶船又行了三五日，却又到了小葛蘭國。只見五名鐵甲軍上船回話。元帥道：你們稟甚麼軍情？軍人道：小的們奉王公公差遣，特來這裏迎接老爺。老爺道：王公公在那裏？軍人道：王公公到了這個國中。國王不敢違拗，誠心誠意，歸附天朝。昨日又有報事的小番傳說道：元帥老爺囚了錫蘭王，斬了總兵官的首級，愈加心驚膽裂，唯唯奉承。王公公曉得他心無外慕，故此差小的們五個人，在這裏伺候。元帥老爺船到，公公起身到前面去了。有此一段軍情，特來稟上。元帥道：這叫做甚麼？軍人道：這叫做小葛蘭國。元帥道：國王在那裏？軍人道：

國王就在船頭上。元帥道：可有降書降表麼？軍人道：這個中國小人頑不習詩書，不通文字，故此沒有降書降表。只有些土產禮物進貢天朝。元帥道：昨日大葛蘭國也沒降書降表，只因他有一念之誠，故此受他禮物，反賞賜與他。既是這個國王也是誠心誠意，叫他進來。國王看見船頭上囚着一個錫蘭王，竿子上高掛了那些首級，嚇得魂不附體，魄不歸身，見了元帥，只是磕頭，磕了又磕，只是禮拜拜了又拜。元帥道：起來罷，過了半響，却纔扒將起來。元帥道：你這是個甚麼國王？元帥道：你這會說道。小國叫做小葛蘭國。元帥道：你叫甚麼名字？國王又噉了一會說道：小人叫做利多理多里。元帥道：你們怎麼不習詩書，不通文字？國王又噉了一會說道：小人愚頑，故此不會學得。故此不會有降書降表。望乞元帥恕罪。元帥道：只你們有歸附之誠，勝似降書降表。國王道：小人還有些土產禮物進貢天朝。伏乞元帥海納。元帥吩咐內府官收下。

金錢一百文 銀錢五百文 黃牛十隻 每隻重四百斤 青羊二十隻 其毛青足高三尺 胡椒十石 蘇木十石 乾檳榔五十石 波羅蜜五百斤 麝香一百斤

元帥收了他的禮物，却又取出中國的衣冠袍笏帶之類，回敬番王。又教他升階揖遜，進退周旋。國王感謝不盡。寶船又開行了兩日，却又到了一個國，東邊靠着大山西邊濱着大海，南北俱有六路可通。泊了寶船，只見王公公同着右哨許以誠上船迎接。元帥道：這是個甚麼國王？王公公道：這叫做柯枝國。元帥道：國王是那裏人？王公公道：國王是鎖里人。氏頭上纏一段黃白布，上身不穿衣服，下身圍着一條花手巾，再加一疋顏色紵絲名字叫做壓腰。元帥道：國王叫甚麼名字？王公公道：國王叫做可亦里。元帥道：國中百姓何如？王公公道：國中有五等人。第一等是南昆人，與國王相似，其中剃了頭髮，掛綠在頭上的，最為貴族。第二等是回回人。第三等叫做哲地，這却是有金銀財寶的主兒。第四等叫做革令，一替人做保買賣貨物。第五等叫做木瓜。木瓜是個最低賤之稱。這一等人穴居巢樹，男女裸體，只是細編樹葉，或草頭遮其前後，路上撞着南昆人或哲地人，即時蹲踞路傍，待他過去，却纔起來。這就是五等人。元帥道：國中風俗何如？王公公道：國王崇奉佛教，尊敬象和牛，蓋造殿屋，鑄佛像坐其中，佛座下週圍砌成水溝，傍穿一井，每日清早上撞鐘播鼓，汲井水於佛頂澆之。

看

澆之再三羅拜而去。又有一等人名字叫做濁肌，就是奉佛的道人，也有妻小，不剃頭，不梳頭，頭髮織的成毡，分做十數綑，或七八綑，披在腦背後，却將黃牛糞燒成灰，搽在身上。身上不穿寸紗，只是腰裏繫着一根大黃藤，口裏吹着海螺響，後面跟着老婆，只有一塊布遮着那些醜物，沿門抄化過來。這些風俗，最是醜的。元帥道：「國中氣候何如？」公公道：「時候當熱，就像我南朝的夏天。道五六月間，日夜大雨，街市成河。俗語說道：『半年下雨半年晴。』就是這裏。」元帥道：「國王順逆何如？」公公道：「國王看見虎頭牌的來意，半句不違。只是中間有三個南昆人，有四個哲地人，都有謀害我師之意。國王曉得，罵說道：『這厮造逆，不是加福於我，止是加禍於我。』要我和錫蘭王去對坐也。即時傳令，拿下了這七個人，綁縛在這裏，聽元帥發落。」元帥道：「國王在那裏？」公公道：「就在門外。」元帥吩咐着他進來。國王拜見元帥，元帥以賓待之，遞上降表。元帥叫中軍官安奉，遞上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柯枝國國王可亦里謹再拜致書於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竊聞天命有德，天討有罪，順之者吉，悖之者凶。某等僻處海洋，罔知

順逆，荷蒙旌鉞，藉以彰明。剪覆兇渠，撫存疑貳，威首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和氣遠周，邁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寧六月之車徒。獲奉昇平，不勝感戴。忭躍之至，倍萬恆情。

元帥大喜，國王又進上禮物。元帥道：「彼既以誠待我，不得不以誠相還。」吩咐內貯官收下。

佛畫塔圖一幅，菩提樹葉十根，金佛像一尊，金錢一百文，銀錢一千五百文，銀錢十五文，金錢之一，珍珠四顆，俱重四分半，以分數論價，每四分重，彼處值銀一百兩。珊瑚樹四枝，哲地人亦論秤輕重，彼處人亦能雇倩匠人，剪斷車碾成珠，洗磨光淨，稱分兩而賣。胡椒一百石，龍涎香五百斤，各色花布五百疋，蓬蓬索一十石，肉紅味甘，夷人乾之以附遠。

元帥受了他的禮物，吩咐內貯官收下，却又取出南朝帶去的冠帶袍笏之類，回敬國王。國王不勝之喜，拜謝而去。寶船又開行了數日。元帥道：「這幾個小國，幸而無事，只前面那個古俚國，却不知王明在那裏，怎麼畢竟不知王明功展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十三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書古偃王

古偃王賓服元帥

詩曰

漢家大使乘轎軒

擊筑高歌出帝前

烽烟廣照三千里

伐鼓從金度海垣

野騎年來獵邊土

天王號令更神武

大將今數霍嫖姚

儒生持節稱謀主

黍谷盧龍瀚海傍

霞標六月飛清霜

錦袍十道秋風滿

碣石高懸關路長

却說王明領了元帥將令駕上海鰐船來了二十多日纔

找到古偃國只見四個全真鎮日在那裏提兵遣將防

備刀兵王明心裏想道這等四個毛道長又在這裏來弄

誼我如今到有些不好處得怎麼不好處得我奉元帥的

國書欲待不投遞之時達了元帥軍令欲待投遞之時却

又瞞不過這四個全真他肯放鬆了我半毫罷好個王明

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到明日把頭上的頭髮挑將下來

攪定個髮頭把身上的衣服定將過來充做個道袍手裏

拿着一面招牌上一段寫着拆字通神四個大字下一段

寫着治亂興衰吉凶禍福兩行小字偏然走到鬧市之中

大擺大搖一會兒拿出隱身草來不看見他在那裏一會

兒收起隱身草去又看見他在街市上搖也搖的只爲這

一個隱身草却就惹動了那些番回回都說道這決是個

活菩薩臨凡你看他一會兒現身一會兒不見了走了一

日不開口走了兩日不開口走到第三日曉得那些番子

信他得很却纔開口說道貧道從上八洞而來經過貴地

你們衆生是那個有緣的來問我一個字我告訴你一個

治亂興衰吉凶禍福也不枉了我貧道在這裏經過一遭

那些番回回正不得他開口聽見他說道你有緣的來問

我一個字一干番子一湧而來內中就有一個走向前來

打個問訊王明故意說道你這弟子問甚麼事先寫下一

個字來那番子寫下一個回字他本是個回回人家故此

寫下一個回字王明又問道那裏用的番子說道問六甲

王明說道既是問六甲只合生女那番子說道怎見得只

合生女王明說道你豈不問回也其心三月不爲人你

前不會做下得人怎麼會生子却不是只合生女麼番子

大喜說道這個活菩薩三教俱通道猶未了又有一個番

子走向前來打個問訊王明說道寫下一個字來那番子

寫下一個耳字。他因是耳朵有些發熱，故此寫下一個耳字。王明問道：那裏用的番子？說道：也是問六甲。王明說道：你這個問六甲主生子，且生得多。番子道：怎見得主生子，且生得多？王明說道：你豈不聞耳小生八九子，這却不是主生子，且生得多？這個番子也大歡喜，說道：好個活神仙，道猶未了，又有一個番子走向前來，打個問訊。王明說道：寫下一個字來。那番子寫下一個母字。他因是外母家裏有些產業，要去爭他的，故此就寫下一個母字。王明說道：那裏用的番子？道：問求財。王明說道：若問求財，一倍十倍，大吉大吉。番子道：怎見得大吉？王明說道：你豈不聞臨財毋苟得，這却不是一倍十倍大吉大吉，哄得個番子越發歡喜，說道：好個活神仙也。道猶未了，又有一個番子走向前來，打個問訊。王明道：寫下一個字來。那番子寫下一個治字。他因是王明招牌上有個治亂興衰的治字，故此就寫下一個治字。王明說道：那裏用的番子？道：問婚姻。王明道：若問婚姻，可主成就。番子道：怎見得可主成就？王明說道：你豈不聞公治長可妻也。這却不是婚姻成就麼？這個番子因是說得他好，他就歡天喜地，說道：好個活神仙，我們難逢難遇，在這裏也要隨喜一隨喜。他即時遞上十個

金錢，說道：弟子這須些薄意，奉敬老爺。王明心裏想說道：我扯這一番寡話，原只爲了聳動國王，終不然圖人的財帛，若是得了人的財帛，就有些不靈神，却故意的說道：多謝布施，只是貧道沒用錢處，不敢受。那番子堅意要他受。王明說道：你再要我受，我就去了。剛說得一個去字，出聲一手拿出隱身草來，早已不見了個王明。在那裏一干番子都埋怨這個拿錢的，說道：分明一個好活菩薩，正好問他幾樁吉凶禍福，你偏然拿出甚麼錢來，惱了他去。中間有個說道：若是有緣，他明日還來。中間又有個說道：他只在這裏經過，那裏常來你一嘴我一舌，鬧鬧吵吵，早已驚動了那納兒寺裏四個全真。四個人商議說道：街市上有個陀頭，只怕是那一位天神，體訪我們的行事。我和你，不免去見他。一見兒看他是個甚麼。白毛道長說道：我和你，你去見他，失了我們的體統，只好着人去請他來商議。已定差下一個得力的家丁，走到鬧市上，伺候兩三日，纔請到那個髮頭。王明心裏想道：我今日做了髮頭，就趁着這個機關，却要把幾句言語兒打動他的本性，大搖大擺而去，見了四個全真，四個全真看見這個髮頭，不僧不俗，到也老大的犯疑，問他說道：你從何處而來？髮頭說道：貧道

從上八洞王母宴上而來。全真道王母宴上可會少了那
位神將。髮頭就扞他一句說道：只有玉帝查點五方神
將，少了幾個。發生臨怒來，四個全真聽見了這一句話，扞
實了他的本心，誠惶誠恐，戰戰兢兢，都不開口，只心裏想
道：這個髮頭真是一位上界天仙也。王明心裏明白，又吊
他一句說道：四位老師父從幾時到這裏來的？那四個全
真就扯起謊來說道：來此纔三五個日子。髮頭又說道：蒙
列位師父呼喚，有何見教？全真道相煩拆字起數。髮頭道：
既如此，請寫下一個字來。青毛道長伸手就寫個「青」字。髮
頭道：何處用「青」毛道長說道：問刀兵。髮頭道：列位師父不
要怪貧道所說此數大凶。道長道：怎見得大凶？髮頭道：青
字頭上是四畫，就應在四位師父身上。青字下面却是個
月字，月乃太陰之象，陽明為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
而其志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陰晦為否，天地不交，萬物
不通，上下不交，天下無邦。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又且青字
左邊添一撇，是個災眚的「青」字。主目下有災，青字下面添
一橫兩點，是「責」字。主日後天曹有譴責。若問刀兵，此數多
凶少吉。王明扮着個髮頭，說了這一席的話，就把四個道
長丟在水碓盂裏，骨竦毛酥，四個道長扯着髮頭倒地就

是四拜。王明心裏想道：古人說得好，得趣便抽身，莫待是
非來入耳。從前恩愛反為仇，更不打話，一手拿出隱身草
來，就不見了個髮頭。一溜烟而去。個道長好不驚慌。這
個驚慌還不至緊，早已有個小番把個髮頭拆字通神的
事故一一的告訴番王。且說道：納兒寺裏的四個道長也
拜他做師父，他受了拜化一陣清風而去。番王聽見這一
席話，就說動了他的火，說道：怎麼得這個髮頭和我相見
問他一個與衰治亂，我就放心哩。即時吩咐左右，有那個
替我尋得那個髮頭來，沒官的與他一個官，有官的加他
一級職，金銀綬帛不在其內。自古道：厚賞之下，必有勇夫。
左右的聽見有官賞，又有金銀綬帛賞，你也去尋，我也去。
找王明心裏也在想：國王拿着個隱身草，一會兒在東街
又一會兒在西巷，東街人看見說道：好了，我的官星來了。
西巷人看見說道：好了，我的官星現了。可的落在一個
值殿將軍手裏，怎麼就落在一個值殿將軍手裏。值殿將
軍有些力氣，眾人搶他不贏，着他一肩就到殿上。番王看
見是個髮頭，滿心歡喜，連忙的走下來，唱上兩個倦，說道：
不知大仙下願有失迎候。髮頭道：貧道從上八洞王母宴
上而來，經過貴地，故此叫幾個有緣的來，我和他拆一個

字告訴他一段吉凶禍福。令他曉得趨避之方。卽如指撥生人上路。扶持瞎子過橋。也不枉了我貧道到貴地一次。番王道：「千難萬難。難得大仙下降。弟子也有些心事。要請教一番。」鬚頭道：「既如此。也請寫下一個字來。」番王伸手就寫個「王」字。因他是個番王。故此就寫個「王」字。鬚頭說道：「那裏用的。」番王道：「問我國家的盛衰興廢。」鬚頭道：「你國中本無個甚麼事。目下當主大貴人臨門。只是一件多了一千小人在中間作吵。這是你的好中不足。且看你自己的主意。何如。」番王道：「怎見得主大貴人臨門。」鬚頭道：「貧道據字所拆半點不差。你寫着是個「王」字。上一畫是個天位。乎上下一畫是個地位。乎下中一畫是個人位。乎中這却是個三才正位。中間添上一豎。叫做「王」字。却不是王者一個人。就能兼天兼地兼人。却因這一豎來。纔成得個「王」字。這一豎豈不是主大貴人臨門。」番王道：「怎見得有一千小人作吵。」鬚頭道：「王字側添一點。不是個「玉」字。王字是個人。玉字是個物。人而變成個物。又好來。豈不是一千小人作吵。」番王道：「怎見得有一點鬚頭道：「多了國王你腰上有一點黑痣。番王自家還不准信。脫下衣服來。果然腰裏有一點黑痣。王明只因有那四個道長。故此胡謔。那曉得福至心靈。」

偏謔得這等中節哩。番王看見說穿了。他的痣萬千之喜。只說道：「好個活神仙也。連忙的又唱上兩個僊。說道：「大仙在上。怎麼教弟子一個趨吉避凶之方。」王明却將計就計。說道：「國王。你既是曉得要趨吉避凶。貧道就好告訴你了。」番王道：「弟子願聞。伏乞大仙指教。」鬚頭道：「你只依貧道所言。凡有遠方使客到來。一味只是奉承。不可違拗。便是趨吉避凶。」番王道：「弟子國中有四個道長。可以趨吉避凶麼。」鬚頭道：「那四個道長。就是你腰下的黑痣哩。」番王過了半響。却從直說出來。說道：「不瞞大仙所說。弟子也是西洋一個大國。平素不會受人的刀兵。只因納兒寺裏這四個道長。化我金子鑄佛像。化我銀子蓋佛殿。是我問他有何緣故。他說道：「小國不出百日之外。有一場大災大難。蓋了這一個寺。造了這個佛。叫做鎮國大毘盧。就可以替我解釋得這一場災難。」弟子雖然依他的話。言留他住在這裏。其實心下不會十分准信。只見近日果有一場凶報。傳說道：「甚麼大明國。差下幾個元帥。一個道士。一個和尚。有幾千隻船。有幾千員將。有幾百萬兵。來下西洋。一路上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近日囚着錫蘭王。抄了錫蘭國。不日就到小國來。這四個道長的話。却不是真。今日又幸遇大仙。故此特

來請教。髮頭道：「依貧道所言，當主大喜，你不准信之時，門外就有一個喜信在那裏。」番王那裏肯信？王明就弄鬆起來，拿出隱身草，掩了傍人的眼目，把個勇士毡帽戴在頭上，把個破道袍掀開來，就披著土黃臂甲，一手元帥國書，一手一張防身短劍，直挺挺的站在朝門外，口裏叫道：「送喜信的來見國王。」國王正在不見了髮頭懊悔，一個不丁，只見把門的番卒報說道：「朝門外有個送喜信的。」說道：「要見我王。」番王說道：「世上有這樣的活神仙，真可喜也。」快叫他進來。那曉得先前的髮頭，就是今番送喜信的。王明今番送喜信的。王明就是先前的髮頭。王明見了國王，遞上元帥的國書，輕輕的說道：「元帥多多拜上國王。我們寶船在大國經過，不敢驚煩，故此先上尺書，聊表通問之意。番王看見了一封書，已自是不勝之喜，却又加王明說上這幾句溫存話兒，愈加歡喜。一面叫左右頭目，陪着南朝的天使奉茶，一面拆封讀之。書曰：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鄭某謹致書於右俚國國王位下。昔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混一區宇，日所出入之邦，皆爲外臣。今皇帝念西洋等諸國僻在一隅，聲教未及，故特遣官徧視，索愛猷之遺，願取

歸命之表章。帝命有嚴，子不敢悖。受命以來，波濤不與，舟航順流。貔虎之師，桓桓烈烈，遂用化服諸邦。及王之都門，不欲以兵力相加。謹先遣書諭旨，惟我聖天子天所建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王宜自擇，勿貽後悔。

番王讀畢，說道：「這一封書，果真是個喜信也。」對王明說道：「我這裏倉卒之際，不敢具書，你與我多多拜上元帥。但遇寶船到日，我這裏降書降表，通關牒文，一切准備，並不敢勞元帥金神。王明又搗他一句，說道：「俺元帥既蒙國王厚意，感謝不盡。只是國王納兒寺裏有四個全真，他還要調兵遣將，不肯干休。」番王道：「那四個人不過是個化緣的道長，怎管得我們軍國重情。」道猶未了，只見忙忙的走上幾個番兵，番卒來口裏叫說是報報與我王知道。四個全真一齊潦倒。國王道：「你們報甚麼軍情的？」番王道：「納兒寺裏四個全真一齊的皮裹走了肉。」番王道：「你從頭徹尾說與我聽。」番兵道：「四個全真一向無恙，只因前日有個甚麼髮頭，拆字通神，四個人請他來拆一個字，拆得他目下有災，日後多譴斥。若問刀兵，因多吉少。四個人一齊納悶，悶了這等兩日，只見本寺裏方丈後面，平白地長出一顆樹。」

來一會兒長一會兒大一會兒分枝分葉一會兒散影鋪陰四個全真心上本然是惱看見這顆樹却又吃了一驚站在樹下站了一會不曉得怎麼樣的就一齊兒掛在樹枝上只剩得是個空壳番王道有此蜡事可怪可怪前日那髻頭說道四個全真是我腰下一個痣待我也看一看痣來看是怎麼解開衣服那裏有個痣番王道好活神仙只是去得快了些不會問得他一個端的左右頭目說道這四個軀壳怎麼處他番王道一日賣得三個假三日賣不得一個真那空壳掛在樹上且自由他待等南朝元帥兵來只說是我們縊死他的也見得一念歸附之誠道猶未了探事的小番報說道南朝有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勢大如山收在我們海口上好怕人也番王即時上船迎接王明先已到了船上見了元帥把個髻髻頭的事細細告訴一番又把個毛道長的事細細告訴一番元帥道你怎麼有這等的好本事王明道仗着朝廷的洪福元帥虎威信口謊將出來儘謊得有些像俚元帥道只難得那四個道長就死王明道只怕其中有個緣故道猶未了番王參見元帥見了二位元帥見了國師見了天師各各禮畢元帥請他坐下待以賓禮問他道大國叫做

甚麼國國王道小國不足叫做古俚國元帥道大王叫甚麼名字國王道卑末不足叫做沙米的元帥道我大明國皇帝念你們僻處四夷聲教未及特差我等前來紫誥一通銀印一顆金幣十襲是用封汝為王汝諸頭目各陞品級各賜冠帶我昨日致書於汝只大約說個來意不會道及聖恩蓋不致貪天功以為己功也汝國王可曉得麼國王道卑末荷蒙聖恩感戴不勝未及遠迎伏乞恕罪元帥道遠迎到不敢勞費問貴國中那四個道長原是那裏來的國王道原是遊方來的卑末一時被他所惑元帥道幸喜終其天年免得我們這一番爭鬪國王分明要扯個謊說道是我們縊死他的看見天師國師都是通神役鬼的主子又不敢說將出來到是不曾說出來的好國師早已接着說道元帥在上你可曉得這四個道長的歸宿麼元帥道因為不曉得故此在這裏動問國王國師道你看着就是元帥道看甚麼國師道貧僧借他納兒寺裏的樹來你們看着元帥道他這國中也有個寺哩國師道禮拜寺有三五十處說個有寺兩個字道猶未了眼前就是一顆樹樹上分枝分葉檉桤鬆鬆鬆裏面掛着四個道長元帥看見還不至緊把個番王嚇得抖抖的顛心裏想說道

這和尚好利害。怎麼一顆樹都會移得來。過了一會。元帥道多謝國師指教。請他回去罷。國師念了一聲阿彌陀佛。一顆樹只聽得一聲響。那裏是個樹。原來是國師的九環錫杖。今番却連元帥也吃了一嚇。問說道：一顆樹怎麼是根禪杖哩。國師道：貧僧曾許下元帥說這四個道長在貧僧身上。故此今日踐這一句言。元帥心裏纔明白。纔曉得是前日那根禪杖。纔曉得是國師佛力。滿口稱謝。國師道：貧僧還自可得。多得王明。元帥道：已經登了紀錄簿上。王明古偃國第一功。侯公公道：四個道長怎麼只是個空壳。國師道：玉帝收回真性去了。只落得一個軀壳在這裏。恰像前日的金毛道長一般。侯公公道：國師神異。可喜。可喜。王看見國師這般神異。安身不住。起身告辭。元帥道：擇日接詔。不可有違。番王唯唯而去。到了明日。番王同着各色頭目迎接詔書。兩個元帥親自進去。國王及諸將領謝恩已畢。大開筵宴。飲至半酣。吩咐衙行酒。以葫蘆茄爲樂器。以紅銅絲爲絃。彈番絃。唱番歌。相酬相和。音韻堪聽。番王擇日進上降表。元帥吩咐中軍官安奉。遞上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古偃國國王沙米的謹再拜致書於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竊惟惟德動天。惟天眷德。王道蕩平。若砥物情。煦育望春。頌正朔于四夷。光布神明之政。混車書而一統。載揚慈惠之風。某以弱質僻處方隅。重荷眷存。承茲寵渥。瞻天顏于咫尺。被法語之叮嚀。四序用康。島嶼動聖明之想。五兵不試。邊睡無金革之聲。總屬大陶。不勝戰慄。願言稽顙。無任瞻依。

元帥收了降書。國王又獻上進貢禮物。元帥吩咐內貯官收下。

五色玉各四片。馬價珠一條。青色每一枚。價與名馬價相值。故名。金廂帶一條。赤金五十兩。番匠抽如髮細。縷之成片。廂嵌各色寶石成帶。草上飛一隻。獸名形大如犬。渾身似玳瑁。班貓之樣。性最純善。惟獅象等惡獸見之。卽伏于地下。此乃獸中之主也。黑驢一頭。日行千里。善鬪虎。一蹄而虎斃。胡錦百端。最精。文成五彩。花蕊布五百疋。以花蕊織成者。芸輝十箱。香草也。色白如玉。入土不朽。唐元載碎之以塗壁。號芸輝堂。

元帥受了番王禮物。吩咐軍政司安排筵宴。大宴番王。盡

歡而別。番王道：「故老相傳，小國去中國十萬餘里，何幸得接二位元帥台光。今日之別，足稱消魂。」元帥道：「不覺去中國十萬餘里之外，王爺道：「十萬里之外，不可不勒碑紀程。」老爺道：「王老先生言之有理，即時吩咐左右，蓋造一所碑亭，豎立一道石碣，不日報完。」左右來請字，老爺道：「請王爺見教。」王爺道：「還是老公公。」老爺道：「還是王老先生罷。」王爺揮筆書之，說道：

此去中國 十萬餘程。 民物咸若 熙皞同情。

永示萬世 地平天成。

左右領去刻成碑銘。番王道：「此存以甘棠之故事。」元帥道：「有中國纔有夷狄，中國居內以制外，夷狄居外以事內。汝等享地平天成之福，不可忘我中國。」國王感戴，揮淚拜別。元帥吩咐開船，大小寶船俱望西洋進發，行了十數多日。國師坐在千葉蓮臺之上，一陣信風所過，國師拿住他的風頭，又拿住他的風尾，細細嗅了一番。前面這一個國，又是費嘴費舌的，又是損兵折將的。國師來見元帥，告訴這一段信風的情由。元帥道：「再費周摺，不勝其勞，怎麼是好？」國師道：「寶船前去，雖是向西寧，可照着天清氣明上走，但凡黑霧濃烟，都是妖氣所結，不可不隄防他。」元帥即時傳

令各船，今後行船之際，在意隄防。天清氣明的方上，任其所行。若是黑烟濃霧，務在撥轉機軸，不可違誤。軍法所在，軍令已出，誰敢有違，却又行了幾日。藍旗官報說道：「前面望見一個地方，看看相近，敢又是一個國到了。」二位元帥步出船頭來，凝眸一望，早到了一個地方，又是一樣的。世界，只見島水濼洄，島樹秀密，樹上有一等的鳥兒，生得毛羽稀奇，相呼厮喚，可惜不辯他的聲音，其實可愛。再近前去，又有一夥小番，也有在崖上打柴的，也有在水裏摸魚的。望見這些船來，倉倉皇皇，抱頭而走。王爺道：「快把崖上崖拿住那些砍柴的，問他一個端的，看是個甚麼國。畢竟不知是個甚麼國，有些甚麼將領，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詩曰

大明兵進金眼國 陳堂三戰西海蛟
漢使翩翩駐四牡 黃雲望斷秦楊柳
萬馬邊聲接戍樓 三軍夜月傳刁斗
壯君此去真英雄 軍士材官入彀中
賜囊何須誇陸賈 請纓早已識終童

却說王爺吩咐左右上崖，內中就有一等下得海的一躍而起，把個砍柴的捉將來，見了元帥。元帥問道：「這叫做甚麼國？樵者道：「小的這裏叫做金眼國。」王爺道：「自太古到

今並不曾看見一個金眼國。就是前此至人也不曾到得這個地方上。我和你可謂極窮到底矣。王爺道：你金眼國有多大哩。樵者道：周圍有數千里之遠。氣候常熱。黍稷兩熟。又且煮海爲鹽。捕魚爲食。故此人多勇健好戰。元帥道：可有城池麼。樵者道：城池雖不十分高深。其實堅固。濱海就是一個關。叫做接天關。把關就是一個總兵官。叫做西海蛟。十分利害。元帥道：可有番船往來麼。樵者道：也有番船往來。只是藝善者獲其大利。若是強硬者。就吃了他的虧。元帥吩咐起去罷。又叫軍政同賞他酒食。樵者踴躍而去。元帥吩咐五營大都督。移兵上岸。掘塹開濠。紮成行寨。四傍密布鹿角。晝夜守以軍卒。安營已畢。元帥陞帳議事。王爺上前。元帥道：造化低。又來到這等一個國。怎麼是好。王爺道：元帥差矣。昔日班仲昇一個假司馬。隨行的只是三十六個人。仗節出關。就能碎鄯善之頭。繫月氏之頸。一連三十六國。質子稱臣。朝廷永無西顧之憂。此何等的功烈。我和你今日寶船千號。戰將百員。雄兵十萬。到不能立功異域。勒名鼎鐘。致令白頭。牖下死兒女子手乎。元帥道：鄯善月氏都行我同類。這如今西洋各國動手。就是天仙地仙。或是妖邪鬼怪。先與我不同類。你叫我怎麼處他。

王爺道：也怕不得這些事。至於此。有進無退。自古說得好。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吾盡吾心。吾竭吾力。至於成敗。利鈍雖武。候不能必之於前。我等豈能必之於後。元帥道：承教極有高見。只是事在目前。先求一計。王爺道：依學生愚見。西洋僻處海隅。曉得甚麼夷夏之分。驟然加以刀兵。豈有不驚駭者。不如把虎頭牌傳示一遍。看他怎麼樣兒來。我這裏却怎麼樣兒答應。這纔是個先禮後兵之道。元帥道：承教極是。即時吩咐傳示虎頭牌。左右道：差那一員將官前去傳示。元帥道：黃鳳仙儘熟國法。差他前去罷。王爺道：女將先入。何示人以不武也。元帥道：還是王明罷。只是他勞苦太甚了些。王爺道：勞而有功。雖勞而不怨。何妨太甚。即時差到王明。王明得令。不敢怠慢。拿了虎頭牌。竟進番王殿上。番王正在坐殿。文武班齊。恰好正在講這南船入島的事。故也有說道：來意不善的。也有說道：若無惡意的。也有說道：待之以禮的。也有說道：應之以兵的。紛紛議論不一。連番王也沒有個主張。只見值殿的稟說道：南船上差來一個小卒。手裏拿着一面虎頭牌。口裏說道：要見我王。番王叫着他來見。王明見了番王。遞上虎頭牌。長揖不拜。殿上左右喝道：你是個甚麼人。敢不下拜。王明

道王臣雖微位在諸侯之上，吾乃天朝之臣，禮當長揖，何拜之有？番王只作個不聽見的看過虎頭牌，先說苦無惡意的，就指着牌上，此外別無事端，一句說道：「果無惡意，先說來意不善的，就指着牌上一體征勦不貸一句，說道：「還是來意不善，又是一個一樣的議論，只見總兵官西海蛟出班奏道：「小臣欽承王命，把守接天關，昨日南兵入界，小臣曾經差下探馬，探得詳細，番王道：「既是探得詳細，還是何如？」西海蛟道：「來船約有千號，一隻船上扯着一面黃旗，黃旗上寫着上國征西四個大字，船上刀鎗密密，劍戟林立，精兵如雲，猛將似雨，總兵元帥一個，是甚麼司禮監掌朝太監姓鄭，一個是甚麼兵部尚書姓王，內中還有一個道士，官封引化真人，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還有一個和尚，朱皇帝親下龍床，拜他八拜，拜爲護國國師，能懷揣日月，袖腿乾坤，從我們下西洋來，已曾經過一二十個番國，大則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小則逼勒降書，降表，索取進貢禮物，今日來到我們國中，他豈肯輕放於我？」番王道：「既是他不肯輕放於我，我們却怎麼處？」他西海蛟說道：「我國素稱強盛，雄視西洋，今日事至於此，豈可束手待斃，貽笑於四隣？小臣情愿領兵出戰，効死決一雌雄，一則分主上之

深憂，二則存我千百年之國土，伏望我王鑒察，番王還不曾開口，班部中閃出一個老臣，愁眉偃眼，徠嘴銜牙，那也那的，那向前來奏說道：「不可，不可，番王起頭視之，原來是左丞相肖噠哈，番王道：「左丞相你說甚麼，不可，肖噠哈說道：「小臣奏道，厮殺不可，番王道：「怎見得不可？」肖噠哈道：「南兵深入我國，不遽加我以兵，又先示我以牌，此先禮後兵之計，我們若是一逕和他厮殺，他說我們不知禮義，就識破了，我外國無人，依老臣愚見，也還他一個先禮後兵之計，番王道：「怎麼還他一個先禮後兵之計？」肖噠哈道：「厚待他的來使，就差一個能言能語通事的小番，回復他道：「我金眼國與你中國相隔遙遠，一向不相侵犯，今日無故加兵於我，豈不曲在你南朝，倘能撥兵回朝，則敝國當以金帛牛酒犒師，此外若是過求，一毫不能聽命，若說你大國有征伐之師，我小國却有備禦之固，惟主將圖之，先盡我這一番禮，他若是肯從，彼此大幸，他若不從，其曲在彼，其直在我，兵出有名，戰無不勝，這却不是還他一個先禮後兵之計？」番王道：「此計大高，即時吩咐從厚款待來使，即時差下一個小番，回復元帥，說道：「只願犒師，不願降表，元帥道：「只願犒師，不願降表，是何高見？」王爺道：「番王本心要戰，

因爲我們先加他以禮，他却故意說出這兩句話來。一則是見得他國中有人，二則是慢我軍心。他還得以就中取事。元帥道：「既是他們有見，何以處之？」王爺道：「昨日夜不收說是把守接天關的，西海蛟身長丈餘，頭大如斗，勇猛不可勝當。番王倚靠他做個萬里長城，在那裏諸將中，只怕還沒有他的對手哩。」道猶未了，帳下一人歷階而上，身長八尺有餘，雙肩山聳，面如重棗，一部虎鬚，戴一頂太歲盔，披一副油渾甲，穿一領團花織就錦征袍，束一條玲瓏剔透黃金帶，一手拖着一條丈八蛇矛，一手擱着一條黃金花帶。高叫道：「元帥何小覷於人也！暗啞叱咤千人自廢，從古到今只有一個楚霸王勇猛不可勝當，怎麼後來又死於韓信之手？豈可一個些小西海蛟末將們就不是他的對手？」王爺起眼看來，原來是個水軍大都督陳堂。王爺心裏想道：「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大用。用人之際，焉敢小覷於人。」連忙的陪個笑臉，說道：「學生失言了。」陳將軍英勇著聞，兼資文武，此去必然成功，勿以學生之言介意。三寶老爺道：「陳將軍自去調撥罷，務在成功，不可造次。」陳堂拂衣而起，臨行，王爺又叮嚀他道：「陳將軍，你要曉得我軍深入重地，利在速戰，你須要在接天關下結寨安營，引誘得敵人

出來，與他交戰。這叫做反客爲主之法，纔獲全勝。」將軍得了將令，自去調撥。即時領了馬步精兵三千前去接天關，扎下寨安了營。早有巡邏的小番報上關去。關上又有一等巡綽的番官報上番王。番王心有些懼怯，即忙宣進西海蛟來，商議退兵之策。西海蛟未及開口，先有番王第三個太子，長身黑臉，偃眼兜腮，自小兒有些膂力，長大來習學些拳棒，漸漸的武事熟嫻，又兼有些謀略，能使一口合扇刀，能飛三枝流火箭。上陣廝殺之時，儼然像個遊龍盤繞之狀，故此名字叫做盤龍三太子。西洋各國到是有些懼怯於他，叫上一聲，聞名抖戰，走一下過見影奔逃。年方一十八歲，正是血氣方剛之時，就跪着稟道：「南兵遠來得勝驕縱，眼底無人，自謂我國唾手可得，其實兵驕者敗，欺敵者亡。他先有敗亡之機，望父王一切軍務俱付西總兵裁處，自有妙計。孩兒雖然不才，願協力同去，萬望父王寬心。」番王道：「若是西總兵肯一力擔當，闔以外將軍制之寡人，豈敢中撓？」西海蛟說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君令臣共理也。怎麼說個不肯的話？而且南兵遠來，久戰疲敝，誠不足懼，但憑小臣胸中的本領，但憑小臣手裏的兵器，若不把這些蠻子們殺得片甲不歸，誓不回朝伏望我

王鑒察番王看見三太子一段英勇，已自有三分之喜，却又聽見西海蛟一席玄談，這個喜就十分了。說道：天生下你兩個人來，扶助我的社稷，吾復何憂？但須早奏捷音，慰我懸望。即時取過一副鑲金的鞍馬鎧甲來，賜與西海蛟，解下自己身上的金佩來，賜與三太子二人拜謝飲酒。三杯各綽兵器上馬。三太子對西海蛟說道：兵之情貴速，兵之機貴密。我和你兩枝兵，不可連成一路。西海蛟道：怎麼不可連成一路？三太子道：若只是連成一路，南兵得以悉力抵敵，勝敗未可知也。西海蛟道：不成一路，却待怎麼？三太子道：我和你本是兩枝兵，還分做兩路。你領一枝軍馬先去，遇着南兵，便要與他廝殺。我領一枝軍馬，隨後策應。你們等待南兵和你們廝殺之時，我抄出其後，你抗其吭。我拒其背，南兵腹背受敵，其勢一定抵當不來，怕他不輸。這一段就是三太子有些謀略。西海蛟道：妙計，妙計。學生先行，恕罪了。西海蛟先行，三太子隨後各自下關，各自下寨。待到明日天早，南陣上三通鼓響，擁出一員大將來，身長八尺有餘，兩肩山聳，面如重棗，一部虎鬚，果然好一個水軍大都督陳堂。陳都督起頭一看，只見番陣上吹的海螺一聲響，打的馱鼓三聲，早已閃出一員番將來，身高一

丈頭，大如斗，金睛銀髮，相貌獐獍，坐下一疋黃彪馬，手裏拿着一樣兵器，上半節有三尺圍圓，下半節有斗來粗細，長有二丈來長，重有三百斤重，原來是一根鐵梨木粗粗糙糙的方梁，名字就叫做方天梁。陳堂看見他生得有些古怪，劈頭就喝上他一聲：「哇！你是甚麼人，敢下關抵敵？」番將張開口來，吆喝一聲：「這一聲儘像個雷公霹靂。」說道：「吾乃西洋金眼國親王駕下總兵官西海蛟是也。你是何人？」陳都督道：「你沒有耳朵，也有鼻子，豈不聞我是大明國征西水軍大都督陳爺？」西海蛟說道：「你是大明國，我是金眼國，我與你素不相干，焉敢領兵侵犯我的疆界？」陳都督道：「我無事不到你國來，因我大明國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愛猷過海，却被他白象馱了我們的傳國玉璽，以至西洋我等特來取這個玉璽，兼取你們的降表降書，正令你們歸我王化，不終於被髮左衽，你可曉得麼？」西海蛟大怒，罵道：「你休得在這裏胡講。你若我的降書降表，須則是海枯石爛，你且看我手裏拿着的是個甚麼東西，相煩你就問他一聲，問他肯不肯降。」陳都督也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罵說道：「番狗，奴，你有個甚麼武藝，你是個甚麼兵器，敢在我跟前來誇口，掣過丈八蛇矛來，照頭就是一戳。」西

海蛟急忙舉起方天梁急架相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殺得一團砍做一處。西海蛟兵器雖重，重的就呆到底，使得不活套。陳都督蛇矛雖小小的，就乖終久，使的靈變。你看陳都督人又精神，蛇矛又神，出鬼沒，雨點一般相似。一上手就殺到百十餘合。兩家子却敵一個對手，不分勝敗。陳都督心裏想道：這番狗奴儘有些本領，急忙裏不得贏他。莫若賣個破綻，耍他一耍，心裏籌度已定。手裏把個丈八蛇矛虛幌了一幌，拍馬望本陣而逃。西海蛟只說是真放開馬，趕將下來，趕的看看將近。陳都督掣過一枝神標，扭轉身子，照直標將過去。原來西海蛟又有些靈性，也在隄防。陳都督的暗箭暗鎗，只看見是枝標，他急忙裏取出水磨鞭來，一聲響，把枝標早已打落在地上。陳都督看見吃了一驚，說道：這賊奴這等眼快手疾，好生怕人。連忙取出那兩枝標來，一齊放將過去。那兩枝標就齊奔着西海蛟的頂陽骨上。西海蛟看見兩枝標，不慌不忙，扭轉身子來，一手舉鞭，一手舉梁，賣弄他平生的本領。只一聲響，兩枝標又齊齊的落在地上。陳都督就嚇得面如土色，說道：我這神標不知取了多少上將之頭，假饒他是個能者，也只好照架得我一枝，再沒有個三枝落空之理。那曉得反

被這廝把我的多打落在地上一時，怒發如雷，舉起丈八神矛來，直取番將。番將又是方天梁往來，廝殺兩家子正殺在酣處，一聲海螺響，陳都督背後撞出一員番將來，長身黑臉，偃眼兜腮，騎着一疋番鬃馬，使着兩口合扇刀，高叫道：南朝蠻子走到那裏去。你可認得我盤龍三太子麼？陳都督看見又添一員番將，越發抖擻精神。左來左殺，右來右殺，便殺得好自古道：好漢不敵兩兒。兼西海蛟三太子又都不是個服主兒。陳都督心裏想道：這一陣只怕有些假哩。怎麼假，莫說要贏他，只怕撻個平過也是難的。心上到也有些兒吃慌。正在慌處，只聽得一聲鐵響，三太子背後又撞出一員南將來，面如黑鐵，鬚似鋼錐，騎一疋烏錐馬，使一桿狼牙棒，高叫道：番狗奴，你們既是要充好漢，怎麼兩個夾攻一個？麼你是好漢的，過來嘗一嘗我的狼牙棒麼？你可認得我張爺麼？三太子轉過頭來，只見這等一個異樣的黑人，騎一疋異樣的黑馬，使一件異樣的兵器，心上不敢怠慢，勒轉馬來，舞刀相架。張柏只是一片狼牙丁丁將去，三太子也只是一片合扇刀，刀將來。張柏心裏想道：天色已晚，那裏就會贏得他。莫若使個蠻力，要他吃我一嚇，舞起那個丁來，只照着他的合扇刀上打打

得叮叮瓏瓏的響，就像大中橋上賣糖的糖鑼兒響一般。盤龍三太子果是吃嚇心裏，想道：他的兵器好利害，也喜得打在刀上。若是打在我身上，却不打壞了我麼？此人不與他爭鋒，莫若借着這個天晚，各自收兵，到了明日再作道理。三太子道：今日天色已晚，饒你去罷。你明日再來領我的刀也。張柏道：也只有這等的本事，明日再敢來麼？陳都督收兵回營，參見元帥。元帥道：今日功展何如？陳都督道：番將武藝高強，急切裏不得勝他。若不是張某來，險些兒還要輸陣。元帥道：怎麼還要輸陣？陳都督却把個廝殺的事故細說一遍。元帥道：既如此，再着張柏出陣協力攻戰。你二人凡事小心在意，再看明日這一陣何如。到了明早，紅日東升，藍旗官報道：西海蛟又在陣前討戰。張柏道：未將先行，都督留後罷。陳都督道：先聲足以奪人之氣，若是張將軍你先行，他只說是我學生害了懼怯。今後他却易視於我了，還是我學生先行。陳都督出馬，高叫道：你這說大話的番狗奴，怎麼要人來幫殺？西海蛟說道：你這不知死賊，你還要出來，直待我一方天梁打你做個肉餅。你纔干休。陳都督道：嘴險到甚處？方天梁就是照頭一戳，那丈八神鎗恰像流星趕月一般。西海蛟輪動方

天梁，也只了得個平過。上手又是三五十合，兩家子正殺在興頭上，張狼牙就急性起來，一疋烏錐馬，一桿狼牙丁，直丁着西海蛟。西海蛟殺在好處，那裏又顧得傍邊有個人算計他來。自古道得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誰知道盤龍三太子看見張狼牙暗算他的西海蛟，他就連忙的取出一枝火箭來，緊照着張狼牙的背上，撲地響中上一箭。這一箭可的落在甲上，西海蛟到不會丁得着，水火無情，自己甲上發起火來。陳都督看見，心裏說道：這個狼牙丁又在惹火燒身哩。三太子心裏也說道：張狼牙這一燒不死，也是一塊火炭哩。張狼牙自己慌起來，很是一聲喝，這一聲喝就像半空中響一聲雷。你說是一聲假雷，逼真的黑風從地而起，大雨自天而降。

雨逞風威偏潑倒，風隨雨勢越顛狂。
風風雨雨相追逐，任是天公沒主張。
風又大，雨又大，刮的刮淋的淋，連兩邊的將軍兩邊兵卒都存身不住。莫說只是鎧甲上那星星之火，只當不會聽見。各自收兵，張狼牙無恙，這也莫非是天心補助我南朝也。莫非張狼牙氣數不該斷絕。三太子說道：張狼牙肚子裏有個雷公。西海蛟道：怎見他肚子裏有個雷公？三太

子道：若不是肚裏有雷，怎麼開口雷就響。西海蛟說道：賢太子，你有所不知。前日哨探的小番告訴我，說道：南朝有一個道士官，封引化真人，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這個莫非就是他的徒弟。故此也會呼風喚雨。三太子道：似此呼風喚雨，到也有些難贏他。西海蛟說道：事到如今，只可向前不可退後。怎麼怕得他。成了明日再處。到了明日，張狼牙當先出陣，高叫道：甚麼三太子的番狗奴，你只會背地裏放暗箭。你今日明打明的出來，我和你殺三百合來。你看一看。三太子聽見叱名，要他，他就番心作惡，抖膽行凶，跨上番鬃馬，使着合扇刀，逕自奔出陣來，也叫道：你昨日還燒不死哩。今日又來領刀。張狼牙道：你今日再放出一枝火箭來。麼我就放出個轟天劃地的雷公。却照頭還你一下。我就放出個翻江攪海的風。却連你這金眼國都滾將起來。那時節問你敢也不敢。三太子因是眼見他昨日的手段，故此不敢回言，也不敢放箭。張狼牙看見他有些氣餒，輪起狼牙棒來，劈頭就是三太子也打起精神來，舉刀相架。你一來我一往，你上一我一下，砍做一堆。綾做一處。大約有了百餘合。陳都督站在陣後，說道：昨日

張將軍助我的興，我今日豈可袖手旁觀。况兼前後交攻，賊勢必敗。算計已畢，即時把馬一夾，一桿鎗斜拽裏，逕奔着三太子的身上。陳都督指望斜拽裏一槍出其不戒，攻其無備，一戰成功。那曉得好事多麼。西海蛟又在番陣上看見，看見還不至緊，他就勒轉個馬頭，竟抄在陳都督的背後。照着後腦上，就是一方天梁。這一方天梁，後腦上到不曾打得着，把個戰馬後跨上打番了。打做兩截。後一截落在地上，前一截吊在天上。陳都督坐在馬上，吃他照前一閃，手裏挺着槍，却不照前一伸，這一伸又伸得巧，伸在三太子的馬頭上，又把個番鬃馬戳通了面門。三太子又吃他一閃，兩家子却閃下馬來。就在平地上，一個一桿槍，一個合扇刀，急忙裏殺了兩三合。西海蛟怕三太子有失，救轉三太子去了。張狼牙怕陳都督有失，救陳都督回來。各自收兵。陳都督問了張狼牙參見元帥，元帥道：連日出陣勝負何如。陳都督道：昨日張柏吃三太子一火箭，甲上發起火來。今日小將吃西海蛟一方天梁，把個馬打做兩截。幸賴天子威靈，主帥洪福，昨日天降大風大雨，纔解了火災。今日無意中一槍伸在三太子馬頭上，互相閃失，纔討得個平開。不然，未將們都做了泉下之鬼，怎能勾再見

元帥尊顏。元帥道：這等的潑賴番人，怎麼得贏得他一陣。張狼牙說道：元帥寬心，明日小將單丁隻馬，一定要活捉這兩個番人。若是捉他不來，誓不相見。元帥道：張將軍，你休要這等急性，且看兩個番將明日怎麼出來。却說那兩個番將先前在番王面前說了大話，恐怕番王見怪，一連殺了三日，苦不會有個甚麼大功勞。心下生出一個計較來，叫兩個小番前去飛報番王。說道：廝殺三日，先一日不分勝負。第二日，三太子一枝火箭，燒死南朝一員副都督。第三日，西海蛟一方天梁，打死南朝一員大都督。這如今一個太子一個總兵官，一路凱歌而回。番王大喜，差官迎接，接着入關，大排筵宴賀功。番王道：連日大捷，多得總兵官之力。西海蛟說道：多得賢太子之力。三太子道：還是總兵官功績居多。番王道：南船還在幾時退得。西海蛟道：不出三日之外，一定要梟他的元帥，捉他的將官。若不成功，誓不回朝見主。畢竟不知西海蛟後來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殺西海蛟

三太子燒大明船

詩曰

天低芳草誓師壇

西海蛟多戰地寬

鼓角迥臨霜野曙

旗旌高對雪峯寒

五營向水紅塵起，一劍當風白日看。從此大明征絕域，任誰番部怯金鞍。却說三寶老爺，請上王爺同升寶帳，文武百官會集帳前。老爺道：番將無知累來討戰，連日中間雖不曾大敗，却不能取勝於他。怎麼是好？你請將中有誰勇略過人，跑出陣前擒此二將，成功之日，官上加官，職上加職。老爺問了這幾句，諸將都面面相覷半日。半日不作聲。馬公公笑一笑，說道：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朝難道這等一個番將我軍中，就沒有有一個英雄豪傑敢去敵他？自古道：激石乃有火，不激原無烟。到是馬公公這幾句話兒，一下子就激出一個將官來。歷階而上，高叫道：元帥何視諸將之薄也！將不才願借一枝軍馬前去擒住番狗奴，獻於麾下。元帥心下何如？眾人舉目視之，只見其人身長三尺，膀闊二尺五寸，不戴盔，不穿甲，就像一段冬瓜滾上帳來。原來是西右營大都督金天雷。元帥問說道：金將軍，你有何良策，足破敵兵？金天雷答應道：憑着末將這一柄神見哭的任君鑱，怕他甚麼？番狗奴元帥閉着兩隻眼，把個頭兒搖幾搖，說道：那西海蛟身長一丈，膀闊三挺，你這三尺長的人，抵不得他半節腿。况兼他英勇過人，又有盤龍三太子輔助。

這兩日饒是陳堂張柏尙不能取勝你怎麼是他的對頭這一席話兒把個金天雷激得只是爆跳高叫道吓元帥差矣豈不聞蠶蚊咬牛巨象畏鼠人有技能豈在大小昔日王莽篡漢光武中興王莽名下有一個大將名字叫做巨無霸身長丈二腰闊十圍就是金剛一般的漢子况兼又有一面聚獸銅牌拿起個牌來幌一幌虎豹豺狼蜂擁而來那一陣不贏那一戰不勝昆陽城裏該多少的英雄豪傑都不能當其鋒後來出一員小將姓鄧名渾表字君章身軀不滿三尺只當得土地老子一個孫兒大破巨無霸於昆陽之西反令王邑王尋等死無葬身之地今日西海蛟的英勇未必好似巨無霸末將雖是這等一個矮小人兒本領高強却不把個鄧君章閣在心上元帥今日統領十萬雄兵出在十萬餘里之外若但以形貌取人只怕諸將之心都有些冷冷兒的樣子元帥一時不曾開口金天雷又跳將起來鎗架子上取過一枝鎗來輪上一會那裏是桿鎗只當得個燈心拐棒兒樣子撇吊了鎗刀架子上取過一張刀來舞上一會那裏是張刀只當個半邊池瓢兒樣子撇吊了刀壁上取過幾張硬弓來一拽一張折兩拽折一雙撇吊了弓拿起自家神見哭的任君鑑使

將起來耳朵裏只聽見一片響眼裏頭那裏看見有個人饒你是個流星趕月沒有這等圓饒你是個飛雁盤雛沒有這等快王爺看見金天雷英勇絕倫即時站起來叫道且往且往道猶未了天師國師一齊到來相見禮畢分賓主坐下元帥道二位老師下顧有何見教國師道貧僧特來恭喜元帥道連日戰不勝攻不取有何恭喜取勞國師國師道不是恭喜連日却是恭喜今日元帥道今日弓未上弦刀不出鞘怎見得恭喜國師道金將軍出陣手到功成故此特來恭喜天師道今日的功勞應在金將軍身上委是可喜王爺道學生也料今日之功成在金將軍手裏金天雷正在負屈不得自伸聽見國師說他恭喜天師也說道可喜王爺也說他功成這一讚獎就把個金天雷獎得喜上眉峯平添膽略高叫道末將此行若不梟西海蛟之頭懸於高竿和千古鄧君章做個知己誓不爲人元帥道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你務在小心不可造次金天雷稟道二位元帥在上天師國師在前兵法有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日之事委托末將中間行止疾徐俱憑末將元帥幸勿見罪元帥道只在到頭一着其餘的悉憑尊裁金天雷拜辭而去元帥又叫過軍政司來取隻羊尊酒

送到右營裏金爺處勸他滿飲一杯教他早梟番將之頭以慰衆位老爺懸望。金天雷拜受已畢心裏想道爲將不在大小看各人的本領何如交鋒不在惡殺看各人的志量何如我今日說了這幾句大話好不一戰成功只是這個功却也不是容易成的須則是拿出個智量來纔是贏手我今日是個甚麼智量兵法有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這如今賊勢方張我且退縮他兩日致使他志驕氣盈方纔一鼓擒他豈不爲美籌策已定一連坐了三日並不會出兵每日間只聽見藍旗官報道番將西海蛟又來討戰金天雷只作不知內中也有說道金將軍平素性急怎麼這幾日如此寧靜也有說道金將軍開大了口說大了話收拾不來故此忍着西海蛟說道只講南船上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原來都是些假話只這兩三日並沒有個將官敢來出陣可笑可笑了第三日上三通鼓響南陣上擁出一個將軍身不滿三尺沒甲沒盔坐在馬上就是一段冬瓜西海蛟看見就笑一個不止金天雷心裏想道你笑我麼我還一個好笑哩西海蛟說道果真的南朝沒有了人把這等一個小孩子叫他來做將軍只消我一指頭就打他做兩截只一件來打死他也不見我的手段

我且問他一聲看叫聲道來者何人你莫非是那個廟裏急脚地里鬼怎敢來尋我金剛麼金天雷大怒說道臊狗奴吾乃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征西右營大都督你這犬羊異類敢來欺滅我麼你縱有血肉千斤只好去擋刀抵箭終不然你有甚麼用處西海蛟又笑了一笑說道這矮賊人兒雖小其嘴實尖蚊蟲遭扇打只爲嘴傷人我如今先把你這個賊鬼嘴割將下來且看你怎麼道猶未了一柄方天梁照頭照腦就是幾下金天雷却又古怪不拿出任君鏢來只掣過一桿鎗輪上輪下西海蛟來得鬆他又輪上前去西海蛟來得緊他又輪退後來輪上輪下輪了一日盤龍三太子看見急性不過拿起合扇刀劈面砍將過來金天雷看見他砍得狠拖着一桿鎗望本陣而跑三太子埋怨西海蛟道拿這等一個娃子和他廝殺殺了一日還不會贏他你到不害羞哩西海蛟道殺此小賊何足爲強待我明日一方天梁築他做塊肉泥就是到了明日金天雷又來出陣西海蛟說道你這娃子何不去撫養成人罷只管來自送其死金天雷大怒罵說道你這臊狗奴焉敢小覷於吾罵便是罵手裏又不是任君鏢又是一張刀舉起刀來直砍上西海蛟的面上去西海蛟那裏探他隨

意提起個方天梁來，左一支，右一架，金天雷的刀，只在方天梁上刮瑞刮瑞的響。三太子斜拽裏，又插將來。西海蛟說道：賢太子，請回罷。只這等一個小孩子，要我們兩個人殺他，不可使聞於鄰國。三太子說道：此言有理，我且回朝。但有別的甚麼將官出來，你且再來請我。這只是三太子的命，不該絕，還有幾日祿米未完，故此走了。他回朝去了。這兩個人，又是這等混了一日，不分勝負。金天雷回營，參見元帥。元帥道：金將軍，你一連出陣兩日，並不會成功。你若是戰他不下，莫若差幾員名將，并力攻他，或者還有個好處。不然，長了他的英氣，大了他的膽略，往後去，急忙裏難得贏他。金天雷說道：末將正要驕他的志，盈他的氣，不患不成功。王爺大笑起來，說道：正合我學生之見。元帥心下明白，却又怕走透了消息，故意的說道：這項人都是巧言令色，不能贏人。反有這許多閑話。左右的，着他出去，閉上了營門。這都是兵不厭詐處。到了明日，西海蛟又來。金天雷又去，又是一桿鎗，舞上舞下。西海蛟到了三日，心上有些吃惱，儘着那些蠻氣力，都拿將出來，很着實一方天梁。金天雷明是要賣個破綻，他看迎着他，一鎗，一鎗，就摺做兩截。金天雷折了鎗，帶轉馬來，連人連馬，一跳跳起

來，就跳在圈兒外面，又支起一張刀，舞上舞下。西海蛟儘着蠻氣力，又很着是一方天梁。金天雷又賣個破綻，他看迎着他，一刀，一刀，又摺做兩段。金天雷斷了刀，帶轉馬來，連人連馬，又是一跳，跳來，起跳在圈兒外面，却纔掣過那一百五十斤重的任君鏢來，手裏舞的就是游龍出洞，飛雁投湖。西海蛟猛空裏看見，吃了一驚，心裏想道：今番却錯上了墳也。這等的一個毛人，到用着這許大的兵器，怎麼敢小覷於他？自古道：天君泰然，百體從命。西海蛟心上吃了慌，手裏就有些作怪，分明是抖擻精神和金天雷廝殺，不知怎麼樣兒。一梁打將下來，金天雷這裏就是一鏢挑將上去，可的方天梁撞在任君鏢上，那鏢就是鋒刺一般。這莫非是西海蛟該是命短，金天雷該是成功。只聽得瑛玳一聲響，把個方天梁就鏢做了兩段。西海蛟已自是心上吃慌的人，又斷了這個方天梁，化子死了蛇，沒有甚麼弄得怕他。甚麼人不着嚇罷，嚇得只是魂不附體，魄不歸身，坐在馬上，頭輕腳重的。金天雷又巧，把個任君鏢照他腦背後，幌他一幌，他連忙的紐轉頭來，把個半段方天梁，還去一架，剛纔紐轉頭來，那邊下壳子上已是一鏢，把個斗大的頭，撲的一聲響，鏢將下來，番兵們去了頭目。

再敢向前只是四下裏逃生奔命。金天雷一片鏢，不知斷了。多少人的頭，直殺得不見了人，却纔拿了斗大的頭來。見元帥二位元帥大喜，天師國師都來賀功。國師道：貧僧的恭喜，可是真麼？老爺道：多謝國師指教，但不知國師是何高見。國師道：貧僧沒有甚麼所見，只說西海蛟怎麼是個金天雷的對手，你把這個名字去想，就是。老爺道：國師之言有理。西方也屬金海在下，天在上海裏的蛟，怎麼敢敵天上的雷，只是一死而已。國師之言何等有理，但不知天師也說道：今日的功勞，應在金將軍身上，是何高見。天師道：貧道以數觀之，得個金木相刑之數。金將軍是金角木蛟，西海蛟却不是木，故此貧道曉得功勞在他身上。老爺道：天師之言有理，但不知王老先生，你也說是今日之功，成在金將軍手裏，先生是何高見。王爺道：學生以理揆之，怎麼的理。西海蛟連日得勝，已自是志驕氣盈，眼底沒有人了。再加上金將軍人物矮小，不起堆架，他必然藐視於他，欺他是個矮子。自古道：兵驕者敗，欺敵者亡。以此理揆之，學生就知道今日之功，成在金將軍手裏。老爺道：三公之見，妙哉妙哉。王老先生是一個理。天師老先生是一個數。國師老爺兼理兼數，諸公不言言必有中。即時吩咐

紀錄司紀功吩咐軍政司擺宴大宴慶功，正是

三十羽林將

出身常事邊

春風吹淺草

獵騎何翩翩

插羽面相顧

鳴弓上新弦

射麋入深谷

飲馬投荒泉

馬上共飲酒

野中聊割鮮

相看拚醉飲

從此勒燕然

筵宴已畢，元帥又吩咐取過銀牌綵緞來，賞賜金天雷手下將佐，各各有差。又吩咐取過西海蛟斗大的頭來，豎一條高竿於接天關外，把他的頭懸在高竿之上。號令諸番遲降者，以此頭爲例。却說金眼國國王，聽見西海蛟砍了首級，不覺的放聲大哭，哭得好不痛苦也。說道：西海蛟乃是我國中的擎天白玉柱，跨海紫金梁。今日一旦喪於南人之手，再有何人能扶助我的江山，能撐持我的社稷，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說猶未了，只見把關的番兵飛跑而來，報說道：南朝人到我們的關外，豎一根高竿，高竿之上懸掛着西總兵的首級，首級上插着一面紅旗，紅旗上寫着遲降者，以此爲例，十個大字。號令關中出言無狀，國王又聽知這一場報，越發哭哭啼啼，哭一個不了，啼一個不休。

鰲龍三太子說道：西總兵爲國亡身，今被懸竿之慘，孩兒無以報他情願，統領一枝人馬，開關截戰，梟取那個矮狗奴之頭，也把他來懸在關上，纔了得個冤報冤之事。國王道：孩兒差矣，我兵新喪主帥，人無戰心，况兼他那裏出陣之時，未必就是那矮子，怎麼就能勾冤報冤？三太子道：既不能冤報冤來，我且領枝人馬，衝下關去，奪回西總兵之頭，葬之以禮，這也不失以德報德之道。國王道：孩兒也未可造次，南人詭計極多，他既是要號令我國中，豈可不設兵守禦？或者以此爲餌，四路裏埋伏軍馬，未可知也。難道就是以德報德？三太子道：既不能冤報冤，又不能德報德，教孩兒這一點心，怎麼能勾表白國王道：我也想來，這如今沒有別法，只得備辦三牲禮物，到關上對着他的頭，祭他一番，聊表我們一念之誠罷了。三太子說道：父王之言有理，即時備下三牲，陳設供案，遙對着西總兵的頭，大祭一番，奠三杯酒，焚幾炷香，讀一篇祝文，文曰：

維某年某月，金眼國國王莫古末伊失，謹以庶羞之儀，致祭於總兵官西海蛟，而言曰：嗚呼！維我有國，維將軍赫赫，茲茲戈兵，奮彼羽翮，有鋒斯摧，無梗不誠，余方寄之干城，而胡權藁竿之厄，雖然將軍之頭可斷，將軍之心

不可割，將軍之頭可懸，將軍之志不可摘，嗚呼！生抱豹韜，死裹馬革，悠悠彼蒼，將軍何忒，嗚呼！哀哉！伏惟尙饗。祭畢，一個國王，一個三太子，抱頭而哭，哭聲未絕，只見祭桌上，一隻鵝，平白地跳將起來，叫了一會，却說道：太子哥，太子哥，前行還主折人多陪了一壺酒，還要陪着一隻鵝，國王太子多吃了一驚，國王道：這莫非是西總兵有靈來，告訴我們的禍福，我兒只怕前向凶多吉少，不如趁着此時，獻上一封降書降表，也免得舉國的生民塗炭，你意下何如？這幾句話兒，分明說得有理，那曉得三太子是血氣方剛之人，知進而不知退，即時大怒，說道：父王差矣，豈可因這些小妖讖，悞我軍國大事，道猶未了，一手搥過鵝來，一手提起劍來，把個鵝一揮兩段，高叫道：凡我臣子，有不盡心報國者，罪與此鵝同。太子這一發怒之時，左右們無不凜凜，國王心下十分不悅，當有一個駙馬將軍，名字叫作哈里虎，看見國王不悅，跪上前去，稟說道：勝敗兵家之常，雖然折了西總兵，幸有三太子在這裏，三太子英雄蓋世，韜略無雙，莫說一個西總兵，就當得十個西總兵，莫說一個南將，就當得百個南將，既是太子盡心爲國，小臣輩何敢貪生，凡有差除，願效犬馬之報。國王聽見駙馬將軍

這一席勸解心上纔有些歡喜。說道：「非我志餒，肯服輸於人。只怕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故此莫若早些回頭罷。」三太子說道：「父王寬心，不是孩兒空口所言。孩兒有個退兵良策，那怕他百萬南兵，也不在孩兒心上。」番王道：「是個甚麼良策？你說來我聽。」三太子道：「南朝既斬了西總兵，料定了我國中再沒有個能者防備之心。漸漸的懈怠，況且他的寶船停泊在我內港，水路曲折，他豈能盡知我若還是陸路上廝殺，勝敗尚未可必。孩兒今夜撥出海鯁船五百隻，順風直下，裝載火箭、火鎗、火藥之類，趁他在睡夢中間放起火來，燒他幾百號，且驚他一驚，這叫做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武子最上兵法，豈不爲美？却又再調駙馬哈里虎領一隊人馬，陸路上截殺他一番，教他腹背受敵，支持不來，活捉他的將官，生擒了他的主帥。到家之時，割下他的頭也掛在竿子上，却不替西總兵報了這個仇，豈不雙美？」父王你說此計何如？」番王道：「此計也還通得。」哈里虎道：「太子妙算，真有鬼神不測之機。」我王社稷安於泰山，何慮南朝人馬？番王道：「既如此，你們依計而行，只是不可輕易不要貽我以後憂。」就是了。」盤龍三太子別了番王，自行其計。坐上牛皮番帳，點齊了五百隻海鯁船，精選一千餘人。

會水的兵卒另選四員水軍頭目，做個副將。一更左側上了海鯁船，軍士都坐在艙底上，寂寂無聲。恰好的這一夜月白風清，波恬浪靜。海鯁船五百隻，順着那一個流水放將出來，看看的將近寶船，大約還有一二里之遠。三太子傳下將令，把這些大小海鯁船一齊灣住，着兩隻巡哨的小鯁船輕輕前去體探。一會兒體探的回來說道：「南船上人人都在做夢，個個都在扯呼，只有一隻船上有些燈亮。這燈亮不知是誰，原來是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天師怎麼還有燈在？却說天師坐在朝天宮裏，心裏似夢非夢，眼兒欲開未開，只見一個穿紅的走到面前來，打一個恭天師睜開眼來，問道：「你是那個？其人也不作聲，也不見在那裏去了。」天師醒過來，心有些疑惑，說道：「今日值日天神却是龍虎玄壇趙元帥，怎麼有個穿紅的過我面前？道猶未了。」國師差下一個人送了一幅小啓兒。天師拆開讀之，上面只有十個字，那十個字說道：

夜半一場災，天師仔細猜。

天師看見這十個字，心上老大的明白，說道：「災字是個川，下火我適來看見穿紅的走下過，却不也是個火料。想是今夜有個甚麼火災。」國師只來告訴我，是教我准備的意。

思他不會去告訴元帥我也不消去告訴元帥即時間叫上一聲值日神將何在只見一個龍虎玄壇趙元帥就在階下打恭天師道今日是你值日麼趙元帥道是小神值日天師道我們寶船上今夜該主些甚麼災悔趙元帥道今夜子時三刻癸惑流光直射武曲多般有些火災天師道有我貧道在這裏怎麼做得這個勾當趙元帥道但憑天師吩咐小神敢不竭力天師道你與我叫過風伯雨師來我自有個話兒吩咐他趙元帥應聲而去一會兒四個神道一字兒跪着磕頭稟說道適承天師老爺呼喚有何使令天師道你們都是甚麼神祇其神道小神們都是司風的風伯天師道怎麼有四個其神道一個是三月鳥風一個是五月麥風一個是七八月簷風一個是十二月酒風天師笑起來問說道那三個叫做信風我已知道了這一個怎麼叫做酒風其神道十二月天冷飲酒攪寒多飲了幾盞就有些發風故此叫做十二月酒風天師道這個發酒風的算不得個人數也能你們今夜都在這裏伺候有功之日明書上請道猶未了又有四個神道一字兒跪着磕個頭稟說道適承天師老爺呼喚不知有何使令天師道你們是甚麼神祇其神道小神們是行雨的雨師天師

道怎麼也是四個其神道小神按東西南北四方故此也是四個天師道你們既是個雨師怎麼這等衣冠不正言語侏儻雨師道天師在上還有所不知這如今世變江湖愈趨愈下假使孔夫子也有些衣冠不正也有些言語侏儻天師道怎見得雨師道褻裘長短這豈不是衣冠不正夫子之言不可聞這豈不是言語侏儻天師道這都是解釋之辭也能你們今夜在這裏伺候有功之日明書上請風伯雨師一齊稟道小神們今夜在這裏伺候天師有何令旨天師道今夜子時三刻我們船上主有火災聽令牌響為號令牌一響你們即時要來風要刮開去雨要淋下來不許遲延悞事違者治以罪風伯雨師應聲而起畢竟不知這半夜之時有個甚麼火災風伯雨師有個甚麼顯應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祿赤
 詩曰：陰風獵獵滿旌竿 白草颼颼劍戟攔

九姓羌胡隨漢節 六州蕃落從戎靴

霜中入塞瑠弓響 月下翻營玉帳寒

今日路傍誰不指 穰苴門戶慣登壇

却說三太子聽見南船上人人都在做夢個個都在打呼

心上大喜說道：「此天意有在，令吾成此大功也。」吩咐放開船去，番兵們得令，一湧而開，看看至近，一聲牛角喇叭響，只見那火箭火鎗火藥，一齊都照着南船上放去，只見放去的火便紅，南船再不見燒着。三太子心有些疑惑，說道：「怎麼南朝來的船，不是木料造成？既是木料造成，有個不惹火的，吩咐把些火具盡數放將出來，果然是火勢連天，照得海面上通紅，如同白日。」三太子道：「今番多管是燒着他了。」那曉得天師坐在朝元閣上，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初然間火小時，還不至緊，到後來火勢連天，通明上下，他就很起來，敲一下令牌，喝道：「風伯何在？果然的一陣狂風，刮將開去，把些火反燒到海鯨船上。」天師又敲下令牌，喝道：「雨師何在？果然的一陣驟雨，淋將下來，把些火都撲滅了。」三太子看見這個風，這個雨，激得只是頓足捶胸，說道：「哎，這個風，敢是南朝帶來的風麼？我西洋海上那裏去尋這等乖乖的風？這個雨，敢是南朝帶來的雨麼？我西洋海上那裏去尋這等乖乖的雨？沒奈何，只得收拾海鯨船回去，回去查一查，却原來火燒壞了七隻，浪打壞了八隻。」三太子反吃一驚，說道：「反把自家的船到燒得七零八落，這叫做周瑜妙算高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說

寶船上夜半三更都在睡夢之中，只聽得一片吶喝，一陣火起，都吃了一嚇。五營大都督在岸上傳起更來，準備着步戰，四哨副都督在船上傳起更來，準備着火戰。一會兒火發，一會兒很起來，一會兒燒天，燒地，照海通紅，都也嚇得心驚膽顫，無計可施，也只說是寶船有些難保。那曉得猛空裏一陣狂風，又一陣驟雨，把個火輕輕的撲滅了，全不見半星。滿船上軍人，那個不說道：「屋下有地，那個不說道：「船上有天，到了明日早上，二位元帥升帳，會集大小將官。」天師、國師都來相見，老爺迎着說道：「夜來吃驚，二位老師可曾知道？」國師道：「貧僧從昨日早上吃驚起，驚到如今。」天師道：「貧道吃了一夜驚，到如今纔住了。」老爺道：「怎麼二位老師都先吃驚起？」國師却把昨日裏送帖兒的話告訴一遍。天師却把夜來書符遣將的事告訴一遍。二位元帥大驚，請上天師、國師，一連唱上兩個懺，說道：「多謝二位老師作主，不然連老夫都成灰燼之末。」國師道：「一言之微，何足稱謝？」天師道：「職分當為，不敢勞謝。」元帥道：「似此番奴將來，還有不測之變。」國師道：「緊防備着他。」元帥道：「承教有理。」即時傳令五營大都督，早寨裏，早晚間着意隄防。傳令四哨副都督，水寨裏，早晚間着意隄防。又傳令着兩員

水軍頭目左巡哨百戶劉英，右巡哨百戶張蓋，領哨船五十隻，先行便宜哨探。凡遇緊急軍務，許星飛馳報，毋違。又傳令着南京江淮衛把總梁臣、濟川衛把總姚天錫，各領戰船一百五十隻，各領水兵一百五十名，進口二十里之地，安紮水營，爲犄角之勢，以防三太子水攻。又傳令着右先鋒劉蔭、應襲、王良，領精兵三千，攻打接天關限期取勝。又傳令着狼牙棒張柏、領精兵三千，前後策應。諸將得令，各自分頭去訖。却說三太子乘輿而來，沒輿而返。哈里虎接着說道：「賢太子一場大功，怎麼遭在這個風雨手裏？」三太子說道：「正是我們自己到罷了，只是父王有些不快。哈里虎道：「既是國王不快，我和你說起，就是去見國王。國王道：「來功展何如？」三太子道：「孩兒之計，非不勝算。奈那金長老張真人神通廣大，致令半途而廢。番王道：「寡人心中老大的就煩就惱，怎麼就煩就惱。南兵本等強梁，無對况兼深入我的藩籬，怎麼得他退去？若再加那個長老真人撮弄術法，到底是個毛巴子。哈里虎奏道：「大王休憂，太子武藝不在南將之下，夜來一陣，雖不曾燒得南船，其實南船上的人都已心驚膽顛。小臣不才，願與太子同心戮力，殺退此賊，保全社稷。伏乞大王寬心。國王起身，以手摩其

背，說道：「賢卿乃我國家親臣，好與吾兒協力同心，共扶社稷。子子孫孫，同享富貴，勿替。哈里虎說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小臣怎敢偷安。道猶未了，報事的小番報說道：「南船上差下了兩員大將，統領着無萬的雄兵，把個接天關圍得鐵桶相似。有此軍情，特來報上。三太子聽知道，接天關被圍翻身而起。哈里虎說道：「不勞賢太子親征，容末將提兵下關去罷。三太子道：「單絲不線，孤掌難鳴。我和你兩個同去。國王放心不下，再三叮囑說道：「凡事小心，不可輕敵。道來抹了，又有一個報事的小番報說道：「接天關東水門外，猶無數的戰船，百般攻打水門，上沒人把守，恐有疎失。特來報知。國王聽見這一報，嚇得抖衣而戰，肝膽俱碎。說道：「南兵水陸並進，却怎麼處治？」三太子道：「父王一國之主，不可遇事驚慌。你一個驚慌，不至緊恐驚動了國中百姓，人心搖動，士無鬥志，將以國與敵乎？國王道：「非是寡人驚慌，怎奈敵兵壓境，須得個備禦之方。三太子道：「孩兒自有良策。國王道：「是個甚麼良策？」三太子道：「譬如醫者，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這如今水門上的南兵，勢分而遲，緩之可也。關下的南兵，勢合而銳，緩之則有失。國王道：「兵勢固是如此，吾兒怎麼處分？」三太子道：「孩兒自有處分。水門上

可分水軍會長哈秘赤副總管沙漠咖兩個人各領海船一百隻水門把守堅壁不出南兵師老自斃此以逸待勞之計也南兵總然生出翅來飛不進我們的水關裏面國王道關外何如三太子道關外南兵須則是孩兒和駙馬親自與他決戰仗父王的洪福憑孩兒的本領或是生擒他兩員或是殺死他兩員那時節乘得勝之威席捲長驅勢如破竹雖水門上諸將可一鼓而擒也道猶未了一手抽出一根令箭來一撇兩段說道孩兒此行若輸了半分銳氣誓不爲人罪與此箭同科番王看見三太子英風凜凜殺氣騰騰又且調兵遣將條條井井心上大悅說道孩兒你自去罷凡事小心才是哈秘赤沙漠咖各領了水兵船隻把守水門堅壁不出盤龍三太子同哈駙馬開了關門把些番兵一字兒擺開飛馬出陣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擁出一個右先鋒來長丈身大胳膊回子鼻銅鈴眼騎一匹五明千里馬使一桿繡鳳雁翎刀這等一個將軍三太子看見心上也要喝幾聲采高叫道來者何人右先鋒說道吾乃大明國欽差征西右先鋒威武大將軍劉蔭的便是你是何人三太子嘎嘎的大笑說道吾乃金眼國國王駕下嫡嫡親親的盤龍三太子是也你在我國中一個

多月豈不曾聞著我的大名麼劉先鋒大怒罵說道小番奴焉敢戲弄於我你是個甚麼三太子敢在我大人長者之前搖唇鼓舌笑而無禮舉起張刀來就是楊柳花飛一路滾將過去三太子不慌不忙搖動了合扇雙刀緊來緊架慢來慢架兩個人一衝一撞一高一低正然殺做在好處只見南陣上三通鼓響斜曳裏閃出一員大將來騎一疋流金瓢馬使一桿丈八長鎗原來是應襲公子王良高叫道小狗奴你敢在這裏無禮麼一槍就到三太子提起來刀好生一招又是三個人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原來劉先鋒王應襲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况兼又是兩個人成了雙作了對有照管有互換放心大膽拿定要捉那個番官盤龍三太子雖是有些武藝有些膽略到底是一不敵兩心上始終有些懼怯殺來殺去不覺的閃了一個空劉先鋒趁着這個空一刀就進三太子還是溜煞急忙裏補將過來饒他補將過來早已一刀劈開了個馬脖子王應襲看見劈開了三太子馬三太子換馬他就跑向前去是一鞭這一鞭正中着三太子左膊上打得個三太子昏天黑地不辨東西那一面唐猊鎧甲粉碎如泥還喜得是三重細甲不曾打得十分的穿三太子一則是壞了馬二則是

帶了傷撥轉馬望本陣而逃。劉先鋒和王應襲就是金鷹搏兔螳螂捕蟬那裏就肯干休。一直赶到關下。三太子吃了這一番好趕。也在慌處心裏想道：到了關邊。且待我拿出火箭來。奉承他幾箭。一手摸箭。箭摸一個空。一手摸弓。弓摸一個空。原來換馬之時。俱已吊將去了。左一個空。右一個空。把個三太子激得只是爆跳如雷。怎麼就激得爆跳如雷。欲待跑進關去。又折了威風。欲待回來。廝殺却又跑得氣喘。終是不得贏人。正在激得爆跳。恰好關裏面一聲牛角喇叭響。閃出驃馬將軍哈里虎來。三太子心慌意亂。沒有了主張。哈里虎却是醒醒白白的。曉得勢頭不善。高叫道：賢太子快進關來。三太子還不動。哈里虎說道：你直待要做個針兒把線引麼。三太子却纔明白。把馬一夾。跑進關裏面。緊緊的閉上關門。王應襲說道：那個番奴。早來了一脚。遲些兒我們搶了這個關哩。劉先鋒道：得小勝便是足矣。明日再來。未爲晚也。到了明日。劉先鋒說道：爲將之道。鬪智不鬪力。今番須要把個智去勝他。王應襲說道：但憑先鋒見教。就是。劉先鋒說道：我學生先去出陣。你且扮做個小卒。雜在隊伍之中。直待殺到興頭上。你卻暗地裏補上他一箭。教他照管不及。應弦而倒。王應襲大

喜說道：先生之計。正中之奇妙哉。請先行罷。劉先鋒挽刀上馬。領了一枝精兵。三通鼓響。列成陣勢。只待三太子出來。施其妙計。原來三太子跑進關裏面。哈里虎道：你今日怎麼不拿出箭來也。三太子說道：因爲砍壞了馬。換馬之時。倉皇急迫。不知怎麼把個弓箭吊將去了。哈里虎說道：我有一計。不知太子意下何如。三太子道：有何妙計。請教一番。哈里虎說道：賢太子。你的火箭百發百中。但只是對面拈弓。那人得以躲閃。以我的愚見。兵不厭詐。明日出陣之時。我學生出身廝殺。賢太子扮做個小番。就站在我學生馬頭之下。便中就放他一箭。一個人只消一箭。却不一箭成功。賢太子。你意下何如。三太子大喜說道：有此妙計。天使我們成功。到了明日。把關的小番來報說。是南將又來打關。哈里虎飛身上馬。出了關門。一湧而下。把些番卒也一字兒擺開。劉先鋒喝聲道：哇。你是甚麼人。敢來出陣。哈里虎說道：吾乃金眼國國王。駕下驃馬大將軍。哈里虎的便是。你焉敢小覷於人。你說我這個八面金楞簡。打不死你麼。劉先鋒說道：好大毛人。敢開大口。講大話。你回去問昨日的番狗奴。討一個信。再來。遲哩。哈里虎說道：口說無憑。做出來便見。道猶未了。拿着那個八面金楞

簡舞將起來就如白蟒纏身烏龍獻爪劉先鋒看見這個番將也有些利害抖搜精神舉刀相殺殺做一塊砍做一堆王應襲心裏想道殺人先下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此時不射更待何時悄悄的拈起弓來搭滿了箭看得真去得准撲通的一箭這一箭不至緊早正中在哈里虎的左眼上把個左眼珠兒一穿穿得鐵堅却說三太子雞在哈里虎的馬頭之下看見南陣上射了哈里虎一箭連忙取出弓來搭上火箭正照着那個放箭的還他一箭可可在王應襲的束髮冠上王應襲的頭頂上即時間騰騰火簇燒將起來却說哈里虎射了眼珠兒一手拔出個箭頭連眼珠兒都帶將出來哈里虎說道兩隻眼本是多一隻去了他也罷提起來照着草地上擲不知攢在那裏去了王應襲的頭上火燒起來劉先鋒連聲高叫道王公子王公子火燒了頭火燒了頭王應襲一時間也無計可施把馬一夾跑在百步之外就是一條長流河王應襲就在馬上翻一個筋斗一翻翻在長流河裏自古道火來水救一個人翻在水裏尚有火會燒人麼兩家子一個帶了箭傷一個帶了火傷各自收兵回陣却說三太子回到關上眉頭不展臉帶憂容哈里虎說道我學生吵

了一目尚不憂煩賢太子你為何眉頭不展臉帶憂容三太子道只因卑末不才致令駙馬壞了一雙眼又致令我父王添了一場愁哈里虎說道我學生之目何足掛齒只是父王之憂須要與他一個寬解三太子道這憂愁怎麼與他寬解得哈里虎說道也有一個道理三太子道是個甚麼道理哈里虎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你須要反敗為勝怎麼反敗為勝南兵今日射出了我的眼珠兒似覺得勝早寨裏不免洋洋得志一場大歡喜這個喜信傳到水寨裏水寨裏面豈復隄防這如今我和你守着這關傳出將令去着水軍會長哈祕赤副總管沙漠咖各領戰船各帶水兵開了水門一齊殺將出去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豈有個不贏之理這不是反敗為勝麼三太子說道妙哉妙哉即時傳令水軍會長如此如此到了明日哈祕赤沙漠咖領了水兵駕了戰船一聲牛角喇叭響大開水門一湧而出把個戰船一字兒擺開如長蛇之狀哈祕赤立在船頭上高叫道南朝那個蠻子敢來攬我的手麼他只說南船上不作准備那曉得早有個巡哨百戶劉英又有個巡哨百戶張蓋兩下裏飛報回來報說道番船出關一字兒擺着番官聲聲討戰出言無狀姚梁兩個把總不敢怠慢

即時傳下將令擺開船隻點齊水兵。梁臣道：今日之事，番兵慣習水戰，不可易視於他。姚天錫道：以我學生觀之，番兵未必慣習水戰。梁臣道：怎見得他不是慣習？姚天錫道：他把個戰船一字兒擺開，首尾相遠，不能相救，以此觀之，見得他不是個慣習。梁臣道：長蛇之陣，自古有之，焉得說他的不好？只是我和你也要個破他之法。怎麼個破他之法？他的船分得有個頭尾，我和你也要分開來。你領你的船，你領你的兵，攻他的頭，我領我的船，我領我的兵，攻他的尾，教他頭不能顧尾，尾不能顧頭。却傳令兩個巡哨百戶領一枝精兵，衝斷他的腰。一條蛇，三下裏被傷，豈有再活之理？這却不是個破敵之法麼？姚天錫道：將軍高見。這番狗奴在吾目中矣。即時傳令兩個巡哨官，即時傳令開船。一個連天砲，三通畫鼓，南船上一般出去。梁臣領了一百五十隻戰船，五百名水兵，直殺到他的頭上。姚天錫領了一百五十隻戰船，五百名水兵，一直截住他的尾巴處。更不打話，一任的廝殺。你殺我這裏一鎗，我殺你裏那一鎗。你砍我這裏一刀，我砍你那裏一刀。你挺我這裏一根，我挺你那裏一根。你飛我這裏一鎚，我飛你那裏一鎚。兩家的船不動如山，兩家之兵卒飛跑如馬，殺得正在興頭上。

只見巡哨的百戶劉英，原是個多謀足智之人，坐在哨船上，猛地裏心生一計。即時放開這二十五隻哨船，稍泊在空闊去處，叫過船上那班會水的軍人，一叫就叫出二百五十多名來，吩咐他一人名下要蘆柴兩束，或是亂茅兩束，一會兒一齊交卸，又吩咐他一人兩蘆柴束，或是兩束亂茅，都要暗暗的安在番船舵上一會兒一齊安上。安上了這些草把兒，連水軍也不省得做甚麼。那些番船那裏曉得舵上安了東西，劉英吩咐放起號砲來，一聲砲響，閃出二十五隻戰船，就攔腰一剗。這一剗不是刀，又不是鎗，又不是耙，又不是棍，都是些火箭、火銃、火礮之類。響聲未絕，又是一聲砲響，早又閃出二十五隻戰船來，攔腰又是一剗。這一剗又都是些火箭、火銃、火礮之類。梁把總看見中間火起，即時傳令也是火箭、火銃、火礮，一齊衝去。姚把總看見頭上火起，即時傳令也是火箭、火銃、火礮，一齊衝去。三四下裏，都是南船。南船來往如飛，那番船禁不過這許多火器攻打，也要走動。把個舵東一推，東不動，又把個舵西一推，西也不動。舵工一盪子，跌起腳來，口裏連叫道：苦也，苦也，哈祕赤看見個番船不動，激得起來。一刀一個舵工，兩刀就是兩個舵工。到了三個舵工身上，吆喝道：

可憐見枉刀殺人哩。哈祕赤說道：怎麼枉刀殺人舵工道爭奈這各船上的舵平白地都推不動，非干小人之事。哈祕赤自己走過去推一推，果然不動。喊上一聲說道：這必是那個和尚道士下了壓符，壓住我的船隻，那裏曉得都是劉百戶把個草把塞住了舵眼，故此推不動。捫不移轉身出來，正要挺鎗廝殺，只見南船漸漸的挨將近去。百戶劉英也駕一隻小船近去，離番船大約還有一丈多遠。劉百戶拖一桿鎗，很起來，雙脚一跳，竟跳到番船之上。哈祕赤看見不是個對頭，走下船艙裏面，竟思要躲，早被劉百戶一鎗戳中了左腿，跌翻在船板上。姚梁兩個把總看見劉百戶搶了頭功，兩下裏都湧到番船上，把個哈祕赤活活的捉將來了。沙漠咖看見哈祕赤被擒，却就蕩了主意，怎麼蕩了主意，欲待廝殺，勢力不加，欲待回船，舵又推不動，慌了帳，一轂轆跳到水裏去。姚把總走向前，喝聲道：番狗奴那裏走，舉起刀來，一揮兩段。可憐沙漠咖死在鋼刀之下，上一截還在船上，下一截吊在水裏，遠葬沙魚之腹。兩個番將一個生擒，一個砍死，其餘的番兵，怎麼再抵擋得住，捉的捉住，殺的殺死，只有些慣水的熟番，攆下水去，望岸上而跑。這一陣活捉一個將官，殺死一個將官，獲到

三百隻海鯨船，其餘殺死的，不可勝計。生擒的，也不可勝計。這一陣算做一場大功，却說張百戶攔腰一划，又去水門上巡哨，番船怕有裏面策應，巡哨回來，聽見劉百戶成了大功，歎了兩口氣，說道：我和劉某都是一般的官，一般的巡哨，他今日建了如此大功，我無尺寸勞績，怎麼去見二位元帥老爺，即時統領了那二百五十名軍士，埋伏草坡底下，但有水裏走上崖的殘兵敗卒，一手一個，兩手一雙，逐個的拿將來，解上帥府，却說梁把總解上哈祕赤來，姚把總提了沙漠咖頭來，劉百戶解上許多活捉的番兵來，張百戶解上許多殘兵敗卒來，各各獻功。二位元帥大喜，敕功行賞，以劉百戶塞舵眼功紀在第一，其餘的，頒賞有差，賞賜已畢。元帥吩咐推下哈祕赤去，梟首上來，一會兒推人下去，一會兒獻上頭來。元帥吩咐把這兩個番將的首級，又豎起兩根竿子來，又掛在兩根竿子上，關外懸起頭號，令關上說道：凡有頑愚抗拒者，罪與此同。號令已畢，元帥又吩咐把這些番兵，盡行梟首。王爺道：學生有一言相稟，老爺道有何見教？願聞。王爺道：番兵蠢若犬羊，殺之誠不足惜，但不降而戰者，番王及三太子及哈里虎諸色人等，這些人上有所命，下不敢不從，殺之似覺無辜，其

情可憫，不如放他回去傳語番王，教他早早歸降。這卻是體天地好生之仁，也足以表我中國莫大之量。老公公以爲何如？老爺聽見這一席好話，把個頭連點幾點，說道：「王先生之言是也。」即時叫過刀斧手來，解脫了這些番兵的繩索，叫他一個個的跪到帳下來，吩咐他說道：「你等抗拒天兵，王法軍法俱不可赦。本當斬了你們的頭，割了你們的頸，傳示你們的國中，但念你們都是天地間生靈，我心有所不忍，故此今日特地饒了你們死罪，放你們回去。你們回去之時，傳語番王，教他早來歸順。所說的傳國玉璽，有則早早的獻將出來，也見得他的功績，沒有也當早早的回上一封表章，豈可愚迷不省？若再愚迷不省，我明日攻破他的城池，教你寸草不留。那時悔之晚矣。又且你們家中各有父母，各有妻子，各人歸去，各務各人的生理，不可仍前助紂爲惡。我今番捉住你們，再沒有個空回之理。你們可曉得麼？」這些番兵一則是得了性命，二則是元帥的話言懇切，你看他一個個的兩淚雙流，磕上二三十個頭，都說道：「我等被擒之夫，自知必死，今日得蒙天星爺爺饒我們的性命，從今以後，天星爺爺是我們的再生父母，我們是天星爺爺留下的子子孫孫，我們今日回去之

時，一定要把天星老爺的善言一句句對我國王陳說。他若是早早來歸，兩家俱好。他若不聽我們的言語，定要提兵遣將，和天星老爺攆對。我們寧可各人尋個自盡，再不敢反戈相向。只是無以報天星爺爺的活命之恩。道猶未了一齊兒又是哭將起來。元帥道：「你們不消哭，罷各人起去。」元帥又吩咐軍政司各人賞他一盞酒食，與他壓驚。各番兵一湧而去，畢竟不知這些番兵傳語國王不曾，又不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帶箭回營

唐狀元單鎗出陣

詩曰

聞道西夷事戰征

江山草木望中清

城頭鼓角何時寂

野外旌旗逐隊明

號令且嚴驅虎豹

聲威夜到泣鯢鯨

須知功績非容易

元帥胸中富甲兵

却說三太子和哈駙馬把關門閉上，同見國王。國王道：「今日水軍頭目出陣，未知勝負如何？」三太子道：「哈沙兩個將軍原是諳練水戰之人，手到功成，不消父王憂慮。哈里虎道：「賢太子有知人之明，哈沙二位將軍有料敵之智，今日功成不小。我王眼觀旌旗捷，耳聽好消息，就是道猶未了，報事的小番慌慌張張走到面前來，哈里虎接着說道：

你們來報水軍的捷麼？三太子道：船上拿住南朝那個將官麼？小番道：若論捷音，却在南軍船上。若論拿着將官，都在我們船上。國王道：似此說來，到不是我們殺了？小番道：不好說得。哈秘赤是一索沙，漢咖是一刀三千名水兵，只一空五百只海鯨船，得一看番王聽見吃了一驚，說道：諳練水戰之人，就諳練到這個地位，有料敵之智的人，就料敵到這個地位，只消這兩句話，把個三太子和哈駙馬都撐得啞口無言。老大的沒趣。小番道：今日一敗塗地，非干二位將軍之事。若論將軍和他厮殺，未必便輸於他。爭奈我們的海鯨船，再撐不動，就像釘釘住了一般。南船在水面上來往如飛，我們的船分明要和他抵敵，只是一個撐不動，就無法可施。可憐哈將軍先吃一鎗，到後來活活的被他捉將去了。沙將軍奔下海裏，就被一刀一揮，打從

水軍兩段。其餘的水軍殺的殺死在船上，捉的捉將去了。又有一班奔上岸來的，却又一個將軍攔在路上，一個個的綁着而去，不曾剩着半個兒。國王道：似此說來，我們的兵卒死無臆類了。小番道：却是沒有半個脫空。番王道：那五百隻海鯨船，如今在那裏？小番道：却是南人駕將去了。番王頓幾下腳，搥幾下胸，說道：誰想今日人財兩空，道猶未了。只見一夥番兵披頭散髮跪在階下。番王認得是昨日的水軍，連忙問道：你們可是水軍麼？衆人道：小的們是水軍。番王道：你們既是水軍，昨日都死在南人之手，怎麼今日又得生還？衆人道：小的們都是生擒過去的。擒到他船上，見了元帥，元帥吩咐盡行處斬，以警後來。有個姓王的老爺說道：小的們都是無辜百姓，超豁小的們殘生，又賞賜小的們酒食，教小的們多多拜上我王，說道：早早歸降，免得軍民塗炭。若只是執迷不省，往後城池一破，寸草不留。那時悔之晚矣。番王聽見這一席好話，過了半晌，不會開言，心上就有個歸順之意。三太子站在番王身邊，喝聲道：胡說！你這一干殺不盡的狗奴，昨日既不能奮勇爭先，今日又不能身死國難，逃得一條狗命回來，罪該萬死，還敢在這裏搖唇鼓舌，替南人作說客耶？番王道：他們都說的是些直話，你怎麼又歸怨於他？三太子道：父王有所不知，這都是南人詭計，一千人受他的賄賂而歸，正叫做楚歌吹散八千兵之法。番王道：怎見得是個楚歌吹散八千兵？三太子道：南朝和我國中血戰了這幾陣，恨我們深入骨髓，豈肯相容？却又心生巧計，把一千殺不盡的狗奴，做個糜子，甜言蜜語兒哄他，好酒好餚兒醺他，使他回來。

之時都傳說道南朝的元帥如此好哩却不致使得我國人離心士無鬪志這豈不是楚歌吹散八千兵之法麼番王道雖是如此却也無計奈何三太子道一不做二不休孩兒今番很是下手他也怎麼很是下手他孩兒合同哈駙馬領一枝精兵日上和他陸戰夜來搗他水營教他日夜裏疲勞安身不住只得退去番王道我聞得南兵從下西洋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一連取服了一二十國纔到我們的國中只因你不歸順他不至緊折將損兵此時懊悔已自無及了你怎麼還要去贏他三太子道只是這等垂手降他豈不見笑於隣國况兼他仇恨於我豈肯放鬆了我們父王你還一時思想不及哩番王聽見這一席話頭却又沈思了一會怎麼又要沈思一會若說是見笑於隣國心上也罷只說是不放鬆了於他他心上就有些懼怯卻就轉口說道既是孩兒堅執要去我爲父的也不好苦苦相阻只是凡事都要小心謹慎而行不可輕易於他切莫把南船上那一千人當個等閒易敵之輩三太子應聲道父王之教是也卽時同着哈駙馬拜辭而走出門外三太子哈哈的大笑了三五聲哈駙馬道賢太子你笑些甚麼哩三太子道我笑我的父王枉做一國之主把南

船上這幾個毛兵毛將看得天上有地下無大驚小怪朝夕不寧我今番出陣不是我誇口所言若不生擒他幾個殺死他幾個我誓不爲世上奇男子人間烈士夫將軍你可助我一臂之力萬死不敢相忘哈里虎說道才忝在威誼與國家休戚相關願效犬馬之勞萬死無恨太子大喜卽時高坐牛皮番帳挑選兩個水軍頭目着他把守水門教他牢牢的關上任是殺只一個不開門水軍頭目領了將令而去自家點了番兵一枝開了接天關門一直殺將下來這一殺下來英風凜凜殺氣騰騰只說道南朝將官不是他的對手那曉得冤家路窄剛一下關之時早已撞着一個征西遊擊將軍劉天爵領着一枝兵橫着正馬挺着一桿鎗看見三太子下來喝聲道來者何人早通名姓三太子很聲道你這個蠻奴豈可不認得我是個三太子一雙合扇刀飛舞而來劉遊擊把馬望東一帶露一個空三太子來得兇早已一馬跑向前去撲一個空劉遊擊却挺起鎗斜曳裏一戳三太子大怒罵說道蠻奴敢如此詭詐閃我一個空劉遊擊心裏想道此人匹夫之勇不可與他爭鋒且待我要他一要教他進不得戰退不得萬三太子不曉得劉遊擊安排巧計牢籠着他他一任的

舞刀廝殺的很讓他一個空殺的慢，又挺他一鎗，一來一往，一沖一撞，不覺日已西斜。三太子激得只是爆跳，眉頭一蹙，計上心來，說道：天色已晚，豈可放鬆了他悄悄的取出張弓，搭上火箭，照頭一箭過來。劉遊擊看見笑了一笑，說道：你這個番狗奴，我曉得你只是這一箭，你這個箭敢在我面前賣弄麼？舉起鎗來往東一撥，就撥在東邊地上，把東邊地上的草燒一個精光。三太子說道：你是甚麼人，敢撥我的箭，照頭又是一箭過來。劉遊擊說道：今番西邊地上的草合該燒着也，舉起鎗來往西一撥，就撥在西邊地上，把西邊地上的草燒一個精光。三太子看見兩箭落空，心有些吃力，連忙的飛過第三箭來。劉遊擊也激得怒從心上起，一鎗把枝箭打個倒栽葱，栽到三太子自家懷裏去。三太子險些兒自燒自，只得手快，早撇過一邊，纔落得個乾淨。三太子不得手，沒興而返，到了明日，又下關來，說道：昨日的箭分明去得好，只是發遲了些，故此天晚未得成功。今日不管他是個甚麼人，劈頭就還他一箭，恰好的又撞着征西遊擊大將軍黃懷德，他果真的不管甚麼高與低，劈頭就是一箭，黃遊擊曉得他的箭有些利害，連忙的紐轉身子來閃他，一空閃他，一空還不至緊，即時

還他一箭。三太子只在算計射別人，卻不會算計別人射自己，那裏曉得這一箭正中着他的左邊肩頭，你想一個肩頭帶了一枝箭，疼不疼，連這半邊的身，都是酸麻的。三太子沒奈何，負痛而去，一連坐在牛皮帳裏，坐了兩三日，不會出關。南船上這些將官，一日三會，每會都在說：那個三太子有幾枝火箭利害，這兩日肩上護痛，不會出來，遲兩日再來之時，着實要隄防他。計議已定，各各隄防。這也莫非南朝氣數該贏，也莫非是三太子氣數該敗。果真的過了兩三日，大開關門，當頭擁出一員番將，凹頭凸腦，血眼黃鬚，騎一疋捲毛獅子一般的馬，使一口鬼頭刀，三聲馱皮鼓，一聲吆喝，橫衝直撞而來，恰好的遇着征西遊擊大將軍馬如龍。馬如龍起頭一看，原來不是個三太子，既不是個三太子，不免問他一聲，看是那個。喝聲道：來者何人？早通名姓。哈里虎說道：吾乃金眼國國王駕下駙馬將軍。哈里虎是也，你是何人？馬如龍道：這番狗奴，豈不認得我馬爺是遊擊大將軍麼？你那甚麼三太子，在那裏去了？哈里虎說道：士各有志，人各有能，你既是個遊擊將軍，就我和你比個手罷。又管甚麼三太子不三太子麼？馬遊擊道：你那三太子還有三分鬼畫符，你這無名末將也敢

來和我比手哩。哈里虎大怒罵道：「蠻賊焉敢小覷於我！舉起刀來，劈頭劈臉，就是雪片一般相似。」馬遊擊看見他來者不善，我這裏答者有餘，也是雪片的刀還他一刀。我一刀正砍到個與頭上，南陣上三通鼓響早已閃出一個遊擊都司胡應鳳來。胡都司手裏拿着一根三十六節的簡公鞭，驟馬而來。一團英勇，衝衝直撞。馬遊擊心裏想道：「好漢不敵兩，今番這個番奴要吃苦也。」道猶未了，南陣上三通鼓響，左壁廂又閃出一個中軍左護衛鄭堂來。一騎馬，一桿方天戟，直奔著哈里虎。高叫道：「番狗奴那裏走，道猶未了，南陣上三通鼓響，右壁廂閃出一個中軍右護衛鐵楞來。一騎馬，一柄開山斧，直奔著哈里虎。高叫道：「番狗那裏走。」四面八方都是南朝將官，把個哈里虎圍住。在核心裏面，一個個摩拳擦掌，要拿着這個將官。那曉得哈里虎嚇得沒處安身，一聲牛角喇叭響，番陣上一連飛出三枝箭來，正中着左護衛鄭堂的盔，只見盔上一溜烟，把個纓毛多燒着。一枝箭正中着右護衛鐵楞的甲，只見甲上一溜烟，把個紮袖兒都燒着。一枝箭正中着遊擊都司胡應鳳的背，把個掩心鏡兒都燒吊了。番陣上怎麼有這等三枝利害的箭，原來是三太子的詭計，教哈里虎當先

出陣，使人一個不疑。三太子毛頭毛腦，雜在小番之中，暗地裏放出這等三枝火箭來。南陣上却不會隄防於他，故此三個將官都着了他的手。馬遊擊看見三下裏帶傷，即時傳令救火。盔上發火的除盔，甲上發火的卸甲，背上發火的解披掛，救滅了火，各自收拾回營。元帥大怒罵道：「虧你們還要作遊擊將軍，孟孟浪浪，中箭輸陣而歸，當以失機論於律該斬。軍中無戲言，說個斬字，不至緊把兩個遊擊兩個護衛就嚇得頭有斗大，默默無言。只有王爺說道：「今日之事，三太子詭計，這些將官，誤中了他的詭計，其情可原。望元帥饒他這一次罷。」老爺道：「怎麼饒他？自古道：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於虛實之間，是以決勝。他們虛實也不辨，做個甚麼將軍？」王爺道：「若論做將官的道理，他那裏曉得麼？爲將之道，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他那裏知道？只說我和你這如今去國有十萬餘里之外，殺之易得之難，使功不如使過。」王爺說了這一席好話，三寶老爺還不放口，心上還有些記憶，只見武狀元唐英歷階而上，打一個恭，說道：「末將唐英特來懇求二位元帥，姑恕他們這一遭罷。到了明日，容末將夫婦二人出馬，擒此番賊。」

獻於麾下以贖前愆。老爺道：「那兩個番賊，到也不是容易擒得的。」唐英道：「縱然擒不住他，也要挫折他一半銳氣。」老爺道：「贏他一陣也洗了今日之差，就算得過了。」唐英道：「若不贏他，願與今日諸將同罪。」老爺道：「軍中無戲言。」唐狀元道：「你須要斟酌。」唐英道：「二位元帥在上，末將們怎敢戲言。」虧了唐狀元這一番硬保，老爺却纔開口道：「恕他們這一遭。」又叮嚀道：「今後失機，再不姑恕，各將謝罪而去。」到了明日，唐狀元出馬，同着黃鳳仙。唐狀元道：「我昨日在元帥面來說硬了話，不知今日勝負何如。」黃鳳仙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精而不貴多。這兩句話，須要記在心上。」唐狀元道：「今日之謀，却待怎麼。」黃鳳仙道：「那三太子只是那幾枝火箭，有些利害，莫若你與他廝殺，待我圍將過去，掙將他的過來，却不是好。」唐狀元道：「此計雖好，只是不見我們的手段。」黃鳳仙道：「你要怎麼樣兒。」纔見手段，唐狀元道：「明要他射過來，明要他射不着，他偏然射不着我，我偏然要射着他。這等樣兒，纔見我們的手段。」黃鳳仙道：「此言有理，只是却要仔細一番。」唐狀元道：「謹記在心，他若還是哈驢馬出陣，我和你把一個廝殺，把一個隄防。三太子火箭放來，他若是三太子自家出陣，我和你一面廝殺，一面隄防。他手

裏暗箭放來，計議已定。唐狀元單鎗出馬，高叫道：「你那甚麼三太子，在那裏躲着，怎麼不出來。」一連叫了兩三回，只見關門開得一響，早已閃出一個番將下來，又是那個凹頭凸腦，血眼黃鬚的哈里虎。唐狀元道：「你這番狗奴，權且寄下了頭回去，叫你那個甚麼三太子來。」哈里虎大怒，說道：「三太子是你叫的一口鬼頭刀，飛舞而來。唐狀元號旗一展，喇叭吹上一長聲，各兵即時轉身，擺成三路竹筒，吹上第一聲，第一路一齊鳥銃。這一齊鳥銃，不至緊烟，只是飛火，只是爆聲，氣只是一片響，就像萬馬奔潮一般。哈里虎舞不上前，只得抽聲而退。南陣上竹筒吹上第二聲，第二路一齊火箭。這一齊火箭，不至緊風，又順火，又很粘着的，就是一鬢烟，走得慢些兒，頭都要焦，額都要爛。哈里虎沒奈何，望關上只是一跑。南陣上竹筒吹上第三聲，第三路一齊火炮。這一齊火炮，却不比前番的兩般火器，你看他烏天黑地的烟，燒天燒地的火，轟天劃地的聲氣，把些番兵都打得沒個影兒。莫說是哈里虎，再敢舞刀相向，只見他走進關裏，緊閉上關門，任你是個甚麼火炮，打將去，他只是個不開關。唐狀元領了得勝之兵，鞭敲金鈿響，人唱凱歌聲，回復元帥。元帥大喜，紀功頒賞，却纔免了前

日那四個將軍失機之罪，却說哈里虎跑進關來，埋怨三太子說道：「你今日怎麼不救火？」三太子道：「自家身上火緊，怎麼射得別人哩？」哈里虎說道：「你正好撒他開去。」三太子道：「撒不開去，反不惹火燒身。」哈里虎說道：「你既是這等怕火燒，怎得個贏手？」三太子道：「到了明日，待我自家當先出陣，劈頭劈腦就射他家娘。」到了明日，唐狀元同着黃鳳仙又來關下擺成陣勢。黃鳳仙道：「今日決是三太子自家來也。」唐狀元道：「怎見得？」黃鳳仙道：「三太子爲人是個一匹之夫，勇有餘而智不足，他看見哈駙馬輸陣而歸，他不知怎麼樣兒在那裏跳叫，巴不得今日天明好來廝殺。以此觀之，却見得是他自家出來。」唐狀元道：「夫人之言有理，只一件來，今日饒他是自家出來，也要燒他一火，挫折他的銳氣，教他不敢正視於我。」道猶未了，關門一開，早已跑下一個三太子出來。唐狀元看見他來，也不管三七念一，一聲竹筒響，就是一齊鳥銃飛將過去。三太子一時躲閃不來，心上已自有些慌張。一會兒又是一聲竹筒響，又是一齊火箭飛將過去。三太子分明要放出箭來，先一個安身不住，怎麼射得別人，沒奈何只得扭轉身子，剛不會扭得身子轉，又是一聲竹筒響，又是一齊火礮飛將過去。這火

礮也和你作耍哩，攆着他的一打一個對穿。三太子無計可施，激得只是爆跳，饒他爆跳也躲，在關裏面去了，閉上關門，生怕有些疎失。唐狀元道：「下不得無情意，殺不得有情。」人吩咐左右架起襄陽大礮，照着關門上撲撲撲的，只聽得見一片響，一會兒把個關打得粉碎。火又燒烟又醜，三太子嚇得只是尊口嗷然。番王看見連聲叫道：「苦也，苦也，破了關，教我們到那裏去躲也。」哈里虎說道：「怎麼說得個躲字，連忙叫過些小番搬磚運水，水來火澆，磚來磚塞，一會把個關門死死的堆塞起來，火也漸漸的澆滅了。這一陣雖不曾進得關，却也打破了關門。番王吃了老大一嚇，三太子老大受挫，磨番王道：「我兒魯班雖巧，量力而行，你既殺不過他，不如早早的投降罷了。」三太子道：「非是孩兒殺他不過，只因他火銃、火箭、火炮一齊的，逆將來，屈死了孩兒的英才，都不曾得展。哈里虎說道：「依我愚見，明日出馬之時，兩家子明明白白，見個高低，他却就殺不過我們了。」三太子道：「此言有理，待我先和他講明白了，然後動手不遲。」到了明日，唐狀元又同着黃鳳仙領了一枝得勝之兵，先到關下擺成了陣勢。黃鳳仙道：「今日再燒他，火何如？」唐狀元道：「今日再燒他，就沒理了，我和你今日相

見之時却要拿出真正的本事來。要他一個心服道猶未了。只見關門關路煥然一新。關門開處早已閃出一個三太子。後面跟着一個哈驢馬一湧而來。看見唐狀元全裝慣甲表威儀。他心上就有些害怕。高叫道：你們既是南朝大將，我也和你見個高低。今番再不可吹動那箇竹筒哩。唐狀元道：見個甚麼高低。三太子道：一十八般武藝，般的比較一番。就是唐狀元道：憑你比較那一般。起三太子道：就比較弓馬起罷。唐狀元心裏想道：這個番奴立心不善，却就要拿出那三枝火箭來會我了也罷。將計就計，我就在這火箭上還他一個辣手。他纔認得我也。說道：就憑你比較弓馬起罷。三太子道：先講過了，兩下裏俱不許放暗箭。唐狀元道：大丈夫頂天立地，要殺那個人，就殺他一刀。要饒那個人，就饒他一次。放暗箭是個鼠竊狗偷之輩。何足道哉。三太子道：還要講過我和你先前之時各射三箭。末後之時合射三箭。唐狀元道：怎麼叫做各射？怎麼叫做合射？三太子道：一遲一先。你射我三箭，我射你三箭。這叫做各射。你那裏射過來，我這裏射過去。同搭箭，同開弦。這叫做合射。唐狀元道：賞罰何如。三太子道：兩家平過，各自收兵。明日再戰。若是那家先輸的，納款投降。你說

是也不是。唐狀元道：言之有理。請先。三太子道：請先。唐狀元道：恕僭了。拈弓搭箭，應弦就是一箭。三太子也不慌不忙，拿起個合扇刀來，照着一撇。撇過一邊。唐狀元又一箭。三太子又一撇。又撇過一邊。唐狀元看見三箭成空，心裏也有些服他。說道：請射了。三太子應聲是。拿出手段來，很是一箭。唐狀元心裏想道：他是張刀撇我的箭，我也把張刀來撇他的箭，不見得我高。故意的放着刀，袖着手。初然問一箭來。唐狀元把個頭往左一賣，一箭就在右邊過了。三太子又一箭來。唐狀元把個頭往右一賣，一箭就在左邊過了。三太子又一箭來。唐狀元把頭一低，一箭就在頭上過了。三太子看見唐狀元賣手段，心裏說道：饒你賣，弄停會兒，少不得吃我一虧。唐狀元道：這兩會各人平過，再看合射如何。畢竟不知合射之時勝負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舉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

詩曰：三千甲士盡貔貅，笑擁牙旗策勝謀。

海上初分魚鳥陣，軍中還取犬羊頭。

村原畫永天風盡，巢穴烟消海日流。

從是天山三箭後，為言功屬狀元收。

却說唐狀元道：分射的箭各得平過，且看合射何如。三太子道：請出箭來。唐狀元道：請出三太子一箭過來。唐狀元

一箭過去，兩枝箭在半中間一撞，撲的一響，一溜烟爆出一塊火來。唐狀元只作不知。三太子又一箭來，唐狀元又

一箭去，又是半中間一撞，又是一響，一溜烟一塊火。三太子又一箭來，唐狀元又一箭去，又是半中間一撞，又是一響，一溜烟一塊火。原來三太子立心

不善合射之時，恰就拿出個火箭來，思量要下手。唐狀元

哩。唐狀元心裏又靈，却又拿出個箭頭箭來，箭頭箭頭是

大的，故此一箭挺住他，一箭挺出他的火來。三太子看見

三枝火箭箭落空，心有些懼怯。唐狀元只作不知，不

說破他，只說道：分射已是平過，合射又是平過，怎麼再見個輸贏。三太子道：我和你再射一回，如唐狀元道：你這個箭射不得我，有一個女將和你對射一回罷。三太子聽見叫個女將和他對射，他心上好笑又好惱，怎麼好笑又好惱。天地間只有個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怎麼有個女將會射哩。這不是好笑自古以來交鋒，廝殺兵對兵，將對將，怎麼唐狀元叫個女將和我對射。武小

視於我，却不可惱。心上吃惱半日，半日不會開言。黃鳳仙高叫道：番狗奴，你不答應，你欺負我是個女流之輩。麼，你可曉得女媧煉石補天，木蘭代父守戍，這都不是女流之輩。幹的勾當。麼，三太子受黃鳳仙這幾句話，嚇倒了他，說道：罷，我和你對射一回。黃鳳仙道：怎麼射。三太子道：也是先前分射三箭，落後合射三箭。黃鳳仙道：你先射來。三太子道：饒你先射起。黃鳳仙道：謝饒了，牽開弓來，就是一箭。三太子也學得唐狀元放下了刀，袖着手把個頭往左一閃，一枝箭過右邊去了。黃鳳仙又是一箭。三太子把個頭往右一閃，一枝箭過左邊去了。黃鳳仙又是一箭。三太子把個頭一低，一枝箭過上面去了。黃鳳仙心裏想道：番官也只是這等的本領，故意的喝上一聲采，說道：好好，今

番該你射過來也。三太子拽滿了弓，搭準了箭，很着是一箭來。黃鳳仙道：待我賣個獬來，你們瞧一瞧着。怎麼的獬，喝聲：左那枝箭，果真是左，剛剛的插在左邊鬢上。黃鳳仙道：你可認得這個獬麼？三太子道：不認得。黃鳳仙道：番狗奴這叫做左插花，你就不認得麼？道猶未了。三太子又是一箭來。黃鳳仙喝聲：右那枝箭，果真是右，剛剛的插在右邊鬢上。黃鳳仙道：你可認得這個獬麼？三太子道：不認得。黃鳳仙道：番狗奴這叫做右插花，你就不認得麼？三太子心裏想：這等一個女將，這等大賣弄，待我作準，射他一箭，不要他過左，不要他過右，看他何如。拿準了箭，認定了中間，很着是一箭過來。三太子吃了老大的氣力，費了老大的心機，只說是三箭要把天山定，那曉得黃鳳仙不慌不忙，喝聲：中張開口來，那枝箭可的中在口裏，咬着箭，還說道：你可曉得這個獬麼？三太子道：不曉得。黃鳳仙道：番狗奴這叫做飛雁投河，你就不曉得麼？三太子吃了好一嚇，說道：世上有這等一個女將，原來南朝人是有些難相處哩。道猶未了。黃鳳仙道：分射已畢，再請合射，看是如何。三太子道：請合射。黃鳳仙道：面對面兒的射，不見得高，我和你不如背靠着背兒射，不知你心下如何。三太子低

頭一想，說是兩家合射，假饒面對面，還怕有個差錯。怎麼說個背靠着背兒的話，這個成不得。故意的扯個謊，說道：我西洋風俗，相見之時，以面為敬，以背為慢，還只是面對面射罷。黃鳳仙也扯個謊，還他說道：我中國風俗，臨陣之時，以面為弱，以背為強。三太子道：風俗各有不同，却怎麼處。黃鳳仙道：各隨各俗，箭中了，就算贏家。三太子道：假如射了你的背，却不算暗箭哩。黃鳳仙道：但憑你射來。就是三太子道：請先射來。黃鳳仙道：今番該你先射了。三太子道：多承尊讓，道猶未了，撲通的響，一箭過來，黃鳳仙背對着三太子，還他一箭過去，一箭來，一箭去，可的射一相當。箭頭對箭頭，落在地上，兩邊大小軍人，齊齊的喝上一聲。采，喝聲未絕，三太子又是一箭過來，黃鳳仙背着又是一箭過去，一箭來，一箭去，又可的射一個相當。箭頭對箭頭，落在地上，兩邊大小軍人，又齊齊的喝上一聲。采，喝聲未絕，三太子又是一箭過來，黃鳳仙背着又是一箭過去，又可的射一個相當。一枝箭射一個相當，却又有一枝箭射中在三太子甲上，怎麼一枝箭對一枝箭，又有一枝箭射中甲上，原來黃鳳仙的箭不用眼看得，心應手，有百步穿楊之巧，射到第三回，他就連發了兩枝，一枝是尋常

箭故此頭對頭的射一個相當。這一枝却是鋼鐵鑄成的，就像個袖箭一般。故此飛身中在三太子甲上，却又中在肩甲上，鬪發了前日的箭槍。三太子腳輕頭重，一個斛斗，翻下馬來。南軍一湧而去，都要活活的捉住他。虧了哈里虎一張鬼頭刀，左三右四，前五後六，一盪子攔住南兵，把個三太子救上關門而去。黃鳳仙喝聲道：「今日且寄下你這兩顆頭顱，明日再來取也。」唐狀元同着黃鳳仙得勝回營，不勝萬千之喜，見了元帥，元帥滿口稱揚，吩咐一面紀錄司紀功，一面軍政司設宴慶賀，一面取過銀牌綵緞，頒賞有差。却說哈里虎救得三太子上關，調治幾日，心心念念切齒之恨。番王日夜裏耽憂，却又不肯開言，怕氣壞了孩兒。調治幾日，好了箭槍。番王道：「孩兒今番只是投降，爲上免得受這等刀箭之苦。」三太子道：「父王在上，有所不知。孩兒這如今是個騎虎之勢，不得自由了。」番王道：「怎叫做騎虎之勢，不得自由？」三太子道：「孩兒和他殺了一月有餘，恨入骨髓，不是他殺孩兒，定是孩兒殺他，却不是個騎虎之勢。」番王道：「只怕他殺得你，你反殺不得他，怎麼是好？」三太子心，上十分不悅，說道：「父王好差，只管攔頭說個不利市的話也罷，就是他殺了孩兒，孩兒也顧不得了，畢竟

要和他大殺一場，方纔心死。」番王看見三太子說硬了話，又且埋怨於他，一任是不好開口，悶悶而去。這也是三太子命合刀下而亡，兆頭先就不好了。却說三太子看見父王起身去了，嘆上兩口氣，說道：「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我分明要做個好人，偏我父王不肯把個好人我做哩。」哈里虎道：「這如今不在說父王不肯，只在說個破敵之策，是怎麼樣兒？」三太子道：「我如今已自籌之熟矣，只有一個夜戰，拿定的要贏他。」哈里虎道：「怎麼拿定要贏他？」三太子道：「我受箭而歸，南船疑我十死八九，就是日上他料我不能斷殺，莫說是夜晚間，他豈隄防於我？況且今夜這等大風，他愈加不隄防於我。我和你領了水兵，駕了海箭船，劫他的水寨，只是這等劫他，還不是高？每船上多帶些荻蘆柴草之類，堆塞他的船上，放起火來，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個計較，你說可拿定贏他麼？」哈里虎道：「前番反受了他的虧，不知今番却是怎麼？」三太子道：「似此遲疑，再無了日。我如今也不管他，或輸或贏，都在今夜一決。」哈里虎怕敗了他的興，只得轉過口來說道：「用兵之道，只許向前，不許退後，只許說贏，不許說輸。」三太子聽見這幾句話兒，却纔有些喜色，說道：「好話，好話，得勝之時，我和你子子孫孫同

詢

享富貴道猶未了。卽時同到教場之中。坐在牛皮帳上。選出平素精練的水兵三千多個。內中選出武藝熟嫻。深通謀略。堪充頭目的。得八個。點過海船三百號。各船滿載蘆荻柴草。引火之物。分作六處。三太子和哈駙馬。各領五十隻。當先。八個頭目。各領二十五隻。押後。分爲兩隊。如鳥有兩翼。如魚有兩個。划水前後策應。不許疎虞。分撥已定。只待天晚。便宜行事。却說二位元帥。正然坐在帳中。談論軍情。重務。猛然一陣旋風。從西北上旋起。直旋到中軍帳下。纔止。老爺道。這一陣怪風。頭來。又主損折人馬。王爺道。這不爲怪風。是個信風。一定有個事故。特來相報。老爺道。去請過國師來。問他是個甚麼吉凶。王爺道。國師那裏管你這些。只請問天師。便知端的。卽時傳令。請過天師來。相見禮畢。分賓主坐下。老爺却把個旋風的事故。告訴他一遍。天師不敢怠慢。袖占一課。說道。這個風不爲小。可主今夜三更時分。賊兵來劫水寨。有好一場驚慌哩。老爺道。怎見得。天師道。西方屬金性。主殺。北方屬水色。尙玄。以此推之。便知半夜之時。賊兵來劫水寨。老爺道。何以處之。天師道。禍福無常。避之則吉。既有賊兵劫寨。不過吩咐各處將官。預先做一個準備。就是。老爺道。多謝天師指教。若不是這

等神算。先知幾乎又中了這個番狗奴的奸計。送過了天師。卽時傳令。諸將會集帳前。商議退兵之策。一個將官。各上一個計策。王爺道。俱說得有理。只要總起來。便爲得算。老爺道。怎麼總起來。王爺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萬全之策。非一善之長。今日臨大敵。遇大變。怎麼不總要一個大主張。老爺道。今日之事。悉憑王爺主張。就是。王爺道。依學生之見。水軍大都督陳堂領戰船五十隻。水軍五百名。各帶神鎗。神箭。鳥嘴銃。一千夜戰兵器。停泊在水寨左側。以待賊兵。中軍砲響爲號。水軍副都督解應彪。統領戰船五十隻。水兵五百名。各帶神鎗。神箭。鳥嘴銃。一千夜戰兵器。停泊在水寨右側。以待賊兵。中軍砲響爲號。參將周元泰。統領哨船五十隻。水軍五百名。各帶硫磺。礮。硝。引火之物。埋伏在海口上東一邊。空闊處。所以待賊兵回來進口之時。攔住他。殺他一陣。聽候喇叭。天鵝聲爲號。都司吳成。統領哨船五十隻。水軍五百名。各帶硫磺。礮。硝。引火之物。埋伏在海口上西一邊。空闊處。所以待賊兵回來進口之時。攔住他。殺他一陣。聽候喇叭。天鵝聲爲號。遊擊將軍劉天爵。統領哨船二十隻。水兵二百名。各帶風火子母砲。往來衝突放砲。以張我兵威勢。遊擊將軍黃懷德。統領小哨

船十隻。水兵一百名。各帶號笛一管。往來巡哨。覘視敵兵。來否。遠近號笛。報知中軍。馬如龍。胡應鳳。黃彪。沙彥章。各領步兵五百名。埋伏洑口。裏面兩邊崖上空闊處。所防備番兵。逃走上崖。兩路截殺。以統響三聲爲號。各將聽令。已畢。各自歸營。准備行事。老爺道。調度精密。多得王先生。只是還有一件。有些不利於我兵。王爺道。是那一件。不利於我兵。老爺道。今夜這等的大東風。是個攏岸風。不利於我西岸。番奴若是仍前放火。他是上風。我們是下風。我們就有些不便。隄防。王爺道。這個風不妨得。我們左右兩翼。却又在賊兵之上。放火燒他。那時節。他自治且。不暇。怎麼又能勾來燒我們。老爺道。這還不是個萬全之策。我燒得他。他燒得我。彼此有損無益。必須還得一個妙計。纔好。王爺道。再沒有個甚麼妙計。除非是把個風來調一下。轉哩。老爺道。調轉得個風。又要何如。王爺道。這個也不難。請天師來。就調得個風轉。老爺道。言之有理。即時請過天師來。告訴他。這個東風不便。天師笑了一笑。說道。昔日赤壁慶兵之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今日二位元帥。又欠了西風。王爺道。華夷不同地。故此一東一西。全仗天師道力。斡旋一番。天師道。貧道一力擔當。元帥道。須煩天師作速些。纔好。

天師道。再不消二位元帥費心。但只是交了夜半之時。就有西風起來。二位元帥謝了天師。各自歸營。聽候。却說遊擊將軍黃懷德。領了將令。回到本寨。裏面點齊了小哨船十隻。水軍一百名。先出迅打探敵兵。一邊在放船。一邊心裏想道。元帥吩咐於我。打探敵兵。我若是打探得不真。却是違誤軍情。我若只是這等明明白白。放開船去。驚動了敵人的耳目。怎麼打探得真。又且洩漏了我們軍情。他反得以爲備。眉頭一蹙。計上心來。說道。也罷。海上有一等的白天鵝。就有我們這個船大。我不免把這個船。就扮做個天鵝樣子。令他不知不覺。我便打探得他真。他又不得隄防於我。豈不爲美。籌算已定。即時分付左右。取出白布來。把個小哨船去了桅竿。下了篷脚。渾身上下。細細的幔了一週。前面取巧兒。做個鵝頭。後面取巧兒。做個鵝尾巴。自由自在。放在水面上。閑遊布幔裏面。都坐得是這些軍士。撐起耳朵。張開眼睛。仔仔細細。在那裏打聽。只等三太子的賊船出來。却說三太子。同了哈喇馬。到了一更天氣。叫起八個頭目。點齊三千個水兵。放開三百隻海船。大開水關。一擁而出。只見烏天黑地。船頭上一聲響。三太子問道。船頭上是甚麼響。水兵報說道。關門上吊下一個白鬚。

老者吊在船頭上。吊得一聲響。三太子心上有些吃驚。叫道：「快拿他過來。」我問他一個端的。這厮敢是南船上。一個奸細麼？拿過老者來。三太子問道：「你是甚麼人？這等夜靜更深。到我船上有甚麼事？」那老者應聲道：「愚老是西總兵門下一個記室。特奉西總兵差遣。差遣我齎一瓶酒。一隻雞。特來你這船上奉獻太子。聊壯軍容。」三太子大怒。罵說道：「這厮分明是個奸細。敢借我西總兵爲名。我西總兵今已魂飛魄散。豈有鵝酒。夜來壯我行色之理？」掣過那兩張合扇刀來。照頭就是一下子。一刀下去。不至緊。早已砍在船頭上。那裏有個老者。只見船頭上。左一邊是一瓶酒。右一邊是一隻鵝。三太子又說道：「這個鵝酒都是些妖邪法術。惑亂我的軍心。提起刀來。酒上一刀。一刀下去。就送出一團火來。望天上一飛。三太子心上有些不悅。一邊吩咐放一隻鵝來。望海上一飛。三太子心上有些不悅。一邊吩咐放船。一邊請過哈駙馬來。把個老者鵝酒之事。對他細說一遍。哈駙馬說道：「賢太子。你可記得前日祭賽西總兵之時。白鵝跳起來講話。三太子記將起來。說道：『似此觀之。今夜有些不利。』哈駙馬說道：『爲將之道。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既曉得有些不利。莫若趁早抽兵而回罷。』三太子道：『我昨日

會對父王講過了。輸贏都在此一決。若要我抽兵而回。却有些難。哈里虎道：『既不抽兵而回。只怕前面有些差錯。反爲不美。』三太子道：『怕有差錯。不如先差下一隻小船前去。哨探一番。哨探得果有準備。我這裏就鳴鑼擊鼓。明殺他。一陣哨探得他若無準備。我這裏還是依計而行。不怕他不遭在我的手裏。』哈里虎說道：『這個有理。即時傳令。差下二十名小番。駕着一隻小船。悄悄的到南船身邊。哨探虛實。一會兒小番回報。說道：『南船上鴉悄不鳴。草偃不動。沒有一些準備。只是海面上有幾十個天鵝。遊來遊去。就像個曉得進退的意思。』三太子道：『要南船上不會准備。就是我們功勞該成。管他甚麼鵝不鵝。哈里虎道：『那個鵝只怕就是先前船頭上的鵝麼？』三太子道：『行軍之際。見喜不喜。見怪不怪。你只在說些邪話哩。』假饒西總兵有靈。我明日成功之後。再去祭賽他一壇。他有父母。我替他奉養。他有妻子。我替他撫育。子孫成人。我替他陰襲。他再有些說話罷。一任放船開去。哈駙馬一會兒心驚肉顫。曉得有些不利。只是三太子纏着要行。不由他諫止。這也莫非是我南朝當興也。莫非是三太子該敗。三百隻番船。將次一二里之時。海面上煙霧濛濛。急忙裏看不真。開岸風

又緊急切裏不得靠着水寨，只見水面上那二十隻天鵝，又是這等遊來遊去，恰像有些意思的一般。番船正在靠着水寨，正要動手，他又走近前來，一衝一撞。三太子惱起來，叫聲彈弓在那裏，接過彈弓，復手就是一彈子。一彈子打得個天鵝背上一下撲通的響，只見天鵝肚裏齊齊的號笛一吹，怎麼天鵝肚裏有個號笛會吹？原來這個天鵝，却就是遊擊將軍黃懷德打探軍情的小舢舨兒。他看見番船將近，故此趁着他的彈子勢頭，就吹一聲號笛。這號笛一吹，不至緊中軍寨裏一聲砲響，連天響聲未絕，南船上一片的火光，如同白日，火光裏面左壁廂閃出五十隻戰船，五百名水軍，神鎗神箭，鳥嘴銃一任的飛注如雨，截住廝殺。船頭上站着一個大將軍，原來是水軍左都督陳堂，全裝貫甲，手執長鎗，高叫道：番狗奴，你可曉得中了我的妙計麼？不如早早的跪着受降，也免得這一鎗之苦。道猶未了，又是中軍寨裏一聲砲響，連天響聲裏面，右壁廂又閃出五十隻戰船，五百名水軍，神鎗神箭，鳥嘴銃一任的飛注如雨，截住廝殺。船頭上站着一個大將軍，是水軍右都督解應彪，全裝貫甲，手執長戈，高叫道：番狗奴，你可曉得中了我的妙計麼？不如早早的跪着受降，也免得

這兵戈之苦。三太子看見勢頭來得不好，不敢廝殺，即時傳令收轉番船，望海口裏面而跑。後面陳都督解都督兩路的得勝戰船，追將過去，勢大如山，再有那個抵當得住。番船一竟奔進海口子裏面，剛剛的巴着海口，只見南船上一聲喇叭吹做天鵝聲，海口子東一邊早已閃出五十隻戰船，五百名水軍，一齊的火砲、火箭，飛將過去，又都把些硫磺、礮引火的諸物，一齊的堆將過去。番船上延燒起來，再救得住罷。南船上站着了一員大將，原來是參將周元泰，全裝貫甲，手執長刀，高叫道：拿住三太子的賞金子一千兩，道猶未了，又是一聲喇叭吹做天鵝聲，海口子西一邊早已閃出五十隻戰船，五百名水軍，一齊的火箭、火銃，飛將過去，又把些硫磺、礮引火之物，一齊的堆將過去。番船上愈加延燒，一個不住。南船上站着一員大將，原來是都司吳成全裝貫甲，手執開山大斧，高叫道：三太子在那裏，拿住三太子的賞銀子一萬兩，前後左右都是些南船圍的番船，鐵桶般相似。番船上又是發火延燒，中間又是遊擊將軍劉天爵，把些哨船雜進到裏面，放起子母砲來，喊殺的又多，砲又響，火又狠，况兼天師在朝元閣上祭風，風又大，番船上十個中間燒死了三四個，跳在海

裏滄死了有三四個。止剩得一兩個，也有沒處藏躲。三太子說道：會水的，不如走上崖罷。剛說得這一句，走上崖罷。只見三聲銃響，兩邊崖上又是喊殺連天，又是火明如晝。火光裏面，四路軍馬，四個將軍，一個是遊擊大將軍馬如龍，騎一匹馬，拿一張偃月刀；一個是遊擊大將軍胡應鳳，騎一匹馬，拿一根三十六節簡公鞭。這兩個在一邊，一上一下，一往一來，又是一個是遊擊大將軍黃彪，騎一匹馬，拿一桿方天戟；一個是千戶沙彥章，騎一匹馬，拿一根吞雲飽霧紫金鞭。這兩個又在一邊，也是一上一下，一往一來。海口裏面兩邊崖上，閃出這四路軍馬，四個大將軍，那個再敢上崖去罷。太子起頭一望，燒得可憐，海面上通紅，海水都是熱的，隻身獨自四顧無門，將欲廝殺，有手段沒處去使，將欲上崖，崖上軍馬，又是不相應，將欲下海，枉死不甘，將欲投降，不服這口氣。正在思量左右難的時候，只見上流頭流下一隻小小的船兒，也沒有篷，也沒有桅，也沒有篙槳，也沒有錨纜，也沒有人。三太子看見心裏想道：這等一個寡船兒，莫非是大船後面吊了的腳船兒也罷。昔日項羽不渡烏江，致有自刎之慘，我莫若躲在他裏面，隨其波而逐其流，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

一鎗抓過個小船來，一翻身飛將進去。剛剛的跳下船，裏面只見兩三下裏鎗的鎗，刀的刀，鈎的鈎，耙的耙，雪片一般奔到他身上。三太子曉得這個船是南軍扮成來捉他的，仰天大叫一聲說道：苦也可憐，我的西總兵前日祭賽之時，那隻鵝活將起來，說道：太子哥，太子哥，前行還主折人多，陪了一壺酒，還要陪着一隻鵝。今日出門之時，果有一壺酒，一隻鵝，這海上又是這等一羣天鵝，好靈驗也。說了這一盪，又叫上一聲說道：父王，父王，我做孩兒的，今番願不得你了。待我來生之時，再做你的兒子，再盡個爲子之道罷。道猶未了，一手掣過一張刀，一手就吊下一個頭來。衆人提了他的首級，報上陳都督。原來這個船是陳都督的妙計，故此提得頭報上陳都督。陳都督親自檢驗這一陣，好很也。三百隻番船，三千名水兵，八個頭目，一個三太子，都成灰燼之末，細查一番，只是不見了個哈駙馬。畢竟不知這個哈駙馬躲在那裏，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請三仙

三大仙各顯仙術

詩曰

將功成破百夷

旄頭星落大荒西

千年豐草淒寒寨

萬里長風息鼓鼙

虎陣背開清海曲

龍旗面掣黑雲低

只今謾數嫖姚事

大樹猶聞鐵馬嘶

此時已是四更左側。陳都督提來三太子的首級。各將提了各人取的番兵首級。也有水軍頭目的首級。一齊獻上元帥。元帥道：天師之算。諸將之功。紀功頒賞。各有差元帥道：三太子的頭。在這裏。只是怎麼不見哈駙馬的頭哩。衆官道：黑夜中間。一時分別不得。不知逃走到那裏去了。到了天明。只見遊擊大將軍黃彪。提了一顆首級。擲於帳下。未及開口。衆將官都站在帳前。都認得是哈駙馬的首級。元帥道：可真是他的麼。黃遊擊道：果是他的。元帥道：你在那裏得他的來。黃遊擊道：是末將今早之時。巡哨海口子。兩邊崖上。只見水關上一夥番兵。擁着一員番將。番兵請那番將上船。那番將堅執不肯上船。是末將近前去問他一個端的。原來那員番將。就是鮪馬哈里虎。那些番兵都是城裏面走出來的救兵。怎麼哈里虎站在那裏。只因夜來火燒之際。他無計可施。擲在水中。間慢慢的走到港裏面。蘆葦叢裏。到了今日天明。救兵都到。都請他上船進關而去。他肯去。說道：我夜來親承國王鈞令。保護三太子前來。也只指望一戰成功。君臣有益。那曉得皇天不祚我國。致使我們這一敗塗地。一隻船也不見一個人影。

兒也不歸。哎。好悽慘也。今日連三太子都死於南人之手。不得生還。三太子既死。我豈可獨生罷了。罷了。這個水就是我的對頭了。一下子望水裏一跳。衆人一把扯住了他。他說道：你門不要扯我。只是回去之時。多多的拜上國王爺。爺我枉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祿。食人之祿。不能分人之憂。乘人之馬。不能濟人之難。深負國恩。死而無怨。惶惶愧愧。一下子望水裏又是一跳。衆人一把又扯住了他。他又說道：你們再不要扯住我。我無移的是死。只你們回去見了國王爺。勸他務要起傾國之兵。替我二人報仇。不可降他。致令我們死不瞑目。一下子望水裏又是一跳。衆人一把又扯住了他。他又說道：你們怎麼又扯住我。我終不然而有個再生之理。只你們回去之時。拜上國王爺。若報仇。空手不得前去。吸葛喇界上有個紅羅山。山上有三個異樣的好人。一個叫做金角大仙。一個叫做銀角大仙。一個叫做鹿皮大仙。三個人都是一樣的法術通玄。變化莫測。人人都曉得他是個世上活神仙。若得這三個人肯來扶助社稷。道猶未了。一下子望水裏一跳。衆人因他話語未終。故此不會提防得他。他却就跳在水裏去了。三魂歸水府。七魄返泉宮。末將因見他有這一段忠義處。故此

不會威逼於他。儘他自盡了。却纔取過他的首級來見元帥。元帥道：三太子爲子死孝。哈里虎爲臣死忠。夷狄之國。有此忠孝之士。我們堂堂中國。到反不如他。故此孔夫子說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卽時分付旗牌官。把這兩顆頭。依禮合葬。俱葬以大夫之禮。安葬已畢。又豎一道石碑。放在他的墳前。碑上打着一行大字。說道：西洋金眼國忠孝之墓碑。之陰面。王爺又題了四句詩。鐫刻在上面。說道：

太子見危能授命 爲臣駙馬致其身

世間好事惟忠孝 一報君恩一報親

却說金眼國一班救兵。看見駙馬溺水身亡。一直奔到朝堂之上。大哭起來。番王吃了好一驚。說道：你們哭些甚麼。衆軍道：夜來一陣。我們軍人船隻俱化做了一堆火灰。番王道：三太子何如。衆軍道：三太子也在灰裏面。番王聽見這句話兒。身子往後一仰。就跌在胡牀之上。三魂渺渺。七魄茫茫。不省得一些人事。文武將官一齊的走上前去。扶將起來。過了半晌。方纔甦醒。却問道：哈里虎在那裏。衆官道：駙馬已自走到水關上來了。聽見三太子身死。他就不忍獨生溺水而死。番王又聽見哈里虎身死。如失左

右手一般。放聲大哭。哭了一會。却纔說道：哀哉駙馬。痛哉吾兒。你兩個人一個死忠。一個死孝。到做得好人去了。止丟得我一個老身。在這裏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不如也。尋個自盡罷。道猶未了。一手掣過一把刀來。就要自殺。左右頭目。連忙抱住他的頭。奪下他的刀。勸說道：人死不可復生。兵敗可以再勝。我王爲一國之主。一國的黎民生命所關。只宜善保龍體。理會國家大事。豈可下同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番王咬牙切齒。說道：我與南朝冤深萬丈。怨結千重。斬我大將。殺我愛子。損我嬌客。殘我生靈。此恨悠悠。當入骨髓。我又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衆軍道：國王爺。你須自寬。自解。駙馬多多拜上我王。說道：他兩個身死之後。要爺爺起傾國之兵。和他復仇。不可垂手投降。致令他兩個死不瞑目。番王道：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我非不知復仇。爭奈我今日有事之時。滿朝朱紫。貴就沒有半個兒。和我分憂的。衆軍道：這個到不消責備。列位老爺。駙馬臨死之時。也會說來說道。若要復仇。空手不得前去。吸葛刺國界上。有一座紅羅山。山上有三個活神仙。一個叫做金角大仙。一個叫做銀角大仙。一個叫做鹿皮大仙。須要去請下這三位大仙。方纔是

個贏手。番王聽知這兩句好話，如醉初醒，似夢初覺，說道：「既然有此高人，可作速差下那一員官去宣他進朝。」只見左邊執班頭目蕭噠哈說道：「不可，不可。」番王大怒，說道：「當原日南兵一到之時，就是你教不可，不可，致使到今不利。怎麼今日你又來說不可。」蕭噠哈說道：「我王息怒，聽微臣訴來。」自古用兵之家，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觀南朝那一班將官，足智多謀，沈酣韜畧，更兼那兩個異人，神通廣大，道術精微。太子雖然武藝高強，不是他的對手。哈駙馬愈加不在話下，故此一敗塗地，身死國亡。這如今滿朝文武，都不是個暢曉兵機之人，只要靠着甚麼神仙，和他廝殺，豈有個做神仙的肯來廝殺，肯來幫人爲不善。這又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故此老臣說道：「不可，不可。」番王大怒，叫刀斧手過來，這個老賊是私通外國之人，推他下去，砍了他的頭。滿朝文武百官，看見番王發怒，要殺左執班，沒奈何，都來保救，都說道：「太子駙馬新亡之後，不可又殺大臣，恐於國家軍務有些不利。」番王生怕不利於軍務，只得轉怒停噴，說道：「把他權寄在監裏，待功成之日，處斬未遲。」軍令已出，誰敢有違。即時把個蕭噠哈寄在監裏，監禁官回封已畢。番王道：「滿朝的官豈可就沒有個肯去的。」各官又

都是面面相覷，不敢做聲。只有右邊執班頭目蕭噠哈說道：「此莫非王事，悉憑我王差着。」那個蕭噠哈就是這句話。兒分明要在番王面前討個好，那曉得番王就是熱粘皮，說道：「既是差着，就是我這裏差着你罷。」蕭噠哈看見了番王，差着了，他他削性做個好漢，說道：「小臣忝居輔弼，受國厚恩，今日不幸當國家板蕩之時，小臣焉敢袖手坐視。既蒙差遣，小臣就行。」番王道：「你快去宣取他來，寡人自有重用。」蕭噠哈道：「那三位神仙不是凡人等輩，以禮聘他，尤恐他不肯輕身就來，怎麼宣召得他動哩。」番王道：「既是不可以，宣召却怎麼請他。」蕭噠哈說道：「我王須要修下國書一封，道達平素的懇勸敬慕之意，又須要備辦下些禮儀幣帛，以表三聘之誠。」小臣齎了書，捧了幣帛，到他山中，再三敦請他一番，方纔可以請得他下來。」番王道：「老卿之言，深爲有理，不然險些兒反得罪於這些神仙，做成一個畫餅充飢。」即時修書一道，土儀幣帛，各色成文，交與蕭噠哈。蕭噠哈拜辭而行。臨行之時，又叮囑番王道：「關門要緊，須則多備些插木砲石，緊守着，他不可再與南兵廝殺。」水門要緊，須則多擺些海獸船隻，守着，他不可徑自開放。」番王道：「這個寡人自有斟酌，你只管放心前行。」蕭噠哈辭了番

王之後帶着從者早行夜往。飢食渴飲不覺的行半月有餘。却纔到得一個山下。蕭噠噠心裏想道。來了這些日期。纔能夠看見這個山。這個山敢就是他麼。欲待說他是。又恐不是。欲待說他不是。又恐錯過了。這個山頭正在遲疑之際。只見一個小小的娃娃。趕着一羣的綿羊。漫山徧嶺而來。那娃娃低着頭。自由自在。手裏敲着兩根簡板。口裏唱道說。

自小看羊幾度春。

相逢誰是不平人。

浮雲世事多翻覆。

一笑何須認假真。

蕭噠噠聽見這四句詩。心上老大的驚異。說道。這等一個娃娃。唱出這等的四句詩來。這豈是個塵凡之輩。且待我近前去問他一聲。便知端的。好個蕭噠噠。走近前去。叫一聲道。小哥哥。見禮了。那娃娃原是個低着頭在那裏走的。猛空裏叫上一聲。他反吃了一驚。隨口喝上一聲。畜生那裏走。這分明是罵蕭噠噠。畜生那裏走。那些羊只說是喝他們畜生那裏走。一個個都站着。即時間都變做了一塊白石頭。只見一山的白石頭。蕭噠噠心裏想道。昔日初平叱石爲羊。今日這個娃娃。化羊爲石。這却不就是个神仙。扯他着倒頭便拜。娃娃道。你這個人有些傻氣。麼拜我做

甚麼。蕭噠噠說道。大仙弟子不敢煩瀆。只是借問這個山。敢是個紅羅山麼。那娃娃說道。我們不曉得。我們在這裏。

天爲羅帳地爲氈。

日月星辰伴我眠。

青衫白苧渾閒事。

那曉得甚麼紅羅歪事纏。

蕭噠噠又說道。大仙既是不曉得這個山。可曉得山上有三個神仙。一個金角大仙。一個銀角大仙。一個鹿皮大仙。都在這裏麼。那娃娃道。我們不曉得。我們只曉得。

一鞭一馬一人騎。

兩字雙關總不提。

縱是同行我師在。

春風幾度浴乎沂。

道猶未了。早已不見了這個娃娃。蕭噠噠仔細打一看時。連一山的白石頭都不見了。蕭噠噠心上却明白得來。怎麼明白得來。這娃娃雖是不曉得。紅羅山。青衫白苧。却不是紅羅之對。雖說是不曉得。三位神仙同行我師。却不是三人的字眼。這一定是了。再不可錯過。即時叫過從者。竟直走上山去。到了山上。起頭一望。果然不是個等閒之山。只見。

雲鎖巖巔。霧縈山麓。望着顛巍幾條鳥道。險若登山。傍那碧澄澄萬丈龍潭。下臨無地。偏生松柏。不長荆棘。時看野鹿。啣芝那有山禽啄果。數椽茅屋。門雖設而常

關一對丹爐火不燃而自熱。十洲三島休誇勝地不常。閩苑蓬萊果是盛筵難再。分明仙子修真地。豈比尋常百姓家。

蕭噓嘆觀之不足。玩之有餘。心裏想道。此真神仙境界。說甚麼蓬萊閩苑。三島十洲。再行幾里。遠遠的望見一座石門。蕭噓嘆心上越發歡喜。說道。有了石門。不愁山洞。却又躡行幾里。到了石門之下。只見石門下有兩個娃子。一個把塊石頭枕着頭。眠在綠莎茵上一個一手牽着一隻鶴。兩手就牽着一隻教他這等樣兒舞。那等樣兒舞。自由自在。耍子哩。蕭噓嘆初到他的仙山。不敢造次。站了一會。這兩個娃子。只作不知。又立了一會。蕭噓嘆走近前去。叫聲道。仙童哥。仙山可是個紅羅山麼。那兩個娃子。眠的眠。耍的耍。不來答應。又過了一會。蕭噓嘆又叫道。仙童哥。你這仙洞裏面可有三位老爺麼。那兩個娃子。還是這等眠的眠。耍的耍。不來答應。又過了一會。蕭噓嘆又叫聲道。二位仙童哥。你可是洞裏老爺的高徒麼。那兩個娃子。又是這等眠的眠。耍的耍。不來答應。蕭噓嘆連問了兩三次。兩個娃子沒有一個做聲。心上老大吃惱。却又不好開言。只有跟隨的一個老兒。年紀雖老。膽壯心雄。他看見那兩個娃

子。左不答應。右不答應。他就怒從心上起。喝聲道。哇。你是甚麼天。甚麼地。你是甚麼地。嗚。麼有問則對。怎麼一個人以禮問你。你通然不理。會着天下的事。善化不足。惡化有餘。轉是這個老者發作他。一頓偏然就好。只見那個睡着的娃子。一轂輪爬將起來。說道。你們是那裏來的。爲甚麼事。問着山。爲甚麼事。問着老爺。爲甚麼事。問着徒弟。爲甚麼事。大驚小怪。唬嚇那個。來。蕭噓嘆巴不得他開口。連忙的走向前去。盡一個禮。陪一個小心。說道。實不相瞞。仙童哥所說在下不足。是金眼國國王駕下。右執班大頭目。蕭噓嘆的便是。特奉我王差遣。齋下一封國書。更兼土儀表裏。輕造仙山。相拜你三位仙長。未敢擅便。故此借問。這等兩次。三番。仙童道。我師父是個隱居避世之人。怎麼又與人相見。蕭噓嘆道。只念我學生不遠千里而來。不勝登山涉水之苦。今日幸到仙山。豈可空手回去。萬望仙童哥和我通報一聲。見不見任憑。令師罷。仙童道。既然如此。請站一會兒。待我進去。稟知師父。看他如何。好。仙童連忙的走進洞裏。面稟說道。門外有一員官長。自稱金眼國國王。駕下右執班大頭目。帶了幾個從者。齋了一封國書。更兼有好些土儀表裏。來見三位老師。父未敢擅便。叫徒弟先來稟知。

一聲金角大仙說道：我們避世離羣之人，那裏又與他厮見你去辭了他罷。仙童說道：徒弟已經辭他來，他說道：只念他不遠千里而來，不勝登山涉水之苦。今日幸到這裏，豈可空自回去？故此央浼徒弟特來相稟。銀角大仙說道：君子不爲己甚，既是他來意殷勤，不免請他進來相見罷。仙童聽知二師父說道：請他進來相見罷。就一路的飛拳飛脚，跑將出來，連聲叫道：請進，請進。蕭噠噠不勝之喜，搵着衣裳就走。那隨行的老者肚裏還有些氣，一邊跑路，一邊說道：仙童哥，仙童哥，仙童說道：你又叫我做甚麼？老者道：你那個師弟，你還勸他再讀幾年書來。仙童道：怎麼再讀幾年書來？老者道：他肚子裏不曾讀得有書，要教甚麼。鶴仙童道：你還有所不知，我那師弟到是個積年教學的人。老者說道：既是積年教學的人，怎麼這等娃子氣。蕭噠噠聽見說道：講甚麼閑談，且管走路。一直走到洞裏，見了三位大仙，蕭噠噠不敢怠慢，扯着就一連磕了二三十個頭。三仙說道：尊客遠來，不消行這個大禮，請坐。蕭噠噠不敢坐，即時奉上國書三仙拆封讀之。書曰：

金銀國國王莫古未伊失謹再拜奉書於

金角銀角鹿皮三位仙翁位下寡人夙仰仙風，宜以身

授命之日，久矣。奈塵緣未斷，國事動輒，近者不幸，更被南兵侵擾，變起門庭，禍延骨肉。先生慈悲度世，聞之諒爲惻然。禮當躬來請謁，敵兵壓境，身與士卒厲兵秣馬，晷刻不遑。是用齋沐踰時，特遣右執班蕭噠噠、齋不腆之物儀，仰望仙壇，恭伸哀懇，願憐轍魚之窮，勉策鶴軒而至。擁篲國門，翹首不盡。

三仙讀書已畢，說道：重辱致書，已領眷注。這個禮物，請先生收回，不敢受。蕭噠噠說道：不腆之儀，仰祈海納。金角大仙說道：這個禮物，再不必講他。只還有一件貧道兄弟們都是個懶散廢棄之人，逃名山野，苟畢餘生，那裏曉得甚麼用兵作戰之機，治國安民之術。你國王此舉，誤矣。誤矣。蕭噠噠連忙的磕上兩個頭，說道：三位仙翁玄風妙術，遐邇傳聞，今幸鶴馭臨莅於茲，是上天哀我下國，借以福星照之。故此遠來相浼，幸勿見拒。萬萬銀角大仙說道：蕭右丞，你豈不知道仁者大事，小智者小事。大你國中，既是被兵審己，貴力擇而行之，怎麼直要貧道兄弟們去和他厮殺。蕭噠噠說道：南兵勢大如山，虐燄似火，若是三位大仙不肯俯賜扶持，我一國軍民，只在早晚間，皆成灰燼。倘可以講和，不知幾時與他，和了，怎麼肯送了個太子殘生。



馬微命今日只是沒奈何特來相覓鹿皮大仙說道既是
 你國中有這等大難我貧道兄弟們久樂山林其實的不
 堪奉承驅使你莫若再到別處去訪問一個高士哀懇他
 扶持一番豈不美也蕭噠噠說道當今之時若論高士再
 無有能出三位仙丈之右者道猶未了雙膝跪着又說道
 若是三位仙長堅意不行我無顏再見我的國王請願死
 在仙境之上罷了你看他兩淚交流牽扯不斷哭了一會
 又說說了一會又哭說得懇切哭得哀慟三位大仙都一
 時心動齊齊的走上前來扶起蕭噠噠說道蕭右丞真是
 個忠臣義士舉世無雙我們本是不管閑事只無奈你這
 個忠義何也罷和你走一次罷蕭噠噠却又奉上土儀禮
 物金角大仙說道既是你們來意至誠不敢不受分付仙
 童們即時收下蕭噠噠請行大仙道丞相請先行一步貧
 道兄弟們不久就來也蕭噠噠拜謝先行回到本國見了
 番王把三位大仙的始末都說了一遍番王大喜却說三
 位大仙分付了洞中大小徒弟又各將自己所用的物件
 細細的收拾安排各跨了各人的腳力還是個甚麼腳力
 金角大仙騎一隻金絲犬銀角大仙騎一隻玉面狸鹿皮
 大仙騎一隻雙飛福祿各顯神通不上頃刻之間一陣清

風早已到了金眼國的地界上落下雲頭竟進接天關裏
 蕭噠噠望見是個三位大仙即時飛報番王番王先遣一
 班文武出關遠接次後親自下階迎接接上金鑾寶殿兩
 家相見相見已畢分賓主坐坐定致茶茶罷叙話番王道
 寡人承先世之業慚無厚德可以守邦不幸敵國無故見
 侵今得三位仙丈儼然降臨非獨寡人之幸實一國軍民
 之幸也三位大仙躬身答禮說道貧道兄弟們無甚大才
 過蒙上位厚聘願盡展胸中之學以敵南朝以報知遇番
 王大喜即時安排筵宴與三位大仙接風酒至數巡彼此
 情洽番王叫過些術術來踏番歌唱番曲千嬌百媚對舞
 雙飛勸三位大仙飲酒三位大仙說道這個女樂請撤了
 罷番王看見三仙不喜女樂又叫過一班文官來雍容揖
 遜各勸幾行又叫過一班武將來輪鎗耍刀跌脚飛拳各
 逞各人武藝勸三位大仙飲酒又飲幾行金角大仙說道
 貴國中文官可以把筆武官可以持刀怎麼連敗於南兵
 把太子駙馬的命都送了敢是南朝的戰將多麼番王道
 南朝戰將雖多敵國中也有能戰之士所不及他的去所
 只因他那裏有個道士是個甚麼龍虎山姓張官封引化
 真人能驅神遣將喚雨呼風這個還自可得還有一個和

明一着

尚叫做甚麼金碧峯長老這個人越發不是等閑之輩能折天補地攪海翻江袖褪乾坤懷揣日月南兵家下西洋一連取了一二十個國都仗着此二人之力敵國做不得他的對頭故此遠來懇求三位仙長金角大仙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今番上位只管放心了貧道們既不下山便自罷休今日既到了大國中一定要與他大做一場決不教他恁的施展番王道多謝多謝銀角大仙說道上位你只知道他們的手段不會看見我們的設施我們試一試兒你看番王道不敢不敢鹿皮大仙說道師兄之言深為有理請試一試兒何如畢竟不知這一試還是個甚麼設施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元帥收服金眼國

詩曰

山門雲擁金塗麗

元帥兵阻紅羅山

萬里指揮龍一顧

谷口花飛寶篆香

星岳丹髓真難覓

九霄來往鶴雙翔

願救餘生豁金眼

石室玄文定有藏

却說鹿皮大仙說道二位師兄之言深為有理請當面試

一試兒看是怎麼道猶未了金角大仙離了筵席站將起來說道我們借你的丹墀裏試一試手段你却不可吃驚

番王道正願請教金角大仙走到丹墀裏面一個筋斗番將過來却就除了頭上的九龍冠脫了身上的七星袍一手掣過一口刀照着頸項底下猛空裏一磨把自家一個頭磨將下來左手提着刀右手提着頭望空一撇撇在半天之上只見那顆頭在半天之上悠悠蕩蕩從從容容就像一個烏雀兒回翔審視的樣子這個身子站在丹墀裏動也不動一會兒一個頭吊將下來可的鬪在頸額膊子上半點不差金角大仙把身子一抖一個筋斗依舊是戴了九龍冠穿了七星袍走上殿來問道王上你看貧道這等一個樣子可拿得南朝那個金碧峯麼可拿得南朝那個張真人麼番王連聲叫道不敢不敢真好神仙也從此後寡人貼席安眠不怕南人矣道猶未了只見銀角大仙離了席面走到丹墀裏跳上一個飛腳一下子就吊了個搶風一字巾脫了個二十四氣皂羅袍取出一件兵器去只有三寸來闊却有二尺來長灣不灣直不直如乙字之樣拿起來照頭上一撇一撇撇在半空裏面喝聲道變只見那件兵器一變十變百即時間就變做一百口飛刀飛的齣齣的響一口口都插到他自己身上自己一個身子就像一座刀山的樣兒一會兒把個身子一抖一

個身子就像一座刀山的樣兒一會兒把個身子一抖一

口口的又吊下地上來，身子上沒有半點傷痕，再喝聲道：「變那一百口刀，還變做那件兵器。」銀角大仙却又跳上一個飛腳，依舊的戴了搶風一字巾，依舊的穿了二十四氣皂羅袍，走上殿來，問道：「貧道的小術，可拿得南朝那個金碧峯麼？」可拿得南朝那個張真人麼？番王不勝之喜，說道：「設了設了，但不知先生這件兵器，可有個名字沒有？若有個名字，還求見教一番。」銀角大仙說道：「這個兵器，千萬化，不可端倪，憑你的意思，要變甚麼，就變做個甚麼，所變之物，無不如意，故此他名字就叫做如意鉤。」番王道：「原來天地間有如此寶貝，寡人不是幸遇三位大仙，却不虛生了一世。」道猶未了，鹿皮大仙離了筵席，走到丹墀裏面，也不除下巾來，也不脫下衣服，慢騰騰地到袖兒裏面，取出一個小小的葫蘆來，拿起個葫蘆，放到嘴上，吹上一口氣，只見葫蘆裏面突出一把三寸來長的小傘來，銅骨子，金皮紙，鐵傘柄，鹿皮大仙接在手裏，撐一撐，喝聲變：「會兒就有一丈來長，七尺來大，拿起來，望空一撒。」撒在虛空裏面，沒頭沒腦，遮天遮地，連天也不知在那裏，連日光也不知在那裏，餉餉的一聲響，吊將下來，就把兩班文武，并大小守護的番兵一收，都收在傘裏面去了。番王看見

吃了一大驚，說道：「見先生的道術了，望乞放出這些衆人來，恐有疏失，反爲不便。」鹿皮大仙說是：「王上休要吃驚，貧道卽當送過這些人來，還你道猶未了，把個傘望空，又是一撒，撒在半空裏面，一聲响，那些文武百官，大小番兵，一個個慢慢的吊將下來。」番王看見好一慌，連忙的叫道：「先生，先生，却不跌壞了這些官僚軍士麼？」鹿皮大仙還要在這裏賣弄，偏不慌不忙，取出一條白綾手帕來，吹上一口氣，卽時間變做無數的白雲，堆打堆的，只見那些文武百官，大小番兵，都站在白雲上面，鹿皮大仙把手一招，一陣香風吹過，一個個的落到地上來，正沒有半個損壞。番王大驚，又問說道：「先生，這個寶貝，誠希世之奇珍也，可有個名字麼？」鹿皮大仙說道：「有個名字，番王道：「請教一番，是何如？」鹿皮大仙道：「這個寶貝也說不盡的神通，只說收之不盈一掬，放之則遮天地，故此名字就叫做遮天蓋。」番王道：「妙哉妙哉，依舊請三位大仙上席，開懷暢飲，直至夜半纔散。」到了明日早上，三位大仙收拾上關，共議退兵之策，只見關外早有個探事的，擔報報到寶船上來，說道：「接天關外新添了三個道士，都是甚麼紅羅山上請來的，一個叫做金角大仙，一個叫做銀角大仙，一個叫做鹿皮大

仙三個大仙一齊的說道。要與我南朝比試手段。要與我南朝見個輸贏。二位元帥。心上就有些不寬快。說道。我只道殺了三太子死了哈里虎。這個金眼國可唾手而得。那曉得又出了這等一班道士來。這一班道士不至緊。一定又有些蹺蹊法術。古怪機謀。前面空費了許多心事。這如今又來從頭兒廝殺起。這等一個國。征服他。這等樣兒難。如之奈何。如之奈何。馬公公的。口又快又說道。前日撒髮國口一個道士。還受了那許多辛苦。今日出了三個道士。不知淘氣又當何如。不如轉去也罷。路也來得遠。國也取得多。這如今不叫做半途而廢了。元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與金眼國殺到這個田地。豈可就罷了不成。你從今以後。再不可講這等的話兒。你說的不至緊。軍心搖動。貽禍不小。馬公公好沒趣。緘口無言。只見帳下閃出一員大將。高叫道。元帥寬懷量。這個毛道士做的甚麼勾當。未將不才。情願挺身出戰。擒來獻功。二位元帥起頭一看。只見這一員大將。生得虎軀七尺。臉似烟煤。眼似曙星。聲若巨雷。穿一領綠錦袍。被一領雁翎甲。手裏一把月牙鏢。原來是南京豹韜左衛都指揮。現任遊擊將軍雷應春。是也。平生性氣剛強。就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他也視之坦然。

只當沒有。元帥道。雷將軍雖然梟勇。只怕獨力難成。須再得幾個英勇將軍相幫前去。纔是個萬全。道猶未了。帳下一連閃出兩個將軍來。一個是束髮冠兜羅袖。應襲公子。王良。一個是鐵幘頭。紅抹額。狼牙棒。張柏。兩個將軍應聲道。某等不才。願與雷將軍協同出陣。誓把那山野妖道。拿將過來。獻於麾下。二位元帥大喜。每人賜酒三杯。以壯行色。三位將軍各綽各人的兵器。各跨各人的馬。各領各人的兵。一擁而去。到了荒草坡前。只見接天關前。萬數的番兵。一字兒擺着。當頭三位仙長。金角大仙。居中。銀角大仙。居左。鹿皮大仙。居右。前一路仙風凜凜。後一路殺氣騰騰。雷將軍說道。這三個道士當頭。一定是有些法術的。我和你這如今。攆着個頭。直撞而進。這也是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若且少待遲延。他那裏弄動了法術。我和你便不好處他。張狼牙說道。是王應襲說道。是只說得這兩聲。是只見三個人三騎馬。三般兵器。一任的殺將去。只見殺到關下。一番陣上一陣香風。憩甘甘撲人的鼻子。三位大仙起了三朵白雲。漸漸的高。又漸漸的高。漸漸兒不見了人。漸漸兒連白雲也不見了。雷將軍心上吃驚說道。好一場蜡事。怎麼三個道士都騰雲去了。王應襲說道。這其中一定是

個騙法。騙我們進關，不得脫身。張狼牙說道：「眼見的是騰雲去了。若只是這等怕起來，總不如南京城裏第一安穩。何苦又到這裏來？」雷將軍也莫非是福至心靈，立地時刻就安上一個主意，說道：「從下西洋以來，諸位公已立功樹績，只有學生淹淹藥餌，未見寸長。今日之時，也不管他計不計。騙不騙，我只是殺進關去，倘或成功，是天與我的，倘或不成功，馬革裹尸，死而無怨。王應襲說道：「將以克敵爲功。雷將軍肯進關去，末將願隨張狼牙道：「偏你們進得，偏我們進不得。打夥兒殺進去，就是三個人計議已定，一齊殺上關關裏面，本是沒有個能征慣戰的大將，專靠着這三個大仙。三個大仙已是騰雲去了，國中無主，不問軍民人等，只是抱頭鼠竄。那個又敢來抵擋？儘着南朝三個將軍，一直殺到番王殿上，却說元帥坐在中軍，聽得藍旗官報說道：「南兵殺進接天關裏面去了。」二位元帥誠恐孤軍有失，即時傳下將令，着遊擊將軍馬如龍領一枝兵從南門上殺進，又傳一道將令，着遊擊將軍胡應鳳領一枝兵從北門上殺進，又傳下兩道將令，着左營大都督黃棟良、右營大都督金天雷領兩枝兵，再從接天關殺進去。前後策應，又傳下兩道將令，着水軍大都督陳堂副都督解應

彪各領戰船五十隻，水軍五百名，從水關門上殺進。只是這等一個金眼國，怎麼當得這四面八方的軍馬，嘈雜把個番王嚇得啞口無言，抖衣而戰，躲在後宮裏面，再也不敢出來。雷將軍進了番王殿上，拿住些文武百官，叫他領出番王來。一個個面對面兒，口對口兒，只是一個不嘆氣。雷將軍激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抓過一個來，就是一刀，拆過兩個來，就是兩刀。番官們沒奈何，却纔閃出一個右執班大頭目蕭噠嚙來，說道：「將軍息怒，片時容小臣們一會兒就送出國王來，投降納款。」雷將軍一時怒發，急忙回不過來，咬牙切齒，喝聲道：「你是甚麼人，敢在這裏狂言！你到好個慢軍之計哩！」蕭噠嚙無計可施，只是磕頭勸解。雷將軍怒頭上恨不得一把抓着番王兩家子，正在難處，只見元帥傳下將令來，着諸將退兵一舍。番王改過自新，不許諸將妄殺一人，不許諸將擄掠人口財物。違者軍法重治。雷將軍得了軍令，不敢有違，只得撤兵而退。却說蕭噠嚙請出番王來，計議退兵之策。番王道：「悔不用左丞之言，致有噬臍之悔。」蕭噠嚙道：「左丞現在監裏，何不取他出來，便有個分曉。」番王即時傳令，取出左丞來。番王道：「昔日不聽尊言，今日汗顏相見。」蕭噠嚙道：「主憂臣辱，皆

老臣之罪。番王道：今日事至於此，老卿教寡人何以處之？蕭噠哈道：中國制夷狄，夷狄事中國，這本是理之當然。况兼今日計窮力盡，無路可行，只有一個投降纔是。番王道：投降還是怎麼的樣？兒蕭噠哈說道：古人有肉袒負荊，面縛，啣璧之禮。我王今日是也。越外再修降書一封，降表一封，土儀禮物進貢天王，却就是這等一個樣子。番王道：既如此，作速備辦。將來備辦已畢，番王同着蕭噠哈、蕭噠噶、一千從人，竟到寶船之上。見了元帥，肉袒負荊。元帥道：似你這等負固不賓，就該重處於你。只念你臣子忠孝分上，姑恕你這一遭。請起來罷。起來行一個相見之禮。禮畢，番王遞上降表。元帥分付中軍官安奉。番王遞上降書。元帥折封讀之。書曰：

金眼國國王莫古未伊失謹再拜奉書於

大明國欽差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聖人中天地而為華夷之主，首民物而為紀法之宗。同此有生，罔不率俾。其藐西洋之醜類，陋金眼之遐陬，未識王猷，教揚威武，連連執訊，矯矯獻俘。稚子無知，窮九攻九却之計。將臣賈勇，觸七縱七擒之威。且粉骨碎尸，寧獲寬恩茂德。活我喘息，保我社稷。求我子孫

及我黎民，春育海涵，天高地厚。從今日至死之年，從子之孫，至萬之億，條支若木，願順指揮，奇幹善芳，畢修職貢。某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元帥覽書已畢，番王又遞上一張進貢禮單。元帥道：窮年之力，豈為這些小禮物？只要你知道一個華夷之分。就是自古到今，有中國纔有夷狄，中國為君，為父，夷狄為臣，為子。豈有個臣子敢背君父，中國為首，為冠，夷狄為足，為履。豈有一個足敢加於首，豈有一個履敢加於冠？番王領着兩個頭目，磕頭如搗蒜，滿口說道：曉得曉得。元帥道：似你這等倔強無禮，我就該滅你之國，絕你之祀，戮你之首。遷你之子孫。我只因你國中有子能死，孝有臣能死，忠。我故此輕貸於你。你敢看得我們容易麼？番王領着兩個頭目，又磕上一盪頭，說道：從今以後，再不敢倔強。元帥道：你昨日還到紅羅山去請下三個大仙來，你這是甚麼主意？你要把那些大仙來降視我們麼？你說自盤古到今，只有我中國代代相承，可有個神仙在那個國中代代厮守？麼？這是那個的主意哩？番王看見二位元帥怒發雷霆，生怕取罪不便，不敢隱瞞。又磕了幾個頭，說道：到紅羅山去請大仙，是死鬼哈里虎說的是。右執班蕭噠噶去的。元帥道：今

日之降，是那個主的番王道。這是右執班蕭噠哈主的元帥道賞罰不明，無以令三軍，無以示四夷，無以昭萬世。即時叫軍政司取過銀花綵緞，把左執班掛起紅來，叫刀斧手把右執班推出帳外，砍下頭來。軍政司掛了紅元帥，又分付一班鼓樂起送左執班蕭噠哈歸衙當頭懸着一面白牌，白牌上寫着順天者存，與此同賞。八個大字。蕭噠哈不盡榮耀滿朝的父老百姓們不勝的嘆息，却道早聽蕭爺之言，不到這個田地。刀斧手獻上頭來，元帥分付一班軍鼓手把這個頭號令國門，號令各街各市當頭也懸着一面白牌，牌上寫着逆天者亡，與此同罪。八個大字。滿朝的父老百姓們那個不說道：這老兒自取其罪，本是多。後來這一着哩，賞罰已畢，番王同着左執班又來拜辭。元帥道：你今後再敢如此，我堂堂中國雄兵萬萬戰將千，莫說你只在十萬里之外，就是百萬里之外，千萬里之外，取你頭如探囊取物，滅你國如拉朽摧枯，你可曉得麼？番王道：曉得，曉得。左執班說道：再不敢哩，再不敢哩。辭了番王番官，元帥分付紀功頒賞，大設筵宴，諸將慶功。諸將都說道：二位元帥不但只是賞罰彰明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至者，廣柔遠人之道，無以喻此。元帥道：這個金眼國僥

倖過了，只是那三個道士駕了三朵白雲而起，不知是個甚麼出處，只怕還在前面，只怕還有些兒淘氣哩。王爺道：邪不能勝正，那裏有個邪術做得甚麼乾坤。縱然做得乾坤終不然，就怕他麼？道猶未了，元帥傳令開船。船行了數日，遠遠的望見一座山，山頂上紫霧騰騰，瑞煙瀉瀉，有詩為證。

詩曰

| | | | | | | | | | | | | | |
|---------|---------|---------|---------|---------|---------|---------|---------|---------|---------|---------|---------|---------|---------|
| 夏霜冬雨兩奇絕 | 已見飄霜夏不歇 | 前有古殿幽潭深 | 文石高擎雲母盤 | 複道重岩閉丹穴 | 海外未傳青鳥使 | 層崖有書不可通 | 紅雲冉冉日更長 | 萬里銀河共明滅 | 天公吹笛醉倚牀 | 義軒素魄歲年久 | 朝擁華軒聘丹矚 | 瑤臺無塵霧氣清 | 紫雲妙蓋浮煙輕 |
| 石榻金爐祕丹訣 | 還看飛雨冬常陰 | 玄林奇石同沈沈 | 彩虹倒掛蒼龍節 | 石賽天門飛玉屑 | 山中今日碧霞容 | 層崖有路誰能窮 | 天上人間永乖別 | 夾岸榆花紛似雪 | 玉女投壺笑垂手 | 瓊宇珠樓何不有 | 暴驅素魄搖金英 | 紫雲妙蓋浮煙輕 | |

觀

探芝種玉有夙緣

世人賤身貴立勳

就中臨臥親無始

此事誰從世人說

搖精盜智徒紛紛

古來惟有榔梅君

元帥看了一會說道：「原日那三個道士說是住在甚麼紅羅山，那山有些異雲怪氣，敢只怕就是紅羅山。上哩，分付舟師把船撇開去，到海中間些走，不可近他。這叫做是避之則吉。」元帥只好是這等小心。那曉得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好好的一陣海風，把千百號寶船齊齊的打攏在山下來了。元帥道：「快着塘報官上山去看，是個甚麼國，有個甚麼鬼怪妖邪，好做處置。」元帥軍令誰敢有違，一會兒上崖，一會兒復命。說道：「上面只是一個空山，沒有個甚麼國，也沒有個甚麼鬼怪妖邪。」王爺道：「前日說那三個道士住在甚麼吸蘇刺國界上的紅羅山，既沒有個國，這山還不是紅羅山？」老爺道：「既沒有個甚麼國，且一任的開船去着。」即時分付開船，剛剛的開到海中間，又是一陣海風，把這些大小寶船齊齊的刮到山腳之下。元帥道：「有此蜡事，偏要開船分付，又開又開到海中間，又是一陣海風，把這些大小寶船齊齊的刮到山腳之下。元帥道：事不過三，這個船不須開了。」即時傳令五營大都

督移兵上崖，四哨副都督，紮住水寨，各遊擊將軍分兵上山，往來巡綽，以備早寨不虞。分付已畢，元帥道：「水陸安營已定，憑他甚麼道士，憑他怎麼樣來。」王爺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和你這如今不曉得山上是個甚麼動靜。雖然水陸安營，也徒勞無補。」老爺道：「既然如此，快差塘報官上山去體探一番。」王爺道：「誠恐山上是那三個道士拿住了他們，却不漏洩了軍情，反為不美。」老爺道：「莫若差王明去罷。」王爺道：「王明是不能免的，依我學生愚見，事不厭細，差王明往山南裏上去，再差黃鳳仙往山北裏上去，兩下裏仔細探訪他一番，未有不得其實者。」老爺道：「老先生所言之是。」即時差下王明往山南裏去，體探山上有些甚麼民居，或是岩洞，或是荒蕪，限盡日回報。王明領命去訖，又差下黃鳳仙往山北裏上去，體探山上有些甚麼房舍，或是祠廟，或是神仙，或有甚麼妖魔鬼怪，限盡日回報。黃鳳仙領命去訖，却說王明領了元帥軍令，往山南裏找路上去，一手隱身草，一手戒手刀，找着個一條小路兒，七個灣，八個曲，走了半日，半日大約有二三十里之遙，却纔看見一座石門兒，石門上橫寫着一行大字，說道：「紅羅山第一福地。」王明看了一會，心裏想道：「人人都說道門門有路路。」

路有門，原來這等一個深山裏面，果真的有路有門。一手拿起草來，防着有人看見，一手拿起刀來，防着有人謀害。照直一跑，跑到裏面，又是一個小小的石門兒。石門上又是橫擔寫着「白雲洞」三個字。王明說道：「這分明是個神仙洞府，爭奈這個門兒關着，沒處問人，却不曉得裏面是個甚麼動靜。怎麼是好？不免敲他兩聲，看是怎麼。」一手拾起一塊石頭兒，敲了兩三敲，敲了兩三敲，只當沒有，又敲了兩三敲，又只當沒有。王明說道：「原來是個空洞兒，沒有神仙在裏面，既是沒有神仙，我又在這裏做甚麼？不如趁早些找下山來，回復元帥，也是一善，又是一善，又是一善，拿根草一手拿着，張刀自由自在，走出石門來，剛走到門上，王明

口裏說道：「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撈邊一個人。」應聲道：「獻世幾千年。」王明吃了一驚，心裏想說：「怎麼這裏有個人，聲氣哩，敢是個甚麼仙童麼？」抬起頭來，四下裏瞞一瞧，並不會看見個人影兒在那裏。王明口裏又念道：「洞中方七日，那邊又有個人應聲道：「獻世幾千年。」王明心裏有些慌張，喝聲道：「你是個鬼麼？怎麼接我的下語？」那人叫聲道：「王克新，你有運時，不撞到這個山顛裏面？」王明聽見叫他的名字，放下根草來，問道：「你是那個？怎麼

苦不現身，只見那個人撲地一聲响，跳出一個身子來，原來是唐狀元的金紫夫人黃鳳仙是也。王明道：「夫人爲何到此？」黃鳳仙道：「承元帥軍令，教我往山北裏找路上山，探問山上事實，特來到此。」王明道：「你怎麼不叫我接我下面詩句？」黃鳳仙道：「你手裏有隱身草，故此不會看見你。那個不好叫你的？」王明道：「我怎麼不看見你來？」黃鳳仙道：「我也因是這山上的路徑兒生疎，不敢明走，是土圍而來。身子圍着，故此你又不看見我來。」王明道：「你上山來，會看見些甚麼人？」黃鳳仙道：「不會看見個人，只看見一個物件，畢竟不知是個甚麼物件，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黃鳳仙假觀世音

黃鳳仙戰三大仙

詩曰

石門一望路迢迢

峯嶺峰高聳碧霄

泉掛珠簾當路口

煙拖練帶束山腰

香爐捧出仙人掌

輦路行來織女橋

午夜月明天似水

鶴歸松頂聽吹簫

王明問道：「你上山可會看見個甚麼人？」黃鳳仙道：「不會看見個人，只看見一個物件。」王明道：「是個甚麼物件？」黃鳳仙道：「是我纔在石門之下，看見一隻金絲犬，有頭有尾，有花有紋，他在那裏閑遊，閑走，我看見他，他不曾看見我。」

是我揀個試他一試兒。他一踴而起，起在半天之上，不見下落。這就是我看見的物件。王明道前日金角大仙騎的是隻金絲犬，這等看起來，果真是他的洞府無疑了。黃鳳仙道：石門上明明的寫着紅羅山，這個不消疑了。只是你在門裏來，會打探得有些甚麼事跡沒有？王明道：洞門關着，不得他開，故此不曾打探得一些事跡。黃鳳仙道：你敲開他的，有何不可？王明道：也曾敲來，只是敲不開哩。黃鳳仙道：你是個甚麼東西？王明道：是個石塊兒。黃鳳仙道：那石塊兒可會下鍋煮來？王明道：這等一個荒山上，又到那裏去煮來？黃鳳仙道：原來不會煮過，是個生敲生敲，他怎麼肯開？王明道：怎麼生敲就不開？黃鳳仙道：你不開，生敲月下門。王明道：好個僧敲月下門，我們回去罷了。黃鳳仙道：元帥軍令，要見或是民居，或是廟宇，或是神仙，或是鬼怪，打探一個的實來報。這等一個模糊，怎麼就回得話哩？王明道：不見他的面，曉得他是個甚麼人？黃鳳仙道：依我愚人之見，這三個人不是甚麼仙家正派。王明道：怎見得黃鳳仙道：凡人內不足者，外有餘者，外不足，怎麼是個內有餘者？外不足，怎麼是個內有餘者？外不足，怎麼是個內有餘者？外不足，怎麼是個內有餘者？

足者外有餘，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這却不是個內不足者？外有餘，這三個人緊閉了重門，正是消沮閉藏之貌，豈是一個正派的仙家？王明道：夫人之言有理，只是不曾眼見得他不好。黃鳳仙道：我還有個道理。王明道：是個甚麼道理？黃鳳仙道：我和你尋一個深岩，待我坐在岩裏，充做個觀世音，你把個頭髮攏起來，把個紅臂甲兒穿起來，充做個紅孩兒。他若是沒有個嫡門正派，他自來禱告於我，聽他禱告，便知端的。王明道：此計大妙，只是怎麼令他曉得？黃鳳仙道：你帶着那個隱身草，只在這門內門外幌着，但只是有人來之時，你就拿出草來，一下子不見了個形。走一會，却又收起草去，令他看見些形。走一會，又拿出草來，直走到岩邊前，却又收起草去，走進洞裏來，這却不就令他曉得了。王明道：妙哉妙哉，兩個人依計而行，不出百步之外，就有一個深岩，窈窕縈紆，銷翠崖幽，深虛敞絕，纖埃黃鳳仙端端正正坐在裏面。王明帶着草剛剛的走到岩上，早已驚動了個鹿皮大仙，怎麼就驚動了他？原來王明穿了個紅臂甲，世上只有個紅第一搶眼，鹿皮正在打聽寶船轉來，一眼就瞧着，故此先驚動了他。王明眼又快，看見有

個人卽忙的就拿出草來。鹿皮大仙轉眼又不見了那個穿紅的心上狐疑。三步兩步跑到岩邊來。只見深岩之中坐着一個觀音大士。左側站着一個紅孩兒。鹿皮大仙跑進來。唱上一個偈。說道。果然人語不虛傳。人人都說道。這是個潮音洞。今日果然有個大士在這裏現身。道猶未了。翻身而去。去到洞裏面。見了那兩個師兄。把觀世音的事細說一遍。金角大仙說道。我們正在出兵之時。正要問他一個禍福。銀角大仙道。如今就行遲了。就是來意不誠。真的三個大仙齊齊的來到石岩之下。禮拜已畢。說道。弟子兄弟三人原係凡胎。後遇異人傳授我一班仙術。又得了一班寶貝。前日蒙金眼國王聘召。以退南兵。不料本洞之中有一個千歲的獼猴。見弟子們不在洞裏。欺弟子們的道童。謀占未遂。放起火來。把弟子們的窠巢。一班大小徒弟。盡爲灰燼之末。弟子們正然出兵。只見一陣信風所至。弟子們無計可施。只得抽身而回。未有寸功。虛負國王之請。今日又是天緣湊巧。這些南船都在這個山下。經過是弟子們三陣海風刮住了他的船。這如今准備着擒他的將領。碎他的船隻。一則報金眼王之仇。二則全西洋大方之體面。弟子們這個地方原是西洋印度之地。釋

迦佛得道之所。善不過的。怎麼容得這等一千殺生害命的人在這裏作吵。麼。伏望大士大慈大悲。救我一方生靈。保佑弟子們一戰成功。不勞餘力。功成之日。替大士修飾仙岩莊嚴寶相。弟子們不勝憂懇之至。禱告已畢。又齊齊的磕了二三十個頭。出門而去。三個大仙去了。黃鳳仙道。你看好大仙哩。王明道。虧了夫人妙計。盡得其情。不但只是盡得其情。他還拜做你的徒弟哩。黃鳳仙笑了一笑。說道。他個拜做我的徒弟。還不至緊。你還做了我的紅孩兒哩。王明道。多了一個紅字。大家取笑一場。徑下山來。回到寶船之上。已經二更多天氣。見了元帥。把個假扮觀音大士的事。三位大仙禱告的情詞。逐一的細說了一遍。元帥大喜。說道。這也叫做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分付重賞紀功。王爺道。那千歲的獼猴。就是金眼國的災星。就是我們的福星。天下事有這等湊巧的。老爺道。前事罷了。只說他明日要來擒我們的將領。碎我們的船隻。却把怎麼抵敵他去。王爺道。邪不能勝正。還要苦求天師國師一番。老爺道。有理。卽時請到天師國師。相見禮畢。三寶老爺把這三個大仙的始末告訴一番。天師道。他們既是凡胎。終久不爲利害。也先與他廝殺幾場。看他是個甚麼仙術。

素

看他是一個甚麼寶貝，到後來容貧道再作區處。國師道若只是搬鬪法術摩弄寶貝，還自可得，只怕他水裏撮出風來。岸上噴出火來，就有些不便。這個却都在貧僧身上。老爺道：多謝扶持，各自散去。到了明日，果然是三個大仙一擁而來，一字兒擺着。金角大仙騎着一隻金絲犬，居中，銀角大仙騎着一個玉面狸，居左，鹿皮大仙騎着一個雙飛，福祿居右。後面都是些毛頭毛腦的番兵，也不計其數。三個大仙高叫道：南朝的好漢，你出陣來，我前日在金眼國輕恕於你，你今日再走到那裏去罷。道猶未了，南朝也是三員大將統領了三路雄兵：第一員是遊擊大將軍雷應春，一匹馬，一張月牙鏢，居中；第二員是狼牙棒張柏，一匹馬，一把狼牙棒，居左；第三員是應襲公子王良，一匹馬，一桿丈八神鎗，居右。南陣上三通鼓響，吶喊一聲，天搖地動的一般。金角大仙看見大笑了三聲，說道：汝等都是些螻蟻，微命敢來衝我的太山。我若略略的舉起手來，教你們都成齏粉。道猶未了，把座下的金絲犬，牽着一鞭，只見那畜生口裏吐出一道青煙來，金星噴噴，尾巴頭彪出一道火來，赤焰騰騰。南陣上看見心裏都有些吃驚，一時不敢向前去。只有張狼牙心雄膽壯，怒發如雷，罵說道：無端賊道。

敢出這等大言，你既是泰山，怎麼又借個狗勢？我若懼怕於你，誓不爲大丈夫。狼上一聲提起那桿狼牙棒，橫築直築，築上前去，分明築得有些利害。那曉得那個烏錐馬，吃了金絲犬的火，爆一燒，撲的一聲響，跌在沙場之上。這一跌不至緊，把個張狼牙顛將下來。張狼牙正在怒頭上，顧不得甚麼馬不馬，挺出個身子，一跳，跳將起來，丟了個馬，兩隻脚步行，兩隻手輪着狼牙棒，直釘到金絲犬頭上。金絲犬到吃了兩釘，又釘到金角大仙的面上。金角大仙又笑一笑，說道：這將軍到也是個不怕死的。我且教你受些磨折。你纔認得我哩。道猶未了，一口法水噴將出來，這一噴之時，莫說張狼牙就是跟隨的軍士，一個個的都跌番在地上。再有那個曉得些人事罷。張狼牙心裏其實明白，爭奈腳底下無力，走不動哩。只見一夥毛頭毛腦的番兵，細細縛縛，弄到山上去了。雷遊擊王應襲看見那個道士法術高強，勢頭來得不好，未敢擅便，只得收兵回來。見了元帥把道士的法術訴說一番。元帥道：怕他許多不成，你們抖擻精神，和他殺上幾陣，不得贏他，再作區處。兩個將軍應聲而退，却說金角大仙撈番了張狼牙，撮進洞裏。三個大仙仔細看一看時，儘好怕人也。怎麼怕人？張狼牙本

等是生得面如鍋底鬚以鋼錐却又被法水所迷昏昏沈沈不省人事像個獸子一般睡在地下裏銀角大仙說道：師兄這個人好個軟棉團兒。金角大仙道：你只曉得軟棉團兒你那裏曉得此人性極剛強萬死不折只爲我的法水所迷故此動彈不得待我叫他醒來看看道猶未了。又是一口法水張狼牙恰像個睡夢裏面醒將過來及至睜開兩隻眼只見是三個道士坐在上面一千毛頭毛腦的番兵站在兩傍張狼牙欲待掙起來渾身上下都是些繩穿索捆肚子裏激不過大叫一聲道：好大膽的道士也！你敢綁着我在這裏麼快拿刀來殺了我就能少待遲延我就崩斷了這些繩索教你寸草不留張狼牙這一場很叫金角大仙也有些懼怯却又笑了一笑兒說道：你不要這等急性我還有個安樂窩請你去坐一坐嘗些安樂的滋味你纔認得我來張狼牙又惱起來罵說道：那個認得你這等一個毛道士尖嘴刮鼻假充太乙做醮念經過如主乞金角大仙說道：這厮死在頭上還不省得還來喫嘴哩左右的把他送到新潮音洞裏去待明日多拿幾個一起開刀果真的一夥番兵把個張狼牙送在洞裏只見到了裏面陰雲慘慘黑霧濛濛無明無夜不見些天日一會

兒那一夥番兵各自散了張狼牙心上打一想猛然間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就儘着平生的蠻力氣很是手脚一蹬毛髮一豎吡喝一聲身上的繩索就是刀斬斧斷的一般齊齊的斷了張狼牙好似鯨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任我遊一逕跑下山來了跑到寶船之上拜見元帥把前後的事故細說一遍元帥道是個甚麼洞張狼牙道：外面像是一個神座兒轉到裏面就不見天地不見日月三光離地獄門也只隔得一張紙的樣子王明道那洞外面可有個甚麼臺基兒張狼牙道像個新砌的臺基兒王明道敢就是我們昨日弄喧的去所哩張柏道是了是了他們口口聲聲說道新潮音洞裏王明道若只是送在洞裏還好處得元帥道怎麼好處得王明道只消少的跑進去就取將來却不是好處得元帥道將計就計在你們做個將官的身上王明道我們都曉得哩到了明日那三個大仙領了一千番兵又是一擁而來又是一字兒擺開高叫道：南朝再有那個好漢敢來與我交鋒麼道猶未了南陣上鼓響三通納一聲喊早已閃出一員大將一騎馬一把月牙鏟飛舞而來原來是遊擊將軍雷應春未及臨陣之時又是三通鼓響喊上一聲早已又閃出一員大將

來一騎馬，一桿丈八神鎗，飛舞而來。原來是應襲公子王良，未及臨陣之時，又是三通鼓響，喊上一聲，早已又閃出一員大將來，一騎馬，一桿滾鎗，飛奔而來。原來是武狀元唐英，未及臨陣之時，又是三通鼓響，喊起一聲，早已閃出一員女將來，一騎馬，一張兩面刀，飛舞而來。原來是金紫夫人黃鳳仙，四員大將，四騎馬，四樣兵器，各逞其能。一齊吆喝道：「你這些妖道們，快來受死！」金角大仙道：「這叫我來受死麼？只怕你們死在頭上，你不信之時，你看昨日那個黑臉鬼有個樣子了。」黃鳳仙說道：「昨日他們爲你邪術所誤，你今日再敢來張開個毛嘴，噴出個臊水來麼？」金角大仙說道：「我就噴出來，你待何如？」黃鳳仙道：「你噴出來，試一試兒，看着金角大仙果然就是一口水來，也只指望昨日的一幅子擋着他骨軟筋疎，那曉得黃鳳仙不慌不忙，取出一幅了事布兒，名字叫月月紅，拿起來馬前一捲，那口水只當得洋子江裏撒泊尿，不會看見。金角大仙看見這口法水不靈，連忙的把個金絲犬加上一鞭，那畜生好不施設哩。口裏就噴出一道青煙，尾巴頭就撒出一路紅火，急走如飛，竟奔到黃鳳仙臉上。黃鳳仙不慌不忙，取出一根扎頭繩兒，名字叫做錦纏頭，拿起來照前一晃，即時把

個金絲犬纏住了四隻蹄爪兒，撲的一聲响，跌一個穀碌。那畜生跌一跌，不至緊，却早已把個金角大仙跌將下來，賣了個破綻。黃鳳仙的兩面刀，其快如飛，照着他的頸膊子上，已自播了一刀。金角大仙好苦也。一段是頭一段是身子，喜得這個大仙到底有三分鬼畫符。黃鳳仙去撈他的頭，只見那兩眼珠子，撐上兩撐，一張口，呷上兩呷，一個頭猛空裏一飛，飛上在半天之上，悠悠蕩蕩，從從容容，如飛鳥盤旋之狀。黃鳳仙又去撈他的身子，那身子也有作怪哩。一跳跳將起來，跳在山崗頭上，一會兒一個頭吊將下來，鬪着個頸膊子上，半點不差。黃鳳仙罵說道：「好毛道士，你要賣弄麼？道猶未了，銀角大仙馳驟而來，手裏拿着一個如意鉤，照頭一攢，黃鳳仙擋他一刀，兩下裏撞的，玃玃一響，一聲響，黃鳳仙道：「你還要來，你的頭可斷得這一會麼？」銀角大仙道：「胡講甚麼人敢斷我的頭來。」一邊講話，一邊撒起個如意鉤，撒在半空雲裏，喝聲道：「變那個鉤果真的一變十，十變百，即時時間變做了一百口飛刀，齣齣的響，飛將下來。黃鳳仙看見說道：「你還自稱爲大仙哩，你那裏真是個大仙所行之事，都是些妖邪法術，敢到我老娘的跟前，吊甚麼喉，不慌不忙，腳底下解下兩隻腳帶來，名字

叫做夜夜雙，拿起來上三下四，左五右六，舞的就像個雪花蓋頂一般。連人連馬，那裏再看見些蹤影兒罷。那一百口飛刀，撞着的只是一响，一會兒都吊在地下，還是一個如意鉤。銀角大仙看見解了他的法術，心上就有些吃驚。說道：這等一個女將，儘有些學問，不可小覷於他。却又掣了個如意鉤來，望空一撇，撒在半天之上，喝聲道：變！那個鉤就一變，變做一扇大磨磬，懸在半天雲裏。左磨右磨，磨來磨去，一下子吊將下來，竟壓到黃鳳仙的頂門骨上。黃鳳仙看見罵說道：好妖道！偏你有這許多的變化。偏我就不會變化麼？不慌不忙，頭上取下一幅烏綾帕兒，名字叫做個劈頭抓，拿起來望地上一摔，也喝聲道：變！這個變却不是小可的變，就變做一座峭壁高山，拄天拄地的，攔在陣前。你想一扇磨磬，會打得個山透哩。輕輕的吊在山上，只當得個對江過，告訴風罷了。銀角大仙沒奈何，只得收個如意鉤去。意思問還要變幾變兒，却不奈這個山拄在面前，何況且日落西沈，昏鴉逐隊，天昏地黑，不辨東西。假饒你會變，也是個臘梨變花枝，變不出個甚麼好的來。只得各自收兵而散。回到洞裏，銀角大仙大怒說道：枉了我們六尺之軀，反沒奈一個女人。何！金角大仙說道：你的

如意鉤千變萬化，怎麼沒奈他？何！銀角大仙說道：都是你輸了頭陣，與他故此到底不利。市金角大仙說道：你們脚本等不齊，只埋怨我的頭不齊哩。鹿皮大仙說道：當場不戰，背後興兵，這都是枉然的。到明日之時，二位師兄都請坐下，待貧弟去拿他過來，監他到安樂窩裏，洩了二位師兄之忿罷。銀角大仙道：師弟哩，過頭飯兒難吃，過頭話兒難講，也難道你就拿得他來。鹿皮大仙道：貧弟若拿他不來，我就把這個六陽首級送了師兄罷。銀角大仙說道：如此，但是師弟拿得那個女將來，貧兄就把這個六陽首級送了師弟罷。都憑着大師兄做個證明功德。到了明日，南陣上這些將軍先去擺下了陣勢，只在牢等那三個大仙。鹿皮大仙騎了隻雙飛福祿飛舞而來，威風凜凜，怒氣沖沖，高叫道：南朝那個潑婦，你還敢出來麼？黃鳳仙喝聲道：我兒哩，你叫我老娘做甚麼？鹿皮大仙說道：你這潑財婢，你那裏識得我仙家的妙用？我饒了你這一刀之苦，你不如早早的下馬受降麼？黃鳳仙大怒罵說道：這誅斬不盡的賊盜，你不過是番國裏一個妖人，怎比得我天朝的上將？你敢開大口說大話，我今日與你定個雌雄，併個死活，你纔認得我老娘來。道猶未了，把手一招，南陣上飛

出三員大將來一個雷遊擊一騎馬一把月牙鏢一個王應襲一騎馬一桿丈八神鎗一個唐狀元一騎馬一桿滾龍鎗况兼黃鳳仙一口兩面刀一個人當兩個四面八方一齊殺向前去圍圍轉就殺做一個走馬燈兒的樣子把個鹿皮大仙裹在中間鹿皮大仙也沒有了主意怎麼沒有了主意欲待廝殺這些人勢頭來得兇施展個手段不出欲待吹葫蘆急忙裏吹不及故此就沒有了主意因是蕩了主意急忙的把個雙飛福祿加上一鞭那福祿儘解得人的意思一躍而起剛起得一丈來高黃鳳仙手裏取出一個錦纏頭來照着他一攢那錦纏頭原是個黏惹不得的黏着他就要剝番皮惹着他就要爛塊肉任你是個甚麼搖天撼地的好漢不得個乾淨脫身莫說只是那個福祿雖然通靈到底是個畜生班輩一個錦纏頭一攢早已跌翻下來黃鳳仙一肚子的怒氣正沒處去伸抓過這福祿就插他一刀一刀播下一個頭來原來就是山上一隻野鹿假充做個福祿那裏是真的黃鳳仙越發識破了這個鹿皮大仙高叫道你們都要抖搜精神生擒這個妖道要曉得他純是些邪術只看這個野鹿便見明白眾人聽知黃鳳仙這一篇之詞委果是雄了一個心壯了一個

膽一片的擂鼓一片的吆喝搖旗的搖旗吹哨的吹哨好不英勇也這正是先聲足以奪人之氣怕他甚麼鹿皮大仙鹿皮大仙起在雲裏無計可施剛要取出葫蘆來黃鳳仙早已就看見了高叫道那賊盜又在那裏要弄喧要吹甚麼葫蘆即時分付烏嘴銃過天星雨點一般的打上去原來鹿皮大仙不是真仙只是些法術兒做得玄妙却又怕人瞧破他因為黃鳳仙瞧破了故此葫蘆就吹不起又且烏銃流星一千火藥逼得慌愈加吹不出左不是右不是不覺得又是紅日西沈天昏地黑只得各自散陣黃鳳仙連日兩陣兩陣俱贏回兵之時元帥大喜說道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誰想女兒國得這等一個女將今日得他這等大功勞即時分付紀錄司紀黃鳳仙之功黃鳳仙道三位將軍之功未將不敢冒認元帥道既如此連那三個將軍一齊紀功那三位將軍又說道妖道尚在末將們不敢言功元帥越發大喜說道克敵之功讓功之美這四個將軍俱得之矣即時分付安排筵宴諸將慶功到了明日天尚未明南陣上照舊是雷遊擊王應襲唐狀元黃鳳仙各領了各人軍馬擺成陣勢唐狀元道今日又不知是那一個賊盜出來黃鳳仙道一定還是鹿皮

大仙唐狀元道：怎見得黃鳳仙道：他昨日一籌不會展得，他豈肯服輸？一定今日還是他來。猶未了，山崗上一個道士騎着一隻白馬，飛一般跑將下來，高叫道：我夜來吃了你的苦，教你今日也吃我一場苦也。道猶未了，一手拿出一個葫蘆來，信口一吹，畢竟不知這一吹還是些甚麼。注：術還有些甚麼利害，還是輸還是贏，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鳳仙斬金角大仙

詩曰：為愛仙人間世英

金章未得元來面

黃鶴幾番尋故侶

鹿皮俄見飛仙彩

國師點大仙本相

幾從仙籍識仙名

石室甘頤太古情

白雲隨幾訂新盟

底事隨風羽翰輕

却說鹿皮大仙跑下山來，摸着葫蘆就吹，吹上一口氣，即時間突出一把傘來，喝聲道：變！會兒一把傘，就變有一丈多高，七尺來多闊，罩在半空之中。天日都不見影，劃喇一聲響，落將下來，實指望把南朝這些將官、這些軍馬，一繳過兒都撈翻上去。那曉得黃鳳仙又有些妙處，怎麼妙處起眼一瞧，瞧着是把傘，他不慌不忙，說道：我兒，流你敢把這個傘來撐我老娘哩。輕輕的伸起隻手，頭上取下一根簪兒，名字叫做搜地虎，照地上一擡，也喝聲道：變！一會

兒就成一個文筆峯，約有萬丈之高，拄天拄地，把個傘就撐得定定的。鹿皮大仙看見個傘不得下來，却又扭轉身，子把衣服一抖，即時間就變做一隻無大不大的山鹿。原來那件衣服，却是一張鹿皮，故此抖一抖，就是一隻山鹿，變成了鹿之時，只見呼的一聲響，一跳跳到黃鳳仙的頭上來。黃鳳仙看見他來得狠，一手就收起那個搜地虎，照着他一掣，這一掣，又不曾掣得鹿倒，恰好的那把傘又吊將下來。黃鳳仙也只得土圍而行，可憐這一夥南兵，摸頭不着，無處逃生。一傘就收有百十多個在裏面。鹿皮大仙不勝之喜，提着個傘，望山上逕跑。唐狀元高叫道：那妖道那裏走，趕向前去。狼是一鏢，雷遊擊高叫道：賊奴那裏走，趕向前去。狼是一鏢，雷遊擊高叫道：賊奴那裏走，趕向前去。去狠是一鏢，鹿皮大仙只作不知，往山上逕跑。跑進洞裏，面連聲叫道：師兄，師兄，你都來看也。金角大仙說道：你今日這等喜孜孜，想是得勝而回。銀角大仙道：師弟，你拿出那個女將來，我把這個六陽首級還你。鹿皮大仙道：師兄，軍中無戲言，你的六陽首級，坐得只怕有些不穩當哩。銀角大仙說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驢馬難追。你既是拿得女將來，我怎麼又和你反悔。金角大仙說道：口說無憑，拿出

來便見你且拿出來再處鹿皮大仙歡天喜地取出個傘來喝聲道變那把傘一會兒就變得有一丈來多長七尺來多闊又喝聲道開把個傘一會兒騰空而起漸漸的張開那兩位師兄擡起頭來一看只見那南朝一千軍士一陣風刮下十數多個來又一陣風又刮下十數多個來刮來刮去弔來弔去共有百十多個只是不見個黃鳳仙銀角大仙說道擋刀的到有這些只是那個女將却不曾看見在那裏鹿皮大仙說道分明收在傘裏怎麼不見下來想必是他有些怕死躲在傘肚裏不肯下來一會兒一陣風呼的一聲響沒有個甚麼人下來一會兒又一陣風呼的一聲響又沒有個甚麼人下來鹿皮大仙說道這個賊婢是有些作怪待我取下傘來看他再躲到那裏去把手一招那個傘一穀碌弔將下來細細的查點一番那裏有個女將在裏面銀角大仙說道師弟哩今番只怕你的六陽首級有些不穩當理鹿皮大仙看見賭輸了就撒起賴來說道我分明拿住了他想是二師兄放得他去了故意的要我認輸銀角大仙說道誰見我放他去鹿皮大仙說道先前同着這一干的軍士都在遮天蓋裏有則俱有無則俱無豈有個有軍士又沒有女將之理銀角大仙說

道那女將變化如神出沒似鬼你那裏拿得他住哩鹿皮大仙說道偏你就曉得他變化如神出沒似鬼却不是你放了他銀角大仙說道沒有一個賴說道放了一個說道沒有師兄師弟爭做一團兒金角大仙說道你們兩個都不消爭的三師弟沒有拿住得女將不算做全贏二師弟的六陽首級不須取下拿住了許多軍馬又不算做全輸三師弟的六陽首級也不須取下彼此都取一個和罷鹿皮大仙自知禮虧唯唯就是只有銀角大仙說道師弟不當如此欺我金角大仙說道你也不消這等多怪少曉待我明日出陣擒住那個婦人解了二位師弟之忿罷到了明日南兵又在山脚之下擺成了陣勢金角大仙騎了一隻金絲犬飛奔而來黃鳳仙看見金角大仙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照頭就還他一下錦纏頭那金角大仙一時躲閃不及一粘粘着錦纏頭上一穀碌跌下金絲犬來黃鳳仙只說跌他下來却好就中取事那曉得金角大仙手裏拿着一桿三股托天叉步碾而來輪得就是個烏飛兔走一隻金絲犬又古怪張開一嘴的狗牙露出四隻那狗爪奔向前來就像個虎竄狼奔黃鳳仙反吃他一嚇即時取下一對夜夜雙來左來右架右來左支人來人架犬來

行

來

犬支架了一會支了一會，金角大仙呼的一聲响，就是一口法水噴將過來，黃鳳仙沒奈何，取出一片月月紅來，馬前一展，那口法水也又落空，法水未了，金絲犬勦的一聲響，一跳跳到頭上來，黃鳳仙復手一刀，這一刀不至緊，早已把個尾巴上的毛劈下來一大堆，金絲犬護疼迎風一擺起，在半天雲裏去了。金角大仙看見自己不奈人何，金絲犬又不得力，一手掣過一張刀頸脖子，着實一磨，磨下一個頭滿天飛好耍子，不過悠悠揚揚盤旋旋，過了一會，那個頭一片的法水噴下來，黃鳳仙連忙的取出個月月紅，遮天遮地的幌着，這一陣法水來得兇，饒是個月月紅幌着十個中間，還有一兩個擋着他的，擋着他的就骨軟筋酥，眠在地上，如醉如癡，一時間扛抬不及，不覺的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南陣上還有好些昏迷着的，都吃那些毛頭毛腦的番兵一虧，撈進洞裏，金角大仙一個頭又闖在個身上，上跨了金絲犬，走進洞門，不勝之喜，說道：「今日這一場殺，雖不會拿住那個婦人，却也挫了他許多銳氣，拿了他許多軍士，算做是我全贏。」邊分付師弟，辦下酒席，自己賞功，一邊分付把這兩日拿住的南兵，都送到安樂窩裏，和前日那個黑臉鬼，打夥兒受些快活，分付

已畢，處置停當，金角大仙暢飲三杯，金角大仙說道：「明日出陣之時，我兩個都來幫你，包你就拿住那個婦人。」金角大仙一團的英氣，那裏肯服些輸，說道：「我今番拿不住那個婦人，誓不回山，舉起一杯酒來，照地一發，若不全勝，誓不回山，與此酒同大小，山神都來鑒察，這也莫非是金角大仙數合該盡，黃鳳仙的功合該成，到了明日臨陣之時，更不打話，一手一張刀，一手磨下一個頭，那個頭仍舊是滿天飛，仍舊是滿口法水，仍舊是擋着的骨軟筋酥，黃鳳仙抖擻精神，支支架架，這一日到晚，點水不漏下來，金角大仙沒奈黃鳳仙何，黃鳳仙却也沒奈金角大仙何，天晚之時，各自收兵回陣，到了明日，又是現成腔調，一邊是一個光頭滿天上噴下水來，一邊是一幅月月紅遮天遮地的幌着，一連纏了三日，不見輸贏，黃鳳仙心上有些吃惱，唐狀元道：「夫人連日出陣，每有英勇，怎麼今日惱將起來？」黃鳳仙道：「非干我吃惱，只是這等樣兒，遷延歲月，不得成功，何日是了？」唐狀元道：「依我愚見，那賊道只是些妖邪法，不如還去求教天師，或是國師，纔有個結果。若只是吃惱，也徒然無補。」黃鳳仙道：「狀元言之有理，我和你兩個同去。」道猶未了，只見天師國師都在元帥帳上談論軍務，唐

狀元直入行一個禮。天師笑一笑兒，說道：「唐狀元此來爲夫人求計，唐狀元道：『非爲夫人遠爲朝廷近爲元帥。』」天師道：「狀元恕罪，前言戲之耳。」唐狀元却把個金角大仙的始末緣由細說了一遍。天師道：「邪不能勝正，僞不能勝真。只求國師老爺一言足矣。貧道其實未能。」國師道：「貧僧只曉得看經念佛，這殺人的事，那裏得知？」唐狀元道：「這不是殺人的事，只是金角大仙頭在一處就會飛，身子在一處又不動，一會兒頭又闖在身子上半點不差，這却都不是些法術。只求二位老爺指教一番，教他的頭闖不上他的身子，就完結了他的帳。」國師道：「這個不難。既是他的身子在一邊，你明日把本金剛經放在他的頸膊子上，他就要闖不成。」唐狀元道：「承教了功成之日，再來拜謝。」老爺躬身而出，走到外面把金剛經的事告訴黃鳳仙。黃鳳仙道：「焉有此理！一本金剛經那裏會顯甚麼神通？」唐狀元道：「國師自來不打誑語，不可不信。」黃鳳仙道：「既是如此，明日且試他一遭，倘不靈應，再來不遲。」唐狀元道：「你明日和他爭鬪之時，待我們悄悄的放上他一本金剛經，兩不相照，他一時却就隄防不來。」黃鳳仙大喜，說道：「仰仗朝廷洪福，近賴元帥虎威，此計一成，勝於十萬之師遠矣。」計議已定，到了明

日之時，金角大仙風擁而來，撇下了金絲犬，除下了金角頭。一會兒就在天上，一會兒就噴出水來。黃鳳仙道：「這賊道，今番纔認得我老娘的手段哩。」金角大仙道：「這幾日還有幾個毛將官來相護，今日之間，隻身獨自而來，那些毛將官也害怕了你這等一個蠢婦人，豈識得我仙家的妙用？」金角大仙只說是仙家的妙用，那曉得唐狀元站在一邊還有個妙用。道猶未了，只見金角大仙飛起了頭，一任的法水噴將下來。黃鳳仙一任的月月紅照將上去，兩家子正在好處。金角大仙那裏又顧個文身，却說唐狀元拿了一本金剛經，找着他文身，只見他頸額膊子上一股白氣衝出來。唐狀元也不管他氣不氣白，白不白，連忙的把那金剛經放在上面，放了這金剛經不至緊，一會兒就不見了文身，就變成一個土堆在那裏。一會兒土堆又長起來，一尺就一丈，一丈就十丈，變變成一個大山在那裏。唐狀元心裏想道：「我夫人還不准信，原來佛力廣無邊，國師之教不當要子道猶未了，一騎馬逕出陣前，手裏拿着那桿滾龍鎗，照東一指，一聲鑼响，南陣上將轉兵回。金角大仙看見黃鳳仙跑下陣，只說他心中懼怕，連忙的跌下頭來，去尋身子，鬪着那裏有個身子沒奈何，頭只在半天

之上旋旋轉轉慌慌張張左找右找左找不見右找不見
 找了一會不見個身子叫將起來左叫右叫左叫不見右
 叫不見叫了一會又不見個身子越發激得沒奈何哭將
 起來左哭右哭左哭不見右哭不見沒奈何哭了一會又
 叫叫了一會又哭唐狀元叫聲道夫人好去撈着他的頭
 來哩黃鳳仙帶轉了馬取出個錦纏頭來照上一撇他雖
 然找不着身子眼睛珠兒却在頭上好不快捷一起又起
 在半天之上那裏撈得他住黃鳳仙叫聲道賊道你今番
 沒有了文身還做得甚麼好漢金角大仙說道你藏了我
 的文身你叫我怎麼結果黃鳳仙道你今番再罵人麼金
 角大仙說道我如今有口沒喉嚨再罵得那個黃鳳仙道
 你今番再殺人麼金角大仙說道我如今眼看得手動不
 得再殺得那個黃鳳仙道你今番再算計人麼金角大仙
 說道我如今有口沒心再算計得那個黃鳳仙道你今番
 再挪移人麼金角大仙說道我如今曉得腳走不得再挪
 移得那個黃鳳仙道你今番再強似人麼金角大仙說道
 我如今有上梢來沒下梢再強似得那個道猶未了只見
 一個金絲犬三跳兩跳跳將來鬚開一張嘴就會講起話
 來說道主人公主人公你怎麼弄得這等一個濕東鬆金

角大仙說道我如今是這等有上梢來沒下梢怎麼是好
 金絲犬說道主人公你若是不棄嫌時我的文身情願讓
 與你罷金角大仙想了一會連說道做不得做不得金絲
 犬說道怎麼做不得金角大仙說道我在玄門之中走這
 一遭已是像個奴羣狗黨再真個披了你的皮却把甚麼
 嘴臉看見三淨老兒道猶未了黃鳳仙一手一張兩面刀
 呼的一聲響一刀金角大仙一刀金絲犬殺翻了這兩個
 對頭你看黃鳳仙喜孜孜鞭敲金蹬響笑盈盈人唱凱歌
 聲驟馬而歸進了營門之內把兩個尸首擺列着在階前
 上帳去見元帥元帥道階前是那欄的尸首黃鳳仙道一
 個是金角大仙一個是金絲犬元帥道那有頭有尾有首
 有腳的是那個那有頭沒尾沒手沒腳的是那個黃鳳仙
 道有頭沒尾沒手沒腳的是金角大仙那有頭有尾有手
 有腳的是金絲犬二位元帥嘖上一聲說道原來這個誅
 斬賊道狗也不如道猶未了旗牌官報說道天師國師來
 拜相見禮畢剛坐下天師問道這個頭是那個的元帥道
 今日黃鳳仙力戰成功這個頭就是金角大仙的天師嘆
 上一聲說道這畜生自稱金角大仙今日做到這個田地
 是我玄門之玷國師道阿彌陀佛這個孽畜那是你玄門

中人天師道怎見得不是貧道玄門中人。國師道你還不信來我取過他的文身來你瞧着。天師道國師肯見教時貧道大幸。國師道請過唐狀元來即時就是唐狀元帳前相見。國師道你拿的金剛經放在那裏。唐狀元道承國師老爺佛旨已曾放在金角大仙的頸脖子上。國師道其後何如。唐狀元道放了金剛經之後那個文身即時變成一個土堆一會兒又變成一個山嶺故此金角大仙再沒去尋處。國師道你還去取轉經來。唐狀元道已經是個高山峻嶺怎麼又得他出道。國師道這個不妨得你拿出手來。唐狀元伸出隻手國師拿起九環錫杖寫個土字放在他手掌心裏分付道你仔細拿着這個字一直走到山嶺之前放開手掌來你就望本營裏跑。唐狀元遵命而行走到山嶺之前剛剛的放開個手掌心來只聽得劃喇一聲響狠似天崩地塌一般。唐狀元領了國師嚴命不敢有違一逕望本營裏跑未及看見元帥只見塔下已是橫擔着一隻野牛毛撐撐的及至回復元帥只見九環錫杖杖頭上橫擔着一部金剛經。唐狀元嚇得毛竦骨酥不得作聲。天師道那野牛是那裏來的。國師道這野牛就是金角大仙的身子。國師道頭也不是人的天師道見教一番何如。國師道這個不難即時分付取過一碗無根水來取過水來照着那個頭一噴只一聲響就變出一個牛頭來兩隻長角金幌幌的。國師道這却不是個金角大仙這等一個畜生混入玄門中何足為玄門之玷。天師滿口稱謝二位元帥說道這個牛精自稱金角大仙果真的有雙牛角只因這個故事傳到至今都罵人做牛鼻子道士却是有個來歷却說元帥請問國師這兩個尸首怎麼處他。國師道都宜以禮埋之但金絲犬墳上豎一塊石碑鑄着義犬兩個字要見得人之不可不如狗後人感此做一篇病狗賦錄之為證。

賦曰

狗病狗病由何苦
 晝夜不眠防賊來
 獲得主人金與銀
 一朝老來狗主病
 狗見賣與屠人宰
 回頭又顧主人門
 嗚呼狗帶皮毛人帶血
 狗皮裏面有人心
 嗚呼世上人情不如狗

狗病只因護家主
 賊聞狗聲不登戶
 護得主人命與身
 却將賣與屠狗人
 聲叫主人全不保
 還有戀主心腸在
 狗行仁義人行殺
 人心獸心安可察
 人情不似狗情久

人見人貧漸漸疎

狗見人貧常相守

有錢莫交無義人

有飯且養看家狗

元帥紀功頌賞不在話下，却說銀角大仙聽知道金角大仙戰敗而死，嚇得如醉如癡，不省人事。鹿皮大仙再三勸解說道：「死者不可復生，生者豈可尋死？我和你不如丟了這個山頭，再到別處尋一個洞天福地，安閑自在去罷。」銀角大仙說道：「今日也說南船上有個金和尚，張道士明日也說南船上有個金和尚，張道士把這兩個看做生鐵拐活洞竇，不敢惹他，到今經半月有餘，不曾看見他兩個放的半個屁，到反被這等一個潑婦人連贏我們這些陣勢，費了我們多少精神，用了我們多少計策，今日算到這個田地，我豈肯干休罷了？況且殺兄之仇，不共日月，我明日定要與他決一個高低。」鹿皮大仙說道：「我們這如今又不是前番的譜子，怎麼不是前番的譜子？前番他初見我們之時，還只說我是個上界真仙，縱有些小疑惑，終久不能自決。這如今撈翻了師兄，已自看得針穿紙過的，我和你又把舊譜子來行，只怕就有差錯。」銀角大仙道：「這個話說得有理，只是我也曾經打慮過來，我如今有了個鬼神不測之機，翻天覆地之妙。」鹿皮大仙說道：「師兄，你試說出

來，我聽一聽看。」銀角大仙說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我這個神機妙算，再不說出來，你明日只看着就是。」鹿皮大仙說道：「惟願得眼觀旌捷起，耳聽好消息。」到了明日，剛交到五鼓時候，銀角大仙披衣而起，站在山頭上，手裏拿着個如意鈎，望海裏一撇。這個鈎，千變萬化，無不如意。銀角大仙意思要他變做個水怪，翻江攪海，打壞他的寶船。果真的變做一個千百千丈的大鯨魚，就在海中間攪起萬丈的波濤，拍天的雪浪，一霎時只見：

日月昏暝，雷霆震怒，慘慘黯黯，數重雲霧，罩定乾坤，凜冽冽，一陣猛風，撼開山岳，雪山萬丈，打着天，拍着太陽，銀燭千條，瀉平地，頓成滄海。鎮日間，浙浙索索，劃劃喇喇，任是你寶船千號，少不得東倒西歪，滿眼裏傾傾動動，腔腔惚惚，憑着他過海八仙，也不免手慌腳亂，晚晚崖崖，崎崎嶇嶇，有眼難開，嚇得個水神們縮頸坐時，如鳳宿，哩哩剝剝，叮叮瑤瑤，有足難走，打得個水族們攢身聚處，似泥蟠，雲霧障天，舉目不知天，早晚波濤浴日，要行難辨路高低，神光萬丈，閃閃爍爍，燦燦爛爛，恍疑五夜裏掣電爭明，殺氣千重，昏昏沈沈，陰陰深深，恰似三月間奇花亂吐，拂拂罪罪，不讓三更驟雨轟轟轟。

劃難逃九夏鳴雷。不知是陽侯神靈。胥神馮夷神海若神。天吾神王。癸神和誰鬪戰。只應是涇川君洞庭君南海君北海君宮亭君丹陽君各顯威靈。正是西風作惡。實堪哀萬丈潮頭劈面來。高似禹門三級浪。險如平地一聲雷。

却說四哨副都督看見這等萬丈的波濤。滔天的雪浪。都吃一大驚。都說道。只怕是天意有些甚麼差池。一齊兒來見元帥。元帥道。這一定又是那兩個殺不盡的道士使風作浪。恐嚇我們分付快去請國師來。國師道。辱承呼喚。有甚麼指揮。元帥道。前日初到之時。承尊命說是海裏的風。船上的火都在老爺身上。今日不幸果是海裏生風。作浪。望乞元帥老爺不食前言。國師道。貧僧受命而來。何曾敢打半句誑語。今日之事。相煩二位元帥到貧僧千葉蓮臺之上。去看一會來。便見明白。二位元帥不敢怠慢。一徑跟着國師同到蓮臺頂上。起眼一瞧。只見離船有十丈之遠。十丈之外。雪浪滔天。銀山吞日。十丈之內。水光萬頃。波濤不興。二位元帥問道。怎麼外面那樣凶險。裏面這等平靜。國師道。實不相瞞。貧僧看見那個妖道來使風作浪。是貧僧一道牒文。差下四個龍王。在十丈之外。護持我們寶

船。故此外面兇險。裏面就平靜。二位元帥連聲稱謝。說道。若不是佛爺爺神力扶持。却不遠葬海魚之腹。國師道。若不是預先設法。這些寶船幾乎不保。還守得到元帥來呼喚貧僧麼。元帥道。這風浪到幾時纔寧靜。國師道。妖邪小術。小者三刻。大者三十刻。這個妖道。儘成了氣候。今日風浪是寅時初刻起的。要到巳時初刻。纔得寧靜。交了巳時。果真的風息浪靜。四哨副都督并一切水軍都督。都來問安。二位元帥說道。快叫軍政司備辦一席筵宴。與大小官壓驚。國師道。阿彌陀佛。這還是些小驚。還有一個大驚。在後面。且慢安排筵席。不知是個甚麼大驚。在後面。且聽下回分解。

繡像三寶太監下西洋記通俗演義

卷之十五

第七十一回 國師收銀角大仙

天師擒鹿皮大仙

詩曰：邊事勤勞不自知

勉然與病強撐持

願擒元惡酬明主

不斬降人表義師

木石含愁移塞處

山川生色獻功時

華夷一統清明日

誰把中華俗變夷

却說二位元帥分付安排筵宴，諸將壓驚。國師道：且慢，且慢。這還是些小驚，還有一個大驚在後面。二位元帥聽知道，還有一個大驚，心上儘有慌張的樣子，問道：還有個甚麼大驚？不知可保全得麼？國師道：阿彌陀佛，貧僧有言在先，都在貧僧身上。元帥道：可要些甚麼預備着麼？國師道：不消甚麼預備，你只是交到黃昏戌時，就見明白。却說銀角大仙丟下了如意鉤，過了三十刻，看見風浪不能成功，乘興而來，沒興而返，沒奈何，只得收轉鉤去，懨懨納悶。鹿皮大仙說道：師兄又枉費了這一番心事，不如依我做兄弟的說罷。銀角大仙說道：一不做，二不休，我到黃昏時候，還有個妙計，直教他前後左右支架不來，他纔認得我。

鹿皮大仙說道：只怕一番清話，又成空。銀角大仙說道：各人做事，各人當，你不消管他，就是到了黃昏時候，站在山頭上，手裏拿着那把如意鉤，把個頭點三點，又搖三搖，把個手招三招，把個脚踹三踹，却掀起個如意鉤，望半天裏一撇，一撇撇在半天之上，鉤的一聲響，這一響不至緊，早已驚動了南船上大小將官。元帥連忙的去問國師。國師請過二位元帥，坐到蓮臺之上，觀看。又叫元帥傳令各將官，各人安紮本營，不許驚慌喧嘩。傳令未畢，只聽見撲簌的一聲響，早已吊下一個血紅的火老鴉來，恰好吊在帥字船桅桿上。遠看之時，那裏是個老鴉，只當是一塊火團兒，照得上下通紅，烟飛烈焰。二位元帥心上就嚇一個死，生怕做成個赤壁慶兵的故事，只見國師叫上一聲金頭揭諦何在，叫聲未絕，猛空中就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手裏拿出一道金箍頭，走向前去，照着那個火鴉輕輕的一箍，箍得那個火鴉啞一聲，叫精光的一個老鴉，有詩為證：

白頭不嘆老年光

亂噪驚飛遶樹傍

影拂黑衣飛遠塞

光翻金背閃斜陽

報凶厭聽因何切

返哺應知孝不忘

幾度五更驚好夢

數聲啼月下迴廊

光一個老鴉，却沒有了身上的火，船上就不妨礙。二位元帥纔然放心，說道：多謝國師老爺，神力扶持，真個很是一場驚恐也。道猶未了，只聽得撲簌的又是一聲響，帥字船的桅桿上早已走下一個血紅的火老鼠來，恰好是又走進到中軍帳上去。遠看之時，那裏是個老鼠，只當得一塊火秧兒，照得上下通紅，烟飛烈焰。二位元帥心上又嚇一個死生怕做成個博望燒屯的故事，只見國師又叫上一聲銀頭揭諦何在，叫聲未絕，猛空中又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手裏拿着一道銀箍頭，走向前去，照着那個火老鼠輕輕的一箍，箍得那個火鼠嘍一聲叫，精光一個老鼠，有詩為證：

土房土屋土門樓

日裏藏身夜裏遊

脚小步輕乖似鬼
巧穿板竇偷倉粟

眼尖嘴快滑如油
慣入巾箱破越紬

有日相逢貓長者

連皮帶骨一時休

光一個老鼠，却也沒有了身上的火，船上也不妨礙。二位元帥依然放心，說道：多謝國師老爺，神力扶持，真個又狠是一場驚恐也。國師道：只怕還有一場。元帥道：怎麼是好？道：

猶未了，只聽得又是撲簌的一聲響，水裏頭走上一條血紅的火蛇來，恰好是認得帥字船，鑽進簑篷裏面，遠看之時，那裏是條蛇，只當得一條火繩，照得上下通紅。一會兒簑篷裏烟飛火爆。二位元帥心上又嚇一個死生怕做成個火燒新野的故事，只見國師又叫上一聲波羅揭諦何在，叫聲未絕，猛空中裏又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手裏拿着一道金剛箍，走向前去，輕輕的照着那條火蛇，一箍，箍得那條火蛇，呢溜烟精光的一條大蛇，有詩為證：

鱗蟲三百六居一

大澤深山得自宜

吞吐陰陽誠有道

修藏造化豈無機

甲鱗漸漸方披處

頭角森森欲露時

待得春雷一聲早

翻身變作巨龍飛

光只是一條大蛇，却也沒有了身上的火，簑篷兒又不妨礙。二位元帥依然放心，說道：多謝佛爺爺之力，過了這一嚇，想是平安了。國師道：只怕還有一嚇。二位元帥道：事不過三，怎麼三變之後，還有個甚麼嚇來？道猶未了，只聽得撲簌的一聲響，水裏頭又走上一個火龜來，恰好是也認得帥字船，鑽進船艙裏面，遠看之時，那裏是個龜，只當得一個火盆，照得上下通紅，船艙裏面烟飛火爆。二位元

帥心上又嚇一個死生怕做成個城門失火來只見好個國師又叫上一聲波羅僧揭諦何在叫聲未了猛空裏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手裏拿着一個金剛鑽走向前去照着那個火龜輕輕的一鑽鑽得個火龜一交跌精光一個靈龜有詩爲證

妙在天心蘊洛奇

文明新世應昌期

九疇全具陰陽數

五總能含造化機

氣合幽明增有象

卜傳凶吉亦無私

誠哉是個鍾靈物

實在當時豈得知

光只是一個靈龜也却沒有了身上的火船艙裏又得穩便二位元帥又且放心說道多謝佛力無邊過了這四場驚嚇想是平安麼國師道此後却平安了只說得平安兩個字那馬公公就插出一張嘴來說道國師老爺適來天神手裏拿的是甚麼東西國師道是個金剛鑽馬公又問道船上爬的是個甚麼東西國師道是個龜馬公道原來天神也鑽龜哩國師閉上一雙眼不做半個聲洪公公又插上一句說道這個天神敢是南京迴光寺裏的菩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元帥道只你們這等口多這如今還不知道那四個火怪藏在那裏還有好些不便處國師道都

不在了沒有個甚麼不便元帥道怎麼就都不在了國師道至誠無息久假必歸故此鬼怪妖邪只一現了本相即時就消沮閉藏元帥道今番可安排筵宴麼國師道還有一驚只是不這等狠元帥道怎麼還有一驚國師道過了這一驚再無別事便可安排筵宴了元帥道這一驚還在幾時國師道在明日半夜子時今番只是貧僧支持他再一不經由二位元帥二位元帥滿口稱謝却說銀角大仙費了一夜心機半籌不展心上又在納悶鹿皮大仙說道師兄今番你的如意鈎怎麼也不靈驗哩銀角大仙說道昨夜之時一變變做個火鴉火鴉之計不行又一變變做個火鼠火鼠之計不行又一變變做個火蛇火蛇之計不行又一變變做個火龜火龜之計又不行這再叫做不變這再是變得不知意不知怎麼就是個桿麵杖兒吹火節節不通風鹿皮大仙說道師兄師兄他船上的張道士金和尚都是甚麼人你怎麼弄鬆得他倒銀角大仙就變過臉來說道你只講長他人志氣全不顧自己的威風我今夜有個破釜沈船之計若還再不得贏我也誓不回山咬牙切齒恨滿胸膛巴不得一把就抓過得南船來到了半夜子時一個兒站着山崗頭上取出如意鈎來嘆上一口氣

說道：如意哥、如意哥，不奈他何，奈我何？你今番前去，須索是當個百萬雄兵，千員猛將，起眼成功，抬頭喝采，纔不枉了我。和你呼喚相勸，這一生道猶未了。那如意鈎果然的解得人的意思，迎着風，勦的一聲響，銀角大仙大喜說道：你曉得我的心事，就好了。拿起他來，照上一撇，撒到半天之上，喝聲道：變！即時間變做一瓣比天再大的磨盤，迴迴旋旋，乘風而下。銀角大仙又叮囑道：你快去快來。這磨盤竟落到南船上來。國師早已看見了，說道：阿彌陀佛！這等一扇大磨盤，吊將下來，我這些大小寶船，却不打得直沈到底。我這些大小兵將，却不打成一塊肉泥，不慌不忙，拿起個鐵如意，禪床角上一敲，叫聲：韋馱天尊何在？叫聲未絕，早已吊下一個朱臉獠牙的神將下來，又着手說道：蒙佛爺爺慈旨，有何使命？國師道：所有銀角大仙賣弄術法，把個如意鈎變做一扇大磨盤來打我的寶船，害我的元帥。你去接過他的來，韋馱得了佛旨，不敢有違，一駕祥雲騰空而起。剛起之時，正撞着那扇磨盤，勦勦的響，落到南船上來。韋馱天尊一則是佛爺爺慈旨，二則是各顯神通，伸手一接，把個磨盤就接過來，喝聲道：孽畜，敢在我跟前調喉哩！那扇磨盤一會兒還是一個如意鈎，落下雲來。

交在國師老爺手裏。老爺道：你且回天，後會有旨，再來相顧。韋馱天尊各自方便。到了明日，二位元帥都到蓮臺上，問候國師。國師道：阿彌陀佛！今日賀喜二位元帥。二位元帥說道：連日就驚受怕，不是國師老爺佛力無邊，不知是個甚麼結果，何敢又言賀喜。國師道：二位元帥，一個一個大難星過宮，幸保安全，故當賀喜。二位元帥說道：是個怎麼樣兒的難星？伏乞國師見教。國師道：口說無憑，我拿出來，你們看着。即時到袖兒裏取出一個物件來，一尺來長，二寸來闊，直又不直，灣又不灣，神光閃閃，殺氣騰騰。二位元帥看見，老大的眼生，問道：這是個寶貝，就是難星。國師道：這叫做個如意鈎，千變萬化，不可測度，隨意所變，無不如意。他昨日變做一扇大磨盤，約有千萬斤之重，竟照着我們船上吊下來。若是我們寶船擋着他，打得直沈到底。若是我們大小軍士擋着他，打做一塊肉泥。這却不是個難星。元帥道：老爺怎麼收住他的？國師道：是貧僧分付韋馱天尊，接着他的來，故此纔收在貧僧處。二位元帥滿口稱謝，說道：若非國師神通廣大，老夫俱碎為齏粉矣。馬公公道：既然有此寶貝，借咱學生們看一看。何如？國師就遞與馬公公一個，傳一個看一回，一個傳一個看一回，都

說道終不然這一件些小物事就會變做千萬斤之重國師道你們有些不准信麼貧僧撇起他來你們看着何如馬公公道國師之言誰不准信只說這等一件物事能大能小能去能來變化無窮能解人意却是個稀世奇珍等閑怎麼得見國師道要見不難接過如意鈎來照上一撇撇在半天之上喝聲道變即時變做一扇大磨磬無大不大果有千萬斤之重懸在半空中盤盤旋旋騰騰轉轉鈎鈎的響那一個不說道好活寶貝那一個不說道果好靈通却說銀角大仙昨夜不勝忿忿之氣放出如意鈎來實指望打破這些寶船陷害這些元帥兵卒一場全勝那曉得弄做個鮑老送燈臺一去永不來自從半夜子時起直等到朝飯辰時並不會看見打壞了那個船並不會看見打壞了那個人不打壞船不打壞人還不至緊連如意鈎都不見蹤影好惱人也惱的直條條的睡在石門之下心裏只要尋個自盡正在惱頭上猛然間聽見鈎一聲響像是自家的寶貝你看他一轂碌爬起來開眼一張果然是自家的寶貝悠悠揚揚懸在半天之上鈎鈎的響這正叫做物見主必定取把手一招那扇磨磬飛一般吊到他的手裏又是一個如意鈎銀角大仙不勝之喜拿起來又要

丟鹿皮大仙看見說道師兄你怎麼這等知進而不知退直要做到水窮山盡纔好銀角大仙說道你坐你的罷你只來阻我的興頭兵法有云出其不意這如今那曉得我收了寶貝我即時間撇起來他只說還是先前不作準備却不撈翻他一個來只消撈翻他一個其餘的就好處得鹿皮大仙說道若還只是個磨磬他昨日怎麼接得你的住你今日怎麼撈翻得他來銀角大仙說道既如此我又另變做一個靈性些的單要拿那金和尚來開鑽眼道猶未了拿起如意鈎來囑付他幾句叫他見樣變樣單拿和尚一撇撇在半天雲裏只見雲裏面有一羣白鷹在那裏飛舞好個如意果真的見樣變樣就變做一個白鷹成雙作對又舞又飛却說國師先前把個如意鈎變做磨磬本是試一試兒衆人看着那曉得銀角大仙收回去了那個不報怨說道都是馬公公要看這如今再看一個麼都是高公公要試這如今再試一個麼國師道你們都不要埋怨不過一飯之頃這寶貝又來國師遭番的話人都准信只有這兩句話人却有些不准信怎麼不准信都說道傷弓之鳥漏網之魚豈有再來之理過了半晌多些都把兩隻眼睛望着天上並不見有個磨磬到只有幾個白鷹飛

的飛舞的舞這的原不相干只見國師把個眼兒一開即時就閉了，一手把個鉢盂仰着戴在頭上替下個圓帽來，衆人都只是白着一雙眼看也全不解其意，一會兒一個白鷹呼的一聲響，弔在老爺的鉢盂裏來，老爺取下鉢盂，拿出白鷹來看，那裏是個白鷹，原來就是先前的如意鉢，這只因銀角大仙叫他見樣變樣，故此變做個白鷹，叫他單拿和尚，故此弔在老爺鉢盂之中，二位元帥看見，又得了個如意的萬千之喜，國師道：「這個鈎請二位元帥收下罷。」元帥道：「不敢收。」國師道：「馬公公你再看看。」馬公公道：「再不敢看。」國師道：「貧僧再試一試兒。」衆人一齊道：「再不敢。」國師分付徒孫雲谷收着。三寶老爺說道：「這個賊道去了寶貝，沒了命根，明日多點將官，多帶軍馬，準備要撈番着他。」王爺道：「我學生有一個小計，不勞隻鎗匹馬，就要拿得這個賊道過來。」老爺道：「既是王老先生有這等妙計，悉聽指揮。」王爺即時叫唐狀元來，耳邊廂分付他如此如此，又叫過王明來，耳邊廂分付他如此如此，二將聽令而去。到了明日，唐狀元同着黃鳳仙解上銀角大仙一個人，到帳前，王明解上前，日南兵陷在紅羅山安樂窩的，共有一百五十餘人，也到帳前。三寶老爺好吃一驚，說道：「這個

賊道費了多少錢糧，虧了多少軍馬，尚且不奈他，怎麼今日垂手可得，這還是那個拿住他來？」黃鳳仙答應道：「是末將承王爺號令，拿住他來。」老爺道：「王爺是怎麼的號令？」黃鳳仙道：「王爺料定他事急求神，叫小的依前假扮做觀世音，叫王明依前假扮做紅孩兒的，同到潮音洞裏，小的門依計而行，果然銀角大仙走進洞來，磕頭如搗蒜，哀澆觀世音，大捨慈悲，救他性命，他正在磕頭禱告之時，是小的和王明兩個走下來，一繩一索，撈翻他過來。」老爺道：「王爺明見萬里之外，一言之下，果真的賢于十萬之師，這一百五十個人，他原在那裏，怎麼今日也取得回來？」王明道：「這一千人都被那個賊道法術所迷，都放在潮音洞後土窖裏面，是小的借着黃將軍的贏勢兒，一槌子都取回他來。」道爺道：「可有損傷？」王明道：「一個還是一個，並沒有損傷。」老爺道：「這是王明之功，却也不小。」王明道：「小的何功，都是黃將軍攜帶黃鳳仙道，這都是王爺號令，末將何功？」王爺道：「這都是朝廷洪福，諸將士效力，老夫何功？」老爺道：「這一場功，都是這等謙讓，推遜雍容，可喜，可喜，請國師、天師同來處分這個賊道。」國師、天師都到元帥道：「今日僥倖拿緝了這個銀角大仙，請二位老師，怎麼處分？」天師

道前日金角大仙是只牛，這決也是個甚麼畜生。請問國師老爺就有個處當國師道。牛羊何擇？前日是個牛，今日一定是個羊。天師道還請老爺指教一個明白纔好。國師道：你要看他看兒，取無根水來，一口無根水果，真的是。一隻雪白的肥羊兩隻角的色道，越發白稀罕，甚麼銀子。天師道：有此孽畜釀成這等大禍，二位元帥說道：原來金角銀角之號，各從其實，人自不察。請問二位元帥，這個尸首放在那裏？國師道：丟了他罷。天師道：只怕他還有甚麼變化。貽害後人，一手提起那張七星劍來，罵說道：畜生，你冒領人皮，假充仙長，上犯天條，下干王法，碎你的尸，剛你的皮，尚有餘罪，提起刀來，橫一下，直一下，劈做三四塊，燒了一道飛符，一蓬火把個銀角大仙一時火葬已畢。天師怒氣沖沖正在惱頭子上，只見藍旗官報道：鹿皮大仙張開一把大傘，丈來多長，七尺多闊，呼呼的一片響起，在半天雲裏，他自己坐在傘上，悠悠揚揚，望西而去。天師喝聲道：無端孽畜，還敢那裏走哩！拿起個劍來，擺了三擺劍頭，上噴出一道火，燒了一道符，即時間雲生西北，霧長東南，正南上一聲霹靂響，響聲裏面吊下一個天神，面如傅粉，三眼圓睜，一手一塊金磚，一手一桿火鎗，走近天師之前。

躬身叉手，說道：承天師呼喚，有何使命？天師道：你是何神？天師道：小神值日天神華光祖師馬元帥是也。天師道：所有鹿皮大仙賣弄妖術，坐着一把傘望西而去，你與我去拿住他，剝他的皮來。天師道：令誰敢有違馬元帥輪動風車騰空而起，趕上鹿皮大仙，照着他的後腦骨上，就溜上一金磚。天下事終久是邪不能勝正，假不能勝真。一金磚把個鹿皮大仙打得倒翻一個筋斗，好狠馬元帥一把抓過來，一手就掀翻他的皮，回車一響，就交付個皮與天師。天神輪動火車而去。天師看了皮，說道：原來是一張鹿皮。二位元帥道：這正是名稱其實，披着鹿皮，就道號鹿皮大仙。請教天師，把這個鹿皮怎麼處治他？天師道：還他一盆火，就是剛得得的小字出口，只見鹿皮大仙那點靈性，還在半天之上，叫聲道：天師老爺，可憐見我兄弟們，雖是異類，却修行了千百年，纔成得這些氣候。事到今日，委是不該冒犯列位老爺，只是一件，我兩個師兄他任性而行，死而無悔。若論我一個，我其實安分守己，累次諫止兩個師兄，就只說今日，我已自抱頭竄鼠而去。列位老爺又追轉我來，去者不追，列位老爺，不也過甚了。列位老爺，念我前此修行之難，今日悔悟之速，還把那番皮還我罷。

皮大仙雖然剝了皮這一段言語却也連皮帶骨的說得有理別的老爺都不理他只有國師老爺慈悲方寸聽見他說得可憐說道阿彌陀佛你這孽畜苦苦的要這皮袋子做甚麼鹿皮靈性說道若沒有了這個皮袋子又要託生一遭却不多費了些事國師道罷了把這個皮袋子還你也難再要你託生去也難依我所說你就做個紅羅山鹿皮山神罷鹿皮靈性說道這也通得只是沒有個憑據國師道天師大人你與他個憑據罷天師不敢怠慢取過一條紙來寫着紅羅山鹿皮山神照八個大字用憑火化交付與他鹿皮靈性連聲叫道謝不盡謝不盡國師道却有一件你在這山上只許你降福不許你降禍凡有舟船經過者只許順風不許逆風鹿皮神說道再不敢國師道你若敢時我就牒你到陰山背後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鹿皮神說道再不敢後來紅羅山上山神甚是顯應凡來往舟船及土人疾疫旱澇有禱必應番人從百里之外來者給繹不絕立有祠宇

鹿皮神祠這都是國師老爺度化玄功然燭佛轉世功德二位元帥嘆服不盡國師道過了這三個妖仙寶船又奸行哩元帥道已經分付開船行得半日船上紀功頒賞尙且未完藍旗官報道前面到一個國離海沿上還遠些畢竟不知這個國是甚麼國還有些甚麼阻滯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禮 木骨都險而難服 紛紛狐鼠滑翻涇 甲士從今徹底清 義纛高懸山鬼哭 天威直奮島夷驚 風行海外稱神武 日照山中仰大明 若論征西功第一 封侯端不讓班生

却說元帥分付開船行了半日藍旗官報道前面到了一個國離海沿上還有許步路程不知是個甚麼國王爺道前日說那三個妖仙住在甚麼吸葛刺國界上這一定就是這個國三寶老爺道快差夜不收去體探一番看是個甚麼動靜夜不收承命而去去了一日有餘纔來復命老爺道是個甚麼國夜不收道是個吸葛刺國即西印度之地釋迦佛爺得道之所老爺道地方何如夜不收道地方廣闊物穰人稀國有城池街市城裏有一應大小衙門衙門有品級有印信老爺道人物何如夜不收道男子多黑白者百中一二婦人齊整不施脂粉自然嫩白男子盡皆割髮白布纏頭上身穿白布長衫從頭上套下去員領長衣都是如此下身圍各色闊布手巾脚穿金線羊皮鞋婦

個國離海沿上還遠些畢竟不知這個國是甚麼國還有些甚麼阻滯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禮 木骨都險而難服 紛紛狐鼠滑翻涇 甲士從今徹底清 義纛高懸山鬼哭 天威直奮島夷驚 風行海外稱神武 日照山中仰大明 若論征西功第一 封侯端不讓班生

却說元帥分付開船行了半日藍旗官報道前面到了一個國離海沿上還有許步路程不知是個甚麼國王爺道前日說那三個妖仙住在甚麼吸葛刺國界上這一定就是這個國三寶老爺道快差夜不收去體探一番看是個甚麼動靜夜不收承命而去去了一日有餘纔來復命老爺道是個甚麼國夜不收道是個吸葛刺國即西印度之地釋迦佛爺得道之所老爺道地方何如夜不收道地方廣闊物穰人稀國有城池街市城裏有一應大小衙門衙門有品級有印信老爺道人物何如夜不收道男子多黑

白者百中一二婦人齊整不施脂粉自然嫩白男子盡皆割髮白布纏頭上身穿白布長衫從頭上套下去員領長衣都是如此下身圍各色闊布手巾脚穿金線羊皮鞋婦

得半日船上紀功頒賞尙且未完藍旗官報道前面到一



人鬢堆腦後，四腕都是金觸頭，手指頭、腳指頭都是渾金戒指，另有一種名字叫做印度。這個人物又有好處，男女不同飲食，婦人夫死不再嫁，男人妻死不重娶，孤寡無倚者，原是那一村人，還是那一村人家，輪流供養，不容他到別村乞食。這又是一等人物。老爺道：風俗何如？夜不收道：風俗淳厚，冠昏喪祭皆依回教門。老爺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程？夜不收道：還有三五十里之遙。老爺道：卽是有許遠的路程，止令四哨副都督排列水寨嚴設隄防，着遊擊大將軍雷應春領精兵三十名，傳將虎頭牌前去開示。吸葛刺國着遊擊大將軍黃彪領精兵五百名，從後接應。又着遊擊大將軍劉天爵領精兵二百名，往來巡緝防備不虞。諸將奉命而去。却說雷應春領了精兵三十名，齊着虎頭牌，逕往吸葛刺國。自從港口起程去了十五六里之遠，到一個所在，有城有池，有街有市，聚番貨，通番商。雷應春問道：國王宮殿住在那裏？土人說道：我這裏只是個市鎮，地名叫做鎖納兒江。雷應春說道：國王宮殿還在那裏？土人說道：還在前面哩。雷應春領了這些精兵，又往前去。大約又走了有二十多里路，又到了一個去所，也是有這等城池，有街市，鬧鬧熱熱。雷應春心裏想道：今番却是他

了。走到城門之下，那些把守城門的小番不肯放人進去。問說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雷應春道：我們是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來的。把門的道：你到這裏去做甚麼？雷遊擊道：要來與你國王相見。把門的道：你那南朝大明國可是我們西洋的地方？雷遊擊說道：我南朝大明國是天堂上國，豈可下同你這西洋把門的道：豈可我西洋之外，又別有個南朝大明國？雷遊擊道：你可曉得天上有個日頭麼？把門的道：天上有個日頭是我曉得的。雷遊擊道：你既曉得天上有個日頭，就該曉得世界上有我南朝大明國。把門的道：我西洋有百十多個國，那裏只是你南朝大明國。雷遊擊道：你可曉得天上有幾個日頭麼？把門的道：天上只有一個日頭，那裏又有幾個？雷遊擊道：你既曉得天上只有一個日頭，就該曉得世界上只有我南朝一個大明國。把門的道：只一個的話兒也難說些。雷遊擊道：你豈不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把門的道：既是天無二日，把我吸葛刺國國王放在那裏？雷遊擊道：蠢人，你怎麼這等不知道？譬如一家之中，有一個爲父的，有一班爲子的，我南朝大明國就是一個父親，你西洋百十多個國就是一班兒子。把門的道：豈可你大明國就是我國王的父親？雷

遊擊道是你國王的父親原來吸葛刺這一國的人雖不讀書却是好禮聽知說道是他國王的父親他就不想是個比方只說是個真的更不打話一逕跑到城樓上報與總兵官知道說道本國國王有個父親是甚麼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這如今差下一個將軍在這裏要與國王相見總兵官叫做何其禮又悟差了說道怪知道人人都說是國王早失父王原來在南朝大明國今日却不是天緣湊巧歡天喜地一直跑到殿上報上國王說道小臣奏上我王外面有個將軍口稱甚麼大明國朱皇帝是我王父親差他特來相見小臣未敢擅便先此奏聞國王沈思了半響說道怎麼南朝大明國朱皇帝是我父親奏事的好不明白白道猶未了右邊閃出一個糾劾官名字叫做虎里麻出班奏道總兵官奏事不明白不免慢君之罪於律該斬番王道姑免死罪權且寄監另着一個伶俐的去問他一個端的來道猶未了左班閃出一個左丞相名字叫做柯之利出班奏道總兵官說話有因不得深罪番王道怎麼說話有因不得深罪柯之利奏道自盤古到今有中國有夷狄中國居內夷狄居外中國爲君爲父夷狄爲臣爲子說南朝的一定就是中國說朱皇帝的一定就是中國之

君只因中國有君有父之尊故此傳事的傳急了些就說是我王父親這却不是說話有因不得深罪番王道准左丞相所奏即差左丞相領着總兵官前去朝門外問了一個端的再來覆奏毋違左丞相得令即時同了總兵官到朝門之外探問端的見了雷遊擊雷遊擊說道我們是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撫夷取寶別無事端現有一面虎頭牌在這裏可證左丞道我這個小國並沒有你的寶貝雷遊擊道既是沒有寶貝止取一張降表降書通關牒文就是左丞道可還有些別意麼雷遊擊道此外別無事端你不看這個牌上的來文左丞看了來文便知端的說道你且站着待我奏過國王再來相請左丞進了朝見了國王把虎頭牌奉上去看又把牌上的來文一句句兒說與國王知道國王道小國事大國這是理之當然快差一員總兵官同他的將官先去回話你說我國王多多拜上寬容一日就奉上降書降表通關牒文還有進貢禮物傳示已畢雷遊擊同了番總兵回復元帥元帥大喜到了明日番王差了左丞相柯之利逕到寶船上拜見元帥先遞上一封降表元帥分付中軍官安奉又遞上一封降書元帥拆封讀之書曰

吸葛刺國國王謨罕失般陀里謹再拜致書於

大明國欽差征西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側聞天啟昌期篤生明聖神開景運誓殄妖氛矧茲天討之念能遣鬼誅之異某衆輕蟻鬪勇劣怒螳殲縞當強弩之末孤豚債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揣分自安不降何待洗心效順稽顙來歸伏乞優容不勝戰慄

元帥讀書畢左丞相遞上進貢禮物元帥分付內貯官收下元帥按單視之只見單上計開

方美玉一塊徑五寸光可照髮原生於水爲龍所寶若投於水必有虹霓出現名爲龍玉圓美玉一塊徑五寸光可照髮生於岩谷中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時紫光迸透百獵攝伏名爲虎玉波羅婆步障一付波羅婆如羅錦之狀五色成文鮮潔細巧絕倫步障約有數十里之遠琉璃瓶一對最明淨價值千金珊瑚樹二十枝色紅潤瑪瑙石十塊中有人物鳥獸形價最貴真珠一斗身圓色白中有圓眼大者價最貴寶石一擔各色不同水晶石一百塊俗名水玉性堅刀割不動色如白水清明而

瑩無纖毫瑕玷疤痕最佳紅錦百疋花羅百疋

絨毯百床卑伯一百疋番布名又名畢布闊二尺餘長五七尺白細如粉紙箋一般滿者提一百疋布名姜黃色闊四尺餘長五丈有餘最緊密壯突沙納巴一百疋布名卽布羅是也闊五尺餘長三八餘如生羅一樣忻白勒塔黎一百疋布名卽布絡是也闊三丈餘長六丈餘布眼稀勻可佳番人因之纏頭紗場兒一百疋布名卽兜羅是也闊五尺五六寸長二丈餘兩面皆起絨頭厚四五分名馬十疋價值千金橐駝十隻花福祿十隻

元帥看畢說道禮物太多了些何以克當左丞相道不腆之儀相煩轉獻天王皇帝尙容擇取吉日肅請元帥降臨敝國再致謝悃元帥道我們就要開船多謝你的國王罷左丞相道小臣領了國王旨意多多拜上元帥萬勿見拒小臣端在這裏伺候元帥道我這裏也有些薄禮回敬相煩你齎之而去左丞相道不敢總祈元帥降臨之日我國國王面領罷到了明日只見國王差下左丞相俞加清統領人馬千數齎着衣服等禮迎接二位元帥二位元帥帶了左右護衛官親兵二百名前往彼國到了鎖納兒江國

王又差下總兵官統領人馬千數齎了緞絹禮物象馬之類迎接二位元帥到了朝門外只見兩邊擺列着馬隊千數都是一樣的大漢都是一樣的明盔明甲明刀明鎗弓箭之類甚是齊整國王親自出朝門外五拜三叩頭迎接二位元帥進了朝門只見左右兩邊都是長廊長廊之下擺列的又是象隊百數都是一樣大的象奴兒拿的都是同樣的鋼鞭吹的都是同樣的鐵笛儼然有個可畏之威又進了重門只見左右丹墀裏面都擺列的是孔雀翎的扇孔雀翎的傘各有百數製極精巧可愛到了殿前只見長殿九間上面是個平頂中間柱子都是銅鑄的兩邊花草鳥獸都是渾金的地下都是龍鳳花磚鋪砌的殿上左右兩邊左邊擺列着拿金柱杖的番兵數百名右邊擺列着拿銀柱杖的番兵數百名吹上一聲鐵笛響早已閃出二十個拿金柱杖的來膝行在地上前面導引五步一呼到了殿中間又是一聲鐵笛響早已閃出二十個拿銀柱杖的來膝行在地上前面導引也是五步一呼直到殿上殿上都鋪堆的是紅絨毡毯色色鮮妍番王相見跪拜有禮禮畢排下幾個嵌八寶的座位請二位元帥上座元帥請番王下陪番王看見二位元帥待以賓禮不勝之喜分

付大開筵宴款待二位元帥燔炙牛羊百般海品無不具備奉進元帥都是各色番酒其味最佳番王自家點酒不飲恐亂性失禮止把薑薇露和蜜代酒大宴三日二位元帥看見番王富而有禮心裏也儘嘆服他宴罷番王奉上三寶老爺金盔金繫纓金甲金瓶金盃金盤金盞各五付金刀金鞘金弓金箭金彈弓金彈子金牌金孩兒各五付老爺受下奉上王爺銀盔銀甲銀繫纓銀瓶銀盃銀盞各十付銀刀銀鞘銀弓銀箭銀彈弓銀彈子銀牌銀孩兒各十付王爺收下左右丞相陪宴將官宴罷各餽以金鈴銀鈴絢絲緞絹長衣等件總兵官陪宴南兵宴罷各賞銀錢一百文嵌絲手巾十條二位元帥看見他每事從厚愈加歡喜一一回敬都是中國帶去的禮物番王及各番官一一受下二位元帥回船番王親自送到船上於路象馬兵番前後護送不計其數到了船上番王又送上熟米百擔薑葱瓜果各二三十担椰子酒米酒樹子酒菱薑酒麥燒酒各五十罇雞鴨豬羊之類各百數以大小為多寡波羅蜜大如斗甘甜甚美菴摩羅香酸味佳又糖霜蜜煎之類各百十以貴賤為多寡其蔬菜果品之類不計其數元帥道這些禮物太多了於禮不當受番王道苦無所長都

是些土物奉充軍廩。元帥看見他富而有禮，逐色逐件都受了他的，仍舊安排筵宴款待番王。也是三日三日之後，番王歸國。元帥傳令開船。老爺道：「從下西洋來，止看見這個吸葛刺國富而有禮。王爺道：『前去都是這等的國，就有些意思。』」老爺道：「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不覺的開船之後，已經走了十數多日。」藍旗官報道：「前面又是一個國。」元帥道：「怎見得前面又是一個國？」藍旗官道：「遠遠望見海沿之上，堆石爲城，城裏面隱隱的，疊石爲屋。」老爺道：「既然是有一個國，一面差夜不收前去體探。」一面收船。四營大都督移兵上崖安營下寨。四哨副都督屯札水寨。左右先鋒犄角旱寨。各遊擊大將巡視旱寨防備不虞。各水軍都督巡視水寨隄防不虞。分付已畢。布列已周。夜不收回復元帥說道：「上面是一個國，叫做木骨都束國。南去五十里，也是一個國，叫做竹步國。北去五十里，也是一個國，叫做卜刺哇國。三個國彼此相連，只有木骨都束國稍大些。那兩個國又都小些。」元帥道：「地土何如？」夜不收道：「三個國都是堆石爲城，疊石爲屋，都是土石黃赤，少收草木，都不生長。數年間不下一次雨，穿井極深，用車絞起水來，把羊皮做成叉袋裹之，而歸卜刺哇國。有鹽池，百姓煎鹽爲業。」元帥道：

人物何如？夜不收道：「都是男子拳髮，四垂腰圍，稍布，婦人頭髮盤在腦背後，黃漆光頂，兩耳上掛絡索數枚，項下帶一個銀圈，圈上纏絡直垂到胸前，出門則用單布兜遮身，青紗遮面，腳穿皮鞋。」元帥道：「風俗何如？」夜不收道：「竹步國卜刺哇國風俗俱淳，只有木骨都束國風俗最頑，操兵習射。」元帥道：「既是風俗不同，我這裏須要招示他一番。」遊擊將軍劉天爵傳一面虎頭牌，招示木骨都束國。着都司吳成傳一面虎頭牌，招示竹步國。着參將周元泰傳一面虎頭牌，招示卜刺哇國。元帥軍令誰敢有違，一會兒傳去一會兒回話。周參將回復道：「末將傳將虎頭牌前去，招示卜刺哇國國王和左右頭目，都說道：『敵國小民貧，不知道有甚麼寶貝，若要降書降表，情愿附搭在木骨都束國。』」不知道有甚麼寶貝，若要而來。元帥道：「這是句實話，風俗果是淳厚的。」道猶未了，吳都司回復道：「末將傳將虎頭牌去，招示竹步國國王和左右頭目，都說道：『敵國小民貧，不知道有甚麼寶貝，若要降書降表，情愿附搭在木骨都束國。』」也是句實話，風俗也還是淳厚。」道猶未了，劉遊擊回復元帥道：「末將傳示虎頭牌去，招示木骨都束國國王和左右頭目，說道：『敵國小民貧，並不曾有中朝的寶貝，若要降書降表，」

國王連日有些采薪之憂。寬容三五日，病體稍安，即當奉
上元帥道：這是個託詞，把病來推，風俗還是鬻頂。劉遊擊
道：國王推病，負固不賓，罪在不赦。依末將愚見，就點起四
萬精兵，把他四門圍住，一壁廂架起雲梯，一壁廂支起襄
陽大砲，晝夜攻打，怕他甚麼鐵城不破。若是諸將有辭，未
將就願身先士卒，少効犬馬之勞。元帥道：遊擊之言，雖然
有理，但自從兵下西洋以來，已經取了這些國，也有一等
易取的，也有一等難攻的，却都是他心悅誠服，並不會勉
強人半分。今日來到了這個田地，豈可又來威逼於人。諸
葛孔明還要七擒七縱，我們怎敢全仗威力，把他既然
說是寬容，三五日就寬容他三五日。他日後之時，死而無
怨。王爺道：老公公以德服人，這是好的。只有一件，知己知
彼，纔能百戰百勝。這如今木骨都束國，不知是個甚麼將
官，不知有個甚麼邪術，也須要去體探他一番。元帥道：體
探的事說得極是，快差精細的夜不收去體探他一番。限
快去快來，不可違誤。一會兒夜不收去，一會兒夜不收來，
回復道：竹步國卜刺哇國這兩個國，並不會有個將官，並
不會有個妖邪術法，只是木骨都束國有個總兵官，叫做
雲幕陣，第一善射，有百步穿楊之巧，又有一個飛龍寺，寺

裏有個住持，叫做陀羅尊者，能成妖作怪，捏鬼粧神。國王
有事，全仗着這兩個國，故此昨日推病。元帥道：這個夜不
收探事得實，討分賞賜與他。夜不收領了賞去。元帥傳令
四營四哨，各各小心巡警，毋致疎虞取罪。却說木骨都束
國國王，看了虎頭牌，推病辭了劉遊擊，即時坐殿會集滿
國中頭目，把總巡綽大小番官，共議退兵之策。有一等老
成的說道：只一封降書降表，所費幾何，反要和他爭競，有
一等知事的說道：南船上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從下西洋
以來，征服了許多大國，何況於我們些小之國，敢和他爭
競。這兩端話，分明是說得好，爭奈一個總兵官，叫做雲幕
陣，吸了一包酒，高叫道：你這兩個人都說錯了話，誤國欺
君，罪當論死。番王道：你怎麼說雲幕陣說道：我國與南朝
相隔有數十萬里之遠，今日無故加我以兵，明欺我國懦弱，
我國雖弱，控弦之士不下數千，彼行而勞，我坐而逸，以
逸待勞，此必勝之策也。豈可束手待斃乎。王上若以小臣
之言為不然，請問王師便見明白。怎麼木骨都束國也有
個國師，原來國中有個飛龍寺，寺裏有個住持，叫做陀羅
尊者，能飛騰變化，鬼出神歸。番王拜他做個護國真人，故
此也。號為國師。番王聽知道，請問國師，他心裏就有了主

意卽時差下小番齋了旨意到飛龍寺裏請到國師國師
一來相見禮畢番王却把個虎頭牌的事和他細說一遍
陀羅尊者道這是個甚麼大事就這等大驚小怪哩憑着
總兵官的巧射就一戰成功番王道既如此總兵官你莫
吝此行總兵官道爲國忘家臣子之職小臣卽時就行總
兵官應聲而出到朝門之外心裏想道自古到今兵不
厭詐我如今雖是善射却不知南船上的手段何如我不
免喬粧假扮前去體探一番却好便宜行事心思已定曳
步而來來到寶船上中軍帳下藍旗官問道你是何人雲
幕陣就扯個慌說道小的是木骨都束國一個小軍奉國
師差遣特來元帥老爺帳下問安藍旗官報上中軍帳元
帥道其中必有個緣故一面分付叫他進來廝見一面傳
令各營各哨盛陳兵器以戒不虞傳令已畢小番進來廝
見元帥道你是甚麼人小番道小的是木骨都束國一個
小軍因爲本國國王連日臥病不能納款特差小的前來
素手問一個安元帥道你叫甚麼名字小番道小的叫做
雲幕陣元帥道你國中都習學些甚麼武藝雲幕陣道小
的國中的人自小兒都持弓審矢習射爲生元帥道射得
何如雲幕陣道射頗精妙有百步穿楊之巧元帥道你射

得何如雲幕陣道小的近朱者赤也掏摸得些元帥道你
既是能射之時到我們軍營裏比試一番何如雲幕陣道
小的不敢比試只得借觀老爺軍容之盛於願足矣元帥
心裏想道夜不收會說來正在這裏將計就計要他認得
我們卽時差下旗牌官送雲幕陣到軍營裏面遍遊一番
遊到後營裏面只見滿架上各樣兵器內中有張弓雲幕
陣就在弓上生發伸手就取過一張來一扯一個滿他心
上又看得容易問道南朝都是這一樣的弓麼唐狀元
便知其意說道我南朝便只是這一樣的弓雲幕陣道這
一樣的弓莫不太軟了些唐狀元道還嫌他硬了雲幕陣
道再軟些却怎麼射得唐狀元道我那裏射不主皮但主
於中不主於貫革恐怕射傷了人雲幕陣心上好疑惑天
下的射只愁不中怎麼中了又怕傷人問道既是怕射
傷了人總不如不射之爲愈唐狀元又把個大話哄他說
道你有所不知我那裏用兵只是要人心服箭箭要射中
他箭箭却不傷他射得他心悅誠服却纔住手雲幕陣道
這個事却是罕有唐狀元道你這裏怎麼射雲幕陣道我
這裏一箭射一個對穿唐狀元道只是射個對穿何難之
有雲幕陣道射不傷人也不見得甚麼難處唐狀元道我

與你比試一番。看是何如。雲幕陣只說是中了他的詭計。心中大悅。一手挽弓，一手搭箭，恨不得一箭穿楊，賣弄他一個手段。那曉得唐狀元又在將計就計，賣弄與他。叫聲小校們，豎起把子來。即時間豎起個把子。唐狀元道：你先射雲幕陣。道：各射一會過罷。唐狀元道：各射一會通得。只是俱要不傷雲幕陣。道：這個却難。且射下來再看。唐狀元道也罷。請先射雲幕陣。一連射了九箭。箭箭上把子。却箭箭射過去了。唐狀元道：待我來射一個你看。看一連九箭。箭箭中。却箭箭不穿。黏着把子。就住。就是鬼運神輸。不得這等奇妙。雲幕陣心上有些狐疑。却又指着個鎗問說道：假如你的鎗可傷人麼。唐狀元道：都是一樣鎗。裏不傷人。畢竟不知怎麼鎗也不傷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詩曰

佗羅尊者先試法 碧峯長老慢逞能
報國精忠衆所知 傳家韜略最稀奇
穰苴奮武能威敵 充國移師竟懾夷
兵出有名應折首 凱旋無處不開頤

上功幕府承天寵 肘後黃金斗可欺

却說雲幕陣問道：假如你的鎗可傷人麼。唐狀元道：都是一般鎗。也不傷人。雲幕陣道：請教一番。何如。唐狀元道：

你站起來。我要鎗鎗殺到你身上。只是不傷你。就是雲幕陣道：怎見得鎗鎗殺到我身上。唐狀元道：我自有個記號。兒雲幕陣道：你若是就中取事。斷送我一鎗。何如。唐狀元嘎嘎的大笑了三聲。說道：我中國的人信義爲本。一句話重似一千兩金子。若只是這等反覆不常。到和夷人一樣去了。怎麼又叫做個中國。唐狀元是個會說話的。只消這幾句言語。打動得個雲幕陣。有好些自愧。却說道：既是不傷人。我只管站起來。任憑你殺。就是唐狀元叫聲小校們。取過一個活人心來。即時間取到一個活人心。唐狀元把個心趨在鎗頭上。照着雲幕陣上三下四前五後六左七右八輪了一會。舞了一回。收了鎗。問說道：可殺着你麼。雲幕陣道：是殺着我來。唐狀元道：可傷着你麼。雲幕陣道：是不會傷着於我。唐狀元道：你只曉得不曾傷着於你。你還不懂得。是下多少下數。你脫下你的衣服來。數一數兒。看是下多少鎗數。雲幕陣不敢怠慢。脫下那件長衫兒來。數上一數。只見有一鎗。就有一個紅點兒。怎麼一鎗一個紅點兒。原來鎗頭上。是個活人心。心是一包血。故此有一鎗就有一個紅點兒。總共一數得七七四十九個點子。唐狀元道：你說他的鎗高不高。雲幕陣說道：鎗是高。只是殺人不見。

不像個借義爲本的人行事。唐狀元道：我只是比試個手段如此。若真個殺人不見血，豈是我縉紳家之所行乎？雲幕陣自恃他的箭天下無雙，看見唐狀元的箭射不傷人，却又高似他的箭，還由自可一桿鎗又殺不傷人。這却又高似一齊人的，他心上有些驚慌，告辭要去。唐狀元左右要賣弄着他，又請過前營裏王應襲來，告訴他要個殺人不見傷的手段。王應襲束髮冠兜羅袖，絲蠻帶練光拖手裏拿着一桿丈八長鎗，就像一條活蛇也。照着個雲幕陣鑽風帶雨出穴尋巢，只聽見一片的響，那裏看見是桿鎗輪了一會舞了一回，收了鎗。唐狀元問雲幕陣道：可殺着你麼？雲幕陣道：下下殺着我哩。唐狀元道：可傷着你麼？雲幕陣道：却不曾傷着我。唐狀元道：高不高？雲幕陣道：高。唐狀元又請過左營裏黃都督來，也告訴他要個殺人不見傷的手段。黃都督身長丈二，膀闊三停，手裏拿着一條三丈八尺長的疾雷鎚，就像一個活戲毬，照着個雲幕陣圓似枯樹盤根，疾似流星，迢月輪了一會舞了一回，收了疾雷鎚。唐狀元問說道：可會打着你麼？雲幕陣道：下下打着我哩。唐狀元道：可會傷着你麼？雲幕陣道：並不會傷着於我。唐狀元道：高不高？雲幕陣道：高。高。唐狀元又請過

右營裏金都督來，也告訴他要個殺人不見血的手段。金都督却又生得古怪，身長三尺，膀闊二尺五寸，不戴盔，不穿甲，手裏拿着一件一百五十斤重的任君鏡，就像一塊生鐵片兒，照着個雲幕陣風吹草偃，鵲噪鴉飛，輪了一會舞了一回，收了個任君鏡。唐狀元道：可會打着你麼？雲幕陣道：下下打着我哩。唐狀元道：可會傷着你麼？雲幕陣道：却不曾傷着我。唐狀元道：高不高？雲幕陣連聲道：高。高。唐狀元還要請四哨裏四個副都督來賣弄一個與他，看着雲幕陣看見這些武藝高強，安身不住，務死的要去。唐狀元只得放他去，分付他道：你回去多多拜上你的國王，一紙降表降書，所費不多，免得別生事端。他日進退無門，悔之不及。雲幕陣連聲道：曉得了，曉得了。這一場賣弄，雖是元帥指麾，却也虧了唐狀元搬運，正叫做是先聲足以奪人之氣。却說雲幕陣轉在路上，心裏好費一番尋思，怎麼好費一番尋思，將欲把南朝武藝高強的話告訴國王，他先前出門之時，說了大話，不好回復，將欲隱瞞了，假說些大話，却又南朝這些將官殺人不見傷的手段，禁得他幾下殺哩，沒奈何，只得轉到飛龍寺裏，求見羅陀尊者。尊者道：你去南船上來，是個怎麼樣樣子？雲幕陣道：一發不

好說的。尊者道：怎麼不好說得？雲幕陣却把個南人武藝高強，殺人不見傷的話，細說了一遍。尊者道：你意下如何？雲幕陣道：末將不是對手，不敢惹他。尊者道：怎見得不是他的對手？雲幕陣道：其餘且不講他，只說一個矮矬子，不滿三尺之長，手裏舞一張鐵鏢，就有百四五十斤重，舞的就是雪花蓋頂，下事下的打在我身上，却沒有半下兒傷了我。你說這個手段，還是高不高？我怎麼是他的對手？尊者道：你是靠木使漆的，故此不奈他何。若是我們的飛騰變化，他也奈得我何？雲幕陣道：我適來在他寶船之上，看見有兩隻異樣的船，每隻船上有三四面白牌，這一隻中間白牌上寫着國師行臺四個大字，左邊牌上寫着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右邊牌上寫着雷聲普化天尊六個大字。這個還自可，那一隻中間白牌上寫着天師行臺四個大字，左邊牌上寫着天下諸神免見六個大字，右邊牌上寫着四海龍王免朝六個大字，下面又有一個小小牌兒，值日神將趙元帥壇前聽令十一個大字。你說這兩個人是兩個甚麼人？想必一個是僧家，一個是道家，你也不可輕易看了他。尊者道：他若是僧家，我和他同教，他若是道家，我和他對職，我怎麼懼怯於他？雲幕陣道：不是說老

師懼怯於他，只是萬一有些差池，於國家體面上不好。尊者道：怎麼於國家體面上不好？雲幕陣道：國家全靠老師，如泰山之穩，今日臨事之時，老師不審個來歷，孟孟浪浪，嘗試漫爲，倘或全勝，彼此有光，萬一有些差池，把國王放在那裏去？尊者道：我若出身之時，怎麼得到個差池的田地？雲幕陣道：這個話兒也有些難講哩。世上只有個天大，他還是天之師，他的大還是怎麼大？天下諸神該多少尊數？他還叫諸神免見，他却不是諸神上一輩的人？四海龍王該多少遠哩？他還叫龍王免朝，龍王却不是他晚一輩的人？馬趙溫關十二元帥，只有玉皇大帝稱呼得他，他還寫着壇前聽令，他却不是玉帝一輩的人？這等一個人，你要看得他容易？雲幕陣這一席話，雖說得無心，尊者聽之，却有意，不免費了一番猜詳。先前相見之時，到有十分銳氣，到如今聽了這一席話，早已消滅了七八分。沈思了一會，說道：總兵之言有理，我也不免喬粧假扮去體探他一番。雲幕陣道：你去體探之時，不消尋這些將官，只到那兩個掛牌的船上，就是尊者道：總兵之言，深合我意。雲幕陣道：私場演，當場展請教老師，怎麼假扮而去？尊者道：我假一個搏虎之戲，前去體探一番。雲幕陣道：這國計較好，便

老翁 天師 說 在 朝元閣上

宜變化令人不測。最妙最妙道猶未了。佗羅尊者牽着一隻老虎來。竟到寶船上去。一邊走着一邊想着說道。欺善怕惡不是好人。我就尋着那個道士。一落頭竟跑到天師行臺的船上。聽事官看見他是和尚手裏又牽着一隻老虎。到吃了一驚。連忙的喝一聲道。你是個甚麼人。敢牽着老虎到我船上來。尊者道。長官。你不要吃驚。我是個本地人。撮搏戲兒化飯吃的。聽事官又喝聲道。胡說化飯的人。怎麼牽着老虎走哩。尊者道。老虎是我化飯的行頭。聽事官又喝聲道。你這個人買乾魚放生。死活也不知我。這老爺船上可是你化飯吃的。尊者道。天下有君子有小人。無君子不養小人。怎麼說個不是我化飯吃的。聽事官道。快走。走遲了些。連你孤拐打折你的。尊者道。饒也。飯到不會化得喫。却又送了一隻孤拐。饒你饒我。早已驚動了朝元閣上眼皮兒。連跳了三跳。天師心裏想道。眼皮兒這一跳。主有奸細臨門。正在躊躇費想。只聽見船頭上鬧鬧吵吵。鬧做一塊。吵做一堆。天師即時叫出個道童兒來。問外面是那個。這等喧嚷。聽事官生怕連累於他。連忙的跪着朝元閣外稟說道。非干小的們喧嚷。只因船頭上那裏走來一個和尚。手裏牽着一隻老虎。口稱是個撮搏戲

兒化飯吃的。小的們怕他是個甚麼奸細。趕他去。不許他在這裏撮弄。他偏然不肯去。偏然要在這裏撮弄。故此兩下裏爭鬧幾聲。望乞爺爺恕罪。天師聽知道有個撮搏戲的就曉得是那話兒來也。心裏想道。不免將計就計。使得他知道。也免得明日爭鬪之苦。問道。撮搏戲兒的。這如今在那裏。聽事官道。現在船頭上。天師道。你領他進我這裏來。我正然心上有些不快。不免叫他進來取笑一番。也叫做。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聽事官不解其意。心裏想道。到是便饒了這個狗娘養的。只當替他通報一遭。却又又是天師道。令不敢有違。只得領他進去。佗羅尊者也不解其意。心裏想道。今番却中我的機關也。一手一隻老虎。一手捏着個空拳頭。竟自跑到朝元閣下。見了天師。天師問道。你是那裏人。尊者道。小的是本地人。天師道。你幹的甚麼勾當。尊者道。撮搏戲化飯吃營生。天師道。既是化飯吃。怎麼牽個老虎。尊者道。小的這裏是這等一個風俗。把這老虎就做個撮搏戲頭兒。天師道。這個老虎是那裏來的。尊者道。是小的自小兒養的。天師故意兒先分付聽事官備辦賞賜。賞這個撮搏戲的。却纔叫他撮弄來我。看着。你看尊者解下那個老虎來。喝聲道。你坐着那地平

上那老虎依然坐着地平上。老虎坐着，尊者却纔脫剝了。上身穿衣服，脫出一個精膀子來，喝一聲，照就照着那個老虎，嘴上一拳。那老虎却也是個慣熟的，就還他一爪。左一拳，右還一爪。右一拳，左還一爪。左一脚，右還一脚。右一脚，左還一脚。這是個兩平交開場的家所。一會兒，尊者狠起來，口裏連喝道：「那裏走！那裏走！兩隻手，左一拳，右一拳，兩點的一般，兩隻腳，左一踢，右一踢，擂鼓的一般，把個老虎打得連跌連跳，跌上幾交，跌得半日不會翻身。」尊者又喝聲道：「畜生，你有本事，你敢再來麼？」喝聲未絕，那老虎一轂碌爬將起來，把個頭擺幾擺，把個尾巴豎幾豎，把個腰眼骨恭幾恭。一會兒，發起性來，做出那個咆哮之聲，撲地一聲響，就在尊者頭上跳到面前來。又一聲響，就在尊者頭上跳到背後去。又一聲響，又在尊者頭上跳到左壁廂來。又一聲響，又在尊者頭上跳到右壁廂去。跳了幾跳，叫了幾叫，挑過個屁股來，照着尊者的光頭上，着實一摺。把個尊者攢番了，跌在地上，也跌得半晌不會翻身。老虎也像個人的意思，把嘴兒來聞一聞，把個爪兒來搭一搭，把個尾巴兒來挑一挑，過了半晌，尊者歇醒了，也一轂碌爬將起來。這却是一遞一贏，纔叫做「正解」。尊者爬將起來，趁着

個惱勢兒，喝聲道：「那裏走！照嘴一拳，那老虎也叫上一聲，照頭一爪。」尊者跳起來，狠是一雙關，把老虎打一跌。老虎跳起來，狠是二拳頭，把尊者打一跌。尊者打老虎一跌，老虎打尊者一跌，跌上一二十交，跌一個不耐煩之時，尊者却伸起隻手來，一杵杵在老虎口裏，直到喉嚨管子。上老虎就不敢動口，却纔服輸。照舊坐在地平上，尊者取出手來，這是互相輸贏，又是一解。天師故意的說道：「舞得好，叫聽事官取過一肩生肉來，賞與老虎。」老虎抓過來，一口一撻，一口一轂碌，又叫聽事官取酒飯過來，賞這和尚和尚接過來，酒飯並行一霎時，風捲殘雲，杯盤狼籍。天師心裏想道：「我今番就借他的解數，奉承他幾下，看他何如。」籌度已定，却說道：「你這撮搨戲兒的，委是撮得好，你再撮一會，我再重重的賞你。」佗羅尊者全不解其意，只說是真意思，間舞一會兒，也要下手。天師些兒連聲答應道：「是，是，應聲未絕，一手牽過個老虎來，喝聲照就是一拳。老虎叫上一聲，就是一爪，一個一拳，一個一爪，打個平過，開了戲場，却又尊者狠起來，連聲喝道：「那裏走！那裏走！左一拳，右一脚，雨點一般。」天師趁他打得正在興頭上，悄悄的把指頭一捻，那個老虎就翻過臉來，一屁股把個尊者打得着實

一跌這一跌就有百十多重一個光葫蘆頭跌得血皮
 躡踢當真的死過去了天師只作不知歇了半晌半晌却
 纔醒些心裏想道這亡人今番敢這等下老實打我一跌
 怎麼我的法術有些不靈驗麼又過了半晌一穀碌爬將
 起來一肚子洩酸氣很着實伸起手來一杵杵到老虎口
 裏天師又是悄悄的把個指頭兒一捻剛伸得個手到老
 虎口裏還不會摸着喉嚨却就吃他一口把隻手咬得鮮
 血長流忍痛不過連忙的取出手來天師又悄悄的把個
 指頭兒一捻那温老虎猛然間發起威來跳又叫又叫
 張牙弄爪地覆天翻一跳就跳在朝元閣上再有那個敢
 惹也罷尊者却就吃了一肚子糲糊不見些清白只說是
 這畜生怎麼這等作變却不曉得是天師就湯下麵奉承
 他這一番連天師的左右道士道童都不曉得天師的妙
 用都只說老爺今日沒些鞞鞞惹這樣的無奈之徒做出
 這樣的勾當天師却自由自在只作不知又問他道你這
 老虎你說是自小兒養的可是真麼尊者道是自小兒養
 的天師道平素何如尊者道平素撮弄他化飯吃已經度
 了小的半生天師道今日怎麼就翻過臉來尊者道小的
 也不省得敢是船上跑的板動他却吃了驚慌故此就翻

過臉來天師故意的說道這個也是真情這如今走在我
 船上却貽害於我尊者道這個不妨礙他過一會兒自然
 下來尊者口便是這等說心裏巴不得貽害於天師他纔
 快活天師心裏又想到只是這等暗算他他還不省悟不
 如明明白白做一個他看他纔認得我來立了主意却叫
 和尚過來說道你可要這老虎下來麼尊者道要他下來
 天師道我替你叫他下來你心下何如尊者道若叫得他
 下來感謝老爺不淺天師正要賣弄一個與他看叫聲道
 童取過一條紙兒來道童遞上紙去天師拿起個硃筆來
 寫了一道符又叫道童燒在香爐裏面烟還未絕只見那
 個老虎口裏啣着那一道硃符跑下來雙膝跪着在天師
 的朝元閣外天師道孽畜你今番敢如此無禮麼那老虎
 儼然有知把個頭照着地平板板上連磕連磕忙羅尊者只
 說還是舊時一般伸起隻手去牽他那老虎又是一片的
 叫起來一跳跳起來依舊跳在朝元閣上天師叫聲道孽
 畜快下來那老虎依然跪在朝元閣下尊者把隻手去牽
 他他又是一叫叫起來一跳跳起來跳在朝元閣上天師
 越發要賣弄一個與他看叫聲和尚你這老虎原脚子有
 些不正氣我和你除了這一害罷尊者看見事勢不諧做

不得甚麼圈套只得說個實話說道我這幾個國中風俗都是這等撮弄老虎做搏戲化飯喫老虎却都是買的既

是老爺認得他脚子不正不如替小的除了他罷天師道我說不是你自小兒養的天師叫聲孽畜快下來那老虎依然走下來跪在朝元閣外天師却慢慢的取出個七星劍來丟下一道飛符劍頭上爆出一塊火來化了飛符頃刻之間雲生西北霧障東南霹靂一聲響響聲裏面吊下一位拄天拄地的天神天師道你是何神天神道小神是值日天神龍虎玄壇趙元帥是也蒙天師呼喚有何指使

天師道所有一個和尚帶了一隻老虎最搏戲化飯喫這如今老虎發起威來行兇背主罪不容逃你去除了他罷

趙元帥道不消小神自去只消小神的隨身神虎去就殺了天師道這也罷道猶未了趙元帥身下跳出一隻大老虎來這纔是天上地下無是個真正的大虎只消對着他撼上一聲那隻虎那裏是個老虎原來是個哈吧狗兒

一身黃毛一個黃尾巴一個白嘴兒四個白爪兒現了本相嚇得跌上一交滾上滾下做個不會說話連尿都滾出來天師謝了天神叫過和尚來說道你看一看你帶來的

好個老虎也尊者道小的陷於不知只說他是個真老虎

天師道你把這個老虎來化飯喫這如今老虎反化成了一隻狗正叫做化虎不成反類狗也尊者只是磕頭天師還只作不知叫聽事官重重的賞賜這個和尚發他去罷尊者得了賞賜老大的喫驚一路回來一路想道這牛

鼻子道士當真的有些本領但不知那個和尚何如不免轉回寺裏去過了這一夜到了明日之早再去體探那個和尚一番如果那和尚再加之這等利害不如趁早抽身

如果那和尚是個搭頭我還出來支持一二到了明日果真的又到寶船上來隻身獨自也沒有老虎也沒有搏戲也不驚動天師竟找上國師行臺的船上起頭一看只見船便是一隻船却有個山門有個金剛殿有個大雄寶殿却又有個千葉蓮臺四處裏的佛像繪塑莊嚴都還在話下尊者心裏想道我也號為國師他也只是個國師

他在船上還是這等維持若在他本國的地土上不知還是怎麼樣兒阿彌陀佛我們却不枉爲了這一世人道猶未了只見山門下走出一個長老來好個尊者連忙的走近前去打個問訊說道師父告稽首了那長老也連忙的還個問訊說道老師是那裏來的尊者道貧僧就是本處地方上人長老道甚麼釋名敢先請教尊者道貧僧不足

叫做個佗羅尊者。長老道：「來此何幹？」尊者道：「特求布施些齋糧。」敢問長老尊名。長老道：「貧僧賤名叫做雲谷。」尊者道：「國師老爺是那個？」雲谷道：「是貧僧師祖。」尊者道：「怎麼得知家師祖的名字？」尊者道：「適來看見粉牌上寫着國師行臺，故此得知。」雲谷道：「你怎麼不到地方上化緣？」尋到船上來，尊者就扯個謊，說道：「地方上事熟人頑，化不出甚麼來。」老師父寶船是南朝來的，想必好善，故此斗膽上來。」雲谷道：「既如此，待我稟過師祖來，即當奉承。」尊者站在山門外，雲谷跑進去，一直跑到千葉蓮臺上，稟說道：「啓師祖得知，山門外有一個僧家，名字叫做佗羅尊者，就是本國地方上人。特來船上化緣。」國師聽知道本國地方上僧家化緣，心上就有些疑惑，叫雲谷：「你領他進來見我兒，我自有個布施到他。」雲谷得了師祖的慈旨，怎敢有違，即時跑出門外來，領這尊者進去。尊者心裏想道：「我正要見他兒，他恰好就來請我，却不是有些夙緣。」道猶未了，已自到了千葉蓮臺之上。見了國師，行一個相見之禮。國師高張慧眼，就曉得這個尊者來意不良，問道：「你是本國地方上的僧家，叫做佗羅尊者，可是麼？」尊者道：「更是國師道：你到我們船上來化緣，可是麼？」尊者道：「便是。」國師先前聽見夜不收

說道：「有個佗羅尊者，能通神做鬼，及至相見之時，又看見他顏色不善，言語不正，心上越發明白，却就有個妙用。到他說道：『阿彌陀佛，也是你到我船上來一番本當厚布施些，爭奈我們來路遠，日子長，却沒有些甚麼好物件。』正是前日吸葛刺國國王布施得有幾個銀錢，我如今把一個布施你罷。」道猶未了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遞與尊者。不知這個銀錢是個甚麼妙用，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佗羅尊者求師父

樓船金鼓宿都壘

饒鉞長老下雲山
魚麗羣舟夜上灘

月遠旌旗千障靜

風傳鈴柝九溪寒

荒夷未必先聲服

神武由來不殺難

想見虞廷新氣象

兩階干羽五雲端

却說國師老爺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遞與尊者，說道：「我這個銀錢布施於你，若是你真心化緣，你拿我這個銀錢，一生受用不盡。你若不是假意化緣，我這個銀錢，却不輕放於你。」佗羅尊者接過錢來，心裏想道：「這個和尚也有些傷簡哩。」只這等一個銀錢，怎麼有這些說話？我便是假意化緣，諒他不爲大害，接了銀錢，打個問訊，說道：「多謝布施了。」紐轉身子來，一篷風早已到了飛龍寺，坐在方丈裏面，只

見總兵官雲幕陣來了進門就問連日體探的事體何如。尊者道：還是那個牛鼻子道士有些利害。若論那個和尚，站着一千只當得五百隻，那裏放在心上。雲幕陣道：怎麼就不放在心上。尊者道：我看他滿面慈悲，一團方便，他看見我去化緣之時，只說我們真正是個化緣的，拿出一個銀錢來送我，又說上許多的嘮叨，似這等的和尚，放在心上，我怎麼又做得個護國真人。雲幕陣道：他說些甚麼嘮叨來。尊者道：他說是我若真心化緣，這個銀錢一生受用他不盡，我若假意化緣，這個銀錢半刻兒不肯輕放於我。跳起來，只是一個銀錢，怎說得不肯輕放於我的話。雲幕陣道：那銀錢在那裏。尊者道：在我鉢盂裏。雲幕陣道：我借來我看一看。尊者一手取過鉢盂，一手拿着銀錢遞與雲幕陣手裏。雲幕陣接過來，左看看右看看之不盡，說道：你不可輕看了這個銀錢，你看他光芒閃閃，瑞氣氤氳，這一定是個甚麼寶貝。尊者道：饒他是個甚麼寶貝，落在我手裏，也憑着我來發遣他，道猶未了，只見那個銀錢，劃喇一聲響，一跳跳起來，竟套在尊者的頸項膊子上，就像一塊白玉石做成的一道枷，套在頸項膊子上，還不至緊，一會兒重有三五百斤，怎麼帶得起，壓得尊者撲撲的

一交跌翻在地下，要起來，起不得，要轉身，轉不得，奈何只得滿口吆喝道：佛爺爺救命，哩佛爺爺救命，哩雲幕陣站在一邊，嚇得魂不附體，口裏也在念佛，心裏想道：原來南朝人，事事俱能如此，喜得我還是個知進知退，不會觸犯於他。尊者道：總兵官你救我救兒。雲幕陣道：我怎麼救得你哩。你只是自家虔誠懺悔一番，就是了。尊者果真發起虔心懺悔，說道：佛爺爺弟子今後再不敢粧神做鬼，妄生是非，乞求赦除已往之愆，解脫這個枷紐之罪。罷。尊者自家口裏懺悔，雲幕陣也又站在一邊，替他懺悔。一連懺悔了五七遍，只見那個玉石枷，又是劃喇一聲響，早已吊將下來，依然還是一個銀錢。尊者看見心裏又好笑，又嘖嘖的大笑了三聲，說道：天下有這等的異事，剛說得，異事兩個字，還不會住口，只見那個銀錢，又是劃喇一聲響，又是一道枷枷在尊者的頸項膊子上，又是重有三五百斤，起來起不得，轉身轉不得，又是跌在地上，吆喝了半邊天。雲幕陣道：國師，本然是你的不是，為人在世上，樂然後笑，你有要沒緊的笑，些甚麼，這如今還只自家懺悔，就是尊者沒奈何，只得口口聲聲懺悔自家罪惡。雲幕陣也又替他懺悔一番，這一遭懺悔，比不得先前，也論不得遍數，一直

有兩個多時辰。尊者念得沒了氣。只在喘息之間。却纔聽見割喇一聲響。還是一個銀錢吊在地上。雲幕陣又沒轆轆起來。走近前去。看着個銀錢。把個頭來點上兩點心裏。想道：你也只是這等一個銀錢。怎麼有這許大的神通。又點兩點頭。這個雲幕陣。莫非是個搖頭不語。那曉得那銀錢就是個明人。點頭卽知。一聲響。早已一個玉石枷。枷在雲幕陣的頸類。脖子上。雲幕陣慌了事。滿口吆喝道：佛爺爺與弟子。何干加罪在弟子身上。望乞恕饒這一遭罷。連吆喝。連吆喝。這個枷。再不見鬆。只見越加重得來。漸漸的站不住的樣子。沒奈何。叫聲道：國師。國師。你也替我懺悔。一懺悔。叫一聲。不見答應。叫兩聲。不見答應。叫上三五聲。只見方丈裏。走出一個閑黎來。看見是個總兵官。帶着一個枷在這裏。連忙問道：總兵老爺。你爲何在這裏。帶着的是個甚麼東西。雲幕陣道：我這個事。一言難盡。你只替我叫過住持來。閑黎道：却不見個住持在這裏。雲幕陣道：方纔在這裏。怎麼就不見他。閑黎道：老爺。你豈可不知。這如今人都是些趨炎附勢的。他看見你帶了這個東西。他生怕要貽累到他身上。他却先自溜了邊。雲幕陣道：既如此。且不要講他。你去取過香燭紙馬之類來。閑黎道：要他

何用。雲幕陣道：這個枷是我孽障所致。你去取過香燭紙馬到佛爺爺位下。和我懺悔一番。我自自然得脫。閑黎看見他是個總兵官。不敢怠慢。卽時會集大小和尚。卽時取過香燭紙馬。一邊職事。一邊樂器。細細的和他懺悔。一週懺悔已畢。輕輕的一聲響。又是一個銀錢吊在地上。衆和尚都來請問這個緣故。雲幕陣道：你們有所不知。不消問他。只尋出你的住持來。我與他講說。內中有一個和尚。口快嘴快。說道：住持老爺不在禪堂上打坐麼。雲幕陣謝了衆和尚。拿了個銀錢。一逕走到禪堂上。只見他羅尊者合着掌。閉着眼。公然在那裏打坐哩。雲幕陣叫聲道：好國師。你便打得好坐。叫我替你帶枷尊者。撐開個眼來。說道：是你自取之也。與我何干。我如今只是修心煉性。再不管人問的是與非。雲幕陣道：這個銀錢放在那裏。尊者道：昨日那位老禪師已經說過了。我若真心化緣。一生受用他。不盡我若假意化緣。半刻兒他不輕放於我。我如今甚麼要緊。不去受用他。反去受他的氣惱。你把銀錢來交付與我。就是雲幕陣沒奈何。只得交付了銀錢。回到朝裏。只見滿朝大小番官。都會集在那裏。番王接着就問道：你們連日出去體探事體。何如。雲幕陣先把他自家體探的始末細說

了一遍。落後又把佗羅尊者體探的始末細說了一遍。番王道：「這等異事，這銀錢如今在那裏？」雲幕陣道：「如今在國師身上。」番王道：「你還去請過國師來纔好。」雲幕陣道：「如今修心煉性，不管人間是非。」番王道：「他要我推了病，他却修心煉性，明日南船上歸罪於我，我如之何？」雲幕陣道：「果是那個銀錢難得脫哩？」番王道：「這如今是個羝羊觸藩，進退兩難，國師怎麼去得？」雲幕陣道：「若要國師除非還是我自己到南船上鬼推一番，得他收了銀錢去纔好。」番王道：「都在你身上，再莫推辭。」雲幕陣沒奈何，只得我到國師行臺的船上來求見金碧峯老爺。老爺聽知道是個番總兵求見，却先曉得是那銀錢的事發了，叫他進來問說道：「你是個甚麼人？」雲幕陣道：「小的叫做個雲幕陣。」老爺道：「你到這裏做甚麼？」雲幕陣道：「小的奉國王差遣，特來問候老爺。」老爺道：「不是白來問候於我，決有個緣故。」雲幕陣就使出一個就裏奸詐來說道：「實不相瞞，只爲昨日化緣的和尙，是小的本國的護國真人，蒙老爺賞他一個銀錢，那銀錢却有些發聖真人埋怨道：『只因國王臥病，有慢老爺，致使貽害於彼。』」國王道：「我並不知怎麼叫做貽害，因而彼此失和，故此國王特差小的稟過老爺，望乞大發

慈悲，赦除罪過，收回了銀錢，照舊君臣和睦，庶幾便於投降。原來老爺是個慈悲方寸，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聽知道他們君臣失和，心腸就軟將來了。說道：「河彌佗佛有個甚麼失和我收他回來就是。」道猶未了，撲的一聲響，一個銀錢早已吊在老爺面前。老爺道：「可是這個銀錢麼？」雲幕陣近前去看一看，看得真，却說道：「正是他了。」老爺叫雲谷拾起來，穿到串上去。那裏是個銀錢，原來就是一個瑩白的數珠兒，就是向日借與天師拿王神姑的。雲幕陣看見，又是一個數珠兒，越發曉得這個變化不測，心上着實害怕。磕上兩個頭，謝了老爺，回到飛龍寺裏，只見佗羅尊者正在那裏打坐，還不曾曉得收去了銀錢。雲幕陣要他耍兒，問道：「主上特着我來相請，望真人千萬莫吝此行。」尊者道：「我說了，不管人間是與非，你又來歪事纏做甚的？」雲幕陣道：「不是我們歪事纏，只因主人取出你的銀錢去了，故此特來相請，尊者還不准信，說道：『我只是個不管是和與非，雲幕陣道：『委果是銀錢去了，我怎麼又來吊請尊者，却把手摩一摩，摩得不見個銀錢，却纔睜開個眼來看一看，不見個銀錢，你看他解脫了這場冤孽，就是開籠放鵲，脫纜行船，一穀碌跳將起來，高叫道：『我佗羅尊者，豈可就是這

等失志於他。他今日也纏不着我。一團大話滿面。英風那裏曉得是個雲幕陣。替他擺脫的。竟到國王殿上。相見國王。王道連日不見國師。如失左右手。尊者道。我連日間爲國勤勞。有失侍衛。番王道。這樁事却怎麼處。尊者道。據總兵官所言。南朝那些將官。天上有地下無。據貧僧所見。南朝那個道士和尚。地下有天上無。番王道。這是怎麼說。尊者道。沒有甚麼說。總來我們不是他的對頭。番王道。早知如此。前日初到之時。就該遞上一封降書。降表。萬事皆休。捱到如今。進退兩無所據。尊者道。主上不必憂心。我如今有了一個殺退南兵之策。番王道。是個甚麼良策。尊者道。貧僧有一個師父。住在齊雲山碧天洞。獨超三界。不累五形。非貧僧誇口所言。我這師父能駕霧騰雲。又能通天達地。能降魔伏怪。又能出幽入冥。也能驅天神。遣天將。也能罵菩薩。打閻羅。又能使一件兵器。使得有些古怪。你說是個甚麼兵器。就是隨身的兩扇鏡。一雌一雄。憑他撒起那一扇來。一變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莫說只是一萬。若是他使起神通來。就連天上地下。萬國九洲。盡都是些鏡。鏡塞滿了。只怕他肯下山來。他若是肯下山來之時。砍那和尚的頭。只當切瓜。斷那道士的頸。只當撩葱。

憑他甚麼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撞着他的。就要去個頭。粘着他的。就要去個腦。蓋骨有一千。殺一千。有一萬。殺一萬。有十萬。損十萬。就有一百萬。也要送了這一百萬。且莫說一百萬。假饒他天兵百萬。神將千員。也只好叫上一聲苦罷了。番王道。叫甚麼名字。尊者道。因他這一對鏡。鏡人人號他做個鏡。鏡長老。又因他鏡。鏡會飛。人人又號他個飛鏡。禪師。番王道。他住的齊雲山。在那裏。尊者道。在西天極樂國界上。番王道。有多少路程。尊者道。有十萬里之遠。番王道。水遠山遙。怎麼走得到。哩。尊者道。但憑貧僧的本領。不愁他水遠山遙。番王道。怎麼的禮物去請他。尊者道。不須禮物。只要一封國書。足矣。番王道。還要幾個官員同去。尊者道。只消總兵官一個。再加兩三個小番。便夠了。番王道。事在燃眉。不可遲誤。即時修下國書一封。交付總兵官雲幕陣。又差下了三個小番。跟隨陀羅尊者。一同前去。尊者帶了這些人。辭了番王。即時起馬。行了一日。約有百里之外。雲幕陣道。此去有多少路程。尊者道。實不相瞞。大約有十萬里之遠。雲幕陣道。十萬里。却不走了一年。幾時得你師父下來。救得國家。這個燃眉之急。尊者道。你不用愁。得我心上有個主意。雲幕陣道。是個甚麼主意。尊者

道我師父原日傳授我一件寶貝名字叫做風火二輪。火輪一起滿空中烈火燒天，風輪一起滿脚下順風相送。雲幕陣道：今日只用風輪便自夠了，不消火輪罷。尊者道：也要他燒起來，路上惡神惡鬼却纔迴避我們。雲幕陣道：此言有理。但憑國師就是尊者不慌不忙，袖兒裏取出那件寶貝來，團團圓圓，就像鏗鏘兒的樣子。兩面一合相連，碾一下就開，開便是兩扇收一下就合，合便是一扇。尊者那在手裏碾一下，開喝聲道：變！只見那兩扇鏗鏘兒就變成一合車輪，上面車箱，車櫃，車帷，色色齊備，就是一輛騾車。尊者叫過總兵官和那三個小番，一同坐在車上。尊者拿出個如意來，照着左邊輪上一敲，喝聲道：火！此時不發，更待何時？喝聲未絕，只見烟飛焰烈，紅通通的一塊火從腳跟底下燒將上來。尊者又拿起個如意來，照着右邊輪上一敲，喝聲道：風！此時不到，更待何時？喝聲未絕，只見雲騰霧障，呼呼的響，一陣風從腳跟底下發將起來。一面火燒得紅，一面風吹得緊，就像坐在個火車上。火趁風威，風隨火勢，只聽得呼呼的響，好不利害哩。尊者一個便不在心上，總兵官和三個小番就了許多驚，受了許多怕，幸喜得一會兒到了一個山頭上。尊者喝聲道：住！只見風平火息，

依舊是一輛騾車，又喝聲道：變！只見車埋輪轉，依舊是一合鏗鏘兒。尊者收起個寶貝，總兵官擡頭一望，只見層巒巖嶼，虛壑豁豁，高與天齊，下臨無際，果好一個名山也。問道：這山叫甚麼名字？尊者道：這山叫做齊雲山。雲幕陣道：名字叫做齊雲山，名下無虛，有詩為證。

詩曰：

齊雲標福地

縹緲擬蓬壺

閩闔天門迥

勾陳複道紆

鸞旗迎輦輅

龍蓋擁香爐

石壁苔為篆

簾泉水作珠

真人來五老

帝女下三姑

禮殿凌霄漢

齋壇鎮斗樞

雲端雙闕峻

洞口一孤松

庭舞千年鶴

池生九節蒲

丹房餘上藥

玉笥祕靈符

別岫塔前出

飛梁樹杪迂

願言依勝託

長日覽真圖

雲幕陣道：山便是個齊雲山，令師不知還在那裏。尊者道：家師不遠前面的碧天洞就是家師。大家行了一會，果然到了碧天洞口，只見

洞門無鎖月娟娟，
低渺湖峯烟數點。

雲中雞犬飛丹宅，
奇勝紛紛吟不盡。

一聲猿嘯晚風前。

流水桃花去杳然，

高攢蓬島界三千。

天上龜蛇護法筵。

一聲猿嘯晚風前。

到了洞門口，尊者道：你們且站在洞門外，待我進去通報一聲，却來相請你們。廝見雲幕陣道：國師請行，末將們在此伺候。尊者曳開步來，望洞裏直跑，見了飛鉞禪師，行了禮。禪師道：徒弟，你在那裏來？尊者道：小徒住在西洋之中，木骨都束國飛龍寺裏，做一個住持。蒙國王十分敬重，拜我爲護國真人。仗老師父的佛力，一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沒有一些事故。近日平地到了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口，稱是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來的。禪師道：差來做甚麼勾當？尊者道：差來撫夷取寶，本國沒有他的寶，他又逼勒着要甚麼降書降表。國王心下不肯，他那船上就起出個不良之意，統領人馬要抄沒他這一國人民。總兵官要與他廝殺一場，爭奈那船上人馬強橫，勢大如山，做不得他的對手。小徒要與他對敵一場，爭奈他船上有一個道士，號爲甚麼引化真人，又有一個和尚，叫做甚麼金碧峯，兩家子都會術法，都會變化。徒弟們一籌

不展。禪師道：你國王就遞上一封降書降表，便自解了這個災難也罷。尊者就扯個謊，打動師父的慈悲，說道：這個降書降表，初然間是國王不肯，到其後之間，遞上去，他又不要。儘着他的蠻勢，一味只是要抄沒這一國的人民，不分貴賤，不分首從，不分大小，指日間盡爲齏粉矣。禪師聽得抄沒兩個字，就有幾分慈悲，說道：阿彌陀佛，怎麼一個國就要抄沒了他？你如今到我這裏來，有何話說？尊者道：是我國王久聞老師父大名，今日不幸遭了這個天翻地覆的變故，特來求救于老師。現有一封國書，現差下有一個總兵官，還有三個跟隨的小廝，都在洞門外，徒弟未敢擅便，先來稟知老師。禪師道：既有來人來書，可叫他進來。尊者即時叫進總兵官跟隨的三個一齊兒，見了禪師，各行一個禮，遞上國書，禪師拆書讀之，書曰：

西洋國木骨都束國國王麻里思謹拜奉書於

飛鉞禪師仙仗下。仙風宣暢，遐邇被聞，更得盛徒尊者朝夕左右，益深仰止之渴。頃緣敝國不幸，變墜自天，舉國黎元，指日盡爲齏粉，殊爲惻焉。懇乞老師大捨慈悲，俯垂救拔，倘全蟻命，無量功果。臨楮不任激切屏營之至。

禪師看了書說道：我們久沈岩洞，那曉得你人間的甚麼是與非？多多拜上你的國王，再求別一個去罷。尊者道：本國國王也曾說來，本不當驚煩師父，只說是人命關天，蟻也曉得貪生怕死，莫說是這個一國之中，豈沒有個善男子？豈沒有個信女人？玉石俱焚，潑天大變，況且這如今天上地下，只有師父一個人，除了師父以後，再沒有個人做得他的對手，故此不遠而來，求救於師父。望師父只念人命分上，不惜一行，也是師父的無量功德。拜辭禪師吃，佗羅尊者這一席言語，抑揚褒貶，就說動了心，說道：也罷。既是你國王來意殷勤，我和他救了這一場苦難罷。尊者道：師父請行。禪師道：你們先行，我隨後就到。尊者拜辭師父，說道：再三不用親囑付。禪師道：想應木骨國中，尊者出了洞門，駕起風火輪來，頃刻之間，又到了木骨都束國。國王接着，說道：好來得快也。尊者道：我駕起着風火兩輪，一去一來，共是三日，拿了主上一封書，請動了我的師父。這正叫做風火連三日，官書抵萬金。國王道：你師父可肯下願麼？尊者道：貧僧再三央浼我師父，我師父許了，就來。即時就好到也。道猶未了，把門官報道：有一個遠方來的禪師，在門外口裏說道：要來見朝。尊者道：是我師父來了。

國王道：你快去迎接他進來。佗羅尊者接住師父，引進朝來。番王請上金殿，連忙的下拜，磕頭，說道：寡人有何德能，敢勞活佛下降。飛劍禪師道：小徒蒙主上洪恩，未能補報。今日有難，貧僧當得前來效勞。況且又承尊使御札，何以克當。番王道：敝國不幸，禍從天降，沒奈何，故此遠來驚動禪師。道：自古以來，兵對兵，將對將，你們總兵官到那裏去了。番王道：總兵官也會去打探來，爭奈南船上的將勇兵強，殺人不見傷。禪師道：怎麼殺人不見傷。番王道：不論刀鎗劍戟，殺在人身上，並不會見半點傷痕。禪師道：趁他殺不傷人，正好和他廝殺。番王道：他明白要賣弄他的手段，見得這等高強，終不然是不會殺人，只會殺得狠些。禪師道：小徒也有三分本領，怎麼不拿出來。尊者道：我做徒弟的，也曾去打探一番，做出一個化虎不成，反類狗。故此不奈他何。禪師道：怎麼就會化虎不成，反類狗。尊者道：徒弟昨日已曾稟過師父來，那船上有個道士，號為天師，又有個和尚，號為國師，他兩個人有十分的本領，却就狠似兩個老虎，故此徒弟狗也不如。只這兩句話，說得低了些，就激得個禪師一時發怒，暴跳如雷，喝聲道：呸！胡說甚麼人是老虎，甚麼人是狗。番王看見禪師發怒，連忙的陪上。

個小心說道：佛爺爺恕罪，佛爺爺恕罪。禪師道：不干我發怒生嗔，只我的徒弟看得別人這等的大，看得自己這等的小，不是貧僧誇口所言。貧僧看那船上的兵將，如同螻蟻一般，看那兩個道士和尙，如同草芥一般。那裏在我心上，貧僧今日相見之初，無以自通，待貧僧取過南船上十個頭來，獻與主上，權當一個贄見之禮。番王大喜，說道：禪師有此神通，寡人社稷之福也。道猶未了，禪師取出一扇鏡，鏡來望空一撒，口裏喝聲道：變！一會兒，就變十，只見十扇鏡，鏡旋轉轉，飛舞在半空之中，響的響，竟照着南船上吊下來，却不知這一下來，還是喜還是凶，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番禪師飛鏡取頭 唐狀元中箭取和

詩曰：天馬西馳析羽旌，瘡痍多帶血腥腥。三年已苦邊雲黑，六月猶聞汗馬聲。

遍地漁歌傳海嶠，中天月色淨江亭。

那堪飛鏡禪師出，不盡愁烏遶樹鳴。

却說那十扇飛鏡，響的響，竟落到南船上來。南船上軍士正在軍政司關糧，左出右入，魚貫而行，只聽見天上一片的響響，將下來，那裏曉得有個甚麼利害，却不曾隄防。

一潑刺就利到十個人的頭，十個人摸頭不見腦，那裏曉得是甚麼東西，那裏曉得甚麼南北，只是一個人不見了。一個頭，那十個飛鏡，一個盛了一個頭，仍舊是起在半天之上，響的響，番王正在大排素宴，款待飛鏡禪師。禪師聽見半空中響聲已到，連忙的取出這一扇飛鏡，輕輕把個指頭兒一彈，剛彈得有些響，那十扇飛鏡，連頭連鏡，撲的撲的，吊將下來。禪師起身說道：主上，且權收這十個頭當作贄見之禮。番王看見這十個人頭，好不快活也。心裏想道：一遭十個頭，十遭百個頭，百遭千個頭，千遭萬個頭，那怕他雄兵百萬，禁得幾遭一萬個頭，心裏不勝之喜。口裏連聲道：多謝，多謝！老爺如此神通，何懼於南朝兵馬。一面分付收過頭去，一面陪宴禪師。此時天色已晚，不覺得漏盡更殘，禪師意欲就榻。番王道：請禪師就與寡人同榻罷。尊者道：不如飛龍寺裏到還穩便。禪師道：我自處道猶未了，一手丟下一扇飛鏡來，兩手丟去兩扇飛鏡來。師徒門一個站在一扇飛鏡上，呼一聲響，早已無影無蹤去了。番王道：明日再到飛龍寺裏去請罷。到了明日，果然是在飛龍寺裏。番王親自去請禪師，道：主上，你不必憂心，且待貧僧親自去看。一來看，即時丟下兩扇飛鏡，師徒兩個一

躍而起，起在半天裏面，一下子吊在寶船頭邊，只見一個天師，直挺挺的站在船頭上，等他下來，怎麼天師就在船頭上等他下來，原來昨日去了十個人的頭，南船上都嚇得魂不附體，報上中軍帳來，說道：軍政司正在關糧，只聽得一聲響，恰好就不見了十個人的頭。元帥道：有此奇事，這又是甚麼妖魔鬼怪，差夜不收體探一番，夜不收探了的實，回復道：木骨都束國，前日化緣的僧家，是個護國真人，因為計窮力屈，又到個甚麼齊雲山碧天洞，請下一個甚麼飛鉞禪師來，這禪師不當小可，隨身有個雌雄兩扇飛鉞，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空手而去，見血而歸。昨日初見番王，無以自表，到我們船上，取個十個頭去，以為贄見之禮，故此我們船上不見了十個頭。元帥道：番王連日推病，原來有此一段情由，快去請教天師國師，看是怎麼處治他。天師聽知有此妖魔，即時就要出馬。國師道：西洋地面，妖僧草道極多，雖不是個甚麼嬌門正派，其實的利害不可勝當。天師，你須要隄防於他。天師道：承國師教道，極是。轉身到朝元閣上，收拾了一番，左邊擺列着朝天宮道士，右邊擺列着神樂觀樂舞生，故此直挺挺站在船頭上等他下來。飛鉞禪師看見船頭上是個道士，問尊

者道：那站的，可就是那個天師麼？尊者道：正是他了。禪師道：相逢不飲空，回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取過一扇雄鉞來，照空一撇，喝聲道：變！那扇雄鉞，駒駒的一聲響，一直吊將下來，竟奔到天師的腦蓋骨上，那曉得天師的腦蓋骨，有些古怪，那扇飛鉞，只在頭上左磨右磨，磨千磨萬，只一個不敢下來。天師看見他的雄鉞飛舞而來，連忙舉起把七星劍，撇了船頭，跨上青鬃馬，一竟趕上前去。禪師道：這是甚麼天師，也是有些手段哩。連忙的又取出一扇雌鉞來，照空一撇，喝聲道：變！那扇雌鉞，一會兒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滿空中駒駒的響，吊將下來，如鋒芒一般的樣子，把個天師連那些道士，連那些樂舞生，都圍得密密層層，人都移不得步，馬也抬不得頭。飛鉞禪師心裏想道：饒他天師，有些本領，跟隨的這些道士、道童兒，若要出吾之手，除非是再去託生。那曉得這些道士、道童兒，也有些古怪，那上千上萬的飛鉞，吊將下來，止離得三兩分兒，只是一個不掀番他的頸項，脖子激得個飛鉞禪師，心頭火烈，眉上峰攢，沒奈何，連叫上兩聲，苦收回了那些飛鉞，到弄得做個有興而來，沒興而返。天師帶了這些道士、道童兒，轉到船上，見了元帥，元帥道：多虧了天師，怎麼躲得那

三十三

個飛鉞之苦。天師道是我頭上帶了三清的牒印。玉帝的敕命，致使諸神呵護，故此那扇飛鉞不得下水。元帥道連道士道童兒怎麼也能脫得。天師道也是我先前每人頭上安上了一道靈符，諸神護定，故此都不得下來。元帥道天師你既是這等安排布置，怎麼不燒符遣將殺他一場。天師道貧道也要燒道符，遣個將爭奈那些飛鉞礙手礙脚，不得方便。待他明日再來之時，貧道自有個套數。要他認得貧道。國師道阿彌陀佛，說甚麼認不得。到明日之時，待貧僧出去與他講一個和罷。天師道諸人可和，只有這個妖僧與他不得。國師道怎麼就與他不得。他是個甚麼正一禪師，敢來取我船上十個人頭獻上。番王做個贊見之禮，到好個大禪師。到好個大贊見之禮。國師道這十個人的尸首還在那裏。元帥道尸首過了兩日，尚且心窩兒還是熱的，敢是屈死了他，不忿死麼。國師道善哉善哉，得還有熱氣，待貧僧取回頭來，交個活的還元帥。天師與他罷了罷。天師道若有十個活人還了元帥，這便與他和罷。國師道軍中無戲言，貧僧怎麼敢打誑語。即時間拿起根九環錫杖，就在面前畫了十個滴溜圓的圓圈兒，一個圈兒裏面攔一錫杖，輕輕的叫聲來，只見一陣香

風，一個圈兒裏面一個頭。元帥吃了一驚。天師也好一嚇。都道國師老爺佛力無邊，果有些奇妙。國師道叫人拿過這些頭去，還交付那些人。原是那一個的頭，還安在那一個的身子上，不可錯了一會兒。撇將去，一會兒安上頭。國師分付雲谷，拿得鉢盂，取上些無根水，一個與他，一口果然一個人吃了一口，依然還是一個原來的人。內中只有兩個人粧出兩個醜來，怎麼有兩個人粧出兩個醜。一個人錯安了頭，安得面在背上，後鬢對着胸脯前，這却不是一個醜。一個人剛來安上一個頭，肚子裏一溜烟飛出一個心來，沒有了心，只是空肚子，這却不又是一個醜。雲谷走得來笑一個死國師道，你笑甚麼。雲谷却把兩個醜告訴一番。國師道快叫他來，我看着。一會兒叫過那兩個人來，國師看了一看，點了兩點頭。元帥道老爺為何不開言，只是點頭。國師道我初然只說是安反了頭，原來是他自取的。元帥道怎見得是他自取的。國師道反了頭的，只因他平素為人有些背前面後，故此今日再生，也是背前面。後元帥道那飛了心的面却是正的，怎麼也叫做自取。國師道面是他的心，却飛了，這個人只因他平素為人有些面是心，非故此今日再生，也還是面是心。元帥道老

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伏乞超度他兩個人這一遭罷老爺道你兩個人可講得話麼兩個人一齊答應道講得話你哩兩個人一個說道我自今以後再不敢背前面後國師道你自家是背前面後那個捉着你背前面後還了原罷剛說得還了原三個字果然的原來還是原來好好的是一個漢子磕頭禮拜而去一個剛說道我自今以後再不面是心非國師道你自家不面是心非那個捉着你面是心非還了原罷也剛說得還了原三個字果然的原來還是原來好好的的一個漢子磕頭禮拜而去元帥道國師無量功德無處無之國師道天師你與他和了罷天師初然問應承了和只說是頭不接上人不得活這如今看見接了頭活了人他却反不得齒只是心上還是不肯說道既是國師老爺要和學生怎麼敢拘只怕他還不肯和國師道也罷你明日再去一火看他那裏何如到了明日天師出馬只見飛鉞禪師已自出城門下帶着個徒弟搖也搖的搖將來剛出得城門外天師拿起九龍神帕望空一撇那寶貝和你耍子哩一會子遮天遮地下來天師心裏想道今番撈着這個賊秃也那曉得那賊秃是有些意思一

手一扇飛鉞遮在頭上做個斗篷一手一扇飛鉞踹在脚下做個風車一聳而起恰好就在九龍神帕的背上去了天師看見走了那個賊秃心上吃惱連忙的收將神帕回來恰好撈番了佗羅尊者裏面天師道未得其龍先截其角撈番了這個徒弟也斷了賊秃一隻手正都在繩穿索捆之時不作準備那曉得賊秃復手一扇飛鉞飛過來也撈番一個道士去了仰着一扇鏡鉞盛着一個道士就像一個瓢盛了一瓢水且是好不穩當也天師道賊秃你輸了個徒弟與我也禪師道你輸了個道士與我也天師說那和尚輸了和尚說天師輸了天師說自家贏了和尚也說他自家贏了天師終是去了個道士心上有些不服只見後營裏閃出一個武狀元唐英來躍馬揚鞭高叫道你們兩家都好厮類哩憑我來解一個交也罷那飛鉞禪師看見唐狀元生得青年美貌自秀眉清到也儘可人的意思高叫道你是甚麼人敢來解交唐狀元道我是個後營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禪師道你既是個唐狀元就憑你解一個交也罷天師道我祖代天師的人和你有甚麼交解得唐狀元道一個不要說長一個不要說短但憑我連中三箭你們兩家子就要開交若是內中有一箭

不中之時，但憑你兩家子廝殺去，就是飛鉞禪師道。我且問你，交是怎麼解。唐狀元道：我這邊還你徒弟，你那邊還我道士，彼此不失和氣。就是禪師道。解交之後，何如。唐狀元曉得天師捨不得道士，權且解這一交。到了後面，又有個道理。高叫道：自古說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到了後面，再處飛鉞禪師道。唐狀元說得有禮到了後去，我豈是個怕的，再作道理。唐狀元道：你兩家子都要推出人來，我這裏三通鼓響，彼此都要交割清。禪師道：就是推出人來，只一件，你既要連中三箭，把何為題。唐狀元道：不消多講，就把你城牆上的竿子為題。禪師道：那竿子在城牆約有二十丈多高，你也須要仔細。唐狀元道：那怕他多高，我只是射中竿子，還不為高，還要射中那竿子頂上的喜鵲兒。禪師道：唐狀元，你不要錯認了，那喜鵲是個定風旗兒，木頭刻的，只有一拳之大，豈就容易連中三箭。唐狀元道：我有三枝箭，第一箭要射得天，第二箭要射得日月雙翻，第三箭要射得星飛亂落，如紅雨。你那裏曉得我的射來。禪師道：既如此，請射。唐狀元道：鼓響之後，都要人交。兩家子齊齊的應上一聲，是道猶未了。唐狀元拈弓搭箭，撲通的一聲響，一枝箭恰好的射在木頭喜

鵲的頭上。鼓響一通，兩家子齊齊的喝上一聲，采喝聲未絕。唐狀元又是撲通的一聲響，一枝箭這一箭又中得有些巧妙，怎見得有些巧妙。第二箭竟頂着頭一箭的梢上，把頭一箭一摧，摧過喜鵲頭兒那邊去了。喜鵲頭兒上止掛得是第一枝箭。鼓響二通，兩家子又齊齊的喝上一聲，采喝聲未絕。唐狀元又是一箭這一箭又中得有些巧妙，怎見得有些巧妙。第三箭竟頂着第二箭的梢上，把第二箭一摧，又摧過喜鵲頭兒那邊去了。喜鵲頭兒上又止掛得是第三枝箭。鼓響三通，兩家子又齊齊的喝上一聲，采唐狀元高叫道：飛鉞禪師，你可曉得我這個架數麼。禪師道：却一時不曉得。唐狀元道：我這三箭叫做是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攬舊人。禪師道：多謝指教了。唐狀元道：你兩家可會交割了人麼。禪師道：已經交割了。道士還歸天師，尊者還歸和尚，各自收兵回陣。天師道：多謝狀元策應。唐狀元道：且救得道士回來，到明日憑天師老大人再處。天師道：我明日又有個處法，到了明日，飛鉞禪師領了尊者，又出城來。天師不勝忿忿之氣，跨上青鬃寶馬，更不打話，拿了個七星寶劍，擺了兩擺劍頭，上擺出一塊大火，火頭上燒了一道飛符，喝上一聲，到只見雲生西北，霧長

東南半空中。劃喇一聲響。響聲裏面。吊下一位天神來。躬身叉手。稟說道。適承天師呼喚。有何使命。天師道。你是何神。天神道。小神是值日天神。華光正一馬元帥。天師道。所有妖僧在這裏賣弄兩扇飛鉞。你與我除了他罷。元帥得了道令。一駕祥雲而起。照着飛鉞禪師的頂陽骨上。就送上他一金磚。那禪師儘有些家數。不慌不忙。說道。好狠磚頭也。却不斷送了我的磗磗。一手一扇飛鉞。幌兩幌兒。收將回去。把個金磚。一下子收在飛鉞裏面去了。去了金磚。連馬元帥也無了主意。也只得取個和說道。你這賊禿。敢下手我的金磚也。飛鉞禪師道。我不下手。你却下手我們。馬元帥道。我說過了。不下手。你就是。你且把個磚來還我。禪師道。你莫非是吊謊。馬元帥道。是個好人。且不下。我禪師道。我是個天神。豈有吊謊之理。禪師道。既是你們做天神的。不吊謊。貧僧敢不奉送。一手掀開個飛鉞。一手送上塊金磚。馬元帥不好反得齒。只得回復了天師。騰雲而去。天師道。豈可爲了馬元帥一個。就饒了他。又是一道飛符。又是劃喇一聲響。又是吊下一位天神。天師道。你是何神。天神道。小神是龍虎元壇趙元帥是也。適承天師呼喚。有何指揮。天師道。此間有一個妖僧。賣弄他的飛鉞。你

去除了他罷。趙元帥應聲。是天師道。你却要隄防着他。他儘有些本領哩。趙元帥道。小神曉得。小神適來路上撞遇着馬元帥。他細細的告訴小神一番。說道。被他收住了金磚。只得與他和解。小神這根鞭。他敢收罷。道猶未了一路火光而起。照着個飛鉞禪師。只是一片的響。那根鞭打下。就像雨點一般相似。趙元帥只指望這一頓鞭。打番了那個妖和尚。那曉得個和尚神通廣大。變化無窮。一鞭下去。就是一扇飛鉞相承。兩鞭下去。就是一雙飛鉞相承。鞭鞭下去。扇扇飛鉞相承。一片鞭。打得只是一片響。恰正是老和尚搖鈴撲撲撲。打了一會。弄鬆了一回。趙元帥也沒奈何。只得回復了天師。駕雲而去。天師道。天上地下。那裏有這等一個和尚。連天神也不奈他何哩。一個天神還不至緊。一連就捱過了兩個天神。我曉得事不過三。請下第三個天神來。料他們也難抵敵。卽時間一道飛符。一聲劃喇。響。吊下一位天神。天師道。你是何神。天神道。小神是雷壇掌教溫元帥是也。承天師呼喚。有何使命。天師道。此間有個妖僧。在這裏賣弄飛鉞。適來馬趙二位元帥不奈他何。沒興而去。我特來請你。你須要大顯神通。功成唾手。方纔不辱滅了我們天師的體面。却也見得你們天神

直

的隊裏個賽個兒。你可曉得麼。溫元帥道。小神曉得。馬趙二元帥人硬貨不硬。一個一塊磚。拋磚只好引玉。怎麼收得個妖精。一個一條鞭。執鞭賤者之事。怎麼降得個鬼。怪小神這一根降魔杵。上天下地。出幽入冥。那一個不聞名。罷怕他甚麼。妖僧怕他甚麼。番和尚天師。聽知得溫元帥這一席的英雄言語。滿心歡喜。說道。好好好。這纔像個天神的腔子。溫元帥也得天師這兩聲好獎。得分外精神。一駕雲頭。照個飛鉞禪師。一片的降魔杵。連築遞築。也不論他的頭面。也不管他的肩背。只指望築耳垣牆。那曉得個和尚。有好些坐朝亂道。怎麼有好些亂道。丟下一扇雌鉞。來喝聲道。變。即時間。一變。十變。百變。千變。萬變。萬的飛鉞。你說多也不多。一扇扇兒。都堆在溫元帥的杵上。把個杵堆得住住的。要東不得東。要西不得西。要上不得上。要下不得下。怎麼又能夠打翻和尚的頭。降得和尚倒。溫元帥空受了一肚子悶氣。沒處發洩。只得回復了天師。駕雲而去。天師嘆上兩口氣。說道。怪哉。怪哉。一連三個天神。不奈一個和尚。我今番還有一個處。是個甚麼處。關元帥正真無私。那和尚妖邪亂道。自古道。邪不能勝正。具莫憚煩。難請下關元帥來。一定要收服了他。纔罷。即時

開一道飛符。一聲割喇。一個關元帥。吊下來。丹鳳眼。臥龍眉。龍鬚冉冉。殺氣騰騰。躬身叉手。聲喏道。天師呼喚小神。何方使命。天師道。多勞關元帥。遠來天下。有這等一場不平的事。關元帥道。請教天師。是個甚麼不平之事。待小神來削平他。何如。天師道。正要仗賴元帥。削平他一番。關元帥道。請教甚麼事。天師道。我們寶船。從下西洋。已經五六年矣。經過有二十多國。沒有個不賓之禮。每有鬼怪妖魔。全得列位天神。摧枯拉朽。現今行到這個國。叫做甚麼木骨都束國。國王請下一個野和尚。來叫做甚麼飛鉞禪師。賣弄他的手段。施逞他的妖邪。拿兩扇鏢鉞。在手裏。飛騰變化。取人的首級。如同切菜一般。抗拒我們的寶貝。縱肆國王的罪惡。這可是個不平之事。麼。關元帥道。黨惡逆天。不平之甚。天師道。還有一件不平。哩。怎麼不平。哩。適來請到馬元帥。那一錠金磚。被他兩扇鏢鉞。兒收住了。馬元帥只得取和而去。又請到趙元帥。那一條鞭。打一下。一扇飛鉞。承將來。打兩下。一雙飛鉞。打將來。打下打扇。扇飛鉞。承將來。趙元帥沒奈何。空手而去。又請到溫元帥。那根杵。本是利害。爭奈他一扇雌鉞。一變。十變。百變。千變。萬變。千萬的飛鉞。堆在那根杵上。任君有計。莫能施連。溫元帥

一鼻子灰悄悄去了。這等三個天神，不奈這等一個妖和尚。這一件不平，可還狠些。關元帥原是個義勇之人，聽見這等一個不平的事，他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喝一聲，唬罵一聲，賊禿奴，敢如此無禮。天師道：萬夫之勇不足，一夫之智有餘。關元帥你還在智不在勇。關元帥道：小神知道。一駕雲頭而起，叫聲：周倉何在？周倉應聲道：有關元帥道：你去叫過木骨都束國的當方土地來。周倉應聲道：是。卽時間叫過一個矮老子來見關爺。關爺道：你做個土地之神，怎麼容留這等一個妖和尚在這裏抗拒天兵？你得何罪？土地道：非干小神之事，本處還有個番城隍菩薩，該管地方小神，只在這裏當土地，全沒些權。關爺道：既如此，你就去叫過那個番城隍來，我這裏有話和他說。關爺號令誰敢有違。一會兒去，一會兒來，一個土地領着一個番城隍來見關爺。關爺道：你做個城隍之神，怎麼容留這等一個妖和尚在這裏抗拒天兵？你得何罪？城隍道：非干小城隍之事，他原是本國國王修下國書，請他來的。國王旨意，小神不敢拘他。况兼這個和尚本領高強，小神抵當他不住，且莫說小神，就是列位天神，尚且不奈他，何只得將就他去了。關元帥道：你可曉得他那兩扇鏡鉢，是個

甚麼神通。城隍道：他那一扇雄鉢，只是會飛，會殺人，雖會變化，只是一個。那扇雌鉢，又會飛，又會殺人，又會變化，可以變十變，百變，千變，萬變，就變一個無數遮天遮地，就都是他神通。廣大小神，只曉得這些大略而已。關元帥道：你可曾看見他的鏡鉢？城隍道：兩扇鏡鉢都已曾看見。關元帥道：上面有些甚形影？城隍道：却有個形影。雄鉢裏面畫得是一個大頭，不像人，不像鬼，只是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一張大嘴。雌鉢裏面畫的有無數的頭，都是一般有眼，有鼻，有口，有耳，兩扇鏡鉢，就只是這些形影，別沒有個甚麼。關元帥道：就是這個嘴上的病，畢竟不知怎麼，就是嘴上的病，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009B

